

長風破浪（南宮雪傳奇故事集）傅紅雪●著

南宮雪與柳花花被迫出海，乘長風破萬里浪。

期間，他們之間撲朔迷離的關係，却因柳花花的「食詐糊」而有了「突破性」的進展。

此外，他們又碰到了各種逆料不到的災難。

但，他們終歸長風破浪，有驚無險……

第30年

6

革新號

$ 8.00

編者話

今期巨型小說乃傅紅雪先生所著「南宮雪傳奇故事」之「長風破浪」，唐山幫正在面臨危機，幫主張一斧在無計可施之情況下，突然想起柳花花，他認爲柳花花才能幫他解決問題，因此命女兒張京京前往中原，設法把柳花花請來，張京京設陷制住南宮雪，逼使柳花花不得不跟她前往唐山幫，但途中却遇到大風暴，大船沉沒海底，到底柳花花和南宮雪如何逃過這次大海難？柳花花幫得了張一斧的忙嗎？而南宮雪也因「被窩裏的風波」變成一個「眞正的女人」，也徹底改變南宮雪一生，故事情節曲折離奇，香艷刺激，纏綿悱惻，兼而有之，佳作當前，不容錯過。

☆ ☆ ☆

下期將刊登巨型小說「蜥蜴奇緣」乃南宮宇先生新作，故事主角易天行逃過蜥蜴敎的追殺，被芝蘭老祖所救，更被左手刀、右手劍收爲徒弟，學得一身絕學，三年後他要行走江湖，去了解自己的身世……

新秀宇文香所著的「血濺上海灘」將於下期開始連載刊出。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廈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廈壹一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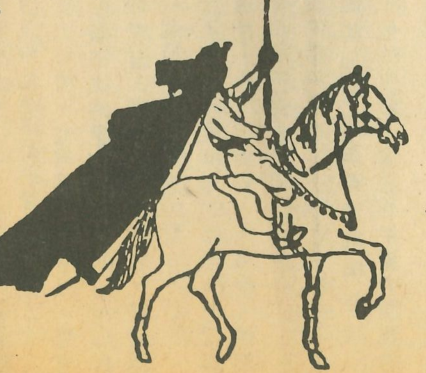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208.00
一年港幣	$416.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234.00
一年港幣	$46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294.00
一年港幣	$587.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800半年26期NT.$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武俠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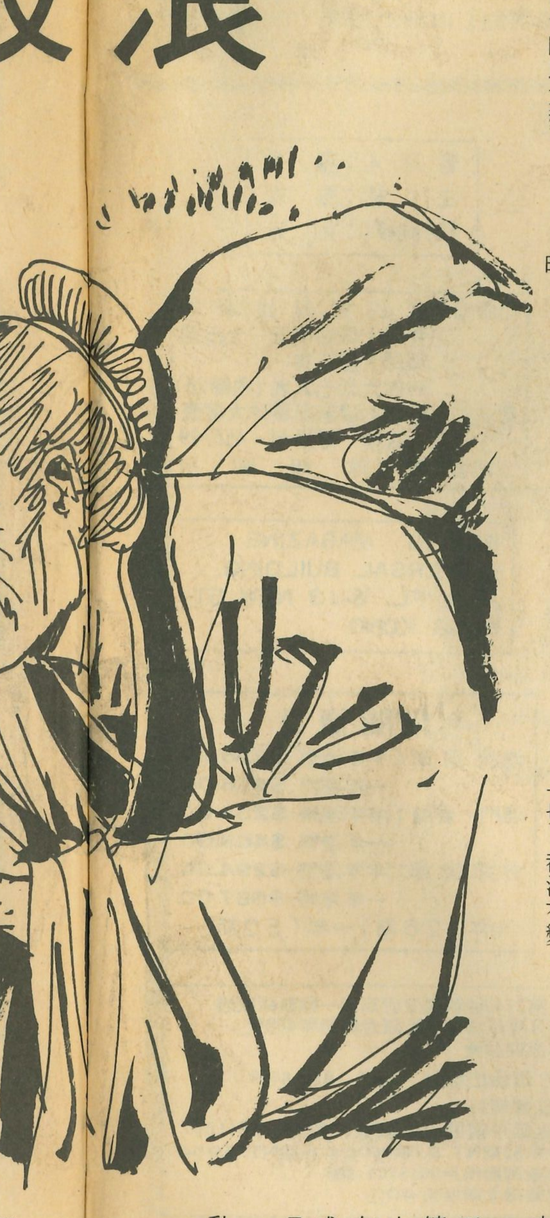
第30年
第6期
（總號1502）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八元・
H.K.$8.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長風破浪

南宮雪傳奇故事集／傅紅雪·文
可飛·圖



乘人之危 敲詐勒索

當年，「長板坡一役」神勇無敵的張飛一夫當關、萬夫莫敵的擊退曹操的追兵之後，顧盼自豪，忍不住大聲曰：「俺張翼德大丈夫男子漢，頂天立地，天不怕，地不怕也！」

衆人皆鼓掌附和曰：「張將軍神勇過人，誠大丈夫男子漢也！」

唯獨諸葛亮置之一笑。

張飛甚感不悅：「軍師此笑何意？」

諸葛亮淡淡道：「天地本不足畏，天不怕地不怕，有甚麼自豪的？」

張飛怒曰：「俺張翼德何只天地不怕，連死都不怕也！」

諸葛亮輕揮羽扇：「有生必有死，死本是人之最終歸宿，何足懼哉？」

張飛不服：「那，軍師你認爲世間上最可怕的東西是什麼？」

諸葛亮負手含笑，走近案頭，執筆於紙箋上龍飛鳳舞的寫了一個字。

張飛湊頭一看，面色瞬即大變！

諸葛亮擲筆問：「張將軍，你連這個都不怕的話，眞乃大丈夫男子漢也！」

張飛噤若寒蟬，面上豪情頓失，從此再也不敢大言不慚了。

究竟，諸葛武侯寫的是什麼字，令到張飛如此前倨後恭？

聰明的你想必已猜到了吧，對，就是——病！

好漢最怕病來磨，這世上有誰敢誇言不怕病魔纏身的？

死，不過是一瞬間之事；病，可就不是這麼說的了，它能令紅顏憔悴、英雄氣短，甚至是令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哩！

佛家有云：生、老、病、死，乃人生四大痛苦。病，難道不是其中之最？

張一斧認爲是。

特別是幾個月之前，他發現自己竟然罹患了一種只有一年可活之不治之症時。

× × ×

秋陽，像極熟透了的芒菓，令你深深感受到秋天是個成熟而美麗的季節。

金色的陽光斜斜照射着白色的沙灘。

藍色的海水像往常一樣，總喜歡去撩弄那如老僧入定的棕色海岸岩石；白色的水花，一撥一撥的濺起，發出輕佻而活潑的[illegible]，彷彿是在對藍空裡振翅高飛的海鷗招手調情。

海風隨著海浪衝擊的節奏，曼妙的輕舞著，像極頑皮的小精靈，在高高的椰子樹上打鞦韆，一陣又一陣，令椰子樹有些惱怒似的不住搖頭。

遠處的海面却一片湛藍，像極一片藍色的地毡，一直平鋪到盡頭與天際連在一起；天也是藍色的，淺藍，若非飄浮著幾朵比雪還白、比棉絮還輕盈逍遙的白雲，你眞還不相信天與海原來是如此近似。

海鳥在天空飛翔，魚船在大海徜徉，各得其所，各得其樂。

一切，都沒有變。

十八年前，張一斧乘長風、破萬里浪，帶著一班情深義重、患難同當的弟兄來到這座孤懸於海外的小島之時，正好也是美麗的秋天。

島上的秋天，不同於中原神州的秋天那麼富於寒意，但却一樣富於詩意。

這是張一斧於十八年前一跨上這座小島時的第一個感覺。

也就在那時候，他已知道他有生之年絕不會離開這座小島。

他已深深愛上這座海島——就像他第一眼見到他老婆時那樣的深愛！

十八年來，他帶著一班弟兄，憑著一股堅毅不拔的意志，以及對這座海島的深厚愛意，歷盡了千辛萬苦，終於建立了一個根基深厚的「唐山幫」。

十八年，不是一個短日子，它足以改變人的一生；但對張一斧來說，他却覺得十八年太短了！

眞的是太短了！

因爲他已無法再看到明年的秋天——他的生命至遲在明年夏天便要結束！

他其實並不畏懼死亡，雖然他今年五十歲不到，正是壯年之時，但病魔的纏身，却使他在短短的一兩個月之間，由英武豪邁變成了憔悴落魄，兩隻烱烱有神的虎目散渙無光，結實飽滿的肌肉成了皮包骨，令島上之人不相信他便是「一斧定江山」的中原好漢張一斧。

他靜靜的站在海岸邊，一動也不動。

遠遠望去，彷彿是一座石雕像，比堅硬的海岸岩石還要屹立不動。

十八年來，他每遇到重大不決之事，便會在此靜立沈思。

而每一次他都能靜而思、思而得、得而行，化解了無數困難危機。

這一次，他在想什麼？

他能否和往日一樣化險爲夷，轉危爲安？

站在他身後的王雪濤輕輕歎了一口氣：「大哥，該回去了，嫂子吩咐別讓你在外逗留太久……」

張一斧沒應聲。

他仍負手靜立。

他似乎不想離開這美麗的海岸，彷彿從盤古開天地以來他便一直站在這裡似的。

「大哥，」王雪濤的語氣和他臉上的表情一樣苦澀，他其實心中非常悲苦，他從中原便開始跟在他身邊了，從沒有一天離開過他，「雪濤已決定於日內到中原延請大夫……」

「雪濤，」張一斧淡淡的打斷他的話：「你不是已經請了『巴山兩老』爲我治病了嗎？誰都知道他們是中原最高明的大夫，他們的診斷結果也和島上的大夫一樣，我得的是不治之症……」

「大哥……」王雪濤忽跨步前去緊緊握住他的手臂，一眶熱淚奪目而出：「天無絕人之路，大哥一定會好的……」

「雪濤，」張一斧却一臉平靜：「別這樣，讓弟兄們看到便不妙了，你要知道，在我沒有想到如何對付那班倭奴人，以及如何團結咱們漢人之前，不能讓任

何人知道我已罹上不治之症……」一頓，緩沈補上一句：「包括你嫂子在內。」

「是，大哥……」

王雪濤立即鬆手，强行忍住心中的悲痛，哽咽道：「大哥請回吧。」

這時，幾丈之外的一排勇猛大漢——他們是張一斧的貼身死士——忽有一人急奔而來！

「什麼事？」王雪濤沒有回身，他怕被人看見臉上之淚痕。

「啓稟幫主、大總管，」來人是身形魁梧的侍衛隊長陸儼少，他身手矯捷的疾縱而來，彎腰抱拳，中氣十足：「琉球王的御林軍軍長潘猛有急事求見幫主，請問……」

「帶他來！」王雪濤立刻發令道。

「是！」陸儼少洪諾一聲，轉身離去。

「等等！」

「是，」陸儼少立刻轉回來，恭謹道：「大總管有何吩咐？」

王雪濤沈聲道：「嚴密監視，不准任何人接近，否則格殺勿論！」

「是！」

× × ×

琉球王的御林軍軍長潘猛，人如其名，高大威猛，即使他現在只穿著便裝，你一見到他那高突如鷹嘴之大鼻，肯定還會覺得他是個工於心計之人。

但他此刻卻一臉和氣，笑咪咪的朝張一斧與王雪濤拱了拱手，頗為瀟洒的道：「張幫主、王大總管，兩位好興緻啊，看海呀？」

「潘軍長，多日不見，好氣色呀。」王雪濤通常不會搶在張一斧面前說話，只因為他現在不想讓他大哥過於勞累：「你也是來看海的？」

「一生下來便見到海，都已經看了二三十年啦，膩都膩死了。」潘猛雖是琉球人，但無論是漢語或倭奴語都極其流利，標準得很。

「你有事嗎？」

「無事不登三寶殿，」潘猛身著琉球便服，既不像唐服，也不似倭奴服，但腰帶上繫著一塊巴掌大的美玉，却是道地的產於中原神州，腰間也佩掛著一柄四尺長的唐人寶劍，看上去有幾分唐儒之瀟洒意味：「是的，而且是極重要之事來告知張幫主的……」

「什麼重要事？」王雪濤其實已知他是有急事前來相告，但他一向瞭解他的個性，你若表現出急於想知道什麼事，他肯定抬高來吊你胃口，因此王雪濤只淡淡一笑道：「聽說潘軍長最近手氣不好，連輸好幾場，是否手頭不方便？沒關係，咱們唐人可不比倭奴人不講義氣，你想借多少？」

「王大總管果然聰明，我就喜歡和你們唐人打交道，有情有義……」潘猛嘻嘻一笑，忽睨眼補上一句：「只是不知道王總管做得了主嗎？」

「當然做得了主，」始終沒開口的張一斧忽沈聲道：「王總管說的話就和我張某人說的話一樣，絕對有效！」

「好，」潘猛含笑道：「那我就直說了，王大總管，我最近的確手頭緊……」

「你要多少？」

潘猛含笑不答，但却伸出了三個手指頭。

「三百兩？」王雪濤淡淡一笑：「潘軍長，咱們也是多年老友了，三百兩銀子也需要你親自跑一趟嗎？其實你只須寫張字條，命人前來……」

潘猛却微一搖頭。

「三千兩？」王雪濤眉頭微皺。

潘猛又是搖頭。

「三萬兩？」王雪濤眉頭皺得更緊了。

潘猛的頭却也搖得更厲害了！

「三十萬兩？」王雪濤瞇了瞇眼，滑過了一絲不悅之色。

潘猛不再搖頭，他好整以暇的望了望滔滔大海，緩緩的加了兩個字：「黃金！」

「三十萬兩黃金？」

王雪濤睜大了眼。

張一斧也倏然變色！

「潘軍長，」王雪濤冷冷一哼：「三十萬兩黃金或許不算是一筆太大的數目，我『唐山幫』當然也有，只是，你以為我們肯借你這麼多錢？」

「說得是，」潘猛負手含笑：「我潘猛雖貴為大內御林軍軍長，但每月糧餉也不過幾百兩銀子，如果我是你，我也不肯借出這麼多錢的……」

「既然如此，你為何還要開口？」王雪濤睨眼道：「你豈非自找難堪？」

「自找難堪？」潘猛忽冷冷一笑：「我潘猛雖非唐人，可也和你們一樣愛面子，咱們認識了這麼久，你以為我是個自取其辱之人？」

王雪濤忽心中一動，脫口道：「潘軍長，你是來賣消息的？」

「不錯，」潘猛哈哈一笑：「我從來都是賣消息給你們『唐山幫』，一手交貨，一手拿錢，你還真以為我跟你們借錢呀？」

「什麼消息值三十萬兩黃金？」王雪濤驚詫道：「潘猛，咱們打開天窗說亮話，整個琉球島上的各幫各派，誰不知道你潘某人是情報掮客，你不只賣消息給我『唐山幫』，你其實還賣給其他幫派，包括倭奴人。只是我『唐山幫』比別人大方些，出價最高，所以你總把第一手消息賣給我們，但，你可別因此把我『唐山幫』當成傻瓜，你以為我們肯付出三十萬兩黃金買你的消息，世上有這麼貴的消息嗎？」

「世上的確沒這麼貴的消息，至少琉球島上便不曾有過，記憶中，我潘某人販賣情報多年以來，價錢最好的便是貴幫曾一則消息付一萬兩銀子……」潘猛微一頓，續道：「但，這並不表示世上永無價值三十萬兩黃金的消息，這世上永無不可能發生之事，不是嗎？」

張一斧開聲問道：「什麼消息值三十萬兩黃金？你先說點端倪來聽聽。」

「一分錢，一分貨，」潘猛含笑道：「張幫主，貴幫在琉球島上可說是當今江湖第一大幫，所有財產物業總值絕不少於三十萬兩黃金吧？」

張一斧與王雪濤沒有回答。

他們之所以不回答，一來是「唐山幫」的物業財產總值當然不只三十萬兩黃金，只怕要超過這個數目數十倍不止，這是琉球島上每個人都知道的事；二來是他們素知潘猛的個性，你越是顯得急迫驚異，他越是慢條斯理的跟你磨個不完。

果然，張一斧與王雪濤沈默不語時，潘猛便馬上進入了正題，他沈聲道：「其實，你們如果知道我的消息關鍵著貴幫的生死存亡，那麼你們便不會說我開的價錢太貴了……」

「敝幫的生死存亡？」張一斧與王雪濤倏然變色，王雪濤促道：「潘猛，你快說，什麼事情關鍵本幫的生死存亡？」

「我當然會說，」潘猛微微一笑：「只是，王雪濤王大總管，你可答應我這個價錢？」

「我答應！」張一斧冷冷瞪視著他，一口承諾：「你說吧！」

「大哥，」王雪濤急道：「三十萬兩黃金可不是小數目哪，怎可答應得如此爽快？至少應該先叫他說出點端倪出來，讓我們考慮考慮……」

「不必考慮了！」潘猛道：「還是張幫主爽快俐落，好，我潘猛乾脆做個人情，買一送一，多送一則情報與你。」

「潘猛，」張一斧蒼白的臉上泛起一縷病態的紅暈，沈聲道：「你素知我張某人的個性，若你存心訛詐，消息根本不值那麼多錢的話，我可醜話說在前頭，你可一文錢都拿不到！」

「放心，我潘某向來賣出的消息都屬超值，這次當然也不例外……」

「廢話少說！」王雪濤不耐的揚了揚濃眉：「你快說是什麼情報？」

潘猛朝他笑笑，忽怪異的望住張一斧道：「張幫主，多日不見，你看來又比上次消瘦多了……你……是否有病？」

「是呀，」張一斧淡淡道：「人吃五穀雜糧，誰不會生病？我不是跟你說過，我患了傷寒……」

「傷寒？」潘猛淡淡道：「只怕不是吧，據我所知，張幫主乃因練功過度，致逆血衝心，最多只有一年可活……」

「潘猛！」王雪濤陡然變色，低喝道：「你放屁！小心我宰了你……」

張一斧也是神情猛變，但他鎮靜的揚了揚手：「雪濤，讓他說下去。」

潘猛忽輕歎了一聲，以頗為哀憫的口脗道：「練武之人最怕便是得到逆血攻心病，無論武功多高强，肯定活不了一年……據我所知，此病三五天便發作一次，一次比一次嚴重，患者到末期時，頭髮、指甲、眉毛……俱皆脫落，如萬箭鑽心，患者輾轉哀號，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慘受折磨而死……」

「你！住口！」王雪濤含淚打斷他的話：「你若再說下去，老子便一刀宰了你！」

潘猛忽冷笑一聲，轉頭便欲離去……

「潘猛，」張一斧面色蒼白的叫住他：「你要去那裡？」

「回家。」潘猛停住腳：「我若再不回去，王大總管一刀殺了我，豈不冤枉哉？」

「你以為你回得了家？」王雪濤冷冷一哼，業已手按刀柄！

「雪濤！」張一斧低喝道：「不可造次！」

「大哥，若不殺他滅口……」

「沒用的，」張一斧苦澀一笑：「他敢前來勒索，自然已有萬全之策，我們若貿然殺了他，依然保不住這個秘密……」

「不錯！還是張幫主聰明！」潘猛神態極其冷靜：「我潘猛既然敢前來與兩位談這筆生意，當然已做好打算，只要我今天回不去，告訴你們，不出一天，所有琉球島人便要知道張幫主已得了不治之症！」

一頓，他譏誚的掠了滿頭大汗的王雪濤一眼，冷冷補上一句：「不信你且試試看！」

王雪濤沒有試，他當然不敢試，這一試，可真是關係著整個「唐山幫」的興衰呀！

「潘猛，」王雪濤寬廣的額角青筋怒突，咬牙道：「你不是在賣消息，你簡直是在勒索……」

「勒索？」潘猛嘖嘖了兩聲：「王大總管此言差矣，買賣不成仁義在，江湖道上各有各法，我潘某可不是靠勒索維生的，這一點希望你能瞭解，也希望你能放尊重點……」

一頓，語鋒轉冷：「坦白告訴你，我若非念在你們平日待人不薄，重情義，講交情，我大可將這樁秘密轉賣他人，你敢說沒人要？」

王雪濤面如死灰，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潘猛又道：「這宗消息，不僅你們的死對頭『大和會』那班倭奴人想買，即連你們唐人衆多的其他幫派裡，只怕也有不少人想買吧……」

張一斧面無表情的輕歎了一口氣：「潘軍長，你果然神通廣大，你是如何知道這宗秘密的？」

王雪濤眸孔一轉，急急道：「是不是御醫阿薩孟那個老匹夫告訴你的？」

潘猛淡淡一笑：「你們就是心太軟，若是我早就殺了他滅口……」

王雪濤怒聲道：「那老匹夫，我已給了他一筆銀子封他口，他指天發誓，信誓旦旦的絕不會向任何人吐露這項秘密……想不到他……」

「其實他並非有意出賣你們，」潘猛負手含笑，神態頗為瀟洒：「如果你們知道他這個人雖老實忠厚，但每逢醉酒，連自己老婆的隱私都說出來的話，我想你們肯定不會留下他這個活口了。」

張一斧與王雪濤相視苦笑。

王雪濤已恢復了鎮定，他忽歎氣道：「潘猛，這宗消息若洩露出去，我『唐山幫』只怕要遭到『大和會』那班倭奴鬼子的攻擊，甚至還會遭到其他早有宿怨，但表面與我『唐山幫』交好，暗地裡却不時扯本幫後腿的唐人幫派的落井下石，你這宗情報的確關係著本幫生死存亡，憑心而論，三十萬兩黃金是不貴的……」

語音突頓，倏然轉冷：「但是，我們

是不會付這筆錢給你……」

「爲什麼?」潘猛大感意外，驚詫道：「莫非你怕我拿了錢之後，再把消息賣給別人?」

「我倒不擔心這個，」王雪濤睨眼冷笑：「盜有道，人有仁，你潘猛在江湖上混了這麼久，若敢不顧江湖道義，罔置職業道德，只怕早已屍骨無存……」

「不錯，我潘某人雖是靠手段撈錢搵食，可也是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從不勉强別人；事成之後，也絕對遵守江湖道義，絕不會出賣你們的。」潘猛疑惑的望住王雪濤：「既然如此，你爲什麼不肯付錢給我?你耽心什麼?」

「潘軍長，王大總管不擔心你，」張一斧插嘴道：「他擔心的是另外一個人……」

「誰?」潘猛轉首問了一聲，隨即眨眼道：「是不是擔心阿薩孟那個老御醫?」

「不錯，」王雪濤冷冷道：「那個老匹夫既能酒後向你吐露這樁秘密，誰知道他沒對第二個人說?你能保証嗎?」

「能!」潘猛抿嘴一笑：「這一點請放心，當時我已問得很清楚，他千眞萬確沒對第二個人提過這件事，我敢保証，他酒後吐眞言是絕對可信的!」

「即使如此，」王雪濤冷聲道：「你敢保証我付了錢給你之後，他不再對其他人酒後吐眞言?」

潘猛笑笑：「王大總管，你果然心思縝密，難怪張幫主最信任你，潘某佩服之至……」

「好說，」王雪濤抿嘴道：「人在江湖，若不精明一點，豈不死無葬身之地?」

「說得好，說得好!」潘猛哈哈一笑，旋又淡淡道：「難道我潘某人在王大總管眼裡不夠精明?」

王雪濤冷冷睨住他不語。

「放心，」潘猛瀟洒一笑：「我既然要賺這筆大錢，當然也想到了阿薩孟有可能對其他人洩密，我自然有辦法使他保密……」

「什麼辦法?」

「當然是世上最好的辦法!」

張一斧與王雪濤怔住。

——世上使人保守秘密的最好方法是什麼?

江湖上每個人都知道。

張一斧與王雪濤當然也知道——因爲他們是琉球島上最出色的江湖人。

王雪濤瞇了瞇眼：「你，已經殺了他?」

「你果然聰明，一語猜中。」潘猛嘿嘿一笑，淡淡道：「世上除了死人之外，再也沒有人的嘴巴比他牢靠的了，不是嗎?」

他仰首睇視著天空穿梭的海鳥，徐徐又道：「昨夜，我跟他喝完酒之後，便送他回家，之後，半夜裡我又偷偷潛入他房裡，用棉被把他弄至窒息而死……方才我到他家裡去時，家人哭著告訴我他酒喝多了暴斃而死，神不知鬼不覺，一點後患也沒有……」

張一斧與王雪濤輕歎了一口氣……

「沒辦法，」潘猛居然也歎了聲氣：「你們唐人有句話：禍從口出。阿薩孟說了不該說的話，只好見閻王去啦……這年頭，人若太老實而不夠機警，總是活不長命的，而且十之八九還死得莫名其妙，不是嗎?」

王雪濤苦澀一笑，低歎道：「當時我們憐憫他忠厚老實，故不殺他滅口，想不到他仍是難逃一死，早知如此……」

「早知如此，你們便可以省下三十萬兩黃金是嗎?」潘猛仰首一笑。

「你已經穩得三十萬兩黃金，」張一斧冷冷的瞪視著他：「但外頭若有人知道我得了絕症，對不起，潘猛，你將知道我們會如何對付你!」

「我知道。」潘猛微笑著說：「你也知道我是最有職業道德的人，不是嗎?」

王雪濤透了一口氣，緩緩問：「你的第二個消息是什麼?」

「第二個消息……」

× × ×

當潘猛把第二個消息說出來之時，張一斧突然掩着胸口，難過得昏厥了過去!

× × ×

一輛華麗的馬車在夕陽下不急不緩的走著。

駕車的人是南宮雪。

車伕這幾天因家中有事告假，所以南宮雪出入都自己駕車。

這一陣子，酒樓的生意好得不得了，她忙得不可開交，幾乎連吃飯也須站著吃；儘管如此，她仍然每天進城一次探望她父親錢來爺。

她是個孝女。

人人都這樣誇讚她。

其實，她被誇讚的地方不只如此，她待人親切有禮，決不像以前那樣兇巴巴的。

她已非從前的南宮雪——內心的改變，使她的人生觀成熟，她不再憤世嫉俗；外在的改變，使她更散發著一股令男人無可抗拒的魅力。

特別是對西門雨與孟西野而言。

「彭笑梅事件」中，他們曾與南宮雪共患難過，而且也表明了他們對南宮雪的愛慕之情。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南宮雪沒有拒絕他們的追求。

無論是西門雨或孟西野，無疑都是非常出色的男人，特別是最近他們時刻都朝南宮雪這裡跑來，日久相處，大家的距離拉得更近了，憑心而論，南宮雪是頗喜歡他們的。

南宮雪的日子過得雖忙碌，但無疑比過去還要充實且快樂。

但她却有一絲困惑。

——柳花花最近却很少來看她了。

她起初以爲他忙。

可是時日一久，她覺得不對勁了，她開始感覺他有意避開自己。

他爲什麼要這樣做?

南宮雪不明白。

她想問他。

但他却整整長達半個月沒有來過了，南宮雪連問的機會都沒有。

南宮雪會有想去找他的念頭，但一股女人特有的强烈矜持使她打消念頭。

她尤其不想見到獨孤美。

雖然越來越多人讚美她是個美麗的女人，但她總覺得自己永遠不及獨孤美漂亮動人。

「這世上如果沒有獨孤美那該多好。」她心中時常這樣對自己說。

南宮雪其實也有不去想柳花花的念頭，可是每一次都失敗。

最糟糕的是，每次失敗之後，她反而更加强烈的想念他!

「他有什麼了不起?西門雨與孟西野那點比不上他?還有白則七與周浩就要比他俊俏多了……他，一個花花公子，誰稀罕?」最近幾晚她躺在床上難以入眠之時，她總會這樣對自己說。

但第二天一早，心底那股盼望——盼望他的出現，却比昨天還要强烈!

强烈的盼望却帶來更强烈的失望。

終於，南宮雪消瘦了。

第一個發現她消瘦的人是她父親錢來爺，方才他陪著南宮雪走下階梯時，他拍拍她的肩：「丫頭，妳最近好像瘦了?」

「是嗎?我不覺得。」南宮雪聳聳肩，朝他撒嬌道：「現在的女性講的是苗條身材，難不成您喜歡我吃得像猪一樣胖?爹，我就知道你最壞心了……」

「丫頭，」錢來爺愛憐的捏了捏她渾圓俏美的下巴兒，含笑道：「爹倒不怕你會吃得和猪一樣胖，我只擔心妳會和猪一樣笨……」

「爹，您這話女兒不懂，」南宮雪詫異的噘起紅唇小嘴兒，嬌嗔道：「您老人家說我會和猪一樣笨?我可會生氣的哪……」

錢來爺却忽歎了口氣：「丫頭，西門雨與孟西野都是極爲不錯的男人，妳可別走眼呀，否則妳和猪一樣笨了哪!」

當時，她以爲她爹在打趣談笑，她嬌羞的低首而去；現在，她想想，她爹是話裡有話——他勸她不要再去想那個「死花花」。

知女莫若父，錢來爺實際上已看出了南宮雪的心事。

南宮雪心中帶著幾分失落與惆悵的駕著馬車，輕脆的蹄聲與轆轆車輪聲，更使得她覺得心煩，終於，她嬌叱一聲，馬鞭倏揚，又駕起快車來了!

× × ×

「彭笑梅事件」中，南宮雪因駕快車而闖了禍，差點送了性命之後，她再也不敢駕快車了。

但她現在正心煩意亂，她忍不住又駕起快車來——她希望藉此發洩心中的鬱悶!

馬車震飛得四輪不著地，見聲不見影，快得像亡命飛車!

冷冷的秋風迎面撲來，吹起了她一頭烏溜溜的髮絲，也吹起了她紫紅色的披肩，南宮雪心中湧起了一股說不出的快意……一股「我欲乘風歸去」的快感!

驀地，那股快感突變成了驚懼!

因爲她突然見到前頭路上有一位背脊佝僂的老太婆在踽踽而行!

她立即來個緊急煞車!

否則撞上去準要鬧出人命，那可不是說笑的!

她幸好及時刹住車，並未撞上那位老婆婆，就在她把車停在兩丈外之處，那位老婆婆似也聽到馬車聲，顯得頗爲驚悸而又吃力的迴過身來的時候，忽見路旁林裡標出一條人影，像箭般的衝向老太婆!

老太婆被那人影撞得四脚朝天，跌了下去，只聽得她殺猪般的尖叫了起來：「殺千刀的惡賊!光天化日下竟也敢搶劫!不得好死的惡賊，快還我的包袱來!快還我的錢包!」

叫聲中，南宮雪早已撲身而出!

那人影急急逃入林中!

「站住!」一聲冷叱，南宮雪已飛也似的追入了樹林中。

那人的速度也快極，而且狡猾得很，一撲進林裡便望著一堆深及人膝的雜草叢趴下去，南宮雪雖追得快，一時却不知那人躲到了那裡去!

南宮雪停下身形，環目冷視，冷冷發聲道：「這位賊朋友，你跑不掉的，奉勸你還是乖乖的交回錢包吧!媽的，你也太沒天良了，竟狠心搶劫老人家，若你不快交出錢包，讓我南宮雪抓到，準打斷你的狗腿，叫你吃不了兜著走!」

樹林寂寂，無人應聲。

南宮雪正凝目搜尋那人的藏身處時，忽聽得林外的老太婆哭叫起來：「哎唷!痛死我了!沒天良的惡賊搶走了我的錢包，還將老身撞倒於地……哎唷!我……我這把老骨頭準是跌斷了，痛死我啦!」

南宮雪本想站在那裡等待那賊人耐不住氣時衝出來，再一把抓住他好好修理一頓，被那老太婆這麼一哭嚷，心頭不禁一陣猶疑——若她奔出去查看老太婆的傷勢，那惡賊必然趁此機會逃逸無踪。

是捉賊重要還是救人重要?

老太婆的聲音又傳來：「哎唷!我站不起來了，我的腿一定斷了!痛死我了……哎唷……殺千刀的惡賊!不得好死的惡賊……哎……」

叫聲驚悸而悲楚，由大至小，最後竟成了急促的呼吸聲!

「不好!那麼一大把年紀的老人家吃賊人如此用力一撞，八成受不住，我得先去看看她的傷勢，便宜了那賊人!」

南宮雪心中思量，立刻轉身奔出林外，畢竟救人比抓人來得重要。

果然，南宮雪奔近老太婆身邊時，發現她竟已昏迷於地!

「阿婆，您沒事了吧?」南宮雪急急扶起她，探探她鼻息，發現仍有微弱呼吸時，立刻抱著她奔向車廂。

南宮雪把老太婆平放於柔軟舒適的座椅上之後，立即爲她推拿筋骨，企圖先救醒她……

可是，當南宮雪一接觸她的身體時，她心中立刻湧起了一絲驚異——她發現老太婆的身體竟然像少女般的豐腴而具有彈性!

那不是老人家的身體!

南宮雪立刻知道自己上當了！

只可惜她知道得太遲了。

因爲那名昏睡不醒的「老太婆」已猝然伸手疾點她的昏睡穴！

認穴之準、出手之快，待南宮雪警覺時，只覺眼前一黑，什麼也不知道了！

× × ×

柳花花剛剛從「李記金舖」走出來。

李記金舖，是城裡字號最老、信用最好、規模最大，却也是價錢最貴的珠寶店，專做有錢人家的生意，一般普羅大衆是消費不起的。

柳花花是當今江湖上「最有錢的無業遊民」，再貴的金舖他也光顧得起。

他剛剛從李記金舖買下了一塊剛從塞外和闐運來的古玉。

懂玉的人都知道古玉中價值最昂貴的便是色澤純白、清澄光明、滑如羊脂的「羊脂白」——柳花花了一筆一家六口的小康之家兩年吃不完的價錢，買下了一塊足足有巴掌大的「羊脂白」。

他是要送給獨孤美的。

獨孤美最鍾愛古玉。

她是柳花花最愛的女人。

他願意用任何方式討她歡心。

他肯定她見到這塊玉時會高興得跳了起來，然後賞他一百個香吻。

她的吻是世上最甜的、最香的、最美的、最熱的、最眞的、最……

所以他現在恨不得長出一對翅膀，立刻飛到她身邊。

他走向對街處，僱了一輛車，命車伕以最快的速度趕向他與獨孤美的香巢「竹林小軒」。

× × ×

大家都承認柳花花是個隨和不拘的人，但却也是個頗爲怪異之人。

譬如說，以他現在的身價，別說是一部華麗馬車，就是一百部以純金打造的馬車他也養得起，但他偏偏一部也沒有，而他偏又是個最討厭走路的人。

南宮雪曾很好奇的問過他這個問題。

他的回答是：「養車多痳煩，既要養車伕又要養馬匹，特別是養了馬之後，難免會染上拍馬屁之嫌，妳不認爲是？」

南宮雪當時罵他沒正經。

後來她一想，像他這種經常在江湖上東走西跑之人，若有自己的馬車，行蹤會很容易被人注意——誰都知道柳花花是個愛管閑事的傢伙，總會有人對他不滿，行蹤保密點，無疑也安全些。

——這也是爲什麼他與獨孤美同居之愛巢，建築在一座隱蔽而又佈有奇門陣勢的竹林裡的原因。

他的確是個很精明的傢伙。

然而，世上是否只他一個人精明呢？

× × ×

疾馳的車馬忽然停了下來。

柳花花躺在座椅上，懶洋洋的問了一句：「發生了什麼事？」

車伕回答：「有人想搭順風車。」

「什麼樣的人？」

「一位老太婆。」

「讓她上來吧。」

柳花花其實不太喜歡與人搭便車，但若遇老弱婦孺，除非身纏緊急事務，否則十之八九他都會答應的。他還有一個令人稱讚的優點，他一旦答應讓人搭順風車，絕不會擺出車主人的架子，必親自開門下車迎迓搭便車者上車——這大概是他搏得衆多人喜歡他的原因之一吧。

下了車，柳花花果然發現路旁站著一名素服老媼，脚邊還擺放著一個黑色的大包袱。

老太婆顯然是因爲遇見了一位仁慈的車主人，滿佈皺紋的臉上湧上了一抹掩藏不住的欣喜之情，口裡還不住感激的喃唸着：「阿彌佗佛，這年頭有這麼好心的年輕人，多謝，多謝……」

她不但感激，看來好像怕柳花花久等了似的，提著包袱急步走來……

大概是她走得太急，要不然便是那個包袱太重了，老太婆走沒兩步，突一個跟蹌，兩脚一絆，竟幾乎跌倒於地！

幸好那個老太婆年紀雖大，反應仍不差，立刻順著勢子抛開手中包袱，才勉強穩住身子！

「阿婆，小心！」柳花花立刻箭步標了前去，一個探手，已接住了那個黑色包袱。

柳花花的確反應很快，他不僅一手接住了包袱，而且還騰出了另外一隻手扶住了搖搖欲墜的老太婆……

豈知，就在那一剎間，老太婆驀地像頭母獅般的撲向柳花花！

「喂，妳幹什麼？」柳花花沒有說這句話，如果他說了那就不是江湖上獨一無二的花花大少了——當有人出其不意的向你偷襲之時，任何不必要的語言只能顯出你的愚蠢。

柳花花當然不是愚蠢之人。

他比老鼠還精靈——至少他那頎長瀟洒的身子便已像耗子般的一溜數丈遠！

他閃開了老太婆的襲擊。

但，腰間的長劍却被奪去了！

柳花花大驚失色！

他立刻迴身撲向老太婆！

這時，那名壯碩孔武的車伕竟從車上像頭猛虎般的向他撲來！

人未到，他那雙海碗大的拳頭已飛也似的砸向柳花花俊俏的面門！

「原來你們是一伙的！」話聲中，柳花花一個漂亮的閃身，一脚踢飛了那名趕車大漢！

趕車大漢哇的一聲，偌大的身子倏像斷了綫的風箏，足足飛出丈外去，跌個四平八穩，捲起滾滾黃塵，老半天爬不起來……

這當中，老太婆已拿著包袱向路旁小徑急急逸去，去勢之疾，竟快如飛蝗！

柳花花當然不肯放過她，猛一提眞氣，身子一長，已如激星般追去！

老太婆的輕功相當不錯，只可惜她碰到的是天下獨一無二的柳花花，不過幾個縱跳，柳花花已追了上來。看看就要追上之時，忽見小徑旁的一塊大石後

面湧出了十幾二十名的黑衣大漢！

這些黑衣大漢個個人高馬大，硬橋硬馬，句話不說，彷彿像餓了十幾天的惡狠見到了羔羊似的，瘋狂的撲向柳花花！

一時間，柳花花只覺一片漫天匝地的拳影脚風如雨點般的攻向他週身！

憑心而論，那些黑衣大漢身手俱皆不俗，每一拳、每一腿皆屬有招有式，打來不僅有板有眼、頭頭是道，而且出拳彈腿間，無不帶有時下江湖的殺手特色——快而狠！

只可惜他們的對手是柳花花，他們那又快又狠的一拳一脚竟皆一一落空！

柳花花那詭譎怪異的身形竟像「變形蟲」般的那麼不可思議的穿梭於敵人的拳沿脚縫間！

老太婆沒有再跑，她也沒有介入戰圈，只是靜靜的立在岩石上觀戰。

當她發現那十幾二十名的兇悍大漢一輪猛攻，竟連柳花花的衣角都沾不上時，那雙跟她年齡極不相稱的烏黑眸子竟漾起一抹頗耐人尋味之異樣光芒！

通常，以少敵多的最佳應戰方式，是速戰速決，盡全力擊潰敵人，否則時間一拖長，內勁眞氣體力必會受到損耗，其結果不死也殘。

柳花花身經百戰，當然懂得這個道理。

可是他現在却只能游走閃避，只守不攻——只因爲他以爲敵人會亮出兵器對付他，他蓄勁奪敵人兵器再放手一搏，比較穩當。

及至他發現敵人竟無一人攜帶兵器時，他這才大喝一聲，反守爲攻。

這一攻，頓見那班如狠似虎的大漢驀然亂做一團，一片慘叫哀號聲中，黑衣大漢急仆猛跌，不過須臾，竟全都被打倒於地！

柳花花却面不改色，連氣都不喘一下，一副遊刃有餘的樣子！

「好！好極了！棒！棒極了！」那個老太婆居然在岩石上鼓掌起來，令人驚異的是，她的嗓子竟也變得出奇的清脆甜美，明顯是年輕女人的嗓音：「果然是花花大少！果然是花花大少！」

柳花花瞇著眼望了望從地下艱辛掙扎著爬起來的黑衣漢子，確定自己並未出手過重而打死任何人之時，（除非不得已，他絕不輕易殺人）這才滿意似的微吐了一口氣，淡淡望住岩石上那名「老太婆」，抿嘴道：「妳究竟想幹什麼？老太婆！」

他把「老太婆」字音特別咬重了一點。

「不幹什麼，」「老太婆」把包袱放下，然後一屁股坐上去，居然翹起二郎腿來，並揚了揚柳花花的長劍，笑瞇瞇道：「柳花花，你若能從我手中搶回你的寶劍，那我就拿一樣好東西給你看……」

老太婆話落一半倏然住口！

因爲她發覺柳花花突然不見了！

不，不是不見，他竟然像鬼魅幽靈般的站在自己身邊來了！

「老太婆」驚得說不出話來！

她從未見過身法如此快速之人！那簡直已超出了人類體能的極限！

彷彿，從盤古開天地以來，他就一直站在自己身邊似的——而且嘴角還含著一縷迷人的微笑！

「老太婆」吸了一口氣，似乎想抽脚開溜時，忽覺腕脈一痳，手中之劍竟被柳花花奪回去了！

她不覺呆呆的望著他。

眼中驚奇的神情，彷彿看到了會飛的大笨象似的……

一直到柳花花掛回佩劍，掩嘴輕咳了一聲，她才如夢初醒般的回過神來。

「老太婆，妳有什麼好東西要給我看？不會是妳的包脚布吧？」

「老太婆」忽輕歎了一口氣，答非所問似的喃喃自語道：「江湖傳言果然不假，你果然是天下獨一無二的柳花花，果然是……果然是……爹和二叔說得不錯，有你去鬼子肯定要……」

柳花花劍眉微蹙，他不知道她在說什麼，他忽然身子一長，像大鵬般的掠身而去！

他決定不再理那個「瘋婆子」了——自他成名之後，不知碰到了多少向他挑戰或是試探他武功的「無聊瘋子」。

他認爲那班人正是想試探他武功是否如傳言那般高深的「無聊瘋子」——否則突襲他之人怎個個都不帶兵器？這豈非是最好之明証？

柳花花很討厭這種人，因此他掉頭便走！

但「老太婆」卻急急開聲道：「喂，你別走，我說過要拿好東西給你看……」

柳花花頭也不回。

他急著趕回去要把那塊和闐古玉送給獨孤美，他喜歡看她驚喜的表情，他認爲那是世上最美麗動人的表情，誰都比不上她。

他歸心似箭。

可是，幾個縱跳，回到了馬車旁時，發現車伕仍苦著臉、揉著胸口坐在地上起不來，他這才憶起馬伕也是「無聊瘋子」的同伙人，只好沿路急奔而去……

正轉身時，那名「老太婆」已喘著氣急急趕上來，口中大叫著：「拜托你好心點別跑那麼快，我追不上你……」

見她纏得緊，柳花花只好停下身子，頗爲不悅的望住她道：「這世上如果少了一些你們這班無聊之人，也許便會太平一點。」

「老太婆」掩著胸口喘了喘氣：「不無聊，如果你看了這包袱裡的東西，你便會知道我們不是在搞無聊事，喏，接住！」

她把包袱抛向柳花花。

柳花花單手一接，却又把它抛回給她。

「老太婆」一怔：「你不想看？」

柳花花冷冷道：「打開它！」

「老太婆」嬌歎了一口氣：「原來你怕我包袱裡有機關，你果然是個極其小心謹慎之人……」

她把包袱放到地下，然後蹲下身子解了開來，裡面竟然有一把短劍、一件紫紅色披風、一雙粉紅色繡花鞋子、以及一塊美麗無比的綠色翡翠……

柳花花臉色倏變！

他已認出了那些東西。

——全都是南宮雪的東西。

× × ×

柳花花很快鎮定下來。

多年來冷酷而尖銳的江湖歷練，感情的創傷，人世間的冷與暖，早把他塑成了外表隨和不拘，內心裡却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的沈著個性。

他沉穩的像一座山。

他只是冷冷的瞪著老太婆。

「老太婆」也凝注著他。

她眼裡却有一絲迷惘與不安，她只覺得柳花花那鋒利的眼光彷彿要直透自己心裡似的。

「你，」「老太婆」不明白他何以仍能如此鎮定，她帶著頗爲困惑的口氣說：「你……你……這些東西，你認不出是誰的？」

柳花花當然認得出，他這一生中雖認識極多女人，但南宮雪無疑是他永難忘懷的女人之一，他緩緩吐了一口氣，語氣冰而冷：「你把她怎樣了？」

「誰都知道學武之人是兵器不離身的，」「老太婆」也注視著柳花花的表情：「而南宮雪的劍竟落在我手裡，你想她會怎樣了？」

「妳殺了她？」

「看你的意思了。」

柳花花不明白她的意思。

「老太婆」很眞確的看到他那雙十分迷人的星眸裡隱隱閃漾著一絲掩藏不住的焦灼之時，她忽又像方才那般的輕鬆起來，淡淡道：「我是說，我可能殺她，也可能不殺她，這完全要看你柳大少肯不肯跟我合作，你懂我的意思嗎？」

「妳利用她來要脅我？」柳花花眉宇間泛起一縷憤怒。

「是的，我利用南宮雪來要脅你，因爲我知道她和你有極爲親密的關係，不是嗎？」

「妳以爲我會受妳要脅？」

「我不敢太肯定，」「老太婆」忽語鋒轉冷：「不過我想你會的，否則我就不需要花這麼大把心機去抓住她了！」

誰知柳花花却冷冷一笑：「妳殺了她吧！妳應該知道我柳花花最憎受人要脅！」

「是嗎？」「老太婆」也冷笑道：「好，一個時辰之後我便送上她的人頭給你！」

柳花花却面不改色道：「不必了，她的生死與我無關，妳愛怎樣便怎樣，與我完全無關！」

說畢，他居然轉頭就走！

「老太婆」猛然一呆，脫口道：「你！你眞的不管南宮雪死活？」

柳花花沒有回答。

他突然一個凌空倒飛，急撲「老太婆」！

「老太婆」却無吃驚之色，她似早料到柳花花會有這一手，她並沒有閃避，她顯然知道自己絕對閃不過柳花花的快速襲擊，但她却腕臂一翻，手中已多了一柄極其鋒利的匕首！

她抽刀的速度令人歎爲觀止。

更令人震驚的是，她抽刀的目的並不是對付柳花花，竟然是對準自己的胸膛，口中急叱道：「柳大少，你若敢欺前來，我立刻自戕血濺當場！」

柳花花原本已要扣住她腕脈，被她這麼一叱，竟也倏然收手，呆立當場！

「老太婆」緊握匕首，眸中射出一股不容置疑的視死如歸神情：「你眞聰明，竟想出其不意的制住我，以便逼我放出南宮雪，只可惜我早已知道你這個人精靈過老鼠，我早有防備，只要我一刀自盡，那麼你今生再也見不到南宮雪了！」

柳花花呆立如山。

他想不到敵人比他還要狡猾。

「你是聰明人，我坦白告訴你，即使你順利制住我，也絕對救不了南宮雪！」「老太婆」忽然收起刀，冷聲道：「你若不相信，不妨試試看！」

柳花花設有試。

他已知道敵人抱著「不成功便成仁」的決心，他若强行制止「老太婆」，肯定也救不出南宮雪。

識時務者爲俊傑，柳花花抿嘴一歎：「妳要我爲妳做什麼事？」

「放心，不會要你去做壞事的。」「老太婆」忽然剝下臉上的人皮面具，竟是一位雙十年華的俏佳人！

× × ×

南宮雪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

她只知道她醒過來之後，頭腦昏沈、胸口發悶、全身乏力，彷彿生了一場大病似的。

她首先發覺自己躺在一個十分陌生而又非常奇怪的環境裡。

她睜眼便看到了天花木板，不像是一般住家的房間，好像是閣樓的樣子。

她掙扎著想坐起來，却又提不起力氣，只好駭異的移動著視綫……

她發現房間的墻壁竟也是木板做的，還有桌椅全都是木板做的；桌上有一盞燈，燈却不太亮，但仍能看清房間陳設簡單而且局促……

這是什麼地方？

南宮雪正驚詫間，忽覺一陣天旋地轉，整個房間竟劇烈的晃動起來！

地震？

南宮雪大驚失色，她從未碰過如此厲害的地震，簡直連房子都要翻轉了過去似的！

她掙扎著想逃出房間，她肯定房子一定會垮下來，再不逃只怕會被活活壓死！

可是，無論她怎麼用力，却掙不動身子半分，她又驚又懼！

但她畢竟見過不少大場面，她立刻閉眼調息，企圖運轉體內眞氣……

她却發現自己內功已失！

這下子，她眞的是怕起來了！

這當中，她同時也想起了自己是遭到了「不知名的敵人」暗算。

正驚疑間，忽聽得有人推門進來。

她立刻轉首望去。

這一望，她竟忍不住的哭了出來！

——進來之人正是她日思夜想的「死花花」！

× × ×

南宮雪也不知道自己爲什麼一見到了柳花花便像小孩子般的哭了起來。

她本是個極堅强的女人！

她甚至已是個「不怕死」的女人。

或許，她已足足有半個月之久（對她來說只怕比半世人還長）沒見到了柳花花，想不到能在此驚悸無助的時刻相見，心中那股壓抑已久和被遺忘的委屈感覺，以及深藏於心底深處的濃濃感情，一下子像火山爆發似的爆了開來！

柳花花本端著一碗熱氣騰騰的海碗進來，一見南宮雪醒來，十分驚喜，未及說話，忽見南宮雪哇的一聲哭了出來，嚇了一大跳，連忙將碗擺在桌上，箭步衝前抱起南宮雪驚聲道：「妳怎麼了？」

南宮雪把臉龐兒埋在他懷裡，緊緊抱住他，生怕他會突然消失似的，哭喃著道：「死花花……我以爲再也見不到你了……」

「傻丫頭，」柳花花輕拍著她的背脊，輕笑道：「我不是好端端的在這裡嗎？怎會見不到我？」

南宮雪只是一逕子的哭。

柳花花最怕女人哭，被她哭得有些心慌意亂，連忙輕輕推開她，輕拭著她梨花帶雨的淚臉兒，柔聲道：「沒事的，喏，先喝碗熱湯，很快便會恢復體力……」

南宮雪淚眼汪汪：「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這裡是什麼地方？」

柳花花把枕頭墊高，讓她舒適的靠坐著，然後端著熱湯，一調羹一調羹的餵進她的櫻桃小嘴裡：「喏，這是上好的生魚湯，妳最喜歡的，先吃再說……」

生魚湯熱而鮮美，很對南宮雪的胃口，也或許她更喜歡柳花花像情人般的餵她吃吧，一大海碗的鮮魚湯竟被她吃得點滴不剩！

熱湯下肚，南宮雪果然精神好多了，已經能活動肢體，但仍覺腦袋昏沈、心口發悶，而且體內眞氣仍散失，她很快知道了是怎麼一回事，張聲問：「我是不是中毒了？」

柳花花爲她蓋好被子，理了理她微亂的鬢絲，淡笑道：「沒事，到了琉球島便沒事了，妳現在只是頭暈、心口悶、內功暫失，是不？」

「琉球島？」南宮雪睜大了眼：「琉球島是什麼地方？」

柳花花還未回答，南宮雪忽又發覺整個房子搖晃起來，吃驚道：「怎麼又地震了？」

「不是地震，」柳花花連忙道：「我們現在是在海上……」

「海上？」南宮雪那雙美麗的眼睛睜得更大了：「你是說，我們現在是在船上？」

「是的，」柳花花坐在床沿上：「一條駛往琉球島的船上。」

南宮雪詫異的環目四望，果然發現這個房間是個船艙，怪不得全部都是木板做的，而且她這時也隱隱的聽到了一陣陣的海濤聲……

「告訴我，」南宮雪定定神：「告訴我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柳花花苦笑了一下：「事情其實很簡單，有人想要我到琉球島去辦幾件事，怕我不肯答應，所以佈下圈套先抓住妳，然後要脅我……」

南宮雪吃驚問：「是什麼人要脅你？他要你替他辦什麼事？」

「不知道，」柳花花苦澀一笑：「他們只說到了琉球島便知道啦。」

「琉球島在那裡？」

「是海外的一個小島，坐船要七天七夜才會到那裡。」

「七天七夜？那麼遠？」南宮雪眨著水汪汪的眸子：「我們已坐了幾天的船？」

「才第一天呢。」

「糟糕，」南宮雪忽然想起什麼：「單是坐船，一來一往便長達半個月，離家這麼久，我爹他一定會擔心死了！」

「放心，」柳花花含笑道：「我已修書給他老人家了。」

「你怎麼說？」

「信是那個老太婆手下送去的，我只能說我們到南方去看一個朋友，也許要一兩個月才能回去，請他們別掛念……」

「這樣就好，」南宮雪鬆了一口氣：「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不讓老爹掛心我便心安了……」

眸珠子一轉，忽又問：「對了，我中的是什麼毒？獨孤美給我們隨身攜帶的解藥不管用嗎？你有沒有讓我服下解毒丸？」

「沒有。」

「爲什麼？」

「因爲他不敢讓妳服下。」一陣嬌甜的嗓音忽然傳來。

南宮雪循聲望去，只見一名身材高挑、臉龐姣美的紅衣勁裝女子緩緩推門而入。

她看來年紀和南宮雪不相上下，姿色也不比南宮雪差，特別是她此刻杏眼含笑，更是有一股說不出的迷人魅力，漆黑的眸子透著幾分機靈、慧黠與狡猾，她盈盈走入，在木椅上坐了下來，朝南宮雪嫣嫣一笑：「對不起，南宮雪，委屈妳了。」

「妳是誰？」南宮雪微睨著她。

「我叫張京京，」她微笑著又補上一句：「也就是被妳搭救的那個老太婆。」

南宮雪冷冷瞪住她：「妳讓我服下什麼毒藥？爲何柳花花不敢給我解藥？」

「因爲這毒藥非中原所有，乃琉球土著秘方所製的『鷄屁股』……」

「鷄屁股？」南宮雪皺起了眉頭。

「鷄屁股乃琉球語發音，並非我們漢語所指的鷄屁股，諧音吧了，」張京京整理著桌上的燈心，一縷黑煙冒起，火蕊隨即亮了許多，火光照著她的臉龐兒，紅得像隻西紅柿，令人有一股想咬她一口的衝動：「照琉球語的意思解釋，這種毒藥相等於漢語的『十日富貴毒』……」

「十日富貴毒？」

「意思是中此毒之人，內功全失，十日之內若無獨門解藥，則將於睡眠中死去。」張京京把窗子推開一條縫，一抹皎潔如銀的月光伴著一撮頗具寒意的海風溜了進去，同時也傳來了一陣陣極有規律的海浪起伏聲：「而在這十天內，中毒

者不可做粗重之工作或急劇之運動，否則會毒血攻心，提早死亡，因此中毒者有若富貴之人悠閑自在，故名『十日富貴毒』……」

她微一頓，嬌聲接道：「此毒藥乃琉球人所創，據我所知，除了用琉球人之獨門解藥之外，若貿然服用其他解藥，非但解不了毒，反加速毒發身死……這種情況下，即使我是撒謊，妳想，柳花花敢貿貿然的讓妳服下其他解毒丸嗎？」

南宮雪望住柳花花：「爲什麼不制住她逼她交出解藥？」

柳花花苦笑：「妳以爲她會把解藥帶在身上？她如果這麼笨，難道還能制住我倆？」

南宮雪啞口無言。

「放心，」張京京含笑道：「到了琉球島自然就有解藥，妳不會有事的……對不起，爲了權宜之計，耍了些手段，請別見怪！」

一頓，立刻又補了一句：「請相信我，我絕無意傷害兩位。」

南宮雪瞪住她：「究竟你們要柳花花爲你們辦什麼事？」

「我也不知道，我只是奉命行事，其他的我根本不知道，不過有一點我是知道的，絕不會是要他去幹傷天害理的事。」

「既是如此，爲何不正大光明的提出來，竟用要脅手段，算那一門子規矩？」

南宮雪大爲不悅。

「我說過，我只是奉命行事。」

「奉誰之命？」

「對不起，到了琉球島你們自然便知道。」張京京忽起身道：「夜深了，我想休息啦。柳花花，你的房間在左側；南宮雪，我睡妳右側房，有事叫我的話，大聲叫幾下便可以了，我醒睡得很……還有，若風浪大不舒服，案頭上有暈船葯……」

張京京向兩人道了聲「晚安」，便纖腰輕扭的走了出去……

× × ×

張京京帶着一陣香風離開之後，柳花花拍了拍南宮雪的小手兒：「妳也睡吧。」

「你要走了？」

「我不走，我會坐在這裡睡，方便照顧妳，妳放心……」

南宮雪心頭泛起一股說不出的甜蜜，臉泛紅暈：「對不起，都是我不好，累你被人要脅……」

「噓——」柳花花把食指豎在唇上：「別說話，妳多休息，睡吧。」

「我睡不着，」南宮雪却說：「我頭暈心悶，我想到甲板上走走。」

狂風暴雨　恣意蹂躪

月兒也像一葉孤舟，俏生生的懸掛在天邊的一角，像鑽石般閃亮的幾顆小星星，不住的朝着南宮雪猛眨眼，彷彿在大膽的向南宮雪挑逗……

陣陣海風更是肆無忌憚的從南宮雪雪白的頸子溜進了她豐滿的胸脯上，害得南宮雪連忙扯緊披風領口，還打了幾個噴嚏……

柳花花連忙擁住她：「甲板上風大，還是回艙去吧。」

「不冷，」南宮雪像小鳥依人的偎住他：「有你幫我擋風，我不冷。」

兩人靜靜的倚着船舷，眺視着充滿神秘而優美的海上夜色……

「記得，大亞悲事件中，咱們也曾如此欣賞海上夜色……」南宮雪瞇着一雙彎月也似的美眸，一頭披肩黑髮被海風吹得四散飄飛，像極頑皮而惹人憐愛的小波斯貓：「當時，還有白則七、東方珠、周浩，不知道他們現在怎麼樣了……」

柳花花靜靜的凝視着熟睡中的大海，似乎也掉進了回憶的深淵……

——記得那次，他出海個多月才找到南宮雪，當時他的心情有說不出的緊張焦慮，他以爲再也見不到南宮雪了。

他非常擔心南宮雪，她若死了，他將無面目向南宮長恨交待。

這一次呢？

「你在想甚麼？」南宮雪問。

柳花花沒有回答。

「這半個多月來，你在忙些甚麼？」南宮雪的眸光裡有幽怨之色。

「忙這忙那，無事忙。」柳花花的視綫仍眺視着遠處黑黑的大海。

「忙得抽不出空來看我？」南宮雪突然覺得她與他之間的距離愈來愈遠——雖然他們現在接近得甚至可以聽到對方的心跳聲。

柳花花忽又沈默了下來。

他看來極不想說話。

他變了！

南宮雪心底深處忽泛起一股强烈的感覺：柳花花變了！

南宮雪也沈默了下來。

她其實有很多話想說。

但，柳花花看來一點也不像想聽她說話的樣子，她只好沈默。

痛苦的沈默着。

一顆晶瑩剔透的淚珠緩緩滑下了南宮雪蒼白的面頰……

柳花花沒有發現，因爲他根本就沒有看她，他忽然打破沈寂，語氣淡淡的：「西門雨與孟西野，他們好嗎？」

「很好！他們都很好！」南宮雪忽激動得提高了聲音：「他們都是很出色的男人，他們幾乎天天都來看我，我很喜歡他們，你懂嗎？」

接着，她突然掙脫他的手臂，衝向自己的艙房，柳花花追上來拉住她，驚詫道：「南宮雪，妳，妳怎麼了？」

「放手！」南宮雪別着臉，冷叱道：「讓我回房去一個人靜一靜！」

柳花花只好鬆手。

南宮雪臨關上門的時候，淚流滿面的瞪住一臉驚愕的柳花花，激動道：「既然你這麼不關心我，爲甚麼又要來救我？爲甚麼不讓他們殺了我？僞君子！你是世上最大號的僞君子！」

她淚眼滿眶的眸孔裡激射出一股强烈的恨意：「西門雨與孟西野他們喜歡我，追求我，他們都勝過你，因爲他們敢於表達自己的情意！你呢？你在騙你自己，你在騙世上所有的人，但你却騙不了我，你明明愛我南宮雪，你却故裝神

聖，你是個徹頭徹尾的僞君子！」

柳花花奔上前去：「南宮雪，妳冷靜點。」

「不要理我！」南宮雪「砰」的一聲，用力把房門關上：「我永遠不要再見到你！」

柳花花呆立如山！

× × ×

月兒依然微笑。

星兒依然眨眼。

大海依然沈睡。

柳花花心底深處却像那被帆船激起的駭浪驚濤一樣，起伏不已。

他倚着船舷，想藉着冷冷的海風平靜自己，却覺得心亂如麻，久久不能平復！

於是他想喝酒。

此刻只有那濃郁辛辣的酒對他才有幫助。

他想回房去找酒喝時，却發現一杯滿滿的酒送到了他面前。

× × ×

船上的一切設備自然比不上陸地，特別這是一艘裝滿貨物的貨船，因此柳花花見到的酒或酒杯都不是最好的，但捧着酒杯的手却無疑是最美麗的——那是張京京的手。

「這是琉球島上的美酒，別有一番風味，名字也好聽，叫『醉歸鄉』，你會喜歡喝的。」張京京的笑靨比酒還濃。

柳花花含笑接過，一仰而盡，然後把杯子用力丟出茫茫大海中，這才舒了一口氣緩緩道：「酒是好喝，但人却不太好了。」

「甚麼意思？」張京京靠着船舷，海風吹着她美麗的秀髮，散發出她成熟而迷人的女人魅力，她嬌睨着水汪汪的眸子：「你是說我這個人不好？」

柳花花冷冷睨着她：「妳除了會裝扮老太婆引人上當之外，竟也會像賊般的窺人的隱私，這種人難道算得上好？」

「人都有盲目崇拜的好奇心，像你這種譽滿神州的名人，誰人不想知道你的隱私呢？」張京京瞇着眼嬌笑道：「更何況，咱們現在的立場特殊而微妙，我更需瞭解你的一舉一動，不是嗎？」

「說的是，」柳花花古怪的望住她：「那妳現在是否已經很瞭解我了？」

「爲了執行這項誘捕你前來琉球島的計劃，我當然花費了一大把心機去瞭解你，」張京京的嗓音很甜，特別是帶有一些琉球口音，聽來更令人有難忘的感覺：「我們本以爲南宮雪是你的情人，所以我們才會以她來要脅你，可是方才的情形却說明事實並非如此……我原以爲有幾分瞭解你，現在，我却覺得對你完全陌生……我不明白，像南宮雪那麼美的女人，你居然對她無愛意表示，你，不是花花公子？」

柳花花沒有回答。

他突然攬住了張京京的嬌軀，而且還吻住了她那張紅紅的、薄薄的櫻桃小嘴兒！

一切是那麼出人意料，張京京顯然更沒想到他竟如此「色膽包天」，待她警覺時，她已來不及推辭。

她企圖推開他，但她却覺得渾身乏力，特別是柳花花那强烈的男人氣息令她幾乎昏厥過去……

她想叫，但柳花花那貪婪的舌尖却使得她幾乎要窒息過去……

她顯得無力而屈服於柳花花的熱吻裡……

一記長吻之後，柳花花微笑着睨住她：「妳看我像不像個花花公子？」

張京京沒有回答。

她突然給了柳花花一記清脆的耳光，然後低着頭消失於甲板盡頭……

× × ×

很多人喜歡大海，也有很多人喜歡航海，他們認爲征服大海是一樁既冒險又刺激之一大樂事。

對柳花花與南宮雪來說，當然沒那份「征服感」——他們實際上是被人征服才有這次大海航行。

這幾天秋陽慈祥得像老公公，大海溫柔得像處女，海風溫馨得像情人的呼吸，像這種最適宜航行的天氣，帆船平穩得像餐桌上的碟子。

大海航行，固然最怕大風大浪，但若太過平穩，無疑也不是件好事，你或許會覺得無聊、發悶。

特別是這幾天南宮雪彷彿是成了一個啞巴似的，一句話也不跟柳花花說，眞叫他悶死了。

而張京京自那次被柳花花擁吻之後，她忽也變成了另一個人，不再那麼開朗活潑，跟柳花花有事交待時總是站得遠遠的，一雙眼睛也不太敢看他，彷彿生怕被柳花花吃了似的。

至於船上數十名的水手大漢，似也奉了命令，沒有一個人肯和柳花花說話。

柳花花眞有渡日如年之感。

某些時候，他雖喜歡獨處靜思，但他實際上是個喜歡熱鬧的人，若要一連幾天叫他像呆子般的對着茫茫海天發悶，可眞有點受不了，幸好他還有一個專長可排遣這漫漫的海上寂寞——睡覺。

他是個很貪睡的人。

這幾天可眞叫他睡了一個飽，簡直是日也睡，夜也睡，除了過去看看南宮雪之外，幾乎是足不出戶，整天睡在木板床上，害得張京京以爲他生了病，曾進房裡來探他，但一見他精神飽滿得想「吃人」的樣子，嚇得她立刻奪門而出。

當時柳花花曾幸災樂禍的大笑起來——他總算小小的報了一箭之仇，報被挾制要脅之仇。

現在，他正睡得酣甜之時，忽聽有人輕輕推門而進……

他不動聲色。

他知道是張京京進來了。

他想待她走得近些，然後一把把她拉上床，好好溫存一番——他其實已看出她是個「想而又不敢」的懷春女人。

他是個經驗豐富的男人，當然也是個獵艷高手，若能獵得張京京這麼動人的女人溫存一番，再漫長寂寞的航海也要變得多采多姿了，不是嗎？

這當然是個好主意，任何男人都會想這麼做的，更何況張京京是擺設圈套

挾制他的「敵人」，柳花花爲甚麼要對她客氣？

脚步聲已在他床前停住。

柳花花本是背向着她，他閉着眼假裝不知道有人走近，然後懶洋洋的翻了一個身，突然一把將她拉上床，另一手拉起被子連同自己與她一起蓋住！

柳花花的動作不僅出其不意，而且熟練的滿抱溫香，他似是擔心張京京會掙扎，一開始便是一記熱吻！

長吻！

張京京却沒有掙扎。

她竟像綿羊般的任由柳花花索吻。

這使得柳花花有點意外，同時也使得他很快興奮起來！(抱着豐滿而美麗的女人躲在被窩裡溫存，有幾個男人不興奮？)柳花花貪婪的吻着她的熱唇，吸吮着她的丁香……

當他發現張京京的胴體像火般的滚燙起來，而且還輕輕的顫抖起來之時，他的慾火已急速膨脹！

雖然被子蓋着看不到張京京的表情，但急促的嬌喘聲，已說明了她已被撩起熾熱的情慾，特別是柳花花摟住她飽滿而具有彈性的乳房之時，她不但急劇的顫慄起來，而且還發出了令人難耐的呻吟聲……

柳花花克制不住，他本意只想擁吻溫存一下而已，但想不到張京京反應竟如此强烈，特別是他摟抱撫摸她的胴體時，他已無法制止自己要脫光她的衣服，他深信她的胴體是世上最迷人的！

他想掀開棉被。

但張京京却死命拉住不放！

柳花花知道她害臊。

他不勉强她。

因爲棉被罩住他倆雖然一片漆黑，對「行動」有些許不方便，但柳花花畢竟是情場老手，他仍然很順利的褪去了她的衣服。

柳花花看不見她赤裸的胴體，但眞實的觸摸却讓他更覺得興奮刺激——他從未和任何女人如此躲在被子裡「摸黑」銷魂。

滋味原來竟如此大不同！

當他溫柔而又吃力的進入她體內之時，柳花花只覺得自己的靈魂已飛到了九霄雲外！

× × ×

海是平靜的。

船是平穩的。

棉被底下的柳花花與張京京却正在製造着「八級大風暴」！

「風暴」猛烈而持久。

棉被隨着風暴的旋律在激烈「跳舞」！

終於，風暴過去了，棉被也靜止了。

但，棉被裡的人却依然緊擁着不肯分開。

兩人似是仍沈醉在那妙到巔毫的高潮快感中。至少柳花花看來並無意將自己緊緊壓住張京京滑溜如脂的胴體挪開；而張京京也似八爪魚般的緊緊摟抱着他，彷佛一輩子都不讓他離開似的。

艮久……

當柳花花覺得自己的靈魂已從南天門外回竅之後，他終於想掀開棉被透一口氣，但張京京却仍嬌羞無限的緊緊扯住被子，柳花花拗不過她，只好仍摟着她同悶在被窩裡，其實被窩裡並不「悶」——風流的柳花花大少當然不會錯過這大好機會，他正上下其手的恣意撫着張京京美妙的胴體。

被窩裡實際上無邊春色，你若有幸目睹的話，只怕立刻腦充血哩！

可不是，蠕蠕而動的被子沒多久便又逐漸「跳起舞來」了……

一場比方才更驚人的「特級大風暴」竟又再次掀起！

好一個花花大少！

× × ×

幾度春風之後，柳花花終於擁着仙仙欲死的張京京，帶着無限的歡愉快感徐徐入夢……

被窩裡的猛漢嬌娃終於安靜了下來……

不知過了多久，柳花花忽被一陣敲門聲驚醒——眞的是嚇驚而醒，因爲他相信敲門之人一定是南宮雪！

張京京似乎也很緊張，敲門聲一响，立刻捲着被子縮在床角裡！

柳花花很緊張，能來找他之人除了張京京之外，只有一個南宮雪了，若讓她看到自己偸香銷魂，雖說不關她事，但他深知南宮雪的脾氣個性，儘管她最近變得溫柔可人，無論如何看不慣他風流快活，她肯定會使出最難看的臉色給他，甚至可能給他一巴掌哩！

「等一等！」柳花花以最快的速度跳下床來，並以最快的速度穿上衣服，口中大聲應着：「我來了！請等一等……」

他發現張京京進來時沒反手鎖門，更加緊張的叫了起來：「我，我裸睡，我已經在穿衣服，南宮雪請妳在門外等一下……」

七手八脚穿好衣服，然後隨便的理了一下散亂的髮髻，這才急急的跑去應門……

他的本意是開門之後，立刻鑽出門外，然後快速反手關門，那麼南宮雪便看不到房裡的情景了，可是當他一打開門之時，他整個人突像見了鬼似的呆住了！

他「啊」了一聲，差點沒昏死過去！

他眞的見了鬼？

當然不是。

他見到了比鬼還令他魂飛膽破的情景——門外站着之人竟然就是張京京！

那，跟他上床的女人是誰？

世上難道有兩個張京京？

「你怎麼了？」張京京見他一臉震驚，頗覺詫異，待她看清房裡的情形之時，她立即羞紅着臉急奔而去，連頭也不敢回！

柳花花如夢初醒的關上房門！

可是，他却不敢回過頭，他怕見到與他幾度銷魂的女人——南宮雪！

不可能發生的事竟然發生了！

這不是他的本意！

絕不是！

他從未想過要冒犯她！

這一刹，柳花花眞希望自己能立刻死去！

× × ×

天黑了。

房裡沒有點燈。

柳花花不敢去點。

因爲他怕見到南宮雪。

他一直背對着她，像一個犯了罪的小偸，可憐兮兮的畏縮在墻角。

南宮雪裹着被子，靜靜的坐在床角。

房裡光綫很暗，看不到她的表情。

不過可以看到她那雙美麗的眸子正注視着柳花花，她彷佛在等待他說話。

柳花花沒有說任何話。

他不知道該說些甚麼。

他像個做錯事而正等待着長輩處罰的孩子——他等待南宮雪的處罰。

然而南宮雪却毫無動靜，她看來一點「處罰」他的意思也沒有。

房裡一片寧靜。

晚上風漸大，海浪聲也大，船身不住搖晃着，像搖籃。

終於，柳花花說話了，他不說話不行，但仍不敢翻過身來，語音怯怯的：「對，對不起……我，我不知道是妳……眞的不知道……」

南宮雪也說話了，語音却出奇的平靜：「你無須抱歉，也無須負責，是我心甘情願的……」

柳花花嚅了嚅嘴，欲言又止——他眞的不知該說些甚麼才好。

倒是南宮雪十分大方，她若無其事道：「我已經餓了，你是否可以幫我去拿晚膳？」

「我馬上去！」柳花花立刻應聲，像老鼠般的一溜煙的跑了出去。

× × ×

船上晚膳開得比較早，柳花花去到膳房時，不見一個水手，顯然晚膳已開過了，哦，不，膳房裡仍坐着一個人，是張京京。

她見到柳花花時，率先開口：「我已經吩咐廚子把你們的伙食熱着，噢，我還以爲你們不用吃了哩。」

她唇角邊含着一抹頗爲曖昧的笑意。

柳花花在她對面坐下之後，她又說：「我不明白，我敲門時，爲甚麼你叫我南宮雪？你又爲甚麼見到我時像見了鬼似的？」

柳花花提起桌上的茶壺，倒了滿滿的一杯冷茶，仰首猛飲……

這時廚子已把飯菜盛在食盒裡放到他桌前，柳花花似是乾渴異常，一杯茶飲盡猶不夠解渴，乾脆提起茶壺對嘴猛灌……

張京京皺皺眉頭：「原來你是個粗魯的男人，如此牛飲法……」

柳花花用力放下茶壺，提起食盒站起來，忽然甩手給了她一耳光！

「你！」張京京吃了他一巴掌，驚怒道：「你爲甚麼打我？」

「打妳有兩個原因，」柳花花瞪住她：「第一個原因，我是個粗魯的男人；第二個原因，是妳害我和南宮雪上床！妳懂了嗎？」

說畢，大步離開膳房。

張京京不懂他在說甚麼，她狠狠的抓起桌上的茶壺向他砸去！

嘩啦一聲，茶壺被柳花花一閃身擊在門柱上，濺濕了一地！

柳花花大笑着跨步離去。

背後却傳來張京京的怒駡聲：「你這個僞君子，你和南宮雪上床關我甚麼事？」

× × ×

晚膳相當不錯，不知是否張京京特意爲他們加菜，還是今天本就是加菜日，竟有五菜一湯，鷄、鴨、魚、肉、青菜皆有，竟還有味道極佳的酸辣湯，這在船上是十分難得的。

南宮雪吃得很開胃。

燈光下的她，明顯的可以見到她那蒼白的臉上仍滯留着依稀紅暈，像新娘子般的楚楚動人。

柳花花却正襟危坐，眼觀鼻、鼻觀心，心觀飯碗，一碗飯扒了老半天仍是滿滿的，幾乎連菜都不敢去挾，彷佛是剛過門的小媳婦似的。

眞有意思。

倒是南宮雪，她看來極爲洒脫大方，彷佛沒有發生過甚麼事似的，挾了一箸菜往他碗裡塞，淡淡道：「你怎麼連吃飯都變得像猫兒似的鬼鬼祟祟？」

柳花花終於鼓起了勇氣，放下碗筷，第一次正視她——「風暴」後第一次正視她：「南宮雪，我眞的無意侵犯妳，我以爲是張京京那個賊丫頭……對不起，我眞的是無意……」

「我說過，」南宮雪忽也放下碗筷，冷冷打斷他的話：「你無須說對不起，你也無須負上任何責任，是我心甘情願的，你懂了嗎？」

「不！」柳花花一臉正色：「我必須說清楚，我們之間不可以有越軌的行爲……」

「爲甚麼不可以？」南宮雪冷冷睨着他。

「因爲我是妳親生父親南宮長恨的朋友，論輩份，我是妳的……」

「你我上床關南宮長恨甚麼事？」南宮雪語氣冷峻如刀：「你要知道，到今天爲止，南宮長恨從沒拿一粒米養活過我，我也從來沒承認他是我父親，我的父親是錢來爺，雖然他非我親生父親，但我這輩子除了他之外絕不會認第二個人爲父親，這一點希望你能明白！」

一頓，冷冷又道：「其實，就依你說的，你和南宮長恨是朋友又怎樣？難道我們之間不也是朋友嗎？男女朋友發乎情上於床，有甚麼不可以？」

柳花花呆望着她，輕歎了一口氣：「南宮雪，妳變了……」

「我是變了，這世上大概除了死人才不會變吧；」南宮說聳聳肩：「與其說我變了，爲甚麼不說我更成熟了呢？」

柳花花痛苦的垂下眼睫……

「你爲甚麼要裝出那副表情？」南宮雪大感不悅：「我說過，我南宮雪不需你負任何責任，更不會死纏着你不放，你幹嘛一副如喪考妣模樣？難道你和其他

女人上過床之後也是這種表情的嗎？」

「那不一樣！」柳花花倏然抬頭，眼角居然隱閃淚光：「我和其他女人只是逢場作戲，妳不同，我不能對妳這樣……」

南宮雪冷冷的望住他。

驀然，她用力將桌子掀起！

但只見一陣乒哩乓、啦响，碗盤菜汁撒碎了一天一地……

柳花花瞠目結舌！

南宮雪突像死火山爆發似的咆哮起來：「柳花花！你明明愛我南宮雪却不敢承認，你爲甚麼要躲避我？你爲甚麼要逃避我？爲了南宮長恨？那不是理由，他無權干涉！爲了獨孤美是嗎？」

柳花花忽然低下頭去。

「回答我！」南宮雪十分激動：「事情都已經到這種地步了，不可以發生的事情也已經發生了，你爲甚麼不趁此機會痛痛快快的說出你的心底話？難道你柳花花只是一個懦夫？」

柳花花當然不懦夫，他只是不願傷害南宮雪，但此時此境也必須面對一切了，他咬牙道：「是的，我這一生中，除了獨孤美之外，我再也不會娶第二個女人爲妻子！」

南宮雪突然平靜了下來：「我知道，我一直都知道你和獨孤美的感情，你也跟我說過很多次你一定會娶她爲妻；我只想你告訴我一聲，你是不是愛我？」

柳花花沒有回答。

他並非不想回答這個問題，就在他嚅嘴想啓口時，突感船艙一陣猛烈撼動！

南宮雪中了「富貴十日毒」失去了內功，加諸不久之前才與柳花花初試雲雨情，身子自然不同往日，船艙猛力震盪時，她抓力不住，整個人竟撲跌下去！

「南宮雪！」柳花花眼明手快，立刻箭步奔前，攔腰抱住南宮雪的水蛇腰兒。

就在這時，忽聽張京京擂門急道：「不好了，碰上了暴風雨啦！」

× × ×

有人說：人生像大海。

人生，有起有落，有順境與逆境，永遠無法預測其間之變化起伏。

大海當眞如此？

就在柳花花到膳房拿晚餐之時，仍是月兒高掛，風平浪靜，大海乖得像綿羊，靜得像羞人答答的大姑娘。豈知頓飯未完，風起雲湧，暴雨驟降，大海突像被激怒的兇惡野獸，咆哮怒號，白浪滔天，宛似怪獸的巨舌，兇猛而無情的噬向柳花花所乘搭的船隻！

船其實並不小，單是船艙就有幾丈來高，高聳入雲，大有一柱擎天之概；船上水手便達數十名之多，個個熊腰虎背，精明老練，一副大海的征服者模樣；船上貨物堆得滿滿的，俱是中土所產的名貴葯材、絲綢、茶葉……等等值錢東西。然而暴風雨一來，船桅風帆首當其衝，水手們根本來不及下帆，但聞嘩啦一聲巨响，桅杆攔腰折斷，巨帆像風箏般的被吹得老遠，瞬間便被惡浪滔滔的大海吞沒了！

大船立刻打横猛轉，像隻被困在玻璃瓶裡的楞頭蒼蠅，沒命的亂衝亂撞！

不，當狂風暴雨不斷加强時，大船已連蒼蠅都不如——它根本喪失亂衝亂撞的本領，它實際上只能像一片枯葉，隨波逐流，任由暴風雨摧殘！

「柳大少，」張京京看來是個極富經驗的航海者，她鎮定得像東嶽泰山：「這是場可怕的暴風雨，不過請放心，船上的水手們都是老手，我們會渡過難關平安無事的，請別驚慌……」

柳花花倒不驚慌，只是懷中的南宮雪受不了船隻猛烈的搖晃震盪，不住的嘔吐着！

柳花花嘗試讓她服下暈船葯，但毫不管用，甫一服下又吐得一乾二淨，吐得花容失色，吐得柳花花一陣心痛，不住輕揉她背脊焦急道：「南宮雪，妳振作些，過會沒事的……」

轉頭望向張京京不安道：「怎麼辦？她吐得如此厲害！」

「沒辦法，她現在體力差，任由她吐吧，吐完便會沒事啦。」張京京一面回答，一面從案頭底下掀開一塊木板，從裡面拿出了一疊東西。

「那是甚麼？」柳花花問。

「羊皮氣囊衣。」

「羊皮氣囊衣？」柳花花心頭滑起一絲不祥的感覺，「妳的意思，船會沉？」

「不會！」張京京把羊皮氣囊衣湊在嘴上吹氣，吹好之後丢給柳花花：「爲了安全起見，穿上氣囊衣比較保險，喏，你先幫南宮雪穿上！」

這時，忽聽門外有一水手擂門大喊：「小姐，不好了，底艙已經進水！」

張京京臉色倏變，轉首對柳花花說：「你自己也快穿上氣囊衣！」

她隨即對門外高聲大喊：「命所有弟兄穿上氣囊衣到底艙集會，我隨後就到！」

「是！」

大漢走後，張京京匆匆穿上氣囊衣離去；當她打開門時，陡見一陣狂風暴雨咆哮着衝了進來，立刻將房間打濕了一大片！

× × ×

柳花花以最快的速度爲南宮雪穿上氣囊衣的時候，南宮雪大概已吐完了肚內裡的東西，她面色雖極度蒼白，但却十分鎭靜，她居然還有心情說笑：「這氣囊衣可眞討厭，穿上去肥腫得像條母豬，遮掩了我這麼美好的身材，你說是不是？」

柳花花可眞服了她，他相信她是他所見過最具膽色的女人，他一面穿氣囊衣，一面說：「我的大小姐，現在是甚麼時候，妳居然還貪靚愛美，船若沉了，妳就知道氣囊衣的好處了。」

「你說船會不會沉？」南宮雪居然臉上還有笑容：「哈，你穿上氣囊衣倒像個老猪公，公猪配母猪，咱們可眞是天生一對啊！」

柳花花沒好氣的拍拍她臉頰：「妳沒聽張京京那賊婆娘說船不會沉嗎？喏，小心些，船震得越來越厲害了，當心翻跌……」

「眞好玩，像坐搖籃一樣舒服，」南

宮雪坐在床沿上，隨着船身的傾斜搖擺漫不經心的擺動着腦瓜子，像小孩子般的玩耍着：「上次『大亞悲事件』中遭到了沉船海難，這次若再次沉船，那大概我命裡帶冲，沒坐船出海命……喂，死花花，你相信不相信命？」

暴風雨越來越大，整隻船眞的像搖籃般的盪個不停，柳花花此時那有那個心情跟她談「命」？他按住南宮雪的肩頭，凝聲道：「南宮雪，妳躲在房裡安全些，我到外面去看看。」

南宮雪溫馴的點點頭。

但柳花花走到門口時，她忽又叫住他：「死花花，你要快點回來。」

「我會的。」柳花花回過頭應了她一聲。這一回頭，他突然見到南宮雪眼裡竟有一縷恐懼之色——一縷怕再也見不到柳花花的恐懼！

柳花花心頭倏地一陣澎湃激盪！

他這時候才深深感覺到南宮雪並非想像中那麼堅强，她只是在故作鎮定，她其實很需要他——那種眼光經常有意無意間會流露出來，只是柳花花從來沒有眞確感受到吧了。

或許他有感受到，只不過他一直在逃避——他認爲自己不該接受她那種眼光。

這次，柳花花竟無法拒絕她的眼光——或許，他們之間的防綫已被不久之前的「被窩裡的風暴」突破了吧！

柳花花靜靜的凝視着她。

南宮雪的眸光更强烈！

驀然，南宮雪撲進他懷裡，緊緊抱住他喃喃道：「不要離開我，我怕……」

「別怕，」柳花花輕拂着她的髮絲，愛憐的吻了一下她的額頭：「我不會離開妳，不會……」

南宮雪突好像換成了一個人，一個極其軟弱而又極需慰藉的平凡女人，她把臉龐兒緊緊埋在他的懷裡，哭喃道：「不要離開我，我怕……我一直在害怕你有一天會永遠離開我……」

柳花花被她哭得心亂如麻，他溫柔的抱起她嬌美的身軀，把她放在床上，爲她墊好枕頭，蓋好被子：「睡吧，睡上一覺之後，妳便會發現暴風雨已過去，雨過天晴，世界還是那麼美好……」

南宮雪十分聽話，她閉上猶帶淚珠兒的長長睫毛，但一隻手仍騰出被外牢牢的握住柳花花寬厚而溫熱的手掌，彷佛如此她有安全感似的。

本是放置在案頭上的燈火被掛上了壁板，隨着船劇烈的搖動：燈光像夜空中的閃電忽明忽滅，驀地船身像篩米般的急劇大擺動，掛燈承受不住劇烈震盪，「乓」地一聲，掉了下來，房中倏然一片漆黑，南宮雪像受驚的小童哭叫了起來：「花花！我怕……」

柳花花坐在床沿：「別怕，安心睡上一覺，醒來便沒事……」

這時候，柳花花才發現南宮雪原來也有軟弱的一面，他一直以爲她是個極具膽色而又極其堅强勇敢的女人——至少江湖中人都這麼認爲。

「當我只有幾歲大時，母親告訴了我的身世之後，我便發誓我一定要做個出色的女人，比男人還要出色的女人……」南宮雪的語音像夢囈：「我成功了，我終於在詭譎險惡的江湖站住脚，我不但擁有了事業、財富、名望、地位，更得到了夢寐以求的倫理親情……你知不知道，當酒樓開張那天，面對着衆多嘉賓賀客的羨慕眼光，我在心中自豪的對自己說：『我是個了不起的女人，我沒有南宮世家，沒有南宮長恨一樣可以站起來！我今生人已不缺甚麼，我滿足了！』……」

柳花花靜靜的凝聽。

他的手依然被她緊緊握着。

「可是，這一二十天來，你像一道輕煙消失於我的生活領域時，我發現我甚麼都沒有，我擁有的一切竟然抵不住我對你的想念……」黑暗中南宮雪那絲絲柔情像張網子的緊緊罩住柳花花的心靈：「我曾經以爲能幹的女人不需要男人，我嘗試將你的影子從我心底深處撵走，因爲我知道，强烈的知道，你對獨孤美的感情是眞摯而深沉的，她聰明、她美麗、她與你共患難過……我接受彭笑梅的建議，我嘗試接受西門雨與孟西野的追求，我努力鞭策自己去接納其他更多的男人，爲的是可以忘記你，我以爲我一定會成功的忘記你……」

黑暗中，南宮雪那雙美麗的眸子像七彩般的絢爛：「路遙知馬力，分離方知情意深，這段沒有你的日子，我才知道我這輩子除了你之外，我實在很難再接受其他的男人，特別是我被張京京綁架，醒來之後，居然發現你就在我身邊，我克制不住自己哭了起來——那一剎那，我已決定不再在你面前保留我對你的感情，那一剎那，我也才知道我實際上並非是個獨立而堅强的女人，我和世上所有平凡女人一樣需要男人……」

南宮雪彷彿有說不完的話：「我曾聽人說過：當你愛上一個人到一定深度時，你將會進入對方的心靈深處，瞭解他的內心世界。在甲板上，我突然覺得我已進入了你的心底深處，我强烈的感覺到你其實是深愛我的，你只是在逃避我……」

愛情，其實也能令人變得盲目，甚至愚蠢——柳花花是否果如南宮雪所說的深愛着她？

南宮雪忽然中斷了傾訴。

她已無法再說任何一句話。

因爲她那兩片薄而熱的紅唇已被堵住——被柳花花的熱吻堵住！

當南宮雪的丁香小舌與柳花花靈活的舌尖絞合在一起時，船艙底的進水已深及人膝！

× × ×

張一斧蒼白着臉孔站在書房的窗邊。

窗外正刮着令人驚心動魄的暴風雨。

他的身後則立着一臉憂心忡忡的王雪濤。

風雨實在太大，窗戶只開了一小縫，但張一斧仍能很清楚的看到庭院中那兩棵他最喜愛的芭蕉樹已被瘋狂而無情的暴風雨吹倒於地。

「好久沒有這麼大的暴風雨了。」他負着手，神態依然瀟洒，只是兩頰瘦削多了：「這時節，已屆深秋，神州故鄉是不會有暴風雨的……」

「海島氣候，暴風雨是常有的事。」

王雪濤的臉色也十分蒼白。

「但這一次的暴風雨好像是近幾年最大的，而且持久，你說是不是？」

王雪濤的面色更沉重了。

「依你看，」張一斧又說：「京京能否請到花花大少前來琉球島？」

「會的，」王雪濤口吻十分自信：「京京一向聰明機靈，她一定有辦法完成任務。」

「京京……」張一斧忽輕歎了一口氣：「只可惜她是個女孩子，她若是個男孩就好了。」

王雪濤也歎氣。

「會不會，」張一斧沉默了一會，忽然問：「京京他們會不會碰上暴風雨？」

「不會這麼巧吧。」王雪濤這句話似乎不那麼充滿自信了。

「希望不會。」張一斧低歎了一聲，忽又問：「如果不幸遇上，你看她是否能躲過暴風雨平安無事？」

王雪濤嚅了嚅嘴：「大哥，吉人自有天相，您毋須操心，京京沒事的，這幾年來，京京負責往返神州貿易，其間也碰到了不少次暴風雨，她不是也都化險爲夷，平安無事嗎？」

「可是這次暴風雨比任何一次都要大呀，你說是嗎？」

「京京不會有事的，」王雪濤只能這樣安慰着他：「她航海經驗豐富，應變能力極佳，這是島上每個人都知道的……」

張一斧負手沉默。

王雪濤也沒有再說話。

室內一片靜默，只有窗外暴風雨狂呼怒吼的肆虐聲不斷傳來。

——海上暴風雨的威力比陸上來得厲害，張京京能平安無事嗎？

張一斧與王雪濤心知肚明。

所以儘管已是深夜，他們仍然無法成眠，哥兒倆心中有說不出的憂慮與焦急。

「雪濤，」張一斧打破了沉默：「外頭的人知不知道我染上絕症之事？」

「大哥，我幾次喬裝平民百姓四處探察，並未發現有人知道，只聽得有人談論大哥身染微恙小疾，大哥請放心。」

「潘猛那傢伙果然言而有信。」

「錢都照數給他了，他還敢食言？」王雪濤恨恨的說：「他若敢洩密，馬上一刀送他見閻王，他應該知道這後果！」

「他是個精明的小子，」張一斧笑笑：「憑心而論，我蠻喜歡他的……」

「大哥喜歡他？」王雪濤詫異道：「那傢伙敲詐勒索了我們三十萬兩黃金，我恨不得剝他層皮哩！」

「江湖上，弱肉强食，八仙過海，各顯神通；誰有本事誰生存，誰有辦法誰發達。」張一斧談笑着說：「自古以來都是，勝者爲王，敗者爲寇。潘猛能在我們手中敲去一筆錢，我們却奈他不何，不也說明了他的精明過人，謀略超羣嗎？」

「總有一天，」王雪濤却不以爲然：「我總會想法叫他吐回這筆錢的！」

「千萬不可！」張一斧忽轉過身來，凝聲道：「咱們『唐山幫』之所以能在琉球島上崛起立足，就是我們能比別人更充份的掌握利用他，咱們絕不能弄壞與他之間的關係，否則因小失大，那便得不償失了！」

「大哥說得是，」王雪濤稽首回答：「雪濤緊記大哥教訓。」

「唉，」張一斧忽瞇眼歎了一口氣：「京京可惜是女的，不能接掌我之位置……」

「大哥，」王雪濤截口說：「還有帥帥呀，他是您唯一的兒子，他能繼承大哥……」

「只可惜他不是塊材料……」

「大哥何出此言？」王雪濤驚顫道：「帥帥今年也已十八九了，長得一表人材……」

「雪濤，」張一斧截斷他的話：「咱們心中有數，帥帥個性內向，毫無主見，而且心腸特別軟，『唐山幫』若交到他手裡，就算衆兄弟在我面上擁護他，肯定早晚會被虎視眈眈的『大和會』倭奴鬼子擊垮，如何能將幫主之位傳給他？」

「不！」王雪濤說：「唐山幫是大哥您帶着我們這班兄弟出生入死，拋頭顱、洒熱血，從無到有、從有到大、從大到强，唐山幫才有今日，這都是歸功大哥你的領導有方，甚至可以這麼說，沒有大哥便沒有唐山幫，您將幫主之位傳給帥帥是理所當然之事……」

「雪濤，你聽我講，」張一斧似是站得累了，在一張椅上坐下，同時示意王雪濤也坐下：「家天下的時代已過去了。兩千年前的『禮運大同篇』便已指出天下爲公，選賢與能，本幫在衆兄弟的共同奮鬥之下，雖說已是島上之第一大幫，但面對着强大的『大和會』，以及自己同胞幫派的制肘，再加上我又不幸罹上絕症，時日無多，本幫實際上面臨着可怕的危機，可說處身在風雨飄搖中，更須要强有力之人來領導，怎能因一己之私將幫主之位傳給帥帥？」

「大哥，」王雪濤急急道：「帥帥或許年輕了些，但自古英雄出少年，假以時日，帥帥必能子承父風，甚至青出於藍……」

張一斧笑笑：「知子莫若父，帥帥是怎麼一塊料子，我這做父親的比任何人都清楚，他或許不是個庸才，但絕對不是理想的領導人物，我若强行將幫主之位傳給他，不僅害了本幫之前途，對帥帥來說，愛之足以害之……」

「雪濤會竭盡所能的輔助他，」王雪濤說：「還有京京，所有的弟兄們都會竭誠的擁護他……」

「沒用的，」張一斧蒼白的病容掩飾不住他睿智的光芒：「若在太平時期，你這個方法或許有用，但現在的局勢是如此惡劣艱險，非强人不足以做大事！歷史証明，猛兵須强將，良相須賢君，在上位者若不强不賢，徒有猛兵良相不懂得駕馭運用，最終仍不免走上覆亡之路……雪濤，你平時不是熟讀史書的

嗎？難道這點道理你都不懂？」

王雪濤默默的低下頭，但他隨即抬頭問：「那大哥您認爲誰是最佳人選？」

張一斧只回答了一個字：「你！」

王雪濤瞠目結舌！

「幫中之人，只有你能接任我，你在我身邊也一二十年，我清楚你的能力。」張一斧目光柔和，流露着手足情義：「我已預留遺囑，遺書上清清楚楚的記載着你是幫主繼承人，只因爲現在受到環境影响不便公佈，怕受到『大和會』進犯，因此我只好列在遺書上，雪濤，這份遺書你收藏好。」

他從懷裡拿出了一個密封的信箋。

王雪濤沒有去接。

他突然跪在張一斧脚邊，失聲痛哭起來：「大哥！你對我恩重如山，情深似海，雪濤寧死也不依從做您的接班人，雪濤拚死也要立帥帥爲幫主……」

張一斧深陷的眼眶裡也閃着淚光，彎身攙扶住他的身子：「起來，快起來，這麼一把年紀還哭，你一向不是最豪爽的嗎？」

「大哥！」王雪濤掙扎着不肯起來：「除非您答應改變遺囑，否則雪濤誓死不起……」

話落一半，他却突然急跳而起！

因爲他看見張一斧驀然捂着胸口傴蹲了下來，並且痛苦的倒在地下！

「大哥！」王雪濤哭着抱住了他。

「葯！快……快把案頭上的止痛葯給我服下……」張一斧寬廣的額頭上冒出了黃豆般的冷汗，烏黑的濃眉糾結在一起，蒼白的臉上露出了極其難以形容的痛苦之色——那種表情，彷彿恨不得能立刻死去！

「大哥，您振作些……」王雪濤顫動着手將葯丸讓他服下時，他恨不得自己能代替愛他如弟的大哥接受病魔的折磨！

窗外，風狂雨正急。

× × ×

暴風雨不僅看來沒有停止的跡象，反而越來越大，像極一頭發怒的瘋獸！

船身的猛烈搖晃幾乎使柳花花都要站不住脚了，他一看不對勁，立刻將棉被撕開，把床單連成一條長帶子，然後把南宮雪揹在身上，用床單將她與自己的身體緊緊綁在一起，像揹小孩般的走出艙房。

一出艙房，一個巨浪撲上甲板，差點把他們捲入海裡！

急風勁雨打在臉上令人感到發疼，柳花花怕南宮雪受不了，大聲說：「南宮雪，妳受得了吧？」

南宮雪不知是不是從沒被人揹過，她緊緊的抱着柳花花，臉龐兒像塊磁石般的貼住他臉頰，語調竟有幾分興奮喜悅：「別管我，天塌下來我都受得了，只要你肯一輩子這樣揹着我！」

這時，船舷突然猛力向左傾斜，柳花花脚下一滑，差點沒栽了下去，幸好及時抓住了一根木桿，南宮雪突又覺得心痛似的：「我看你還是別揹我的好，你行動不方便……」

柳花花側臉過去，輕咬了一下她渾圓尖俏的下巴兒：「我如果不揹着妳，妳掉進了海裡當海龍王爺爺的座上客，妳知不知道他會對妳怎樣？」

南宮雪被他咬得一陣痲癢，格格嬌笑起來：「他會對我怎樣？吃了我不成？」

「吃妳倒不會，」柳花花一面小心翼翼的緊挨着船艙行走，雨大得幾乎令他看不清眼前之物：「他肯定會……我也不太清楚他會對妳怎樣，不過我知道他和我一樣是個好色的男人，妳想他會對妳怎樣？」

「去你的！」南宮雪嬌羞的捏了捏他挺直的鼻尖，却因雨水淋面滑不溜手，竟不小心的滑進了他嘴裡，柳花花居然像嬰孩吸吮奶咀般的啜吮着她纖嫩柔滑的玉指兒，弄得南宮雪心癢癢，忙抽手嗔道：「你是世上最不正經的男人了，你若落到海龍王手裡，他肯定會閹了你，你相不相信？」

這種時刻，兩人居然還有心情說那種「不三不四」的話，只怕海龍王聽到不把他們閹了，肯定也把他們燉了吧？

他們是不是瘋了呢？

不，只因爲他們一上甲板便發覺船非沉不可，心中十分懼怕，然而此刻懼怕又有甚麼用呢？爲何不乾脆放開心胸面對一切？更何況他們之間已突破了「防綫」，彼此之間還有甚麼話不能說的呢？

兩人就這樣「沒正經」的東拉西扯，終於到了另一側船舷。

他們看到了張京京與船上的所有水手。

× × ×

張京京正與水手們排成一條長龍，一直排到艙底去，把艙底的一包包貨物往上傳遞，然後抛到大海裡——顯然他們正在努力減輕船上的重量負擔。

張京京雖是女兒家，幹起粗活來竟也不輸大男人，率先排在龍頭身先士卒，她一見柳花花與南宮雪便大呼道：「喂，柳大少，快過來幫忙！」

柳花花揹着南宮雪搖搖晃晃的走到她身邊瞪眼道：「我爲甚麼要幫妳？」

張京京憤怒道：「咱們現在可是同坐一條船，船若沉了，大家都沒好處！」

「丟掉這些貨物，船便不沉了？」

「主桅已斷，底艙已進水，把艙裡的貨物抛入海裡減輕重量，沉船的機會便減少了，難道連這麼簡單的常識你都不懂？」

「其實，」風雨聲令柳花花迫得要提高嗓子大聲說：「只要把一樣東西丟入海裡船就不沉了。」

「那一樣東西？」張京京大聲問：「你快說來聽聽！」

「就是把妳這個老太婆丟入海裡當海龍王的老祖母，船便不沉了。」

「死花花！賊男人！」張京京氣得連眉毛都豎了起來。

柳花花開懷大笑。

南宮雪也跟着笑。

兩人居然還能笑，張京京以及水手們直以爲他們得了神經病。

「你眞的不肯幫忙？」張京京眞想一巴掌摑死柳花花。

「多我一個不多，少我一個不少，你們慢慢搬吧。」柳花花眞的無意幫忙：「再說妳沒看見我揹着南宮雪這個大美人在身上，如何幫妳？」

「你可以揹她回房間啊。」

「老太婆，」柳花花不理她，忽然問：「到琉球島上說妳老太婆的名字是否每個人都知道？」

「你問這幹嘛？」

「妳別管，告訴我是不是？」

「不錯，島上除了聾子之外都聽過我張京京這個名字，告訴你也無妨，姑娘我正是島上第一大幫『唐山幫』幫主之大千金是也！」

「知道啦，老太婆！」

「你叫我甚麼？」

「老太婆！」柳花花大聲的又補上了一句：「我說呀，我今生人再也見不到比妳更醜的老太婆了，妳聽到了沒有？」

「死花花！賊男人！」張京京氣得將一蔴布袋的茶葉往他身上砸去！

柳花花却一脚把它踢入海裡，大笑着轉身而去，竟還一面說：「老太婆，如果我們還能見面，我保証剝光妳衣服丟進海裡餵魚！」

「狗男人，你別走！有種的你現在便放馬過來，看老娘是否會怕你！」

怒聲中，又是一個大布袋飛了過來，只可惜柳花花已消失於風雨中。

風雨中依稀傳來柳花花的笑聲。

× × ×

「幹嘛這樣對她？」南宮雪問：「你幾時變得這麼愛欺負女人了？」

「我欺負她？哼，若非那個賊婆娘，我們怎會落到這個地步？」柳花花恨恨道：「南宮雪，妳也不是白痴，看這光景，除非奇蹟出現，否則船一定會沉，咱們生死未卜，這全都是她害的，我沒剝她層皮已對她十分客氣啦！」

「這也不能怪她，她也不希望如此呀，只待明天晚上便可到達琉球，誰知會碰上暴風雨呢？」南宮雪又咬着柳花花耳邊道：「其實，我十分感謝她。」

「感謝她？」柳花花被一個大浪打得渾身濕透：「被她害得這麼慘，居然還感謝她，難道妳已成佛，肚內能撑船？」

「若非她，」南宮雪忽壓低嗓子，深怕別人聽到似的：「你現在怎有可能這樣揹着我？而且……而且我們……還，還……」

「還」了兩句，南宮雪說不下去了，她忽把滾燙的臉龐兒嬌羞的埋在柳花花肩窩頸側……

柳花花懂她的意思，若無張京京，他絕不會鬼使神差的與南宮雪上床。

柳花花絕不願與南宮雪上床，若時光能倒流讓他重新選擇，他還是不會和她上床的。這不僅因爲她是南宮長恨的親生女，她實際上也是錢來爺的第九個女兒，而錢來爺就是柳花花的師父啊！

單憑這兩點因素，以柳花花「有所爲與有所不爲」的個性，無論如何不肯和南宮雪「亂來」——最主要的因素，他一旦與她上床，其間所遺留下來的後遺症肯定長過萬里長城！

究竟會有甚麼後遺症？

現在說這個已太遲了，不上床都上床啦，更何況現在身處滔天駭浪中，能不能活下去還是個大疑問，於是柳花花索性嘿嘿笑着說：「喂，南宮雪，我想是海龍王那傢伙看不慣我倆搞『被窩大風暴』，所以送上了這場海上大風暴，妳說是不是？」

「你的意思是說，」南宮雪吃吃嬌笑：「咱們受到了上天懲罰？」

「是呀，妳我命裡本該註定出家當和尚尼姑的，居然……」

「去你的，誰說我該當尼姑？」南宮雪輕咬了一下他的耳垂，膩聲問：「死花花，咱們現在要去那裡，不是回房去嗎？」

「回房等死呀？」

「那你要去那裡？」

「廚房，當然是廚房呀，」柳花花一本正經：「船隨時隨地就要沉了，咱們也隨時隨地要成爲龍王爺的嘉賓貴客，若不趁此機會到廚房去吃了飽，難道妳想做個餓死鬼呀？」

「說的是，飽死好過餓死。」

× × ×

進了廚房，柳花花翻出了冷菜冷飯，不僅自己拚命吃，還强制南宮雪猛吃，彷彿眞的怕做餓死鬼似的。

廚房裡空無一人，廚子當然也加入救亡行動搬貨去了，柳花花不管三七二十一，不僅大肆翻找剩菜剩飯，即連廚房做菜用的廉價酒都搬出來喝了。

「拜託你，」南宮雪苦着臉：「我已又醉又飽，再吃便要飽死啦。」

「俗語說，有吃不拿不成禮。」柳花花居然將未吃完的鷄鴨魚肉用油紙密密實實的包起來，然後一包包的往南宮雪懷裡塞。

「幹嘛？」南宮雪又好氣又好笑，懷着一包包食物，再穿上氣囊衣，眞臃腫得像條肥母猪。

「帶去孝敬海龍王爺爺呀。」柳花花開始往自己懷裡塞，居然在膀腰間還塞了一支小酒瓶。

南宮雪直睜眼望住他，她發現柳花花雖是她這生人當中相處最久、相交最深的男人，但她總覺得在很多時候無法瞭解他。

她覺得他是個怪人。

令她感到更驚異的是，柳花花吃飽、帶足食物之後，便又把南宮雪像大閘蟹般的綁好，揹在自己身上，臨離開廚房之時，竟還將一張四方餐桌的枱脚卸下，帶着那張又笨又重的枱板顫巍巍的走上甲板……

「怎麼，你連餐桌都帶去孝敬海龍王？」南宮雪實在忍不住問。

「禮多人不怪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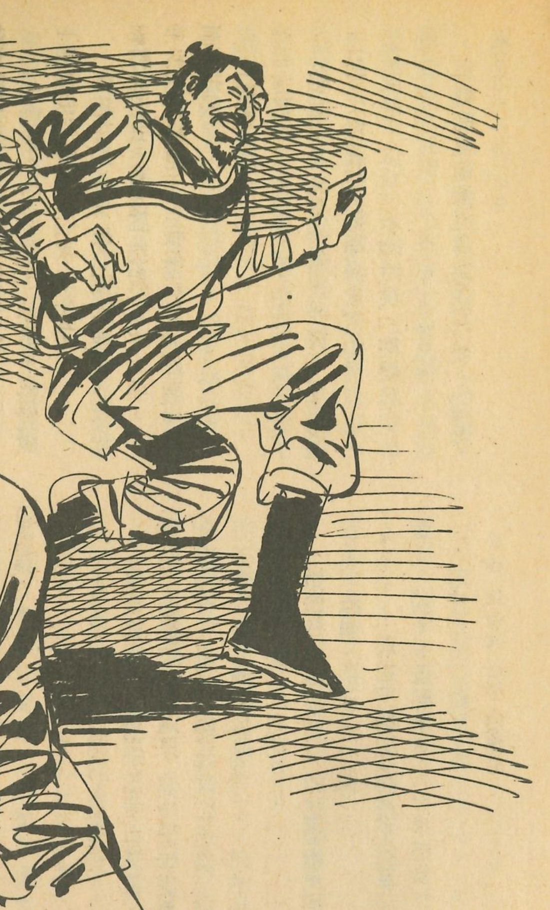
「你現在要去那？」

「去老太婆那裡。」

× × ×

張京京一見到柳花花又回來，一雙美眸幾乎要噴出火來，忽又見他手裡捧着一張笨重的無脚桌子，不禁訝聲問：「你這瘋子拿着張桌子幹嘛？」

「我偏不告訴妳，老太婆。」柳花花咧着咀一副吊兒郎當。



大風暴中，柳花花揹着南宮雪準備逃生

張京京恨恨地道：「你又來幹甚麼？爲甚麼不滾遠一點？」

「我高興。」

柳花花居然又補上一句：「老實告訴妳，我是專程來看妳老太婆沉船落海的。」

「你！」張京京氣得眉尖倒立，伸手指住他鼻尖，怒叱道：「狗男人！賊男人！你是我所見過最可惡的男人，總有一天老娘我會剝了你這層爛皮！」

這時，突見一重巨浪排山倒海般的捲上甲板，把正在卸貨的水手長龍衝得四散五裂，有的甚至被衝擊得仰跌於地！

甲板上亂成一片。

張京京排在龍頭，首當其衝的被大浪衝得歪歪跌跌，直往柳花花撞去！

「老太婆，年紀大了，當心摔跤啊。」柳花花眼明手快，一把攬住她的腰肢。

張京京用力掙動身子，冷叱道：「要你管，拿開你的臭手！」

柳花花果然迅即縮手。

一縮手，重心本穩的張京京竟一跤跌了下去！

「是妳要我這麼做的，老太婆，摔疼了沒有？」柳花花笑咪咪的說。

張京京氣得跳了起來，一拳便擊向柳花花又挺又直的鼻尖兒。

「喲，發狠啦，打人呀？」柳花花看來眞恨死了她，他顯然想活活氣死她，見她一拳打來，不但不避，反而一探手牢牢扣住了她的腕脈！

「哎！」張京京嚶嚀一聲，痛得柳眉緊蹙，連眼角都溢出了淚水！

就在這時，又一陣排山倒海的滔天巨浪倏像天塌下來般的猛撲而來！

這一次，不僅把甲板的人衝得滿地翻滾，竟連甲板都裂開了！

又一排巨浪緊撲而來，幾個靠近船舷的水手竟被捲入了海裡！

一時，滿船驚聲駭叫！

大浪沒有停止，再一排巨浪衝上來的時候，偌大的船已裂成了兩半！

船，終於沉了！

大難不死　隨波逐流

船在沈入海裡的一刹前，滔天的海浪像魔鬼的巨掌，將船狠狠的撕成了兩半，然後又像抛繡球般的把它抛上半天高，在空中打了幾個滾，船上所有的人便如篩子下的米糠，被甩入了滾滾大浪中！

柳花花當然也不例外，他※着南宮雪掉入海裡的時候，一手仍挾着無脚餐桌，另一手則仍緊緊抓住「老太婆」張京京的纖纖玉手不放！

× × ×

洶湧惡浪，像被激怒的野獸，不斷的咆哮狂吼，彷彿恨不得一口吞噬了整個大地似的！

船上的數十名水手，雖說是富於航海經驗，精於水性，畢竟沒經歷過如此可怕的海難，一掉入冰冷而可怕的滔滔大海時，個個竟忘記自己已身穿羊皮氣

囊衣，怕得驚慌失措，哀聲叫喊，急急呼救，結果海浪撲來，幾口冷而鹹的海水狠狠的灌進嘴裡，一下子便叫他們昏死過去，再一排狂風巨浪翻捲，幾乎都已成了海上亡魂，向海龍王爺爺報到去了！

張京京也一樣，一連嗆進了幾口海水之後，很快便昏迷過去了……

柳花花和南宮雪則不一樣。

柳花花雖不是在海邊長大之人，但水性之好絕不輸給他們，而南宮雪雖不懂水性，但她被柳花花用床單緊緊的綁在背上，兩手也像八爪魚般的緊緊抱住柳花花，她倒輕鬆得很。

其實，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們心理上早已抱定一定會沈船落海，當然也就不那麼懼怕緊張，更何況他們本就經歷過無數大風大浪，在死亡邊緣打滾再打滾，視死神為老朋友，早就看透死亡，所以他們能在任何惡劣的環境下談笑風生。

現在也一樣，柳花花一落海便高聲大叫：「南宮雪，妳死了沒有？」

「還沒有，」南宮雪待一個浪頭撲過，才又回答：「你還沒死，我怎敢先死，你比我多長幾歲。」

「很好，」柳花花手中的餐枱已成了浮板，他牢牢抓住它隨波浮沈：「從現在開始，妳的眼睛要睜得比刀子還雪亮，看準大浪，它一來的時候，妳便緊閉妳那張令人討厭的小咀兒，以及停止呼吸，那麼妳肯定會活得比我長命，知道了嗎？」

「知道了！」南宮雪在「大亞悲事件」中已歷經過一次可怕的海難，心理上比任何人來得還要鎮定，更何況這次有她一向倚賴慣了的「死花花」在一起，她眞的毫無懼怕，她甚至認為即使和柳花花淹死於海中，那也是她最滿意的死法，她居然還有心情說：「喂，你為甚麼討厭我的小咀兒？它痛咬了你啦？」

「它沒有咬痛我，」柳花花一手抓住桌板，一手抓住半昏迷的張京京，竟仍有餘力說話：「不過它老是挨着我耳邊吹氣，直叫我心癢難熬，忍不住想爆炸，妳說它討不討厭？」

南宮雪沒有回答。

她居然眞的將小嘴兒就着柳花花的耳朵輕呵氣，而且還將丁香小舌捲入他耳孔！

陡見柳花花殺猪般的尖叫起來：「拜托妳，大海上公然調情，成何體統？南宮雪，做鬼也風流，妳眞是當之無愧……」

——風流難道只是男人的專利？

南宮雪當然還看不出是否風流，畢竟她不過初嚐雲雨情，個中滋味應無法全部體會，但此刻面臨死亡邊緣，她也犯不着再顧甚麼淑女閨秀了，何不趁死亡之前好好「享受」死花花？

她居然像啄木鳥般的猛吻柳花花的耳垂、臉頰、頸子……

——上帝說：人之將死，必先使其瘋狂，閣下是否同意？

南宮雪是否會死？

× × ×

張一斧醒來的時候，他看到了窗外的陽光。

金色的陽光，使人忘却了昨夜可怕的暴風雨。

暴風雨雖然過去了，可是張一斧的心情却比暴風雨來臨時還要沈重，因為王雪濤以極為哀傷的口脗告訴他：「大哥，今兒一早，雪濤命弟兄們揚帆出海，發現了船隻與貨物的殘骸碎片……」

「京京他們？」

「是的……」

「他們……都死了？」

「還不知道，殘骸碎片較輕，飄流得較快，目前還未發現任何屍體……或許，他們都安好無恙的飄流在海中，我已命幫中所有船隻出海尋找搜救，」王雪濤竭力裝出很輕鬆的樣子：「船雖然沈了，但京京精於水性，應該不會有事的，大哥請放心……」

「京京會不會有事，我已無法顧到她，」張一斧沈聲一歎：「我擔心的是，柳大少他是否能安然無恙？他若死了，那本幫……」

「大哥，」王雪濤安慰他：「柳大少機智過人，這場暴風雨應該難不倒他的。」

「但願如此。」張一斧又是長聲一歎，眼裡憂傷之色愈來愈濃：「否則我眞想不出有誰還能拯救本幫之命運了。」

「放心，大哥，」王雪濤深怕張一斧憂心過度，又引起病情復發，朗笑着說：「神州江湖個個都說他是當今天下獨一無二的花花大少，他不會這麼容易便死去的……」

柳大少，他是否已葬身海底？

× × ×

大海，溫柔得像一名處子，平穩得像一塊鏡子，誰都不相信不久之前，她曾像發了瘋的瘋婆子，狠心的吞噬了「唐山幫」一條大船。

船沈、物毀、人亡，這是一般海難之後的「想當然結果」。

「想當然」無論如何不同於當然，並非每個歷經海難之人都非死去不可，總會有幾個命大，也可以說是命不該絕的人生存下來。

有人稱這種情形為奇蹟。

現在，溫柔平靜的海面上便飄浮着三個命大不死之人。

一男兩女。

不錯，你已經猜到了，那三個人正是柳花花、南宮雪與張京京。

他們居然沒有死。

是否，幸運之神特別眷顧他們，把奇蹟降臨在他們身上？

或許是。

但也不完全是。

他們之所以能生存下來，除了仗着幾分運氣之外，最主要還是着柳花花的冷靜與機智。

——他落海之後不僅毫不驚慌，而且憑着預先準備好的餐桌枱面，牢牢的抓住它隨波浮沈，再加上本已身穿羊皮氣囊衣，因此他不僅使自己倖免於難，而且還成功的救活了南宮雪與張京京。

好一個花花大少。

他果然是天下獨一無二！

至少南宮雪便認為他是；當她發現猙獰可怖的暴風雨消失得無影無踪，而自己竟然安好無恙之時，她忍不住緊摟住柳花花驚喜的叫了起來：「死花花！告訴我，這是不是眞的，我們居然沒死？」

「喂！」柳花花也叫了起來：「拜托妳別箍我的頸子，否則我不死也得死了！」

「對不起，」南宮雪連忙鬆手，忘形的親了一下他臉腮：「世上誰都可以死，唯有你死不得，南宮雪喜歡你，眞的喜歡你！」

本是保守得要命的南宮雪竟變得如此熱情浪漫，言行之直率大膽，令柳花花有些吃不消，連忙道：「別高興得太早，暴風雨雖已過去，但咱們仍飄浮於大海，危機仍未過去，隨時有可能被海龍王爺爺請去海底龍宮吃大閘蟹哪！」

「去你的！」南宮雪笑了起來：「到了龍宮還有大閘蟹吃？沒被牠吃算你夠運了。」

眼眸一轉，忽想起仍被柳花花牢牢抓住的張京京，正仰臉閉目的飄浮着，不禁問：「死花花，她是不是死了？」

「沒死，沒見她仍有呼吸嗎？」柳花花說：「這個老太婆只是被海水嗆昏吧了，死不了，媽的，眞想撇下她不管，讓她屍沈大海算了！」

「你既然這麼惱恨她，」南宮雪問：「又為何要救她？」

「還不為了妳南宮雪。」

「為了我？」南宮雪不明白：「你救她跟我有甚麼關係？」

「妳幾時變得這麼笨了？」柳花花說：「她若死了，我們到那裡去拿妳身上中的『富貴十日毒』解葯？難道妳已忘了妳已中毒？」

「我眞的是忘了，」南宮雪恍然大悟，「還是你想得週到。」

柳花花關注的問：「妳現在覺得怎樣？會不會不舒服？」

「不會，」南宮雪把臉龐貼着他耳畔，膩聲道：「只是覺得有點累……」

「現在沒風沒浪，這塊枱板應該可以載一個人不沈，」柳花花說：「喏，我解開帶子讓妳上去坐比較舒服，如何？」

「不要，」南宮雪輕咬了一下他的耳珠子，嗯哼道：「我寧願一輩子被你※着，這才舒服哪。」

「妳可舒服啦，」柳花花却苦笑着說：「我的肩骨可就瘦累死了哪。」

南宮雪連忙說：「對不起，坐轎不知抬轎人累，你放我上去吧。」

由於柳花花一手抓住枱板，另一手抓住張京京，無法騰出手解背帶，於是先將張京京放上枱板。枱板的浮力果然只夠承載一人，而且空間也只容得下一人躺着，柳花花說：「等我先幫這個老太婆推拿，待她醒後妳再坐上去，那麼我便不會這麼累了。」

南宮雪溫柔的嗯了一聲，但忽又叫了起來：「喂，你幹甚麼，為甚麼往她身上摸？」

柳花花連忙道：「我在幫她推拿呀，若不這樣也不知要等到何時她才醒轉過來？」

「我不管！」南宮雪噘着小嘴兒：「我不喜歡看見你摸別的女人！」

「我的大小姐，」柳花花苦笑道：「此摸非彼摸，是推拿呀。」

南宮雪抿着嘴不說話。

柳花花只好苦笑搖頭，不敢再碰一下張京京。

南宮雪却忽又說：「咦，你怎又不幫她推拿了？你不是說揹着我累嗎？」

柳花花苦笑更濃：「妳一下子要我別摸她，一下子又要我推拿，妳到底要我怎樣？」

「跟你說着玩的，」南宮雪輕捏一下他的下巴，「快幫她推拿吧，我不是個小氣的女人。」

南宮雪是不是小氣的女人，柳花花心裡有數，但是他絕沒有想到，他戰戰兢兢(怕摸到「不該摸的地方」，惹惱了南宮雪)的幫張京京推拿了一陣子，張京京總算悠然而醒，睜眼一見柳花花正往她身上猛「摸」之時，竟狠狠打了他一記耳光！

「你這個賊男人竟敢非禮我！」

「喂，妳這個死老太婆！」柳花花不知道她醒來，更料不到她會賞自己一個耳光，着實挨了她一記，氣得大叫起來：「我可是好心的救了妳，幫妳推拿按摩，妳竟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

張京京這時也才發覺自己正飄浮於汪洋大海，渾沌的腦海裡終於憶起昨夜的海難，連忙向柳花花道歉：「對不起，是我錯怪了你……」

「媽的，眞倒霉！」柳花花沒好氣的瞪着她：「碰到妳這種死老太婆，我眞是倒了八輩子的霉！」

南宮雪却幸災樂禍的格格嬌笑。

張京京一臉尷尬的坐在枱板上。

「下來呀！別坐在那裡舒服得像武則天的媽！」柳花花突然用力扳動了一下枱板。

張京京噗通一聲掉了下去。

「你這是甚麼意思？」張京京從水裡冒出來，怒瞪着柳花花。

「甚麼意思？」柳花花睨着她道：「一張枱子只夠坐一人，幾時輪到妳坐了？沒看到我揹着南宮雪大小姐嘛，虧妳眼睛還這麼大！」

「你告訴我我自會下來嘛，幹嘛這麼粗魯？」張京京氣得臉都青了。

柳花花不理她，解開背帶，把南宮雪抱上枱桌，長長吁了一口氣，却見張京京正目不轉睛的望着自己，不禁冷冷睨道：「看甚麼望？」

「原來，」張京京眼裡有歎服之色：「你抱着枱桌的作用在這裡，我眞佩服你……」

「讓妳佩服的地方還有呢，」南宮雪從懷裡拿出一包密封的油紙包：「他還事先準備好一包包的食物哩，喏，他那裡還有酒哩。」

張京京睜大了眼：「原來你早看準了船會沈，你果然是獨一無二的花花大少……」

「妳少拍馬屁！」柳花花看也不看她，哼了哼：「死老太婆惹人憎……」

「喂，你怎麼口口聲聲說我老太婆？」張京京氣不過：「我多老了？你瞎了眼啦，我張京京可是名門淑媛，大家閨秀……」

「狗屁，大家閨秀？化粧成老太婆引我上當，不叫妳老太婆，叫甚麼？」

「你既然這麼討厭我，又為甚麼要救我？」張京京眉尖兒挑得高高的。

「若非為了解葯，早就淹死妳了！」

「原來如此，怪不得你問我張京京三個字島上有沒有人認識，是怕我萬一淹死，而你們逃生成功，可以獨自找解葯去，既是如此，又為甚麼要救我？」張京京瞪着他：「這麼說來你還是需要我，我警告你，你若敢再用這種態度對待我，我就叫我爹不給解葯，看你柳花花能拿我怎樣？」

「媽的，妳若敢不給解葯，我就將你們父女吊起來……」

「好啦！好啦！你們兩個別再吵了！」南宮雪見他們兩個吵得不可開交，連忙大聲道：「真是受不了你們，咱們雖已逃過暴風雨一劫，但仍生死未卜呀，萬一飄流在海上無人前來救援，還不是死定？為甚麼不保留點體力想想辦法如何逃生？」

柳花花與張京京果然安靜了下來。

× × ×

柳花花是全世界上的人都知道的花花公子，他喜歡女人，但絕對不喜歡跟女人吵嘴，他認為喜歡跟女人吵嘴的男人是世上最蠢的男人，因為女人在很多時候是世上最蠻不講理的動物，絕對不能觸怒她們。

他居然一反常態的猛找張京京「麻煩」，跟她一句來、一句去，像個「八公」似的，為甚麼？難道他變了性？

南宮雪知道他沒有變性。

——他懊怒張京京「害」他跟南宮雪上床。

南宮雪目光柔和的望往他，從紙包裡拿了一塊脆皮鴨塞進他嘴裡：「幹嘛這麼小家子氣，我又不要求你甚麼，更不會對你死纏活賴，何必怪她？」

柳花花默默無語。

張京京頗感疑惑：「南宮雪，在船上時，他曾打了我一耳光，說甚麼是我害他與你上床，我真不知道他在說甚麼？」

「不關妳事，」南宮雪也拿了塊肉送進她嘴裡，自己也吃了一塊，邊嚼邊問：「依妳看，這裡離琉球島還有多遠？」

張京京瞇眼回望，但見天連海，海連天，甚麼也看不到，不過她仰首凝望天空的飛鳥時，眼裡卻有喜悅之色：「飛鳥是島上的長嘴海鷗，這樣看，咱們極有獲救的希望……」

她頓了一頓，極為興奮的接着說：「放心，我爹一定會派船隻出海搜救我們！」

× × ×

張一斧焦急的站立海邊。

王雪濤擔心他太累，特別命人搬出一張椅子讓他坐下，但張一斧卻站了足足近一個時辰，卻連屁股都沒沾一下。

他全神凝志的遠眺着海平綫，每當有船隻出現時，便不由自主的問：「雪濤，你快看，那是不是我們的弟兄回來了？」

當王雪濤回答不是的時候，張一斧眼裡的焦急之色便會越來越濃。

「大哥，您請寬心，」王雪濤安慰着他：「也許，入晚之後弟兄們才會回來吧……大哥，您請先回吧，海邊風大，您站了這麼久，身子會受不了的。」

「我支持得住，我再等一下，說不定他們馬上就回來了。」

「那，您還是坐在椅上歇息一下吧，別累壞了身子，您的病……」

「好。」張一斧也覺得有點累了，同時也不忍拂逆王雪濤之心意，這幾天來，他的病情越來越厲害，身子越來越瘦削，而王雪濤也跟着消瘦了不少，他心中十分難過，坐下之後，他以十分愛憐的眼光望住他：「雪濤，你瘦了很多……」

王雪濤低了一下頭，強忍住奪眶而出的淚水：「大哥，前兩天，大嫂一直追問我你的病情，她覺得有點不對勁……」

「別告訴她，」張一斧淡淡道：「我的病，暫時除了你之外，任何人都不能給他知道。」

「您打算瞞她多久呢？」

「她的身子一向不太好，能瞞則瞞，我只怕她會受不了這個打擊，」張一斧一想起自己的老婆，心中不由得一酸，蒼白的眼角倏然掛上一顆眼淚：「早年她一直跟着我吃苦受累，擔心受怕，難得這幾年給了她一個較為安定的日子……」

「大哥……」王雪濤哽咽得說不出話來：「您……您該早些讓她知道，讓她心理有個準備。」

張一斧吸了一口氣，強忍住奪目而出的熱淚：「我現在最掛心的便是柳大少的生死……」

「大哥！」王雪濤激動得想放聲大哭。

「別這樣，讓侍衛隊的弟兄們看到了不好。」張一斧拍了拍他的肩。

「大哥！」王雪濤那張國字臉滿佈淚痕：「上天為甚麼要讓你得到那種病？為甚麼不讓我得到？為甚麼不讓我替您死？」

「生死有命，」張一斧卻非常平靜，乾枯的手掌用力的搖動了一下王雪濤的肩：「你要堅強點，將來幫中幾百個人的前途便要靠你了！」

「大哥……我……」王雪濤悲傷得不能自制，淚水滂沱而下，泣不成聲，誰都不敢相信這位「唐山幫」的第二號人物竟會哭成這個樣子。

張一斧卻冷沈道：「雪濤，要做大事業的人便要有常人所不能及的胸襟與毅力，你如此放不開，叫我如何安心離

去？」

王雪濤立刻停止吞聲飲泣。

「想起這十八年來，我帶領着弟兄們在這蕞爾小島闖江湖、打天下，面對着當地琉球土著、強悍的倭奴人、自私自利而不肯團結的唐人同胞，我歷盡了多少失敗困境，但我都一一克服了……」張一斧那深陷的眼眶，忽射出了炯炯神采，有力的震撼着王雪濤的每一根神經：「我所憑藉的信念便是：不要丟我們唐人的臉！」

「大哥！」王雪濤忽跪倒於地，一字一句道：「大哥！您放心，雪濤跟您保証，我一定不會丟我們唐人的臉，也絕不會丟您的臉！」

「我知道你會的，」張一斧蒼白的唇嘴勾起一絲笑容：「而且我也知道你一定做得到！」

× × ×

夕陽西下的時候，張一斧在王雪濤與一班侍衛隊的陪同下，帶着滿懷的失望回到了唐山幫。

正當他與王雪濤在書房用膳，（自從他知悉自己罹上絕症之後，便藉口幫裡事繁，減少與老婆同食同宿，以免被她發現病情，他甚至連沈船之事都隱瞞了他老婆。）忽見侍衛隊長陸儼少進來道：「啓稟幫主，琉球王御林軍長潘猛求見。」

「請他進來。」

「是。」

× × ×

潘猛除了上朝當值，絕少穿軍裝，若不認識他的人總以為只是一個平民百姓。

現在，他來到張一斧書房也是一副輕便衣裝，神情頗為瀟洒，他率先朝張一斧與王雪濤打招呼道：「張幫主、王大總管，吃晚飯呀？嘿，今兒菜色可真不錯呀，我運氣真是好，每次想來叨擾你們一餐呀，總是會碰到我最喜歡吃的魚翅和乳鴿。」

「潘軍長，請坐。」張一斧起身招呼：「貴客不請自到，難得哩。」

潘猛笑咪咪入座，一口仰盡王雪濤為他斟上的酒，又吃了兩箸菜之後，才開聲道：「聽說昨夜一場暴風雨，貴幫損失了一條船？」

張一斧淡淡道：「潘軍長消息可真快哪。」

潘猛哈哈一笑：「我這個人沒有甚麼專長，就是消息知道得比別人多，而且快。」

一頓，坦誠肅然道：「我是專程前來致慰問之意。」

「潘軍長有心，多謝。」王雪濤為他倒滿酒杯：「請多飲幾杯。」

「不，我不能喝了，我今晚還要當值，喝醉了可不得了哪。」

「其實，」王雪濤說：「閣下你今非昔比，有了那筆三十萬兩黃金，這輩子大可逍遙自在，那份差事不幹也吧，不是嗎？」

「噢，王大總管此言差矣，」潘猛連忙道：「光棍眼裡不揉砂，你知啦，我靠賣情報賺外快可不是無本生意，交際應酬、大內重臣、市井小徒、名流紳士、地痞八婆、無不是我的交際對象，而且我還必需養一班兄弟跑腿撈活，花費之大，外人難以體會，否則我消息為何那般靈通呢？難道你還真以為我潘猛是千里眼、順風耳，或是未卜先知的活神仙？」

一頓，歎氣接道：「唉，家家有本難唸的經，我雖賺了你們一筆重酬，可也不是我一個人獨得。逍遙，早得很哩！」

「你今番來，」王雪濤素來不太喜歡他這個人：「是來賣消息談生意的？」

「不，不，」潘猛笑道：「我承認我這個人是市儈了一點，但無論如何我還是一個人呀，人都是有感情的，不是嗎？」

「莫非，你是來賣感情的？」王雪濤輕笑了起來，一臉揶揄之色。

「感情無價，怎能賣？」潘猛不以為忤的聳聳肩：「我只是來套交情的，生意雖現實，但對你們這種老主顧兼大主顧，怎能不念交情呢？」

潘猛這個人說話流利暢快，口材頗佳，但卻有一個習慣，無論他想跟你說甚麼，他總喜歡東拉西扯，遠遠的繞着來，猛吊你胃口，你越急，他吊得越高，應付他這種人的最好方法便是保持沈默，讓他覺得自噴口水無趣，那麼他便會很快步入正題。

張一斧與王雪濤當然瞭解他的脾氣個性，所以開始緘默不語。

「我這個人做生意最有分寸，先小人後君子，一分錢一分貨，總不偷斤減兩，掛羊頭賣狗肉，更不會做出狗死倒灶，過河拆橋之事，就以上次來說，我雖賺了你一筆大生意，可也免費的送了你們一則消息，你們可還記得？」潘猛滔滔不絕。

張一斧與王雪濤當然記得，當時他那則免費消息曾使得張一斧病情發作，昏厥了過去。

究竟那則免費消息是甚麼？為甚麼帶給了張一斧那麼大的衝擊？

「我是來告訴兩位，」潘猛見兩人不搭腔，果然很快進入了正題：「上次我送你們那則消息，情況已有變化……」

「是不是取消了？」王雪濤衝口問。

「不，」潘猛搖搖頭道：「正好相反，皇上已決定提早舉行。」

「提前到甚麼時候？」

「這個月圓夜。」

「這個月圓夜？」張一斧雖力圖保持鎮定，仍不免面漾震驚：「今天初六，那豈非還有十天不到的工夫便要舉行了？」

「另外，」潘猛忽又說：「念在上筆生意你們交易得爽快，也不討價還價，我潘猛再破例免費送你們一則消息，下不為例……」

「等一等，」王雪濤急道：「你先告訴我是好消息還是壞消息？」

潘猛沈聲道：「對他們來說，只怕是百分之百的壞消息……」

「先別說！」王雪濤學精乖了，他馬上起身到案頭上倒出了幾粒紅色小葯丸：「大哥，如果您想聽的話，我看還是先服葯較好。」

「好。」張一斧也知道自己的身子不

行了，實在承受不住重大的壞消息打擊，因此依言先服下止痛葯，避免萬一刺激過度，而致引起病情劇發。

然而，當潘猛把第二則免費消息說出來之後，張一斧仍然承受不住而昏迷了過去！

究竟，這則消息又是甚麼？

× × ×

大海乖得像熟睡中的嬰兒。

特別是一整天太陽都散射着令南宮雪覺得非常溫暖而舒服的熱力，所以她在海上睡了一個頗為甜美的白日覺——由於她內功暫失，自然體力虛弱，特別是經過了一場驚天駭浪的暴風雨，若不睡覺肯定吃不消。

她靜靜的睡在枱板上，柳花花與張京京則分別挨在兩側，跟着枱板飄浮，隨時注意着海面情況，怕有大浪捲起將南宮雪打入海裡。

柳花花和張京京一直都沒有開口說話，他們怕吵醒南宮雪。

其實就算不是，柳花花看來也懶得跟張京京說話，他不時注意着海面四週，企圖發現航行船隻，以便呼救；有時則默默的注視着熟睡中的南宮雪，眼裡的神情怪異而深沈，令人很難看出他在想甚麼。

張京京則除了搜尋海面船隻之外，大部份時間都把目光投向柳花花。有時用眼角偷瞄；有時假意掃視海面而瞥視他；也有趁柳花花望住南宮雪發呆的時候，帶着三分好奇、三分大胆，以及三分說不出是甚麼神情的眼光，像偷窺「春畫」般的把柳花花看個夠，待柳花花轉首四望時，她馬上又趕緊移開視綫。

一整天，就是這樣子。

一直到太陽失落於水平綫上，南宮雪才被頗帶寒意的晚風吹醒。

「妳醒了？」柳花花立刻送給她一記溫柔的微笑，還整理一下她散亂的髮絲。

「嗯。」南宮雪含笑點頭。

「睡得好不好？」

「嗯。」

「有沒有做夢？」

「嗯。」

「嗯是甚麼意思？」

「嗯。」

「妳怎麼了？」柳花花輕拍她的臉頰。

「嗯。」南宮雪還在嗯。

「喂，妳別嚇我，」柳花花開始有些緊張，他見南宮雪嘴角掛着一縷白痴似的微笑，兩眼眸光痴痴的望住自己，不禁用點力的輕拍了兩下她的臉龐兒：「妳不是又裝夢遊整蠱我吧？」

南宮雪忽然握住他的手緊緊貼住她的臉頰，閉下了長長的睫毛，夢囈般的喃喃自語：「我做了一個夢，夢見你帶我到一個只有我們兩個人的世界……夢醒，居然發現你就在我身邊……一時，我竟搞不清楚那個是夢境，那個是眞實？」

柳花花鬆了一口氣，眸孔裡溜過一絲苦澀，但口中却笑着說：「還好，我以為妳夢見被海龍王抓去當美人魚了。」

南宮雪緩緩坐了起來，一臉懶慵，彷彿仍戀戀不捨方才的美夢似的，她好像忘記了身旁還有一個張京京，竟然瞇着眼，湊上小嘴兒，呢喃着：「花花，吻我……吻我……」

「喂，」柳花花推推她：「旁邊還有個老太婆哩……」

「老太婆？那有？」南宮雪仍然瞇着眼，湊上小嘴兒：「我看不到甚麼老太婆老太公的，我只看到一個人，你，死花花……」

柳花花這次沒有推開她。

他無法推開她。

——他實在無法拒絕她那又嬌、又甜、又美、又嗲的索吻神情！

他終於也和南宮雪一樣，眼睛突然「近視」，世上除了南宮雪之外，再也看不到其他的人了——他竟眞的吻住南宮雪的小嘴兒。

張京京瞠目結舌。

柳花花與南宮雪當她不存在，他們一記熱吻之後，又來一吻！

張京京再也忍受不了，突然掀動了一下枱桌，南宮雪噗通一聲的掉進了海裡！

幸好柳花花急急抱住了她，才沒讓她嗆進海水，柳花花怒聲道：「死老太婆，妳幹甚麼？」

「沒幹甚麼，」張京京淡道：「我只不過提醒你們，世界上的人並未全部死光。」

柳花花恨得牙癢癢。

× × ×

世界上的人的確並未全部死光，但對柳花花、南宮雪與張京京來說，他們却有這種感覺。

因為一直到一彎明月爬到很高很高時，他們仍未見到任何船隻經過。

那些人都跑那裡去了？

柳花花眼裡有憂忡之色。

張京京却極有信心道：「放心，我們有食物，一定會獲救的，船今天不來，明天一定來，明天不來，後天一定來……」

「死老太婆！」柳花花冷冷的打斷她的話：「我不管船甚麼時候來，總之南宮雪如果毒發身死的話，我向妳保証，妳一定會嚐到世上最殘酷的死法！」

「算了，」南宮雪却淡淡一笑：「她既是受人指使，怪她有甚麼用？何況指使人也無意加害於我，只不過是挾持我藉以脅迫你吧，誰叫我們倒楣碰到了暴風雨？天災無可避，不必怪任何人……」

南宮雪身中「富貴十日毒」，今天已是第七天，若無法在三天之內趕到琉球島取得解葯，便會毒發身死，因此儘管現在風平浪靜，且又有食物在身，幾天之內或許不致於餓死海上，但南宮雪可捱不得那麼久，柳花花當然憂心忡忡，惟南宮雪却看得很開，她深情款款的注視着柳花花說：「自從忘佛高僧與百醉書生事件之後，我便看透了生與死。我，已經得到了我企望已久的父愛，更擁有了你給我的一切，就算是現在叫我死，我，無悔、無恨、無怨、無憾，畢竟，在我的人生旅程裡，想得到的東西都已得到，沒敢奢望得到的東西也都得到了

，死亦何懼？」

她的眼光，像春蠶吐絲般的，一縷縷的深情，毫無保留的吐向柳花花，她痴痴的說：「今生人，我擁有了你；下世人，我願意付出更多給你……」

「南宮雪！」柳花花的眼眸倏地一熱，心中的波濤被激盪得半天高！

他緊緊的握住她，激動得半天說不出一句話……

南宮雪愛憐的輕拂他的面頰：「我若死了，我只有一件事相托，有空時多陪我爹，你師父其實是個十分寂寞的老人……」

「我會的！」柳花花眸中的熱淚已滴了下來，但他隨即强顏道：「不，妳不會死，那個老太婆說得好，船一定會來，還有三天，不是嗎？」

「張京京，」南宮雪轉向默默注視着他倆的張京京，親切的叫了她一聲，她似乎眞的一點也不怪怨她，微笑着對她說：「老實講，若非妳，我和柳花花之間的關係只怕很難再有更進一步的突破性發展，若因此令我而致死，我也不怨恨妳，甚至感謝妳哩。」

張京京眼光深沈而怪異。

「我只要求妳一件事，」南宮雪友善的拍拍她的肩：「究竟你們為甚麼要挾制柳花花？把妳所知道的告訴我們，免得我若死了做個糊塗鬼，好嗎？」

張京京笑笑，歎了口氣道：「我眞的不知道，我只是奉我爹之命，要我這麼做。」

「父女近親，難道妳爹不會將個中原由告訴妳？妳也不會問嗎？」

「我問了，」張京京苦笑：「我爹只說這件事非常非常重要，事關我『唐山幫』之生死存亡，要我用計請大少前往琉球一趟，其餘一概不知……其實，我心中比你們還想知道眞相……」

南宮雪凝眸問：「琉球島究竟是怎樣的一個地方？妳是否願意說給我聽？」

「琉球島介於夷洲（台灣）與東瀛間，孤懸海外，北宋時琉球王曾進貢受封，自此之後，與中原之貿易、文化交流不斷增強，因此琉球人頗有唐人之風……」張京京的述說能力相當不錯：「島上之種族自然以琉球土著為多，其次便是我們唐人，再來便是倭奴人……」

「倭奴人？」

「近幾十年來，倭奴人因本國戰亂、兵禍、天災連綿不斷，逼得衆多人民出海避秦，多數往中原神州東南沿海一帶發展，少部份到了琉球島……」

「倭奴人侵擾我國沿海，兇惡強悍，朝廷花了無數財力、物力才平息倭亂，」南宮雪說：「他們在琉球島上的情況又怎樣？」

「倭奴人在島上的人數最少，遠不如我們唐人多，但力量却不遜我們唐人。」張京京說：「琉球島雖是蕞爾小島，但以人口論，仍屬地大人稀，加諸當地人較為浪漫懶散，好逸惡勞，因此琉球王基本上歡迎外來民族，並將多種外貿經營權交由外人管理，藉以刺激當地之經濟快速發展……」

「這麼說，琉球王還相當有遠見的嘛。」南宮雪聽得入神，插嘴問：「那你們『唐山幫』取得甚麼經營權？你們在島上的實力如何？」

「本幫在島上可說是第一大幫，取得島上之官窰販賣權。琉球人燒製陶瓷之技術本習於中原神州，數百年以來，他們已自成一格，頗受中原人士歡迎，每年輸入中原不少，收益斐然，是琉球島的最大經濟命脈，當然，對我『唐山幫』來說也是最大的經濟收入……」

「不錯嘛，」南宮雪說：「你們有如此成就，可也是我們唐人之光哩。」

「十八年前，我爹帶領一班弟兄，赤手打天下，不知吃了多少苦頭才掙得今天這種局面，」張京京說：「其實本幫也只是這幾年才比較好過一點，多年來，一直跟倭奴人明爭暗鬥，大小戰役，不知凡幾……到今天為止，倭奴人組成的『大和會』仍是我們的死對頭，始終虎視眈眈、處心積慮的想擊垮我們，奪走我們辛苦掙來的官窰販賣權……」

「莫非，你爹是要請柳大少來對付倭奴人？」南宮雪眨眸問。

「是的，」張京京點點頭，但她隨即又說：「可是我又不明白，本幫與倭奴人鬥爭了這麼久，迄今屹立不倒，倭奴人也不敢蠢動，何須請大少前來幫忙呢？」

一頓，瞥眼望了一下凝神靜聽的柳花花，又道：「令我更不明白的是，為何不以禮邀請柳大少，要我不擇手段挾制柳大少前來……唉，為了做到這點，我可眞是花了一大把心思，最糟糕的是，我却因此而被人叫成『死老太婆』，早知我就不幹了……」

南宮雪抿嘴而笑：「妳為甚麼會選中我來挾制他呢？我的意思是說，妳大可挑別人下手，不是嗎？」

張京京也笑：「我本來是要對獨孤美下手的，我聽說她是柳大少最要好的情人，可是我始終找不到她，再說我知道她這個人不但聰明得很，放毒本領尤其高明，我想想，還是找妳南宮雪下手安全些……妳別誤會，我的意思不是說妳比較容易對付，而是我聽說柳大少除了獨孤美之外，再來便是跟妳南宮雪打得最火熱了，為了使柳大少就範，只好委屈妳啦……」

南宮雪忽然靜默了下來。

不知怎地，一提到獨孤美，她心裡總是很不舒服，特別是現在，她忽有「第二號人物」的感覺。

但她很快笑了一笑，此時此刻，她是否還能活下去還是個問題，想那麼多豈非蠢極？因此她若無其事的望向柳花花，溫柔問：「看，我沒說錯吧，張京京基本上對我們並無惡意，你不再怪她了吧？」

柳花花深沈的望住她：「妳變得很多，我幾乎不認識妳了，妳一點都不像兇八婆的樣子……其實，我倒喜歡妳以前那副兇樣子……」

「當然啦，」南宮雪嬌俏的扮了個鬼臉：「人家現在身份不同，別忘記我可是錢家的九公主哪，你幾時見過又兇又惡的公主？」

柳花花被她可愛的鬼臉兒引得一陣

發痴，彷彿眞的見到了公主似的。

南宮雪却忽又幽然喟歎：「老爹他現在不知道怎樣了？我本來跟他老人家說好，這幾天要陪他去看一個他多年不見的老朋友……」

柳花花心中泛起一股波瀾，忍不住輕歎一口氣：「我師父的命眞好，兒孫滿堂，竟還能得到妳這麼一個孝順的女兒……怪不得他最近老是對我……」

「他對你怎樣？」

柳花花沒回答她，忽又喃喃道：「唉，相形之下，我那個朋友的命就眞的不太好了……」

「那個朋友？」

柳花花望住她：「南宮長恨。」

南宮雪沈默。

張京京好奇的插上一嘴：「南宮長恨是誰？他的命為甚麼不好？」

「要妳管！」柳花花惡狠狠的瞪了她一眼：「死老太婆，閉上妳的嘴，妳不說話人家不會當妳啞巴！妳想知道是不是？告訴妳，我的命最不好，要不然怎碰上妳這個世上最惹人憎的老太婆？」

「你！」張京京想不到自己隨口問了一句，竟遭到柳花花的惡言相向，心中很氣，但又好像不知道該怎麼辯駁，呆楞了半晌，「告訴你，我也不願意見到你這種臭男人，我只是奉我爹之命……你要怪去怪他老人家好了，幹嘛對我兇巴巴的？眞沒見過這麼粗魯的男人，還說是個花花公子……」

柳花花當然不是個粗魯的男人，否則絕對「花」不起來，因為除了變態女人，誰也不喜歡粗魯的男人；但他此刻彷彿心情異常惡劣，偏就要對張京京粗魯，他劍眉一挑，又不知道要罵出甚麼粗話之時，南宮雪已對他搖搖頭，急促道：「花花，不要這樣！我不喜歡見到你這副樣子，你一向是極有風度的男人，不是嗎？」

柳花花冷冷的別過頭去。

「花花，」南宮雪忽柔聲道：「如果，這次我能活着回去，我答應你，我會去看他。」

「眞的？」

「眞的。」

柳花花睜大了眼。

南宮雪含笑望住他。

「妳……妳沒有騙我？」柳花花驚喜的吞動着喉結說：「妳眞的願意去見他？」

「願意！」南宮雪眼光灼灼：「只要能使你高興，我願意為你做任何事……」

南宮雪話說一半，忽噗通的一聲掉進了海裡。

是柳花花拉她下來的。

她急急的想冒出水面時，忽發現柳花花緊緊抱着她的腰肢，不讓她浮上去。

他想淹死南宮雪？

當然不是。

那他想幹甚麼？

張京京不明白，她一見到柳花花與南宮雪「掉」進水裡時，大吃一驚，又見他倆老半大仍不浮上來，不禁疑懼的潛入水裡去。

一潛入水裡，她差點嗆死。

因為她見到了一幕從未見過的「海底奇觀」……柳花花與南宮雪竟在水底下相擁熱吻！

張京京浮上水面時，忽覺得頗具冷意的海水變得滾燙起來。

她同時覺得口乾舌燥。

因為她突然想起了柳花花在甲板上也曾這樣熱吻過她。

不知怎麼，她忽然討厭起南宮雪來了！

× × ×

今天的陽光比昨天還要美麗。

張一斧的臉色却比昨天還要壞。

唐山幫的廣場上擺放着幾排屍體。

屍體已微微發脹，一看就知道那是遇溺而死——午飯的時候，唐山幫出海救難的船隻帶回來的。

他們的本意當然是想救活人回來，只可惜救回來的全是死人。

張一斧的心情當然哀痛。

他愛幫中的每一名弟兄，即使是職位最卑微的弟兄死去，都會令他難過得落淚。

現在，而對着這麼多的遇難弟兄，他居然沒有掉淚，他已無淚可掉，只因為他知道現在不是掉淚的時候，他以極其的堅定的語氣對王雪濤說：「雪濤，命所有的弟兄再次出海！」

他補上一句：「包括你我在內！」

「大哥，」王雪濤立刻說：「您不能去，您的身子……」

「我要去！」張一斧截口道：「趁現在仍有一綫希望，我們一定要找到柳大少！」

× × ×

柳花花其實已非常疲憊，而且心情也特別沈重，因為眼看一天又要過去，仍然沒見到任何船隻前來搭救；但他仍裝出笑臉逗弄着南宮雪，空曠靜寂的海上不時傳出他們歡愉的笑聲。

張京京則被冷落一旁，沒人理睬，十分孤單。特別是見到他們久不久便「掉」進水裡，老半天才冒上來時，她心中總會冒起一股無名火，一張姣美的臉龐兒板得硬蹦蹦的。

南宮雪也已非常疲倦，她躺在枱板上本想入睡，但仍纏着柳花花喁喁私語，彷彿有說不完的話似的。

「瞧妳眼睛都佈滿了紅絲，該睡一會啦，」柳花花輕聲催着她：「妳已經答應過我不下十次了，為甚麼還不睡？」

「我睡。」南宮雪立刻乖乖閉上眼，未幾，她又和前幾次一樣睜開眼：「喂，死花花，我又想起了一件事……」

「我的好小姐，拜托妳，不管妳想起甚麼事，睡完覺再說好嗎？」

「不、不，非說不可，這是大件事，上次在『蝶戀花』總部的時候，我到地道機關去救錢香兒，你和紀小翠幹甚麼去了？」

「我纏住她讓妳救人呀。」柳花花沒好氣的說：「不是妳要我這麼做的嗎？」

「我是要你纏住她，引開她的注意力，但我好像見到你跟她一起進浴室去，是不是？」南宮雪嘟着小嘴兒：「你們在

浴室幹甚麼？」

男女在浴室當然是洗鴛鴦澡啦，而且當時的情形還逼得柳花花非和紀小翠銷魂不可，這件事柳花花當然不會忘記，但他却淡淡道：「在浴室裡當然只是洗澡啦，還能幹甚麼？沒見過妳這麼蠢的人，我還以為是甚麼大件事，我老早不記得這件事了……」

「你騙人。」

「騙妳立刻天打雷劈！我發誓！」這種誓柳花花不知發了幾百個，却從來沒被雷劈過。

「誰要你發誓來了，我又沒說不相信你。」男人發過誓之後，女人總會來這麼一句，南宮雪當然也不例外，她甚至還加了一句：「以後別亂發甚麼誓的，我可不是疑心病重的女人。」

「那，妳可以睡了吧。」

「好。」

未幾，南宮雪又睜開眼睛：「對了，中秋夜的時候，你……」

「南宮雪，」柳花花沈下臉：「妳再不睡的話，我可眞生氣了！」

「我……人家不想睡嘛。」

「不行，妳中了『富貴十日毒』，必須好好休息，瞧妳眼紅臉白，再不休息，若……」

「花花，」南宮雪忽痴痴的望住他：「讓我多陪陪你，我已時日無多，我只怕我一睡下去便永遠見不到你了……」

「南宮雪！」柳花花鼻尖倏熱，他幾乎忍不住號啕大哭。

這時，忽聽得張京京叫了起來：「船，我看到了船！」

「在那裡？」柳花花差點跳起來。

「喏，前面那一點黑影便是！」張京京用手指給他看，興奮的說：「咱們快游過去！」

「好！」

柳花花與張京京突像吃了仙丹似的，精神百倍，兩人快速的抱下南宮雪，丟下枱板，一人一邊的攙扶着南宮雪猛力向前游去……

× × ×

遠遠看去，那是一條小漁船，正在進行捕魚作業，柳花花正想張聲呼救，忽聽得張京京道：「糟糕！那是倭奴人的漁船！」

柳花花望住她疑惑問：「倭奴人的船為甚麼糟糕？」

「當然糟糕！」張京京說：「我們這一去，他們非但不會救我們，說不定還送咱們一刀哪。」

「為甚麼？」南宮雪睜大了眼：「倭奴人難道不是人？世上有見死不救之人嗎？」

「為甚麼沒有？」張京京停止游動：「這個世上，趁火打劫、落井下石已算是斯文客氣的了，請問，這個世界，這個江湖，那一天沒有發生殺人之事，如果有，那一天大概已經是世界末日了吧！」

南宮雪苦笑：「殺人總有個理由，倭奴人為甚麼要殺我們呢？」

「理由很簡單，」張京京瞇了瞇眼打量着遠處的漁船：「在琉球，倭奴人和我們唐人勢同水火，彼此仇視，為爭地盤，為爭利益，火拚斷殺已成家常便飯，我就不知道參加了多少次戰役，死在我手下的倭奴鬼子，不上百也有幾十吧，妳說，他們現在看到我掉落海中，難道會大發慈悲放我一馬？」

南宮雪輕歎了一口氣：「中原江湖已夠亂，想不到琉球島的江湖更亂。」

「琉球島的江湖之所以會這樣亂，最主要的原因是琉球王有意縱容……」

「為甚麼？」

「唐人與倭奴人互相敵視對峙，互相牽制抗衡，對他們琉球人有利呀。」

「既是如此，何不趕走唐人與倭奴人，豈不天下太平？」

「但如果沒有我們唐人與倭奴人，琉球島不可能進步得這麼快，」張京京苦笑道：「這就是所謂的『既聯合又打擊』，琉球王是個非常精明的人，他始終控制住不讓外來勢力超越過他們。」

南宮雪眨眼：「眞是複雜……」

柳花花忽然插口說：「管他複不複雜，咱們現在逃生要緊，喂，老太婆，倭奴人的船我們就不能去求救嗎？」

張京京瞪了他一眼：「能求救還要你說嗎？你以為我喜歡泡在大海裡挨凍受餓？」

「那現在怎麼辦？」

「等囉，等其他船隻，」張京京說：「我爹一定會派船出來找我們的……」

柳花花冷冷道：「萬一妳爹死了怎麼辦？」

「你！」張京京勃然大怒：「柳花花，你再說一遍試試看！」

「一遍？十遍我都說給你聽……」

「死花花！」南宮雪推了他一把：「你怎能咒人老爹？你太過份了！」

「我不是咒他爹，」柳花花連忙說：「常言道：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我的意思是說，萬一她爹臨時發生甚麼事故，那咱們豈不在這裡等死？」

一頓，他瞪往一臉怒氣的張京京：「老太婆，告訴妳，十日就要到了，我已經沒有時間跟妳窮磨菇，南宮雪若是死了，我不理妳甚麼冬瓜豆腐幫，保証把妳唐山幫夷成平地！」

柳花花顯得非常激動：「我再告訴妳，我不管那倭奴人肯不肯救我們，總之我一定要上那條船，現在，妳好好的幫我看護着南宮雪，如果她有甚麼閃失的話，那麼妳便會知道甚麼叫生不如死，我一定會盡我所能來修理妳，懂嗎？」

說完，便放開南宮雪欲往前游去……

「花花，」南宮雪連忙抓住他：「你丟下我要去那裡？」

「上那條船呀，」柳花花望住她：「沒有船咱們如何去琉球島拿解葯？」

「你要去搶船？」張京京睜大了眼。

「不搶要等到甚麼時候？」柳花花冷冷一笑：「倭奴人旣不肯救我們，只好搶船自救啦。」

「船上至少十幾二十個倭奴人……」

「倭奴人也是人，十幾二十個人還難不倒我，怎麼，妳把我柳花花當成跛脚鴨呀？」

「我不是這個意思，」張京京連忙道

：「我知道你武功高強，但你現在的體力……」

「是呀，」南宮雪急急接口：「一場暴風雨，你照顧着我們兩個，又在海上飄浮了兩天一夜，你的體力消耗太多，如何敵得過那些倭奴人？」

「敵不過也要敵，」柳花花忽曖昧的咬住她的耳朵，壓低着嗓子：「我的體力，我倆躲在棉被底下時，妳不是已經見識過了嗎？」

「死花花！」南宮雪紅着臉捶了他一下。

柳花花吃吃在笑。

張京京不知道他們在幹甚麼，也沒心情理他們幹甚麼，她急道：「如果你一定要去，那我陪你去，多一個人多一分力量……」

「不必！」柳花花對南宮雪說話時面帶微笑，一轉身便對張京京板着臉：「妳只要幫着我好好看護南宮雪……」

「不必管我，」南宮雪說：「我有氣囊衣，不會淹死的，還是讓她陪你去，我比較放心。」

「不，」柳花花灼灼的望住她：「若只留下妳一人在海中，我肯定有去無回，因為我的心在掛着妳，妳懂嗎？」

南宮雪眸角浮起一顆喜悅的淚水，顫聲道：「但是你一個人去，我實在放不下心呀！」

柳花花忽又咬着她的耳朵說：「放心，我死不了的，我還想活着回來與妳共渡『棉被底下的好時光』！乖，聽話！」

說着，在她臉頰親了一下，便像飛魚般的鑽進水裡，南宮雪想制止都來不及了。

× × ×

柳花花並不太相信張京京所說的倭奴人會見死不救，他游近船隻時，便揮手大喊：「喂，朋友，請救救命呀！」

正在撒網捕魚的倭奴人立刻圍在甲板上，似乎很驚奇海裡怎會有人，把船駛近柳花花時，有一名頭綁白巾，身着倭奴服的濃眉大漢倚着船舷對柳花花嘰哩咕嚕的說了一些盡是聽不懂的倭語……

柳花花大聲說：「朋友，我遇上海難，船沈了，請你們救我上船！」

「噢，原來你是唐鬼子呀！」濃眉漢子忽輕笑了起來，用頗為生硬的漢語說：「船沈了，人居然不死，大命哪，喂，就你一個人呀？」

「先救我上去再說好嗎？」

這時，那十幾二十名的倭奴人盡是朝柳花花指指點點，又說又笑，像是在看海底怪物似的，濃眉漢子又問：「唐鬼子，你是那來的？」

「中土來的。」

「來幹甚麼？」

「朋友，請你先救我上去，我再慢慢告訴你們好嗎？」

「那怎麼可以？」濃眉漢子輕撫腮鬍，嘿嘿在笑：「若不問清楚點怎麼行？」

「究意你還想問些甚麼？」柳花花憤怒的瞪住他：「我們唐人有句話，見死不救非人也，難道你們救人先要調查祖宗三代的？」

倭奴人全都哄笑了起來。

至此，柳花花已相信張京京所言屬實，那些倭奴鬼子根本無意救他，但見那濃眉漢子又說：「喂，坦白對你講吧，我們並非見死不救，只因為本船主有個規矩，所以不能救你……」

「甚麼規矩？」

濃眉漢子瞇着眼一字一句道：「本船禁止搭載唐人與狗，你是唐人……」

他說了一半忽然住口！

他已無法再說話。

因為柳花花突像海神般的自水中急竄而起，一抹絕冷而憤怒的劍光自他腰間閃出，狠狠的，準準的刺進了濃眉漢子的大嘴巴！

濃眉漢子沒有哀叫，他來不及哀叫，鋒利的劍鋒自他後腦穿出的時候，竟還刺入了挨在的他身後一名碩壯漢子的咽喉！

一出劍便刺死了兩個倭奴鬼子！

一劍雙鵰。

血，噴在甲板上時，柳花花的劍鋒已對準了另外一個倭奴鬼子的腦袋！

甲板上頓時亂成一片！

倭奴鬼子的反應相當快，大概是在柳花花殺死第七名敵人的時候，他們已從慌亂驚愕中鎮定了下來，個個手持利光閃閃的武士刀，瘋狂而兇悍的一撲而上，柳花花頓時陷於一片刀光血影中！

捕漁船成了殺人船。

人影翻飛，叱聲疾喝、刀冷血熱、殘肢斷首、哀號慘叫，劃破了寧謐的海洋，染紅了湛藍的海水，也驚走了在天空中飛翔的海鷗……

倭奴人兇而狠，個個兇神惡煞般的猛撲而上，刀身窄、刀鋒利的武士刀，像毒蛇的利牙，狠狠的噬向柳花花的咽喉、心臟、小腹……不時還傳出他們粗魯的怒罵聲：「幹你娘的唐人鬼子，殺死你餵狗吃！」

柳花花沒有罵。

這並非表示他修養好不罵人，而是他知道與人交手時，開聲罵人實際上是世上最蠢的人——不但因此而影響自己的敏捷身手，且還讓敵人知道了你的方位。

更重要的是，人是罵不死的，只有手中的劍才能殺死人，不是嗎？

因此，他緊抿着嘴。

因此，他緊揮著劍。

每揮一劍，一道燙熱濃濃的鮮血便標出半天來高，在金色的陽光下飛躍跳舞，絢麗耀目。

只是，那淒厲的慘叫聲就實在不怎麼好聽了，它令你頭皮發炸，胃袋翻滾！

倭奴人一個個的緊撲而上，但也一個個的仆倒於地、墜入海中……

柳花花屹立如山。

他完全採取主動，這本是他與敵交手的一貫作風。但近幾年自他成名之後，他便極少與人交手，因為他已是江湖上的少數「大人物」之一，絕少人敢去招惹他，他何需與人交手？因此江湖上傳言他從不殺人——這個傳言當然是不實在的，人在江湖，若不會殺過人又怎能

算是「江湖人」？那只不過是言過其實的阿諛之詞——至少現在的柳花花便有如「殺人魔王」！

他劍出如風，毫不留情，殺得那些倭奴鬼子雞飛狗跳，漸生怯意。但柳花卻沒有停手的意思，攻勢凌厲，一劍緊過一劍——這除了他心繫南宮雪之安危，勢必要奪佔此船之外，最重要的是，他憎恨倭奴人將唐人與狗相比，就憑這一點，已經令他非殺光倭奴人不可！

可惡的倭奴人！

民族意識　激發鬥志

南宮雪其實對柳花花的武功非常有信心，她深信十幾二十個倭奴鬼子絕對奈何不了他，但不知怎麼的，遠遠的見到船上的厮殺展開時，她便忍不住對張京京說：「他跟倭奴人幹起來了，妳快去助他一臂之力！」

張京京苦笑道：「妳沒聽到他方才所說的話？我若丟下妳，他只怕眞會剝了我層皮，我不敢……」

南宮雪急道：「有甚麼不敢？妳就說是我要妳去的，他不會對妳怎樣的！」

張京京搖搖頭：「他已經對我夠兇的啦，我可不願意再去惹他。」

「妳不去，我去！」南宮雪心中一急，便往前游動而去。

「妳不能去！」張京京抓住她的氣囊衣：「妳現在又沒武功，去了豈非送死？」

南宮雪瞪住她：「如果他死了，我們兩個還能活嗎？就算能活，那麼你們『唐山幫』辛辛苦苦的設計要他幫你們的計劃豈非完全粉碎一空？」

「是呀，」張京京眨眼道：「他若被敵人殺死，我便難向我爹交待了！」

一頓，凝聲道：「南宮雪，我立刻趕去助他一臂之力，妳呆在這裡不要動！」

「別理我，」南宮雪說：「有氣囊衣，海再深也淹不死我的，放心吧！」

「好，我這就去了！」

張京京急急向前游去！

× × ×

張京京的游水技術當然很好，而且游水的姿態尤其優美，但只見白浪翻飛，她那成熟而美麗的嬌軀像美人魚般的直標而去！

距離相當遠，但張京京很快的便游近了船身，而且身手極為靈敏狡捷，她貼住船身像壁虎般的急速攀向船舷，不過眨眼工夫便跳到了甲板上！

好一個壁虎功！

單憑這一手，已可以窺知她的武功有一定程度的水準，她的到來，對柳花花無疑有極大幫助。

然而她卻甚麼忙都沒幫上。

——當她神勇的跳上甲板，雙腕一翻，手持一對鋒利的匕首時，柳花花正好將劍尖刺進了最後一名倭奴人的喉嚨裡！

× × ×

望着甲板上東倒西歪的狠藉血屍，張京京美眸圓睜，難以置信的喃喃驚歎：「這麼短時間，竟獨力殺死了這麼多倭奴鬼子……」

當柳花花走前來，她發現他全身無一點傷痕，安好無恙時，更忍不住驚歎道：「好一個花花大少，告訴我，你是不是天下第一劍？」

柳花花沒回答她，他對張京京的出現大感驚訝，特別是他見到只她一個人來而不見南宮雪時，忍不住憤怒的瞪住她：「死老太婆，誰叫妳來了？南宮雪呢？妳丟下她了？」

張京京囁咀道：「是她要我來的，她不放心你一個人面對那麼多敵人……」

柳花花狠狠的瞪住她：「死賊婆娘，快把船駛過去接她！」

張京京一臉不悅，正想頂他幾句時，忽見幾隻快船向這裡急馳而來，連忙運足目力望去……

柳花花也見到了，連忙問：「那是甚麼船？」

張京京俏臉變色，脫口道：「不好，是『大和會』的快艇！」

「大和會？又是倭奴人？」

「是的，島上的倭奴人就屬『大和會』勢力最大，而且也最狠……」

「那妳還站在這裡幹甚麼？」柳花花變色道：「快去救南宮雪呀！」

「可是，」張京京面現踟躕：「大和會的船隻一定是發現了你們方才的戰鬥，所以急急趕來看個究竟，我們現在如果趕去救南宮雪，正好迎面跟他們相碰，只怕到時大家都走不了……」

柳花花驀然狂吼打斷了她的話：「老太婆，妳要搞清楚一點，我之所以到現在還對妳如此客氣，那是因為南宮雪還活着，而且急需你們『唐山幫』的解藥，如果南宮雪被倭奴人殺了，妳想，我柳花花會怎樣？難道還受你們『唐山幫』要脅？」

張京京立刻朝駕駛艙飛奔而去，可是她突又轉身對柳花花大聲道：「快先幫我揚帆！」

「揚帆？」

「方才倭奴鬼子停在海面捕魚，帆早就卸下，咱們現在若不把風帆昇上去，船如何動？我一個人上不了帆呀！」

柳花花立刻跟着她跑去昇帆，可是張京京忽又回頭說：「不對，不對，先起錨才對，錨起了之後，帆一上船便動了……」

「媽的！妳想清楚點，究竟應該先做那一樣？沒見過妳這麼笨的女人，媽的，死老太……」

「別媽呀媽的！」張京京似也被他激得火起：「我本來是不笨的，就被你這個臭男人激昏了頭腦，媽的，你如果再媽的話，老娘我乾脆甚麼都不管了，大家一塊死，全死在倭奴鬼子手裡啦！」

柳花花噤若寒蟬。

× × ×

張京京當然不是笨女人，如果是，她怎能制服令人頭痛的柳花花與南宮雪？她其實還是個非常能幹的女人，至少柳花花不再「媽聲四起」之後，她快速而成功的起了錨、上了帆，而且正穩定的掌着舵，以最快的速度朝南宮雪的方向駛去……

遺憾的是，張京京手腳雖俐落，無奈「大和會」的快艇速度委實太快，眼看便先要欺近海中的南宮雪！最糟糕的是，船上的倭奴人不但已發現了南宮雪，而且還看到了立在船頭上的柳花花，頓聞倭奴人鼓噪了起來，有的甚至已開始對柳花花辱罵了起來：「唐狗子！你竟敢搶我們的船，快快過來送死！」

又聽得有人喝叫：「呀！前頭海裡有人……是女人吧……噢，是唐鬼子女人，快把船駛近她，先撞死她再說！」

南宮雪在海中飄浮着，一直關心的目注着柳花花的船隻，見柳花花立在船頭上，高興得揮手高呼，並不知道背後有倭奴船疾駛而來，一聽到倭奴人的喝叫聲，她才警覺的回過身望去！

這一望，她立刻面如死灰！

但只見一艘倭奴船箭也似的向她衝撞而來！

她機警的想鑽進水裡，只可惜她現在功力全失，而且身穿羊皮氣囊衣，浮力極大，鑽了兩下，竟又冒出水面來！

眼看，她便要被倭奴船撞個正着！

說時遲，那時快，就在千鈞一髮之際，柳花花已如離弦之箭般的射向南宮雪！

當他準準，實在驚險萬分的抱住南宮雪往海裡急沈那一刹間，倭奴船正好從他們頭上衝了過去！險過剃頭！

× × ×

柳花花抱着南宮雪浮出海面時，立刻便見到張京京的船隻已被四、五艘倭奴快艇包圍住，而且幾名倭奴鬼子正凌空飛躍了過去！

柳花花先看看南宮雪：「妳沒事吧？」

「我沒事！」南宮雪喘着氣。

「用力抱緊我！」柳花花緊抱住她的腰肢，猛一提丹田眞氣，倏地大喝一聲，突像彈簧般的自海中急跳而起，並準準的躍上了張京京的船隻！

那些倭奴人不妨有此，一時竟驚呆住！

柳花花上了船便急急奔向駕駛艙，口中大呼：「老太婆！我已救起南宮雪啦！」

張京京掌着舵，一見被包圍，正不知如何是好時，忽聽得柳花花叫聲，當下大喜道：「倭奴鬼子人多，我準備突圍啦！」

「小心啊！」柳花花大聲說：「已經有鬼子跳上船來啦！」

驀然一聲粗暴的「八格牙路」隨着一抹刀光急捲而來！

柳花花反手一劍斬斷了他的咽喉！腥而熱的鮮血激噴而起，一名倭奴鬼子噗通一聲栽進了海裡！

這時，甲板上正有幾名敵人急撲而來！

柳花花沒有衝上去，他仍然向駕駛艙奔去！

到了駕駛艙，他便把南宮雪推了進去：「躲在裡面別出來！」

話聲中，幾名倭奴鬼子已衝了過來……

× × ×

張京京掌舵的本領十分要得，雖然幾艘倭奴快艇包圍着她，仍然被她鑽了出去！彷彿一條滑不溜手的泥鰍自倭奴船的間隙中擦身而過！

在擦身的一刹間，又有十幾二十名的倭奴鬼子飛躍了過來！

——她雖成功的突圍而逃，但眞正的危機卻未因此而結束。

滿船的倭奴鬼子正無情的狙殺着柳花花不說，後面的倭奴快艇也像幽靈般的緊追不捨！

情況很明顯，柳花花負責清除船上的倭奴鬼子，張京京則負責擺脫倭奴快艇！

一幕緊張刺激的海上追逐戰，與船上冷酷血腥的肉搏狙擊戰同時展開！

× × ×

這一撥的倭奴鬼子依然兇悍狠辣，但絕不比上一撥厲害，柳花花卻頗感吃力。

這並非因爲他體力不繼，他看起來仍生龍活虎，毫不含糊，手中之劍惡過毒蛇，倭奴人來一個倒一個，來兩個死一對，殺得鬼子們人仰馬翻，可是他卻無法像上一仗揮灑自如，表現得非常被動——只因爲他必須守住駕駛艙門口。

若讓敵人衝進駕駛艙，南宮雪肯定沒命！

他心存顧忌。

因此他處於被動狀態。

駕駛艙裡的南宮雪看得十分心急，忍不住對張京京說：「妳快出去幫他吧！」

張京京苦笑：「我出去誰來掌舵？妳會不會駕船呢？」

南宮雪搖頭。

張京京回頭望望，發現敵人緊追不捨，苦笑更濃：「不是我吹牛，就算妳能掌舵，也絕無法像我的技術這麼好，早就便被敵人追上了！」

南宮雪恨恨道：「早知妳就不該讓我服下那甚麼『富貴十日毒』的鬼東西！」

張京京再次苦笑：「妳現在說這話有甚麼用？早知天會塌下來的話，我早就躲到地洞裡去啦。」

「早知」是世上最無用的廢話，甚至是蠢話，南宮雪並不常說廢話或蠢話，特別是此刻生死關頭，說出這等「早知」的蠢話只能証明你的愚蠢之外，於事完全無補。只因爲南宮雪一心掛記着柳花花的安危，所以才會急得說出了這般蠢話。

她一顆心完全懸在柳花花身上，她急得幾乎快哭出來了！

其實，她的擔心實屬多餘，柳花花雖是處於被動，打得異常辛苦，並不表示他不行，至少那些倭奴鬼子已一個個倒在他劍下，難越雷池一步！

倭奴人越打心越驚，看看伙伴們逐個被殺時，殘餘的倭奴鬼子一看不對頭，忽有人大喊一聲：「弟兄們，點子硬，走爲上策！」

話落，四散逃去！

柳花花沒有追，他以爲這是敵人的詭計，想誘騙他離開艙門，可是一見敵人竟眞的從甲板上跳下海裡去時，不禁

呆楞住了。

敵人竟如此心甘情願的逃了？

南宮雪一見敵人敗走，立刻滿心歡喜的跑出來：「死花花，你沒事吧？」

「沒事，」柳花花看了她一眼，立刻環眼四視，確定敵人已跑光，這才擁住她，笑咪咪道：「如何？看我殺得那些倭奴鬼子們屁滾尿流……」

話聲未完，忽聽得張京京怒叫了起來：「媽的，鬼子放火箭了！」

柳花花與南宮雪轉身往後望去，果見一排火箭漫天飛來！

「媽的！」柳花花將南宮雪推進艙內：「我去劈掉火箭！」

「沒用的，」張京京大叫說：「幾百支的火箭你如何劈？」

可不是，不過短短時間，一排排如飛蝗的火箭排山倒海射來，船身已四處着火，黑煙迷漫，任是大羅神仙也救不了！

「只好跳船啦！」柳花花又揹起南宮雪。

張京京忽又面色一變：「糟糕！前面又出現敵人船隻，跳船也沒用啦……」

柳花花循聲望去，果然前方海面正急速標來一排大船，不禁朝南宮雪苦笑道：「南宮雪，妳說得不錯，妳眞是沒坐船命哪！」

南宮雪却淡淡道：「沒關係，臨死前有你這樣揹着我，我便心滿意足了……」

張京京忽又跳了起來，大叫道：「哈！咱們死不了啦！那是我們『唐山幫』的船哪！」

「眞的？」柳花花喜出望外。

「當然是眞的，難道我自家的船還認不出來？」張京京高興得丟下了船舵，竟忘形的抱住柳花花與南宮雪又跳又叫：「我們得救了！」

「喂，妳幹甚麼？」柳花花卻瞪住她：「男女授受不親哪，老太婆！」

張京京連忙紅着臉鬆開手。

南宮雪格格嬌笑。

× × ×

唐山幫的大隊船隻趕到的時候，精明的倭奴人早已鼠竄而逃，瞬間不見踪影；但正好趕得上讓張京京與揹着南宮雪的柳花花飛掠上船。

至此，一場驚心動魄的海戰已告結束，又回復了寧謐祥和，彷彿甚麼事也不曾發生過。

張京京一見到面色蒼白而一臉激動的張一斧時，忍不住哭着撲進他懷裡：「爹！女兒以爲再也見不到您老人家了……」

「孩子，」張一斧輕拍她背脊，含淚道：「幸好是倭奴鬼子放火箭燒船，滚滚黑煙冒上半天邊，我們才因此及時趕來救駕……」

「爹，」張京京拭淚道：「柳大少給你請來了，幸好是他，否則女兒也葬身海底了……」

「柳大少，」張一斧連忙趨前拱手道：「請到船艙內一叙……」

柳花花沒理他，他一躍上船之後，便把南宮雪放下來，先替她除下羊皮氣囊衣，拂着她濕漉漉的髮絲，關注地道：「妳沒甚麼吧？」

「沒甚麼，」南宮雪環眼望了一下四週：「咱們現在是否安全了？」

「是安全了。」

「那，」南宮雪眨動了一下滿佈紅絲的眼睛：「我現在要睡覺啦……」

說着，她竟眞的偎在柳花花懷裡睡着了！

× × ×

歷經了一場可怕的海難，又在海上飄浮了兩天，南宮雪失去武功，自然早已倦累了，只因爲她以爲自己活不成，強撐着不睡，硬要多陪柳花花，一旦危機已過，生存有望時，那股硬挺的意志力自然如溶雪般的消散了，她當然像昏過去般的靠在柳花花的懷裡呼呼大睡。

其實不是她，就連柳花花與張京京也都忍不住當場想伏在甲板上睡個痛快。

張一斧見狀，連忙道：「京京，妳先抱南宮姑娘到艙房休息去……」

一頓，轉身對王雪濤又道：「雪濤，你帶柳大少到我的艙房休息……」

柳花花本想先要解藥解開南宮雪身上之「富貴十日毒」，但一想對方一定要得到自己答應爲他們做事的承諾，他們才會交出解藥，而此刻他委實倦疲已極，因此同意先睡一覺再說。

× × ×

南宮雪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她只知道一覺醒來之後，全身舒暢，精力充沛，渾厚雄勁的內功已然恢復，她驚喜的跳下床來，卻發現仍置身船上，艙房裡只有她一人，所以立刻跑了出去。

上了甲板，發現船正航行在平靜無波的大海中，甲板上除了幾名正在作業的水手之外，不見柳花花，也不見張京京，她望住一名水手問：「妳們家小姐呢？」

話落，忽見張京京從隔壁艙房中走出來：「我在這裡。」

她笑咪咪的走近南宮雪：「妳醒啦，喏，我陪妳去吃點東西吧，妳已經睡了一天一夜了。」

「一天一夜？」南宮雪詫異道：「我睡了這麼久嗎？」

「妳現在覺得好多了吧？」

南宮雪溜目回望：「那小子呢？」

「甚麼小子？」

「柳花花呀！」

「哦，他在島上。」

「島上？」南宮雪怔住：「甚麼島上？」

「琉球島上。」

「那，」南宮雪一臉疑惑：「他到了島上去？那我們爲甚麼還在海上？」

「到膳房去，咱們一面吃一面說。」

張京京拉住她的手。

「不，」南宮雪抵咀道：「妳先說給我聽！」

「是這樣的，」張京京望了望她：「我現在是專程送妳回家去……」

「送我回家？」南宮雪睜大了眼：「爲甚麼只我一個人回去？他呢？」

「他自然是留在島上幫我爹……」

張京京話未說完，南宮雪驀然寒着

臉怒道：「我是問妳，爲甚麼他留在島上，而我被送往回家的路上？這是誰的主意？爲甚麼不等我醒來徵得我的同意？」

張京京見她發怒，連忙說：「這可是他的意思，不關我事……」

「他爲甚麼要這樣做？」南宮雪突然揪住她的胸襟，瞪目道：「妳撒謊！他絕不會丟下我一個人不管的，媽的，你們是否用了甚麼陰謀詭計害了他？」

「不，我沒騙妳！」張京京大聲道：「是他要求我們這樣做的，他說妳必需回酒樓照顧生意，如果不讓妳先回去，他便不答應替我爹做事……」

「眞的？」南宮雪冷冷瞪住她。

「眞的！」張京京用力點下頭：「妳的武功我們都讓妳恢復了，爲何還要騙妳？」

南宮雪瞪住她半晌，似是看不出張京京有撒謊之意，這才鬆手恨恨道：「那小子搞甚麼鬼？居然丟下我一個人……」

張京京整理了一下被弄縐了的衣衫：「他說，妳南宮雪在身邊他會分心，辦不好事……」

「他還說些甚麼？」南宮雪怒瞪着她。

「他還說一定要把妳安全送回家。」張京京轉着眸珠子：「要不然他會剝我層皮……」

「還說了些甚麼？」

「沒有了。」

「好，」南宮雪忽冷聲一笑：「那就該輪到我說啦，妳聽着，即刻把船開回去！」

張京京楞住。

「怎麼？」南宮雪瞪住她：「我說的話妳沒聽清楚是不？」

張京京眨眼搖頭：「不行，我不能把船開回去，妳知道那小子兇得很，我不敢……」

「他兇，我不兇？」南宮雪冷笑：「鬼怕惡人，這個世界永遠是惡人世界，果然不錯……」

一頓，哼道：「妳載不載我回去？」

張京京用力搖了下頭。

「好！」

南宮雪說了聲好，忽然跑向正在工作的水手們，不發一言，竟然一腳踢飛了一名水手，噗通一聲，栽進了海裡去！

水手們嘩然大叫！

張京京奔前來，驚聲道：「南宮雪，妳……妳幹甚麼？」

南宮雪冷冷道：「妳若不把船開回去，我就把船上所有的人都丟進海裡餵魚！」

「妳！」張京京氣得直咬牙。

「怎麼？妳不相信是不？」南宮雪冷笑一聲，突又衝向那羣驚疑不定的水手們，手起脚落，嗥聲四起，人影翻飛，數名水手竟昏被拋落海中！

「南宮雪，妳瘋了！」張京京怒道：「妳再如此，我們便對妳不客氣啦！」

「來啊！」南宮雪朝她招招手：「妳儘管放手過來，看看誰怕誰？」

這時，船上所有的水手都擠了過來，部份人連忙拋下繩索救人，其他的則對南宮雪怒目而視，有的甚至還罵了出來：「媽的，她將我們弟兄拋落海甚麼意思？小姐，讓我們教訓教訓她！」

話聲中，有些性子急的已撲向南宮雪，但張京京却張口嬌叱道：「退下！」

水手們立刻靜立不動。

「南宮雪，」張京京瞇了瞇眼：「這樣吧，如果妳把我拋落海，我便載妳到琉球島去；若我把妳丟下船，那麼便乖乖的讓我送妳回家，如何？」

「一言爲定！」

話聲中，南宮雪已撲向她！

張京京大駭。

她想不到南宮雪說打便打，根本不讓人有任何準備的機會，便已閃電出手！

好個沒君子風度的女人。

× × ×

當張京京被南宮雪丟入冷冷的海水裡時，她憤怒的叫了起來：「南宮雪，妳眞沒君子風度，我還沒預備好妳便出手……」

「笑話！」南宮雪靠住船舷，冷冷道：「我幾時說過我是君子了？」

一頓，又道：「再說妳又何嘗是君子？難道妳忘了曾經化裝成老太婆騙我？那豈又是君子行徑？算了吧，別當我南宮雪是三歲小孩，妳還是回老家去跟白痴談君子之道吧。」

張京京啞口無言，半晌才喃喃自語道：「的確，這世上本就從沒有君子……」

× × ×

船上膳房。

熱騰騰的飯菜端上來的時候，南宮雪眼睛一亮：「眞棒，居然有紅燒豬蹄……」

「是爲妳特別準備的。」

「妳怎麼知道我喜歡？」

「那小子特別交待的。」

「是嗎？」南宮雪心頭一陣甜蜜，更加食指大動，立刻拿起筷子，挾了一大箸便要放入咀裡，忽又匆匆放了回去。

「妳爲甚麼不吃？」張京京疑惑道：「難道妳肚子不餓？」

南宮雪從腰間掏出了一根銀針：「我怎麼知道妳菜裡沒放毒？若再中了妳那甚麼『鷄屁股』，豈不蠢到極點？」

「放心，柳大少既已答應幫忙，我們何需對妳下毒？儘管吃吧。」張京京一面笑說，一面率先提箸吃菜：「其實，現在對妳直說也無妨，先前妳中的『富貴十日毒』根本無需解藥，十日一過，功力自然恢復……」

「可惡，」南宮雪瞪住她：「那妳怎不早說？害我以爲我死定了。」

張京京笑道：「只怪那小子對我太兇，我存心讓他焦急一下；再說，爲了怕讓他知道了以後，不肯答應替我爹做事，因此不到最後關頭，我是不肯說的。」

「妳才不君子哪。」南宮雪用銀針試測菜餚，果見無毒，這才收起銀針，恍然道：「怪不得暴風雨之夜時，我極盡疲憊，體力透支，却未因此毒發而死，原來是妳唬人的。」

「沒辦法，」張京京笑着說：「那小子

的最美麗情人獨孤美是放毒專家，他自然對毒也很內行，一定認爲我不敢用毒唬他……」

「而妳偏偏就用毒去唬他，想不到眞把她唬住了，妳這個狐狸精！」南宮雪咀裡笑着，心中却被她那句「最美麗的情人獨孤美」搞得一陣不舒服。

南宮雪此刻的確有點餓，佳餚當前，自然放懷大吃起來。

吃着，忽又想起道：「妳是否已經知道妳爹究竟要他做甚麼事？」

「我已經知道了，」張京京忽神秘笑笑：「妳爲甚麼不猜猜看？」

「是不是要他對付倭奴人？」

「只猜對一半。」

「另一半是甚麼？」

「猜呀。」張京京故意賣關子。

南宮雪見她那美麗的唇角上浮起一絲既神秘、又怪異、甚至有幾分曖昧意味的笑意，不禁抿咀而笑，打趣道：「總不會是妳爹要收他爲乘龍快婿，娶妳這個老太婆爲妻子吧？」

「不錯，」張京京竟然含笑說：「我爹是要他設法追求某個漂亮女人……」

「甚麼？」南宮雪睜大了眼。

「放心，那女人不是我，我還沒那資格。」張京京故意不馬上說出是誰。

南宮雪可急了：「快說，那女人是誰？」

張京京終於說了：「小甜兒。」

「小甜兒？她是誰？」

張京京一字一句道：「小甜兒就是當今琉球王最鍾愛的小公主。」

「公主？」南宮雪再也吃不下飯了，眼睛睜得大大的：「妳爹爲甚麼要柳花花去追求她？」

× × ×

柔和的月光照在小甜兒那清純美麗的臉龐上，讓你分不清楚究竟是月光美還是小甜兒美，尤其是她坐在御花園裡對月彈琴時，她那優雅而高貴的風姿，以及她那典雅迷人的氣質，你會覺得月光只配照在她一個人身上，而且忍不住會打從心底讚歎出這麼一句：「如果沒有了她，月光將成了多餘而浪費。」

月光美人。

無論是誰見到她都會這樣稱呼她。

由於「月光美人」的琉球語發音與唐人的「小甜兒」發音相似，於是島上唐人都這麼叫她，久而久之，琉球人與倭奴人也跟着這樣叫了。

無論是「月光美人」或是「小甜兒」，都是令人喜歡的稱呼，而且她也當之無愧。

島上每個人都知道，小甜兒不僅人如其名，長得又嬌又甜，美麗得像個水蜜桃，人見人愛。而且還知道她除了彈得一手好琴之外，還練有一手相當精湛的劍法，因此又有人稱她「文武公主」。

甚至，迷信的人還稱她是仙女下凡哩。

大家最關心的是：像她這麼美麗而又能幹的公主，世上究竟要那種男人才配得上她？

——她今年正好雙十年華，當然已屆嫁杏之期，問題是，她該嫁給那種男人？

最關心而又最頭痛之人，當然是愛她如珠如寶的琉球王老爹。

他曾跟她談過這個問題，問女兒喜歡何種類型男人，小甜兒不知是害羞，還是眼高於頂，總是這樣淡淡回道：「我也不知道我喜歡那種男人，等我遇見了我自然會告訴爹。」

琉球王不只一次向她提出自己屬意的人選，但每次都遭到她的拒絕。

「小寶貝，」琉球王這兩年來經常這樣對她說：「妳幾個姊姊沒有一個超過十八歲便出嫁了，妳已經二十啦，不能再拖啦……」

「爹，二十歲便很老了，是嗎？」小甜兒總會如此撒嬌道：「年頭不一樣了，現在的人不時興早婚，爹，您幾時變得如此老古董啦？」

「不是爹老古董，」琉球王每次碰到女兒撒嬌，總是沒好氣道：「別忘記妳是公主，咱們皇室歷代祖先無論男女，都不超過二十歲成婚，妳豈能例外？」

「規矩是人定的，可以改呀。」小甜兒嘛咀道：「爹總不能爲了祖宗遺留下來的規矩，要女兒隨隨便便嫁個不喜歡的人吧？」

小甜兒的婚事便在琉球王的「催」與她的「拖」之下擱置了下來。

後來，小甜兒實在拗不過父親，終於說：「好吧，爹，既然您逼得這麼緊，不如這樣，讓女兒蒙住眼，到街頭上隨便抓個阿貓阿狗嫁掉算了！」

「沒正經。」琉球王當然不同意。

但，小甜兒這「沒正經之詞」却觸發了琉球王的靈感。

——他決定舉辦一個既古老原始、又刺激有趣的「擂台招親大會」。

他這個「擂台招親大會」和過往已知的有幾點不一樣。

第一：參加人員限年三十以下，身家清白之未婚男子。

第二：參加人員報名之後，須經琉球王與小甜兒「面試過目」才能正式參加比武大會。

第三：比武大會純粹徒手過招，點到爲止。

第四：並非勝利者便可立即被招爲駙馬，大會取前五名優勝者，然後入宮與小甜兒相處一日，再由她最後決定誰是幸運兒。

本來這個辦法最先規定參加人員只限於琉球人，後經小甜兒堅持不限種族才作罷。

「擂台招親大會」已決定於這個月的月圓之夜，在大內的「射箭廣場」舉行。

——這，就是御林軍軍長潘猛「免費贈送」給張一斧的第一則消息。

當時，這則消息會令身染絕症的張一斧當場吃驚得昏迷了過去。

× × ×

張一斧昏迷的原因是：

一、「唐山幫」雖號稱爲島上第一大幫，那是靠張一斧那柄利斧，以及一班忠心耿耿的老弟兄打出來的，但幫中年在卅以下的年輕高手却寥寥無幾；想打入前五名只怕機會極微，大概只有侍衛

隊長陸儼少勉强擠得上，而他却已於去年春天成了親，喪失了參加擂台招親大會的資格；其餘幾個較有希望的，偏偏外形長得極爲吃虧，若非是個子不夠高，便是談吐不行，要不然就是五官雖好却不夠帥美，肯定無法獲得小甜兒之青睞。

——男人愛美女，女人愛俊男，你不能說他們「俗氣」，那實際上是與生俱來之「天性」。

二、張一斧對島上之年輕高手瞭如指掌，他認爲前五名依序排列是：(有資格參加大會的未婚高手)「大和會」的鶴田浩二與山本五十六、「天龍幫」的儲客申、「廖家幫」的廖勝雄、「福紀金舖」的小開危小安等五名，另外琉球本島人士的小佛兒、天美士、海參威、史泰龍等幾個好手都有希望擠進前五名。

但若以吸引女人的外形條件來論，張一斧敢大膽推測，小甜兒選中的若不是「大和會」的鶴田浩二，便是「天龍幫」的儲客申。

最令張一斧難安的是，無論是鶴田浩二或儲客申被選爲駙馬，對「唐山幫」來說都是一件惡耗——因爲唐山幫與大和會、天龍幫都有不可解之宿怨！

可以肯定的是，一旦大和會或天龍幫攀上龍門皇室，那唐山幫目前所掌握的官窰販賣權便會旁落他人，勢必易手，唐山幫的經濟命脈自然受到嚴重打擊，也自然再難保有島上第一幫之實力與地位。

——任何「幫」、「會」、「家」、「國」……甚至是任何宗教團體、慈善組織等，乃至於「大俠」之類，一旦沒錢無銀，只怕連狗都不如。

一毛錢逼死英雄漢，我們的老祖宗這樣說過。

唐山幫也不例外，一旦收入銳減，自然養不活衆多兄弟，很快便會淪爲小幫小派。

最可怕的是，萬一由大和會那般倭奴鬼子進入皇室的話，勢力膨脹到一定程度時，不僅是唐山幫，就連島上其他之唐人幫派亦將會遭到他們或明或暗的清剿！

——倭奴人始終野心勃勃的想控制整個琉球島，只因爲有個勢力雄厚的「唐山幫」從中作梗，而使他們有所顧忌。

——而「唐山幫」之所以會如此壯大，最主要是有一個强有力的領導人：張一斧！

他們視唐山幫爲眼中釘，視張一斧爲肉中刺，只要有任何機會他們都不會錯過毀滅唐山幫或張一斧。

張一斧心知肚明。

因此他絕不能外洩自己已身罹絕症，他希望在有生之年擊垮大和會，以保唐人在琉球島之福祚。

因此他需要柳花花來幫他完成這個心願。

——憑柳花花的武功，肯定能在擂台大會上打入前五名，而且肯定大有希望被小甜兒看中招爲駙馬。

因爲他是神州江湖獨一無二的花花公子。

——有人說，只要妳肯看他三眼，即使妳不會喜歡他，也絕不會討厭他。

他就是有那股說不出、而又令人無法抗拒的男人魅力。

所以他是世上獨一無二的「花花公子」。

這句話或許誇大，但張一斧處在這種情況下，也只好把所有的希望全放在他身上了。

但由於這件事責任艱鉅，而且涉及被招爲駙馬的「婚姻責任問題」，唯恐柳花花會拒絕，(江湖上有人傳言柳花花只要情人不要妻子，形容他是「拒絕結婚的男人」。)因此張一斧才會投計張京京用「挾制手段」逼他前來琉球島。

本來，張一斧滿以爲柳花花到了琉球島之後會拒絕他的要求，因此他打算繼續以南宮雪來要脅他就範，豈知柳花花却一口答應，這不僅令張一斧大感意外，而且感動得熱淚滿盈，幾乎就要跪下去磕頭，若非柳花花扶得快的話。

張一斧當時曾要求柳花花開出酬勞價碼，柳花花却一口回絕，一毛錢也不要。

他的理由只有兩點。

第一點理由是：「我已經有錢，我不需要錢。」

第二點理由是：「這場鬥爭不是一般江湖恩怨，而是唐人與倭奴人之間的種族鬥爭，倭奴人視我唐人如狗，我身爲唐人，血濃於水，我當然無條件幫你。」

柳花花只提出了一個要求：「派專人把南宮雪送回去。」

結果，南宮雪却又回到了唐山幫。

× × ×

柳花花獨坐房中，正對着一塊古玉發呆，不知在想甚麼。

一直到南宮雪推開他房門時，他才匆匆的將它收藏於懷裡。

他一見到南宮雪，竟呆了一呆。

南宮雪眸光怪異的望着他。

「對不起，」張京京則怯怯的說：「我無法不把她帶回來，她堅持不肯回中原去，我只好依她，否則整條船都會叫她拆了……」

她說完一溜煙的便跑了。

柳花花仍呆呆的望着南宮雪。

「怎麼？不認得我啦？」南宮雪眸光灼灼的緊盯住他。

柳花花如夢初醒般的移開視綫，輕咳一聲：「妳怎麼回來了？」

「我不該回來？你不歡迎我回來？」南宮雪走近他，凝視着他，問道：「你爲甚麼要送我回去？你明知我絕不會丟下你一個先回去的！」

「我，」柳花花似是很怕見到她似的，他挨住窗口，望住窗外的花圃，有一朵紅色玫瑰開得非常漂亮，秋日的玫瑰竟比夏日來得引人神魂顚倒：「我這次停留在這裡的時間可能相當長……妳，妳不能離開酒樓過久，妳要回去打理生意……另外……妳若留下來，我只怕會……會做不好事，會分心……」

他居然連話都說得不流利順暢。

南宮雪想笑，但她忍了下來。

她走到他後面，輕輕拍了拍他的

肩。

柳花花一回過頭來的時候，她便送上一個比夏日玫瑰還美的烈焰紅唇黏住了他……

柳花花想推開她。

可是他實在無法拒絕她。

——他一直都知道自己無法拒絕她，特別是在「棉被裡的風暴」發生過後，他更知道他這輩子絕無法抗拒她，眞的無法抗拒！

但他却非抗拒她不可，否則他一定會有「麻煩」——這個麻煩只有他自己知道。

究竟是甚麼麻煩？

南宮雪不認爲會有甚麼麻煩，她只知道她吮住柳花花的舌尖時，她直覺得自己彷佛長了一對翅膀，而且已經飛到了雲端！

她只覺得此時此刻她是世上最快樂的女人，她這時候也才明白世界上爲甚麼要有男人了。

她已經癱瘓在他懷裡。

柳花花始終相信自己是個自制力極好的男人，可是自從他與南宮雪躲在被窩裡幹出「不可告人」之事後，直到現在，他總是有那股衝動——再來一次的衝動！

南宮雪的魅力，只有他知道——因爲只有他跟她上過床。

艱辛的、困難的的推開她之後，他除了暗中猛深呼吸、猛咬舌尖之外，還趕快一口氣灌下了三大杯冷茶，而且眸光仍不敢對準她瞧，否則他努力所作的自制行爲將完全崩潰，他離得她遠遠的，望着手中的瓷杯：「南宮雪，我想……有些話我必須對妳說……」

南宮雪靜靜的，不，是痴痴的望着他……

柳花花却沒有說甚麼。

他竟不知該說甚麼。

幸好此刻張京京又回來了。

而且，張一斧與王雪濤也來了。

× × ×

房間裡除了南宮雪與柳花花之外，另外還有張一斧、張京京父女與王雪濤。

而且還有一桌豐盛的全海鮮酒席。

「大少，」張一斧說：「剛剛琉球王已正式貼出擂台招親大會的告示，日期就在五天後的月圓之夜，我已照你的意思，用仇八這個假名爲你報了名……」

「爲甚麼要用假名？」南宮雪問。

「大少不想島上之人知道他的眞正身份。」王雪濤回答。

「那，」南宮雪笑咪咪的說：「我就是他的妹妹仇九啦，有意思，仇八與仇九……」

柳花花望了望她，他可以感覺得出來她的確是世上最快樂的女人。

「大會舉行的前一天需入宮面試，」王雪濤爲柳花花斟酒：「到時我們會爲大少準備一切應對資料。在這段期間，我們將會帶兩位遊覽島上風光，瞭解島上之風土人情，亦會設法讓大少瞭解一下可能遇到的對手的武功路數與個性狀況等等……」

「沒問題的，」南宮雪顯得極有信心：「你們找對了人，他肯定會被小甜兒公主看中，駙馬非我這個仇八哥哥莫屬。」

一頓，她疑惑的望住柳花花：「只是，你眞的要和小甜兒成婚？你不回中原去了？」

「現在說還言之過早哩，」柳花花淡淡道：「我能不能打入前五名，而小甜兒是否會看上我都還是個大問題，想那麼遠去幹嘛？」

「話不能這麼說，」南宮雪不以爲然，她顯得有些驚異：「這事可不是說笑的，你一定想好了脫身之計，是不？」

「甚麼脫身之計？」柳花花含笑問。

「難道你眞想當駙馬爺？」南宮雪瞪住他：「你不是在裝憎扮傻嚇我吧？」

「其實，」柳花花竟笑說：「當駙馬有甚麼不好？享不盡一生榮華富貴，別人求都求不到……」

柳花花說了一半忽煞口不語。

因爲南宮雪正冷冷的瞪住他。

就這樣一瞪，柳花花便說不出話來了。

「張幫主、王大總管，」南宮雪環視了他們一眼：「我可是認眞的，柳花花幫你甚麼都可以，可不能弄假成眞當了駙馬，你們一定爲他設計好了脫身之計吧？」

張一斧與王雪濤面面相覷。

「喂，」南宮雪有些沈不住氣：「常言道：賣命不賣身，賣身不賣命。你們要柳花花替你們唐山幫賣命兼賣身，大家素不相識，不覺得太過份了嗎？」

南宮雪有點咄咄逼人。

張一斧與王雪濤竟不知怎麼回答是好，他們這時才發覺南宮雪外表看起來美麗可人、笑咪咪的，其實是最難纏的人物。

柳花花連忙開聲道：「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我已無條件答應他們……」

「你答應，我可不答應！」若在以前，這句話南宮雪肯定衝口而出，說不定還會拍桌翻凳哪！但此刻她，她沒有這樣做。

她已非從前的南宮雪。

她已開始懂得爲人保留顏面——特別是柳花花的顏面。

她更懂得用迂迴技巧的方式來處理這個問題，她柔情萬千的望住柳花花：「我想，你之所以會答應，是因爲我被他們制住，爲我的安全着想，所以你才……」

柳花花沒等她說完，忽對張一斧道：「對不起，請你們暫時迴避一下，我單獨跟她……」

誰知南宮雪却馬上插口道：「不必，誰都不必走，有話大家當面說，不需要迴避。」

南宮雪並沒有任何不高興的樣子，至少她在說這句話時，微笑依然美麗。

柳花花只好說：「南宮雪，在大海中，我向倭奴人求救時，他們見死不救也吧，居然還說『唐人與狗不准上船』，就憑這一點，無論要我付出任何代價我都願意，只要能擊垮倭奴人！妳懂嗎？」

「我懂，」南宮雪却淡淡道：「敵對雙方，相打無軟拳，駁咀沒好話，那沒甚麼稀奇……」

「不！」柳花花一臉正色：「這不同於一般江湖之幫派鬥爭或私人恩怨，這是我們唐人與倭奴人之爭，妳懂不懂？」

「我懂，」南宮雪點點頭：「血濃於水，基於同胞之愛、基於民族感情，所以你要幫唐山幫對付大和會，我當然明白你的出發點，因爲我也是唐人，我也和你一樣不願見到自己的同胞敗於異族手下……」

一頓，美眸微凝，含笑續道：「只是這件事有可能令你成爲琉球駙馬，如此一來，你將長留本島，成爲琉球皇室的一員，請問，你將對獨孤美如何交待？難道你不理她了？」

「我想過這個問題，」柳花花苦澀一笑：「萬一到時我眞脫不了身的話，我會將實情告訴她，我想她會諒解我……」

「她或許肯諒解你，」南宮雪凝視着他：「但你不認爲這樣對她很不公平嗎？」

「世上本無絕對公平之事，」柳花花苦笑更濃：「人，從呱呱落地開始，有人誕生於帝王之家，有人出生於乞兒之家，公平從那裡來？」

「話不能這樣說，命運掌握在自己手裡，」南宮雪眉宇間流露出一股堅毅與自信：「至少這件事咱們可以從長計議，想出脫身之計……」

「南宮姑娘，」王雪濤插咀說：「我們已經想過，實在想不出任何脫身之計，一旦柳大少成爲駙馬的話，若丟下小甜兒公主不管，偷偷溜回中原神州，那本幫必將遭受到琉球王之譴責……」

「我知道，」南宮雪淡淡一笑：「就是因爲顧慮到你們的立場會有麻煩，這件事才令人頭痛，否則到時一走了之，不就得了嗎？」

烏溜溜的眸子一轉，她接着又說：「我也知道，要想出一個不讓你們有麻煩的脫身之計，不是簡單的事，在我們還未有好辦法之前，是否可以考慮用其他方法來解決這件事？」

「那一種方法？」柳花花凝眸問。不知怎麼的，他望着南宮雪說話的神情時，忽然覺得她是個進步神速的女人——特別是「心機」那一方面。

但南宮雪看來一點都不像有心機的女人，至少她說話時的態度不僅輕鬆自然，而且極富優雅恬美：「方法其實很多，我不妨試着說出來，供諸位斟酌考慮一下；這件事完全是因爲小甜兒公主，所以才會有擂台招親大會，對不對？」

「對。」張京京點點頭，她頗爲迷惘的望住南宮雪，她不明白她爲何要提出此種問題。

「換句話說，」南宮雪朝她嫣然一笑：「如果世上沒有了小甜兒公主，那麼便不會有這次的擂台大會，對不對？」

「對。」張京京又點了一下頭，但仍不明白她是甚麼意思。

張一斧與王雪濤也一臉迷惘之色。

「她的意思，」柳花花顯然能明瞭她的話意，他輕咳一聲，淡淡道：「只要讓小甜兒公主在這個世界上消失……」

話未完，張京京已睜大了那雙黑白分明的杏眼兒：「你是說，殺了小甜兒？」

「妳果然聰明，一猜就中，」南宮雪輕啜了一口島上著名的老酒「醉歸鄉」，一張俏臉兒紅艷迷人：「只要小甜兒突然消失，那甚麼事情便迎刃而解了，而能讓她突然消失的最好辦法，難道不是一刀殺了她？」

張京京說不出話來。

張一斧與王雪濤面面相覷。

柳花花則以頗爲奇異的眼神注視着南宮雪。

南宮雪則慢條斯理的斟着酒，她以乎特別欣賞「醉歸鄉」的芬芳醇美，十分欣賞的啜了兩口之後，這才好整以暇的說：「當然，這個方法或許不能說是最好，而且手段似乎也殘忍了些，但它無疑也是最直接而又最有效的方法，不是嗎？」

張一斧忽輕歎了一聲，一臉歎服之色：「南宮姑娘，妳果然是女中豪傑，一語中的，張某佩服，佩服！這麼好的方法，我居然都沒想到，只是……」

語聲忽頓，沈吟不語。

「只是甚麼？」南宮雪眉睫微閃，閃出了一抹慧黠與機智，含笑接道：「是否，張幫主顧慮大內防衛森嚴，不易得手，萬一事敗，會導致整個唐山幫遭到琉球王發兵殲剿之命運？」

「不錯，張某正是這個意思。」張一斧內心的顧慮被南宮雪一語猜中，使得他更加佩服南宮雪，忍不住又是一歎：「南宮姑娘眞是料事如神，不瞞姑娘說，大內之防衛森嚴自是不在話下，而且小甜兒本身的武功造詣據說亦十分了得，在這種情況下，我想，得手的機會勢必非常渺小，要想全身而退，更是難上加難……」

王雪濤也說：「南宮姑娘所建議之方法誠然是直接而有效，但可行性却非常低，風險又大……」

「行船走馬三分險，」南宮雪微微一笑：「小甜兒乃千金玉葉之身，刺殺她自然風險絕大，如果我們採用第二個方法呢，風險是否會來得小些？」

張京京連忙問：「第二個方法是甚麼？」

南宮雪含笑道：「妳這麼聰明，能扮老太婆騙過我，爲何不猜猜看？」

張京京紅了下臉，隨即眨眼道：「是不是刺殺其他的人？我是說，把刺殺的對象轉移爲有可能打入前五名的其他對手？」

南宮雪的微笑更濃：「我就知道妳猜得中，只是不知道妳同意這個方法否？」

「這個方法的風險的確要來得小些，」張一斧沈吟道：「但只怕也行不通……」

「爲甚麼？」南宮雪問。

「南宮姑娘有所不知，」張一斧緩緩道：「本島各幫派時常明爭暗鬥，除了在鬧市，因琉球王嚴令禁止任何人毆鬥厮殺之外，其餘偏僻處因鞭長莫及，也或許是有意放縱，避免外來勢力過大，通

常是一隻眼開、一隻眼閉，任由各幫派尋仇火併，因此各幫派避免自己弟兄被以多吃少，絕對是一大羣人外出，在這種情況下，要想暗殺一個人並非易事……」

王雪濤一旁接口說：「再說，現在想刺殺也太慢了，參加大會之人員肯定閉門勤練武功，不輕易外出，那有下手之機會？」

南宮雪說：「他們不出來，咱們潛進去下手，不就得了嗎？我知道他們的守衛防備也必然森嚴，但總不會嚴過大內皇宮吧？」

「問題不在此，」張一斧道：「現在時間短促，而且有機會打入前五名的年輕高手不下十數個，我們縱算能把他們全都暗殺了，但勢必會引起全島轟動，琉球王必會徹查此事，最糟糕的是，各幫派的高手全都被暗殺了，唯獨本幫安然無事，那豈不是不打自招了嗎？」

「那還不簡單，」南宮雪竟然淡淡道：「咱們也可以殺死幾個幫中年輕高手，不也成了被害人嗎？」

此語一出，全場震驚！

張京京瞠目道：「連自己人也殺了？那豈非太過毒辣殘忍？」

張一斧與王雪濤只是驚楞的望住南宮雪，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柳花花則瞇着眼不作聲，他始終注視着南宮雪的一舉一動。

彷彿，他對她產生了極大興趣，又好像，他在努力嘗試更加瞭解她。

「這個手段的確是毒辣殘忍了些，」南宮雪語氣淡得像三月天的和風：「自古江湖一條路，做大事業便要有非常手段，必要時毒辣殘忍也是無可奈何之事，畢竟在這個骨節眼上，仁義道德已派不上用場，誰講仁義道德誰便死得最快，不是嗎？」

「不行！」張京京忽拍桌而起：「我絕不同意妳這個方法，要我們殺自己的弟兄當犧牲品，太卑劣無恥、無情絕義了！我們唐山幫絕做不出這種事，永遠都不可能做得出！」

南宮雪却不慍不怒，反還笑咪咪的說：「別人的兒子死不光，自己一根毫毛都不肯犧牲，天底下那有這種便宜事？哦，你們唐山幫不肯犧牲幾個弟兄，那柳花花就該死？他就可以犧牲自己爲你們賣身賣命？」

張京京張口欲言，南宮雪的話鋒忽變得其冷無比道：「別跟我講仁講義，請問，妳用苦肉計使我中計受制，強行脅迫柳花花前來琉球島爲你們做事，你們唐山幫的仁義道德在那裡？」

張京京的小咀兒張得老大，却也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張一斧忽長歎一聲，目露尊敬之色：「南宮姑娘，妳是我所見過最具魄力與最具見識的女人，果然，我早聞柳大少身邊的女人個個與衆不同，今日一見，果然不假，果然不假……」

王雪濤也是一臉歎服之色。

柳花花仍是一言不發，但他的眼睛則始終不曾離開過南宮雪。

不知怎麼的，他突然將她和獨孤美在心中暗暗比較……

南宮雪靜靜的注視着杯中的「醉歸鄉」……

場中突然要靜了下來。

氣氛相當怪異。

最後，還是張京京打破了沈默：「對不起，我太衝動，也太自私了……」

「沒甚麼，人本就是自私的，只要自私得合理，自私得不過份，自私得不損人利己，即連咱們的老祖宗都說『人不爲己，天誅地滅』，不是嗎？」南宮雪待張京京坐下之後，含笑又說：「就拿我來說，雖然柳花花已無條件答應幫你們，但我必須說明一點，他是我父親的唯一徒弟，基於我的自私立場，我不能任由他終身留在這個蕞爾小島當駙馬；更何況，獨孤美也是我的好朋友，我更不能讓他爲你們執行這件任務，所以我才要另想其他辦法幫助你們解決難題，希望你們能諒解。」

王雪濤苦笑道：「南宮姑娘，是我們逾份要求柳大少……」

話落一半，他忽瞥見張一斧面色驟地蒼白，心知是他病發的前兆，立刻不動聲色道：「這樣吧，南宮姑娘，妳剛從海上歸來，一定倦累了，請先歇一會，我們暫且先退下，容我們研究研究妳方才所提的兩個方法的可行性，再來向姑娘討教如何？」

「不敢，王大總管請便。」南宮雪連說話都變得十分有禮。

張一斧與王雪濤離開之後，張京京說：「南宮雪，妳的房間就在隔壁，一切換洗衣物都爲妳準備好了，若有任何需要，只要朝門外叫一聲『阿蘭』，她便會來服侍妳。」

「我知道了，謝謝妳。」

× × ×

房裡只剩下南宮雪與柳花花兩人。

南宮雪托腮咬唇，斜眼瞧他：「你方才爲甚麼不說話？」

柳花花瞇眼苦笑：「妳那些話都是針對他們的，我那還有說話的餘地？否則豈非成了跟妳唱反調、打擂台？」

「我還眞擔心你會堅持己見爲他們參加擂台大會哩，」南宮雪挾了一塊海參，甜蜜蜜的餵到他咀裡：「告訴你，無論你想怎樣幫他們我都不反對，唯一當駙馬不行，除非有萬全脫身之計。」

柳花花望住她：「妳反對我當駙馬，眞是爲了獨孤美與我師父着想？」

「你說呢？」

「我不知道才問妳呀。」

「不告訴你。」南宮雪又往他咀裡塞了一塊的鮑魚，自己也吃了一大口。

「爲甚麼？」

南宮雪笑咪咪的望住他：「我如果說是，你會覺得我虛僞；如果說不是，你會說我假惺惺。既然如此，我爲甚麼要回答這種令我兩頭不到岸、吃力不討好的問題呢？你說是嗎？」

柳花花忍不住輕歎了一口氣。

「幹嘛唉聲歎氣的？」南宮雪望住他笑：「覺得我狡猾是不？」

柳花花也笑，却是苦笑：「我一直以爲世上最狡猾的女人是獨孤美，但現在

，我才知道妳其實早就狡猾過她了。」

「沒辦法，人在江湖，吃虧上當得多了，若不學狡猾點，還能生存嗎？」南宮雪笑得眼珠兒都不見：「你曾跟我說過：人在江湖，不奸不狡，屍骨無存。我可是跟你學來的啊。」

「只是，妳進步得太快了，連我都覺得要比不上妳了。」

「那好，明師出高徒，青出於藍，冰寒於水，你應該高興。」南宮雪俏皮的捏了捏他的鼻尖，朝他做了個鬼臉，便走到內房裡去，一屁股坐在床沿，彎腰脫下小蠻靴……

「喂，妳幹甚麼？」柳花花跟進來問。

「脫鞋睡覺呀！」南宮雪睨了他一眼：「怎麼，你睡覺不脫鞋的？」

「睡覺幹嘛在這裡睡？」柳花花睜着眼：「妳的房間在隔壁呀！」

「我喜歡睡在這裡，不行嗎？」南宮雪不理他，開始解衣扣。

「喂！喂！」柳花花連忙道：「妳這樣我要睡那裡？」

「當然跟我一起睡囉。」南宮雪好像很奇怪的望住他：「我們已經上過了床，不是嗎？」

「不，我們不能再這樣下去，我到妳房裡去睡。」柳花花想走開，却發現自己的脚不聽命令，特別是南宮雪脫下外衫之後，她那通體雪白而極具彈性的肌膚映入他眼瞼時，他幾乎忍不住要衝前去。

「爲甚麼不能？有一就有二，我們既已曾上過一次床，那和上一萬次有甚麼不同？」不知是否酒喝多了，還是她已「初經人道」，那張紅嫣嫣的俏臉兒叫你看了恨不得咬她一口。

柳花花輕聲道：「讓……讓唐山幫的人看到不好……」

「笑話，我們上床關他們那門子事？」南宮雪睡進了被窩裡去，露在被子外面的香肩，滑溜得彷彿水珠都要沾不住，她斜睨着兩眸，眼波如酒：「其實，唐山幫的人之所以會綁架我來要脅你，就是認定我是你的女人，我們如果不上床，他們才覺得奇怪哪，不是嗎？」

柳花花想挪開盯住她白晰的頸子的視綫，但却覺得眼珠子不聽使喚，一直想透視過被子，透視過她粉紅色的肚兜，他舐了舐乾燥的唇角：「南宮雪……我們這樣下去，會出事的……」

「出甚麼事？」南宮雪側着身子，白裡透紅的粉臂撐着上半身，一頭烏溜溜的秀髮像瀑布流瀉遮住她的香肩，若隱若現；被子蓋住她的胴體，却掩不住她那玲瓏浮突的曲綫；粉腮上的小酒窩隨着她的似笑非笑，若有若無的蕩漾着：「男女上床，妳情我願，更何况你未婚，我未嫁，會有甚麼事發生？難不成天會塌下來呀？」

天當然不會塌下來，倒是柳花花會塌下去，他只覺得自己已經搖搖欲墜，即將屈服於南宮雪那迷死人的魅力之下……

「不！我不能跟妳上床，不能……」柳花花終於使出了最大的意志力，抗拒了南宮雪那不可抗拒的女人魅力，他已緩緩轉過身子去……

但，他只轉了一半，整個人却突又倒進了南宮雪懷裡！

是南宮雪出其不意的拉他上床。

柳花花掙扎着：「不要！不要……」

「你不要我要，」南宮雪拉起被子，連同柳花花一起蓋住，就像在船上的「第一次」一樣，被子飄動，傳來南宮雪嬌嗲得令你骨頭都要鬆散的聲音：「哦，你高興就拉我上床，不高興便要我走，世上那有這麼便宜的事……嗯……哼……唔……」

「嗯哼唔」之後的事你當然知道啦。

但，你可知道——

唐山幫將如何挽救危機？

——柳花花是否眞的參加「擂台招親大會」？他是否能打入前五名？是否會被小甜兒選爲駙馬？之後柳花花將如何脫身？

——抑或採用南宮雪的「暗殺手段」？這個手段能不能成功？

張一斧的病情能隱瞞到幾時？他死了之後唐山幫將會發生甚麼變化？

御林軍軍長潘猛所贈送的第二則「免費消息」是甚麼？爲何會令張一斧當場昏過去？

還有，柳花花誤將馮京當馬凉，錯把南宮雪當成張京京，搞出了「棉被風暴」，他們之間的關係的突破會帶來甚麼後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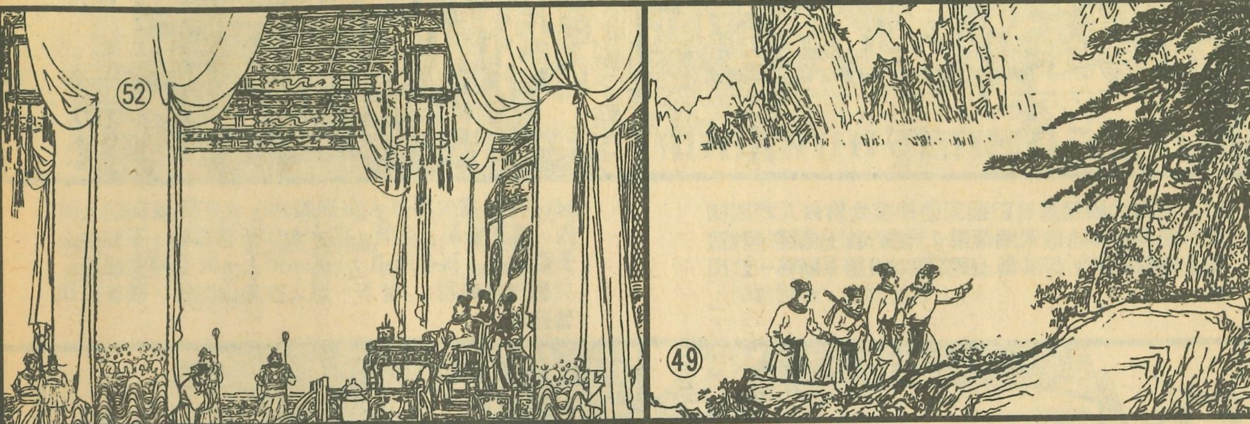
——南宮雪傳奇故事集之「碧血青天」自有交待。

（本文完）

梁山泊英雄傳之廿七

宋江被害（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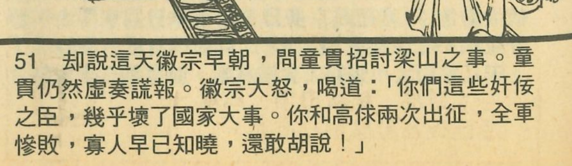
高石·編繪



49　次日一早，四個人到旅店取了行李，仍假扮公人模樣，混出城門，直奔梁山泊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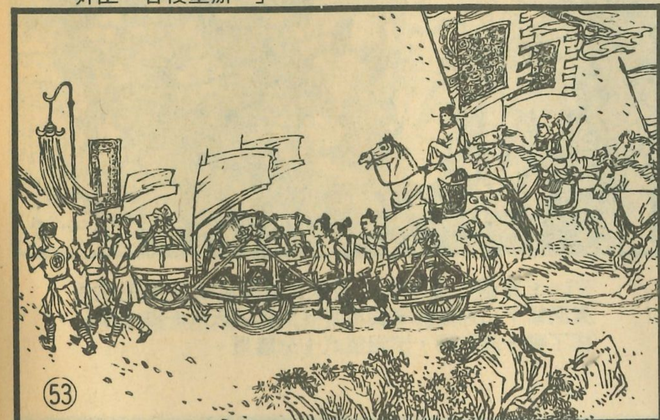


50　且說高俅府中的親隨人，次日來與蕭讓、樂和送飯，遍尋不見，看了椅上拴着繩索，料是逃跑無疑，慌忙報知高俅，高俅大驚，增添了許多憂愁，每日只在府中，稱病不出。



51　却說這天徽宗早朝，問童貫招討梁山之事。童貫仍然虛奏謊報。徽宗大怒，喝道：「你們這些奸佞之臣，幾乎壞了國家大事。你和高俅兩次出征，全軍慘敗，寡人早已知曉，還敢胡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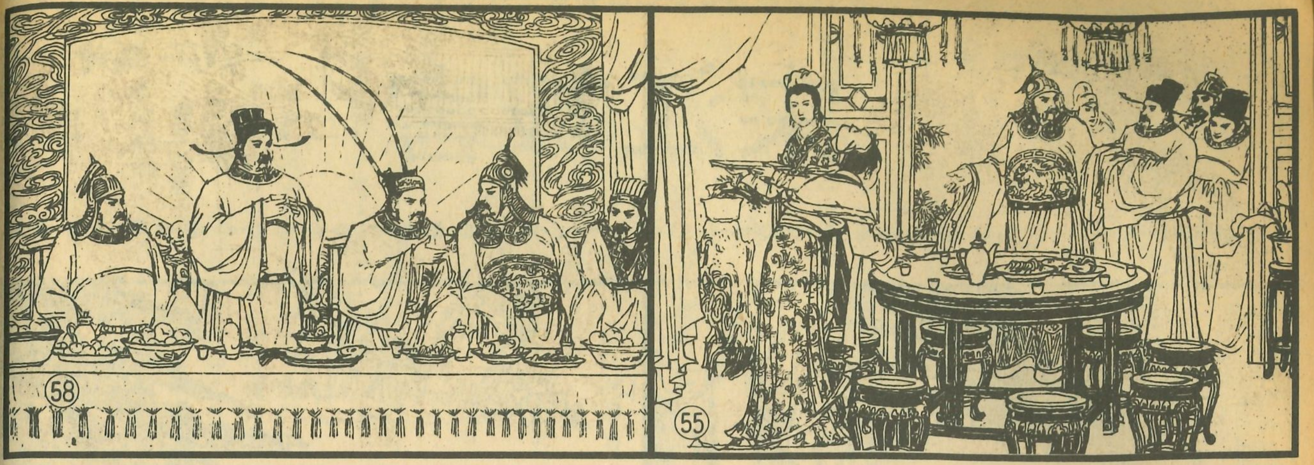
52　童貫戰戰兢兢退到一邊。宿太尉也上前奏了高俅私押梁山英雄，裝病不肯上朝，百般阻撓梁山受招安的事。徽宗說道：「如今招撫宋江等人要緊。誤國奸臣，容後重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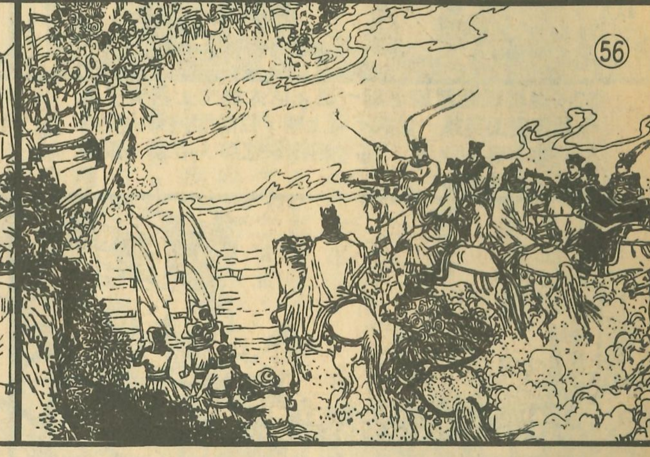
53　徽宗親筆草了招安的丹詔，命宿太尉爲使臣，携帶金牌、銀牌、紅錦、綠綢、御酒等禮物，前往梁山招撫宋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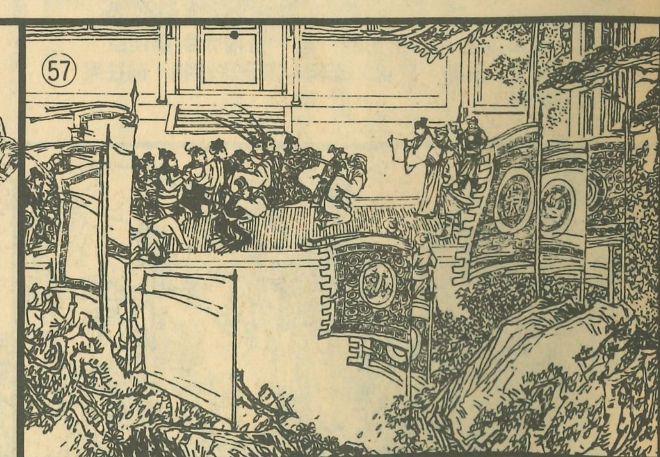
54　却說燕青、戴宗、蕭讓、樂和四人，連夜回到山寨，把上面幾件事情都說與燕青和衆頭領知道。宋江大喜，只望朝廷早來招安。



55　再說宿太尉等人來到濟州，大守張叔夜迎入城內，擺酒接風。席間，宿太尉說所帶禮物，不知梁山是否嫌輕。張叔夜道：「這一班人，非在禮物輕重，只圖忠義報國。」當下，派人往梁山報信，讓宋江準備迎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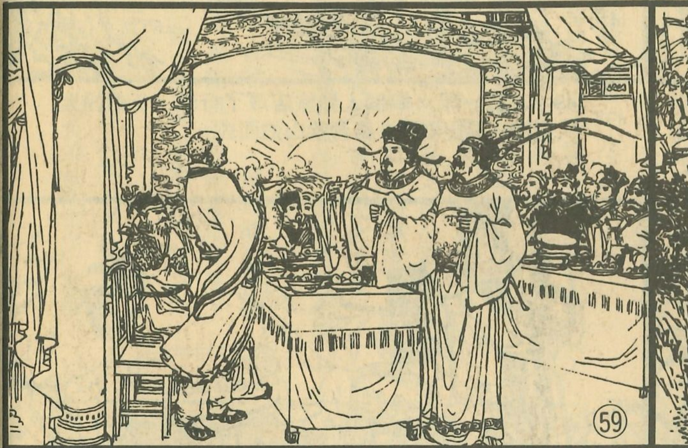


56　三日後，宿太尉、張叔夜前往梁山。宋江率領衆頭領下山迎接。三關上下，鼓樂喧天，一路上早已搭了幾十座彩棚，接詔儀式十分隆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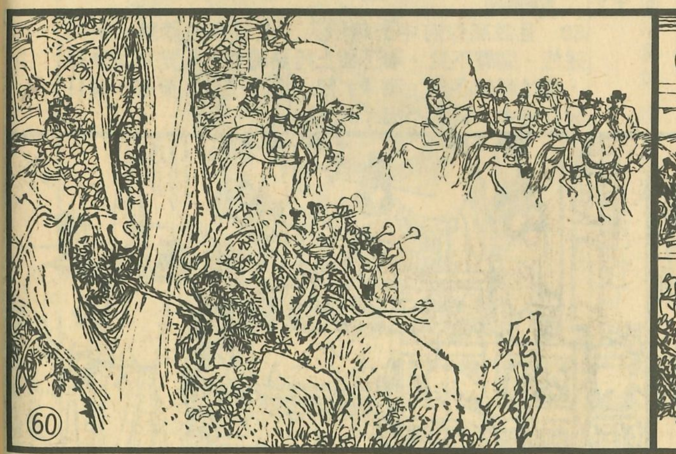


57　衆人直到忠義堂前下馬。宿太尉讀了皇帝親筆丹詔，又取過金牌銀牌，紅綠錦緞，遞與宋江。宋江等三呼萬歲，拜謝聖恩。

58　梁山大設筵席，歡迎天使。宿太尉命人打開御酒，斟滿一杯，對衆頭領說：「誠恐義士見疑，我宿元景先飲此杯，與各義士們看。」說罷，舉杯一飲而盡。



59　宿太尉飲畢，再斟酒來，先勸宋江，宋江謝過飲了。然後盧俊義、吳用、公孫勝依次飲酒。宿太尉遍勸一百零八名頭領，人人滿飲一杯。



60　第二日，宿太尉要下山回京，梁山再三挽留。宿太尉道：「我已離京多日，若不早日回京覆命，恐奸臣相妒，引起異議。」宋江見說得有理，便應允了。宋江率領大小頭領，金鼓細樂，直送到三十里外。



61　宋江等回到忠義堂上，鳴鼓聚衆，當即傳令：「今日喜得招安，我等一百八人，俱赴朝廷，與國家出力。其餘軍校，如願去的，作數上名。如不願去的，發給財物，自謀生計。」



62　號令一下，三軍自去商議。當下辭去的，也有三五千人，領了財物川資，相偕下山。其餘人等，都願隨宋江歸順朝廷。



63　梁山庫存的財物，除分散各頭領和軍校外，尚有不少。宋江想起自聚義以來，多得四方百姓的協助，爲表示感謝，決定將大小財物，低價變賣。於是，便差人到四方鄉里，廣張買市的告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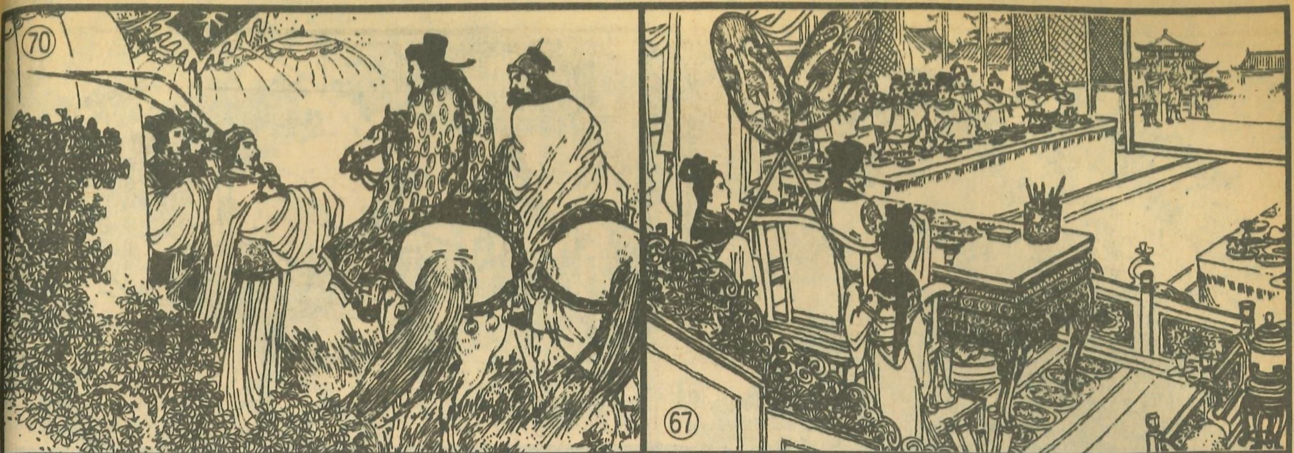
64　到了買市的日期，四方居民，挑筐擔籮，扶老攜幼，紛紛上山，選購所需物品。梁山半賣半送，居民好不歡喜。一傳十，十傳百，趕市的人越來越多，一連十天，每日如此。



65　梁山又宰下牛羊，備了水酒。凡到山買市的人，都以酒食招待。鄉民更是感激不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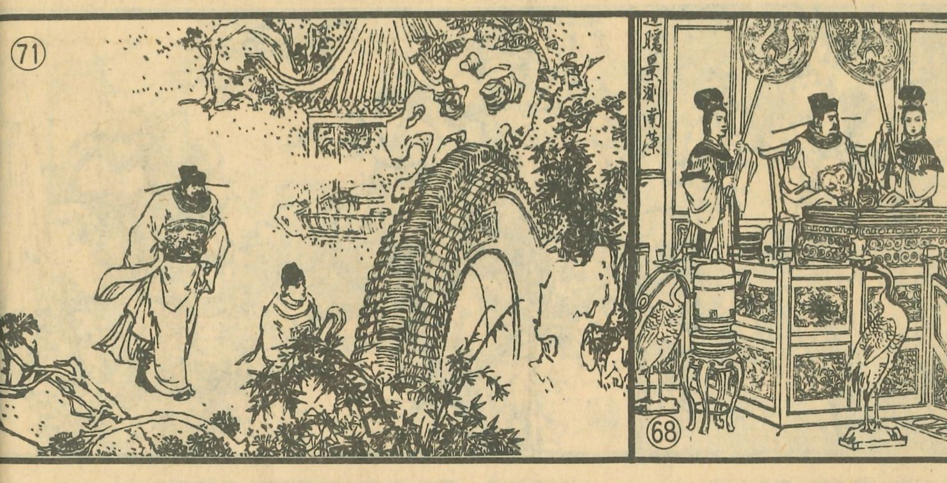


66　買市已畢，宋江即率領大小頭領和三軍人馬，起程進京。梁山隊伍，軍容嚴整，旗甲鮮明。沿途百姓見了，人人稱讚。



67　宋江等來到東京，朝見了天子。徽宗大喜，在殿上親賜宋江等御宴，並要對衆頭領封官賜爵。

70　衆頭領聽了，心中不悅，紛紛議論：「我等兄弟，生死相隨，决不分開。」「果要如此，我等只願再回梁山去。」宋江忙止住衆人，懇求天使，善言回奏朝廷，請求收回成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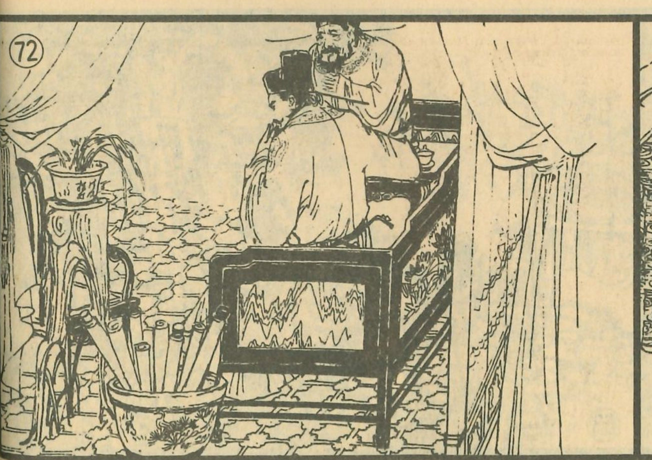


68　宋江等謝恩退朝，樞密院童貫奏道：「宋江等新降，未立功勞，不宜加官封爵。現今數萬人馬，逼城下寨，有亂人心，不如各路調開，以防不測。」徽宗當即准奏。

71　天使回到朝廷，奏聞天子。徽宗大驚，急宣樞密院童貫，前來議策。



69　天使來到宋江營中，宣讀聖旨：「原是京師降將，仍還本處。外路軍兵，各歸原所。其餘各軍，分作五路，往山東、河北，分調各處。」



72　童貫奏道：「這些流寇雖降朝廷，本性不改，不如將爲首的一百零八人，擒拿斬首，以絕後患。」徽宗聽罷，猶豫未決。



73　童貫正要陷害宋江等，不料被宿太尉聽見。他高聲奏道：「宋江等好漢，剛受招安，如何又要害他們的性命！倘要在京城造起反來，怎麼解救？如今遼國屢犯邊境，正好差宋江人馬，前去征討，爲國立功。」

76　次日一早，宋江大軍出發，行至陳橋驛，早有中書省二員廂官，在那裏散發酒肉，賞勞三軍。誰知這伙官員，貪得無厭，徇私作弊，克減酒肉，引起軍士不滿。



74　徽宗聽了，覺得有理，就差宿太尉往宋江營內傳旨：賜宋江爲破遼都先鋒，盧俊義爲副先鋒，出征遼國。其餘諸將，待立功後再加賜爵。

77　有個軍校指着廂官罵道：「你這好利之徒，壞了朝廷恩賞。」廂官喝道：「我怎麼是好利之徒？你休得放肆。」軍校道：「皇上賜俺酒一瓶，你扣了半瓶；肉一斤你扣了六両。不是我等爭嘴，字恨你不該佛面上刮金！」



75　宿太尉來至宋江營內，宣讀了聖旨，衆頭領大喜。宋江拜謝道：「我等衆人，正願爲國家出力，今番征遼，必當盡忠報國。」宿太尉又傳知宋江，明日在陳橋驛犒賞出征三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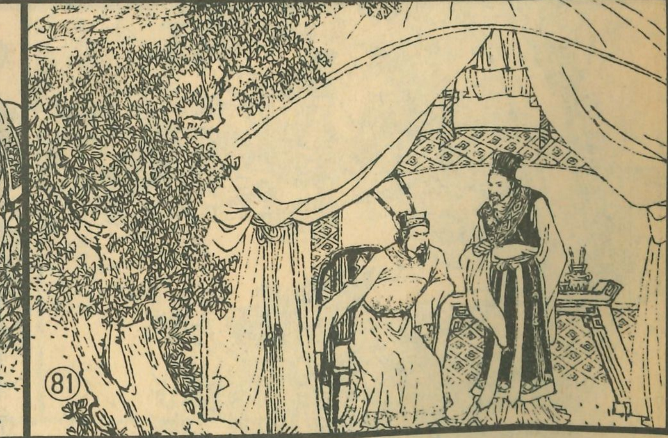
78　廂官罵道：「你這刮不盡，殺不完的賊，梁山反性不改！」軍校大怒，把這酒和肉劈臉打將過去。廂官喝道：「快捉下這個毛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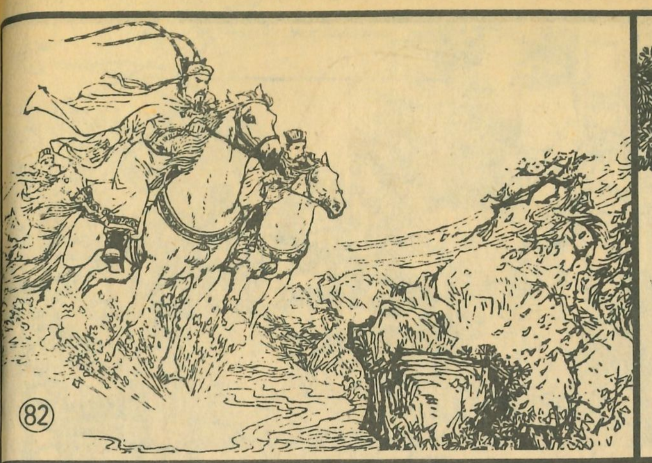
79 那軍校拔出刀來。廂官又喝道：「山野草寇，你敢殺我朝廷命官？」軍校道：「俺在梁山泊時，比你大的官吏，都被我殺了許多。量你這贼官，有何殺不得？」



80 那軍校搶前一步，舉刀砍死廂官。衆軍校齊喊一聲「好」，嚇得另一個廂官抱頭鼠竄。



81 宋江聞知，便和吳用商議。吳用道：「中書省院正想陷害我軍，今又做出這件事來，正中了他們的心懷。只可先把那軍校斬首號令，一面申覆省院，勒兵請罪，教中書省院讒害不得，方保無事。」



82 宋江和吳用計議定了，一面派燕青、戴宗進城告知宿太尉，請他到皇上面前代通關節；一面飛馬親到陳橋驛，另派人從館驛內搬出酒肉，賞勞三軍。



83 那位軍校一直立在死屍邊不動。宋江問他，軍校答道：「他罵俺們是殺刮不盡的梁山反賊，因此一時性起殺了他。」



84 宋江道：「俺如今奉詔破遼，尚未出征，竟殺了朝廷命官，奸臣正好進讒，豈不要壞了咱爲國立功的大計？」那軍校叩頭認罪，情願一死，决不連累大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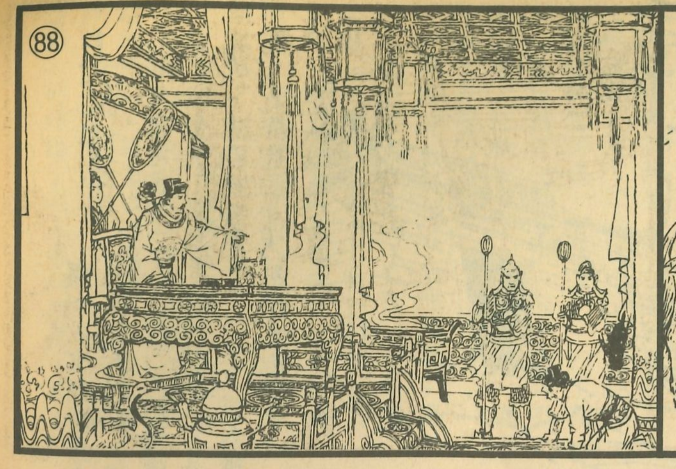
85 宋江悲嘆道：「我自從上梁山泊以來，大小兄弟，不曾殺過一個。今日入官，事不由我，你身犯朝廷王法，俺也無法搭救你了。」說罷，忍不住痛哭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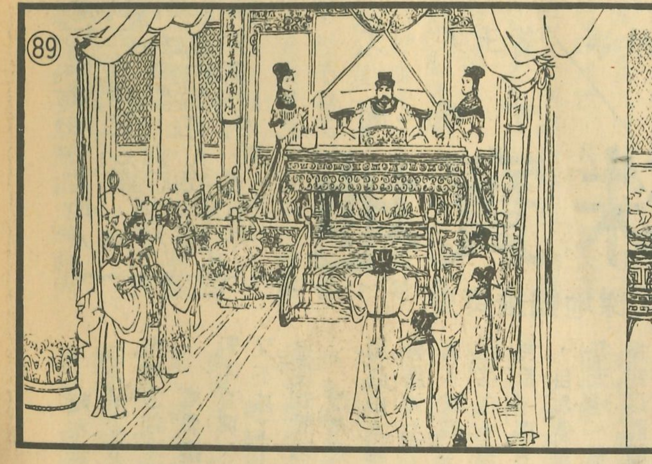
86 宋江令那軍校痛飲一醉，教他在樹下縊死。然後斬頭號令，動文書申呈中書省院。左右人等，個個垂淚嘆息。



87 且說燕青、戴宗二人，暗自進城，去到宿太尉府中，將此事前因後果，一一詳細稟知宿太尉。當晚，宿太尉入宮，將此事奏知徽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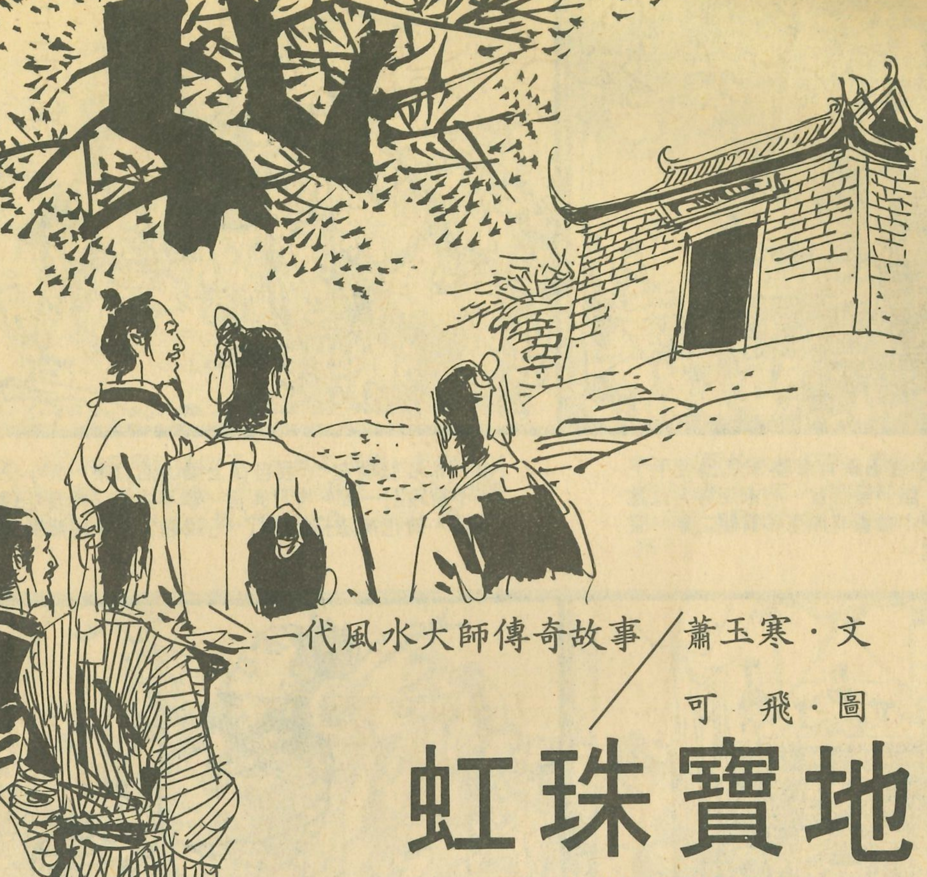
88 次日早朝，即有中書省院官參奏宋江縱使手下兵卒，殺死朝廷命官，請頒發聖旨，將宋江等人就地拿問。徽宗聽罷，即問中書省有無克扣賞賜之事。院官搪塞巧辯，不肯承認。



89 徽宗指出中書省克扣酒肉的數目，院官才默默無言而退。徽宗傳旨，宋江既然已將正犯處死，他治軍不嚴之罪，可以暫且記下，等破遼回來再議。

90 徽宗又傳旨，差官去陳橋驛，催督宋江起程；並令將違法軍校，梟首示衆。宋江領命謝恩，將軍校首級，掛於陳橋驛號令；宋江大哭一場，含淚上馬，帶領三軍，往北進發。 （本段完）

上文提要： 賴布衣來到新界九龍找了幾處虹珠寶地為當地人埋葬先人骸骨，這一次又找到五鬼運財格局，細心尋覓當地積德之人，和司馬福扮落難的外鄉客，探得劉二狗正是人選，為他先人葬落五鬼運財龍穴；其二、是為錦田圍的鄧哥兒找到蛙鳴穴，志在揚善懲惡。然後又重返羅浮山，向北行到廣州府，為五羊石、九頭蛇的發現延遲了行程……



一代風水大師傳奇故事／蕭玉寒·文

可飛·圖

虹珠寶地

千年輪迴發富貴　人傑地靈垂青史

賴布衣微笑道：「祝融既是火神，自古道水火不相容也，為何又尊他為南海之神來供奉？這倒要請教老哥。」

鄉農這下子被問得怔住了，他有點不高興，便隱隱有點反譏道：「這我又不甚了了！但是先生初來此地，難道便知悉這等深奧內幕不成麼？」

賴布衣暗笑，便緩緩道：「按理南海該由水神來主宰，但為甚麼卻推祝融為神主？究其因由，相信至今仍未有人破解。據在下所知，南海神廟早已存在，至今已有千年，祝融以南嶽為都，南方均尊祝融為神，南海之神，自然便首推祝融矣。古制曰：天子祭天地，歷朝均以祭祀南海為盛典，還封以爵號，稱為『南海廣利洪聖昭順威顯王』，但這只是其一也……」賴布衣雖未親臨此地，但他上悉天文，下曉地理，精於尋龍之術，這等民間神道之說，自然瞭如指掌。

鄉農聽到此，本就滿臉神往，但聽說還有其二之因，便忙插嘴問道：「還有甚因由？請先生細說！」

賴布衣笑笑，道：「民間尊為神者，大多希冀其為自身帶來福蔭，南海波濤洶湧，船行於上，險惡萬分，鄰近陸地，亦常遭海嘯之襲，傷亡慘重，是故均望有力大無窮的神祇去鎮壓之。按理水火不相容，但民間堅信火能剋水，因此這南海座鎮之神，便以火神祝融為首選矣！」

賴布衣這娓娓道來，鄉農登時改容。而賴布衣這外鄉人，初來甫到，便對此地神廟典故如數家珍，滔滔而言，言之成理，令人信服，心下大為嘆服，忙向賴布衣深深一揖道：「先生初來此地，便知根底，眞箇是未出家門便知天下事，在下佩服！佩服！先生斷非等閒之輩，這倒要請教生生高姓大名？為何竟會流落此地？」

賴布衣笑笑，道：「天下之大，何處不可去？何處不可容身？實不相瞞，在下姓賴名太素，別號布衣是也！」

鄉農一聽，登時驚奇得張大嘴巴合不攏來！他湊近賴布衣身前，仔細的瞧了又瞧，末了才連聲說道：「你是賴布衣？就是那位大鬧廣府的尋龍大俠賴布衣麼？」

賴布衣哈哈大笑，道：「甚麼大鬧廣州府？在下不過適逢其會，略一獻醜吧了！未請教老哥高姓大名。」

鄉農沉吟不語，似乎有甚隱衷，末了往四下一瞧，這才悄聲道：「在下身世，已隱瞞幾十年未向外人透露矣！但先生既是尋龍大俠賴布衣，想必已窺破在下行藏矣……」

賴布衣微笑點頭，道：「正是如此！賴某初見老哥，便覺老哥骨格奇特，雖處粵川中土多年，素質已潛移默化，但其根底仍非中土人士！」

鄉農一聽，更加拜服，也不再猶豫，坦言道：「實不相瞞，在下乃波斯國籍人也。五十年前，先父隨船隊南來廣府，於中土海域不幸遇上風暴，

先父葬身大海，在下拚死救護母親泅游，幸得當地一位漁夫撈救上岸。輾轉幾年，本欲重返波斯國，但母親已然年邁，不堪海上勞頓，她亦不欲再返故園傷心地，在下謹遵母親之意，便在此地開荒種糧種菜為生，供養母親，不知不覺，在中土已渡過五十多年矣！逐漸適應了中土生活，更起了個中土姓氏，叫蒲壽庚。」

賴布衣道：「原來是來自波斯的遠方客人，失敬！失敬！你原為商隊領袖之子，卻淪落在這荒郊之地，以務農為生，侍奉娘親，其孝其志委實難得！」

彼此言語投契，蒲壽庚堅邀賴布衣到他的舍下渡宿。賴布衣眼見天色已然黑沉，又不知司馬福、李二牛二人到底失落何處，便答應了。到了蒲家，原來只是一幢草屋，但建築得挺有心思，三疊三進，大門外尚有一處花園，倒似鄉間別墅。

蒲壽庚把賴布衣向他娘親引見了。這老婦人待客非常熱情，堅執着要親自下廚，替賴布衣做了一頓甚為美味的晚飯，又親自替賴布衣收拾好客房，更把自己蓋的一條新被褥讓給賴布衣。

賴布衣仔細察看這老婦人的舉止，但覺她白髮碧眼，果然處處透着異國的風情。賴布衣淪落此地，又心牽兩位生死伙伴的安危，心緒本來憂悶之極，得這母子兩人盛情相待，甚感欣慰，私下間便思想如何有所報答，因此也就留意起這草屋的四周環境。不過，他也沒向蒲壽庚透露自己的心事。

第二天五更時份，賴布衣便爬起床，獨自悄悄的上南海神廟來。

他摸入正殿，在南海尊神祝融座前跪下叩拜，喃喃的默祝一番。忽爾，在神座上響起一陣仙樂，有如烈火翻捲而來，隨即有一蒼勁的聲音在黑沉沉的神殿中迴盪道：「吾乃南海威顯王祝融是也！太素公寅晨參拜，所求何事？」

賴布衣知是南海尊神祝融駕臨神殿，忙俯身拜道：「有勞尊神！在下有一事請教：數日之前，在下在越王山上，曾遇守護神及九頭蛇現身，在下同伴，被九頭蛇追散，目下不知流落何處？可有兇災？守護神祇留下偈語，在下尚有不明之處，敢煩請尊神大顯聖靈，指點迷津！」

只聽蒼勁的聲音道：「九頭蛇既向南追撲；想必那血光之災必在廣府城南潛伏，太素公這一去，便知端詳。至所留偈語，既是越王山守護神所留，必有深意，天機難洩，吾亦不便點破，太素公日後仔細參詳，憑你之大智大慧，當不難參透，一切皆有靈驗也，蒲家雖乃異國人士，但待人熱誠，遵吾中華禮敎，吾之神座更蒙其日常照應，太素公可隨緣助之！」

蒼勁之音到此戛然而止。神殿內，再次響起一陣恍如波濤滾滾而去的鼓樂聲，隨即便寂靜無聲。

賴布衣知海神已去，便爬起身來，悄悄返回蒲家。他抽出紙筆，在紙上寫了四行字，壓在茶杯底下，便悄悄的離開了。

蒲壽庚一醒來，走到客房請賴布衣用早膳，但房內並沒人聲，蒲壽庚輕輕推開房門，卧床上已收拾妥當，蒲母讓出的那張新被褥已摺叠整齊放在一邊。茶杯底下，卻壓了一張字條。蒲壽庚抽出字條，只見字條上寫道：「蒲兄孝意感人心，苦盡甘來有福蔭；但將門戶改南向，龍氣吸納動乾坤。」

蒲壽庚不解其意，便把字條拿去給母親瞧瞧，並坦告賴布衣的身份。蒲母聽了便道：「賴布衣此人滿臉正氣，又精於尋龍堪輿之術，乃中土人士之佼佼者，他留下字條，想必所指有因，便照他之意而行便了！」

蒲壽庚聽從母親之言，果眞把原來向北之門戶，改成向南，面向天際茫茫的大海。這一改，是吉是凶，是禍是福，蒲壽庚亦心中無數，一心只盼望賴布衣能早日再返回一聚。

但賴布衣一去便沒再回頭，蒲壽庚無法，只好收拾心性，重新耕種田地，侍奉娘親過生活。如此不知不覺又過了兩年。這一天，扶胥鎮渡口忽爾從大海中衝上兩位半死不活的中年男士。蒲家因門口向南，正對茫茫大海，因此這兩人剛衝上來，蒲壽庚馬上便發覺了。他心腸又好，見狀馬上跑去渡口，把兩位男士救回家裏，又用薑湯替兩位暖身。

兩位男士清醒過來，細談之下，原來卻是福建泉州市舶提舉大人，擁有大量海船，為沿海地方勢力首領。目前出使安南國，迴航途中遇風暴翻沉，幾經掙扎，才得泅回中土地域，垂死之際，幸而遇上蒲壽庚救活。

市舶提舉徐大人在言談中，見蒲壽庚對海路及商情瞭如指掌，大為欣賞，便力邀他加入他手下的船隊任副提舉之職，三年後，徐大人病逝，蒲壽庚接任提舉大人，統領大小商船近百艘，聲名大振。五年後，朝廷任蒲壽庚為福建行省尚書左丞，專門負責招東南亞各國商人來華貿易，沿海貿易得以大規模開展。而蒲壽庚因此而成為首創遠洋貿易的創始人，名留青史。這眞箇是「但將門戶改南向，吸納龍氣動乾坤」！

× × ×

賴布衣當日得南海海神祝融指點，認準方向，一路向南，直往廣府南郊而去。

不知不覺，賴布衣已在路上過了二日二夜。這天中午時份，來到一處人煙稠密的大鎮，向當地人一打探，原來這裏叫做「佛山堡」，又叫「南海鎮」。

賴布衣踏上通往這座大鎮的一條

木橋，橋名叫做「文正橋」。在橋上，賴布衣向鎮上凝神細望，但見一條江流，繞着鎮邊而過，鎮內瑞氣呈祥，更奇的是，在鎮北之處，有一道紫氣直衝斗牛。

賴布衣心內暗吃一驚，心道：「紫氣者，王者之氣也，紫氣直衝斗牛二宮，更是超凡入聖祥瑞之氣！不料小小南海鎮，竟潛藏這等眞龍寶地！」

這般轉念，賴布衣周身上下的疲勞便一掃而空，急急便向那紫氣騰升之處一路追尋而去。但凡精於尋龍絕學之士，每一發現有眞龍寶地，便當眞猶如在沙漠久渴之人，突然見到一泓清泉，心中之喜悅，便連生花妙筆也沒法形容。

賴布衣在鎮內左衝右撞，街上的行人只當他是瘋了，賴布衣卻也不管，他一直奔走，終於來到一處大榕樹下。這株大榕樹寬近十丈，約莫已達數百齡。

賴布衣剛到大榕樹下，紫氣便戛然而止，賴布衣狂喜，心道：「這兒果然是潛龍寶地！」這時他已渾忘一切，取出羅盤，對準方位，仔細的勘查起來。

這時，突然有一老一少吵吵嚷嚷的跑來。老的大叫着道：「奇怪！奇怪！這九頭蛇剛到此地，便有一道紫氣直衝霄漢，擋住了九頭蛇去路！九頭蛇就嚇得轉身而逃！你道怪也不怪也！」少的喘呼呼道：「是極！是極！二牛這一路迷迷糊糊的，只覺九頭蛇就要撲咬下來，被牠追得可苦！但剛到此地，便心中突覺清明，頭頂上九頭蛇竟然立失踪影！你說這又怪也不怪？」

這一老一少同聲嚷道：「怪！怪！怪！這當眞是天下間最大的怪事……」

這吵嚷聲把賴布衣驚動了，他正俯仰細細勘查，聞聲覺得聲音很熟，連忙抬頭一看，喜得連羅盤也摔在地上，大叫道：「你兩人找得我苦也……」

原來，這一老一少兩人，正是司馬福和李二牛，當下三人抱着、摟着、叫着，亂作一團，好半晌，三人才異口同聲大叫道：「天！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好一會，三人才靜了下來。司馬福道：「當晚我等見九頭蛇迎頭撲咬而來，也不見了賴兄你，只好轉身奔逃。後來被這九頭蛇一路緊追着，迷迷糊糊的，也不辨東西南北，跑了多少路程，眼看便要不支倒地，但剛跑到這棵大榕樹下，便突見一道紫氣衝天而起，那九頭蛇嚇得轉身而逃！這時，便突地清醒了……豈料便見賴兄你在此地……賴兄啊賴兄，這到底是甚麼妖魔鬼怪，法力通天，便把我等弄得昏頭轉向！」

賴布衣苦笑搖頭，把經過略略的說了，末了道：「你兩人在越王山上已中邪氣，因此便魔由心生，若非突然清醒，便會不死不休，一直跑到力竭而盡！如今幸保無恙，這全靠紫氣之功也！險之極矣！」

李二牛吐舌道：「是極！是極！二牛跑到此地，便見紫氣上衝，因此心中清明，九頭蛇也就立時失踪！這兒是甚寶地，竟救了二牛一條小命？」

賴布衣沉聲道：「不錯，賴某入鎮之時，便見紫氣上衝，追尋到此，突然消逝，可知這兒確是紫氣潛伏之地。但爲何九頭蛇亦剛巧把你等追來此地？」

李二牛笑道：「或許這兒便是九頭蛇的窩巢，牠追我等到此，是欲叼回窩裏，飽餐一頓哩！」

司馬福道：「二牛別發瘋話，九頭蛇亦非實體，乃邪氣之幻像，焉有叼人回老窩飽嚼之理？」

賴布衣卻微微一笑，道：「司馬兄這回卻是說差了，九頭蛇雖乃虛幻之物，但幻像者亦有其根蒂，九頭蛇既在此地突然消逝，或許此地眞潛有禍根，我等倒要着實留意了！」

司馬福、李二牛聞言，心頭一震，他倆對這九頭蛇猶心有餘悸，聞之也覺心驚膽戰，那敢作聲？

賴布衣也不便把底蘊對兩人說明白，心中思忖道：「偈語中有一句曰『白鵝潭畔血汪汪』，此地江流剛好流向白鵝潭，莫非禍根就潛伏於此麼？但此地祥瑞之氣郁郁，乃大吉大祥之地，豈會有此禍根潛伏？此事當眞是難以解釋！爲今之計，唯有先尋九頭蛇下落，再作打算！」這般思忖，便道：「你等也不必過於驚疑，但放着賴某在此，便容不得這邪物無忌橫行！你等仔細想想，九頭蛇逃跑之時，乃朝何方向？」

司馬福想了想，道：「老夫記準矣，那九頭蛇朝西北方向逃遁！」

賴布衣道：「如此，我等便向西北面追尋吧了！」

三人一路向西北面搜尋。一會後，出了佛山堡，再走了十里路，來到一處小鎮，向人打聽，原來這是與佛山堡相連的冲鶴堡。

賴布衣站在鎮外的一座小丘上，凝神遠眺，但見冲鶴堡全鎮被九個小山丘圍繞，在西北面，又衝起一座丘陵，丘陵分岔，伸向兩面。

賴布衣心中突地一跳，默默盤算，忽肅然而驚，失聲叫道：「不好！這兒果然是九頭蛇潛身之所……」

司馬福、李二牛猛吃一驚，臉上變色道：「當眞如此麼？」

賴布衣肅然道：「你等快來細看！這冲鶴堡九山環立，西北面一丘聳起，丘又分岔向兩面伸延，乃蛇首信舌閃吐，瞧牠氣焰，已甚有根基哩！」

司馬福驚道：「既如此，賴兄快用大法鎮壓，以免爲禍人間！」

賴布衣苦笑道：「賴某雖精於堪輿之道，但非仙神，鎮壓此等邪兇之物，談何容易？」

李二牛叫道：「難道便任由這九頭蛇兇邪之物橫行麼！」李二牛被九頭蛇追得慘了，心頭對這邪惡之物恨之入骨。

賴布衣沉聲道：「這也不盡然也，我等且先尋其窩穴，再見機而行。」

當下三人順着冲鶴堡的蛇形地勢尋去，走了約莫二里地，來到丘陵分叉處，一看，原來這兒卻是一處荒郊，枯藤、老樹、昏鴉，當眞滿目淒涼。

賴布衣仔細相度周遭地形，對司馬福、李二牛二人道：「此地看來便是蛇首潛伏處，我等分頭仔細查探，是否有甚墳穴葬於此處。」

三人分開找尋，找了大半天，依然難尋踪跡。司馬福在右面尋找，他累得一屁股摔坐在地上，歎氣道：「唉！只怕翻遍草叢，亦難發現甚麼鬼墳穴呢……哎喲！這是甚東西，竟會咬人屁股……」

司馬福正嚷着，突然大叫一聲道，他伸手往屁股底下一摸，原來他坐着的竟是一塊石碑，石碑上有一塊尖石，司馬福的屁股猛壓上去，自然便有罪受了。

「賴兄！快來看！這兒有一塊碑哩！」司馬福興高彩烈的嚷道。

賴布衣、李二牛聞聲從兩面跑來。李二牛相幫着撥開蓋在石碑上的浮泥，賴布衣一看，果然是一塊墓碑，上面寫着：「先慈黃來羽公之墓」。字跡已很模糊，顯然下面便是葬下很久的墓穴。

賴布衣在墓穴周遭仔細查察，末了更抓起一把墓土，湊近鼻子嗅了嗅，不禁暗暗驚心，心道：「這邪惡之物果然已把眞身寄於此穴！且時日甚久，已盡得邪戾之氣，根基深厚，輕易搖牠不動！這卻如何是好？」

司馬福見賴布衣半晌不作聲，只是瞪着墓碑出神，奇道：「賴兄莫非已尋着蛇穴了麼？」

賴布衣點點頭，道：「果然！蛇穴便在這墓穴之內……」

李二牛喜道：「這就好辦，我等把這墓穴搗個稀巴爛，這邪惡之物便不能作祟矣！」

賴布衣苦笑道：「二牛何太天眞也！此穴時日已久，已盡得邪戾之氣，若在此時挖開墓穴，煞氣衝散開來，爲禍更烈，天下亦恐難以倖免也……」

李二牛這才心驚，道：「這卻如何是好？」

賴布衣苦笑道：「爲今之計，唯有先用大法暫時鎮壓，延阻其爲禍之期，以便設法預早佈局準備將來應付禍患！目下已有唯一之補救辦法！」

說罷，賴布衣也不敢猶豫，在包袱中取出四根鐵釘，又用黃色紙條劃了四道符咒，每顆鐵釘分穿一道符咒，毅然插於墓碑四周土上！

說時遲，那時快，就在此時，四野突然狂風大作，吹近身前，卻涼嗖嗖的，刺人肌骨，隨即有尖嘯聲嘶叫起來道：「賴布衣！汝數番與吾作對，壞吾根基，阻吾出世，此仇此恨，吾誓報之……」隨又響起一陣啾啾唧唧尖嘯，恍惚負傷厲鬼嘶叫。

司馬福、李二牛兩人嚇得面無血色，賴布衣亦猛打了個寒噤，他知道事態不妙，一咬牙，在包袱中抽出筆來，凌空疾書道：「請雷神顯聖，暫阻此物作祟爲禍……」

賴布衣剛落筆，半空中突地響起一聲炸雷，「轟！」的一聲，四野登時寂靜。賴布衣俯身一拜，又戟指厲喝道：「賴某人平生以濟世救民爲念，但教賴某在此，斷容不得你等兇邪之物作祟……」賴布衣這聲斥喝響過，便連陰沉沉的怪風也突然停止。

賴布衣伸手抹一把冷汗，連聲道：「好險！好險！此物果然厲害，幾乎連我亦着了牠的道兒！此地不宜久留，快走！快走……」說罷，拉着司馬福、李二牛急急離開。

在半路，司馬福猶心有餘悸，他問賴布衣道：「此物如此厲害，賴兄可曾把牠壓住？」

賴布衣道：「賴某已用鐵釘封死墓穴之氣門，穴氣不通，此物之靈氣因而閉塞，只能在穴內亂衝亂撞。但此法亦只能困牠一時，終有一日會被牠衝破墓穴，屆時，粵川百姓便會遭殃矣！爲今之計，唯有早日預佈大局，待將來此物一出，便早日把牠鎮住，不致爲禍太久，拯救萬千生靈。」

司馬福道：「既然如此，這墓穴中黃姓人，與九頭蛇又有何關連？」

賴布衣道：「九頭蛇實乃一股邪惡戾氣，無影無形，黃姓之人下葬時，誤打誤撞，竟然葬正這九頭蛇穴中，這邪惡戾氣便有了依托，因此將來作祟之人，必是黃姓人無疑！此乃巧合，亦是天意！」

× × ×

當晚，賴布衣三人返回佛山堡。第二天一早，賴布衣便來到大榕樹處，他精勘細查了三日三夜，方最後拿定主意。

到第四天上午，賴布衣便逕直朝鎮中大族霍府和梁府而來。

當時，宋朝雖派了一位團練駐守佛山堡，但實際地方大權卻操在霍、梁兩家大族手上。

霍家大族的族長叫霍振山，梁家族長則叫梁朝英。這時，霍振山的家丁進來稟報道：「老爺！門外有三位外鄉人求見！」

霍振山權傾佛山堡，但待人接物卻頗謙和、爽快。他聽說有外鄉人求見，一笑，對家丁道：「這些外鄉人，必是遠道而來佛山，缺少盤川，欲來求助，你進去取三兩銀打發他等使用，也不必傳進見我！」

家丁走出去，一會又走進來，生氣的道：「老爺！這三名外鄉人該死，

不但不領情，還口出大言哩！」

霍振山微怒道：「他等有甚話說？」

家丁道：「回老爺！其中有個稱老司馬的老傢伙說，他等乃爲佛山堡千年基業而來，若說求財，只怕白銀萬兩也難酬報……老爺說，這等外鄉人是否該死？」

霍振山一聽，與梁朝英對視一眼，卻沒發怒，沉吟半晌，便吩咐家丁道：「既然如此，請他等三人進入大廳相見！」

霍家家丁所說的三位「外鄉人」，自然是賴布衣、司馬福、李二牛等三人。聽家丁第一次滿臉怒容的走進去，第二次卻說有請，賴布衣微笑，悄聲對司馬福道：「司馬兄，如何？賴某早說這佛山堡有祥瑞之氣，主鎮之人，亦必非邪惡之徒！」

說着，賴布衣等跟着家丁，施施然而進霍府大廳。

霍府大廳氣派豪華，寬近十丈的大廳四周，擺了兩排上等檀木椅桌，正中更吊懸一盞琉璃大宮燈，光是這盞宮燈，在當時便值白銀三百兩，一個窮小子，半生恐怕亦賺不到這個數目。賴布衣一見，眉頭略皺，心道：「佛山堡雖有祥瑞之氣，但不料亦免不了從廣府傳入的奢靡之風。」

霍振山與梁朝英早在大廳中相候，見賴布衣等三人進來，均略微欠身爲禮。霍振山道：「在下便是霍振山！這位乃梁朝英大爺！三位語出驚人，究竟來此何事？」

賴布衣心道：「聽他語氣，似乎有點瞧不起外鄉人，若要此人通力合作，必須先令他折服！」

賴布衣仔細瞧了霍、梁二人一眼，略一沉吟，便笑笑道：「方才在下這位同伴出言略有不恭之處，尚請兩位大爺包涵。但據在下看來，二位大爺目下心情極佳，家中喜事重重，是不會計較這些小節吧？」

霍振山聞言，暗吃一驚，心道：「怎的此人甫見面，便知自己和朝英家有喜事？是胡亂猜中吧？」於是便試探的道：「鎮中事務繁多，我等正爲此憂心，有何喜事？老哥說笑了！」

賴布衣笑笑，捧起茶杯，老實不客氣，先呷了一口，這才朗聲道：「人逢喜事精神爽，二位大爺心情極佳，想必俗務應付自如！霍大爺財運當頭，想必在近日着實賺了一筆！梁大爺喜獲麟兒，世代單傳，喜生貴子，在下恭喜！恭喜！」

霍振山與梁朝英面面相覷，驚得目瞪口呆，半晌不能言語，均暗道：「貨物剛運出不久，尚未見回報，怎的便知悉並斷定財運亨通？夫人懷胎之事，絕未向外宣洩，這人怎的知道？更知梁某世代單傳？又說必誕麟兒，早生貴子……這人如非神仙便是天大的瘋子矣！」

霍、梁二人思忖間，忽然梁府家丁喜氣洋洋的跑進來，一疊連聲的嚷道：「恭喜梁老爺！恭喜梁老爺！夫人剛剛誕下一位胖嘟嘟的公子兒！梁家有後也……」

梁朝英登時張口結舌，又驚又喜，再也說不出話，只一疊連聲的大笑。

霍振山亦在滿腹驚疑間，剛好又有家丁跑進來，稟報道：「老爺大喜！運出廣府的絲價大漲，目下供不應求，管帳大爺捎話回來，說生絲已賣去大半，着實賺了一大筆哩……」

這霍府的家丁話音尚未落下，霍振山、梁朝英已霍地站立起來，連聲道：「好眼力！好眼力！先生簡直是當世的活神仙！但不知先生如何便瞧破我等心事？」

賴布衣微微一笑，道：「梁大爺準頭呈紅，此乃旺丁之兆，且必主世代單傳、早生貴子！霍大爺額現金光，金者，財氣也，必主財來運到之象！心生形相，自不難參破矣！」

一席話，說得霍振山、梁朝英兩位連忙離座，向賴布衣作揖道：「先生果非等閒之輩！未請教高姓大名？」

賴布衣還了一揖，坦言相告道：「在下賴布衣……」

話音未落，霍振山與梁朝英及數位家丁均同聲驚呼道：「先生便是名震朝野的尋龍大俠賴布衣麼？」

賴布衣微笑不語。

霍振山、梁朝英向賴布衣俯身下拜道：「賴大俠肯於佛山堡現身，眞乃全堡之幸！在下先代全堡百姓謝過了！」

賴布衣心情恬淡，不懂這一套，淡淡一笑道：「二位言重，賴某不外浪跡江湖吧了！」

霍振山無論如何要端請賴布衣上首坐，賴布衣不善推搪，無奈只好坐了上去。家丁如飛的重新獻上上等的英德紅茶，連司馬福、李二牛亦因此沾光，被衆家丁捧如上賓。

霍振山深表歉意道：「賴大俠方才怎不早報大名？幾乎被家丁誤了大事！」

一旁司馬福笑道：「誤不了！誤不了！賴兄早知佛山堡多祥和之人，老夫在背後說你等壞話，賴兄並不相信哩！」

一句話，逗得衆人哈哈大笑，彼此便融洽了許多。

霍振山道：「賴先生方才說有關佛山堡千年根基大計相告，在下正要請教！」

賴布衣見是時候，便把九頭蛇降臨沖鶴堡之事大略說了，末了道：「吾之大法，只能暫阻其作祟時日，他日其必破墓而出，屆時，便有一番大災劫矣！」

梁朝英驚道：「既有此等兇邪之物潛伏此地，日後禍福一起，佛山堡斷難倖免，這卻如何是好？」

霍振山卻沉得住氣，肅然向賴布衣道：「賴先生既帶來此等兇訊，想必已另有良策，敢請先生坦白相教，佛山堡上下感恩不盡！」

賴布衣正容道：「凡尋龍之士，須心術端正，且胸懷拯救世民之心，方可行走江湖，在下既見此等兇兆，焉會坐視不救之理？事關萬千生靈也！感恩之說休提也吧。」賴布衣一頓，又道：「數日之前，在下已在佛山堡尋得一處眞龍寶地，若在該處建一神廟，藉此通靈之神來鎮此兇邪之物，則可保佛山、廣府兩地萬千百姓逢兇化吉也！」

霍振山喜道：「如此甚好！霍某這便召集堡中鄉親父老商議，便請賴先生監工督建神廟！賴先生意下如何？」

賴布衣笑笑，道：「動工建廟，氣派要大，方顯其誠；再者，爲使佛山堡祥瑞之氣發揚光大，宏發光華，須禁用五金建造，全靠土木結構而成，這便得動用大批上等檀木，費用甚巨，未知佛山堡鄉民可否籌集得到？」

霍振山與梁朝英對視一眼，未及答話表示，梁朝英已大笑而起，朗聲道：「賴先生放心！佛山堡雖小，但尚不致於散沙一盤，各家只掃門前雪！爲這等基業大計，梁某敢拍胸口擔保，佛山堡上下人衆必悉力以赴！費用方面，我梁某人便一口認捐三分之一便了！」

賴布衣微笑不語。

霍振山亦奮然隨應道：「梁兄已搶在小弟前頭，小弟如何敢落後？這三分之一費用，便包在小弟身上便了！」

賴布衣一聽大喜，欣然道：「好！好！難得兩位如此慷慨，賴某佩服，這其餘三分之一，若對鎮中父老曉以大義，集腋成裘，相信不難籌集！這才叫有錢出錢，無錢出力，共固佛山堡千年基業！事不宜遲，明日便可召集鎮中大會，商議此事！」

第二天一早，佛山堡由霍振山、梁朝英二人出面召集，全鎮數萬人，舉派了代表五千父老，齊集佛山堡大榕樹下。

大榕樹下正中處搭了一座高枱，霍振山、梁朝英、賴布衣等主事者坐在高枱之上，待人衆齊集，霍振山站了起來，對衆人朗聲道：「各位鄉親父老！今日邀衆位到此，有一天大的事情相告！」當下，霍振山把九頭蛇降臨此地的事詳盡的對大家說了，末了，霍振山雙手扶起賴布衣，向衆人介紹道：「各位！這位便是名震粵川的尋龍大俠賴布衣也！」

賴布衣這一亮相，還未及有所表示，台下先就哄的亂作一團，有人拚命往前擠擁，均欲一睹尋龍大俠的風采。有人站得遠了，瞧不清，便齊聲大喊道：「我等但憑賴大俠吩咐！有錢出錢，無錢出力，絕無二話！」如雷般的迴應，隨又響了起來。

賴布衣心潮亦不禁爲之激盪。他向衆人深深一揖，朗聲道：「難得各位鄉親父老如此齊心，佛山堡眞不愧爲祥瑞之地！賴某何德何能，敢蒙各位如此擁戴？唯有悉力以赴，以報各位知遇之情吧了！」

台下五千人衆又一陣歡呼。隨即，一致推舉霍振山、梁朝英二人爲「建廟會會長」，推崇賴布衣爲建廟會總督工，但凡建廟之諸般事項，任由賴布衣裁決。

賴布衣花了三日三夜工夫，把建廟的圖則繪就，呈上建廟會正副會長霍振山、梁朝英過目，並細細解說各項佈局之原由妙用，把霍、梁二人說得敬佩萬分，皆道：「賴先生學究天人，此廟他日建成，先生實佛山堡大恩人也！」

賴布衣搖頭道：「兩位且慢誇獎，圖則雖已繪就，卻有一事極爲難辦！」

霍振山一怔道：「我等既已決意建廟鎮邪，集全堡之人力物力，尚有甚難辦之處？」

賴布衣道：「建廟之事易爲，神像之木難求！須知塑神像之木，一不能用塵世間已受汚染之俗木，二不能用朽樑舊木，否則便失却靈氣，須得用六根清淨之木方可，但一時之間，卻如何搜求？」

梁朝英不解道：「何謂六根清淨之木？難道非此不可麼？」

賴布衣道：「六根清淨者，即未染世間喜怒哀樂兇邪習氣之木，但凡一木自出世後，便受世間六慾侵擾，即六根不淨；那類朽樑舊木，更飽受塵世間之戾氣，靈氣盡失，若用此等不淨之木雕塑神像，神之靈氣焉能附體？如此不但無益，反而招禍。是乃塵世間一些無知之人，亂塑神像，用意祈福，反招災禍之故也！」

一番話，把霍振山、梁朝英說得直瞪眼，急道：「如此，建廟之事豈非空議？」

賴布衣沉吟半晌，遂決然道：「這卻不然！凡事可遇而不可求，隨緣而作，見機行事方是處事之正道！我等一面動工建廟，一面隨機應變可也！」

不日，賴布衣便在佛山堡大榕樹一帶，勘定廟基，開始動土興建。

人心齊，辦事快，僅一月工夫，廟宇的外形已初具規模。但廟內供奉何位神祇？廟宇取何名守？卻依然未知。衆人皆欲知道，便跑來問霍振山、梁朝英。

霍振山、梁朝英這兩位建廟會會長面面相覷，亦說不出所以然來，只好安慰衆人道：「各位只管全心盡力建好廟宇，一切賴先生自有巧妙安排！」

勉強支開衆人，霍振山心下亦有點着忙，問梁朝英道：「這事只怕拖延不了！一旦廟宇外形落成，內裏卻空空如也，這便如何向衆人交待？」

梁朝英笑道：「霍兄放心，小弟絕對相信賴先生之能，試問他這個尋龍大俠赫赫威名，可是倖致的麼？」

霍振山點點頭，卻又搖搖頭，道

：「話雖如此，但這兩日並不見賴先生露面，民衆鼓噪，這般下去如何得了？事不宜遲，我等這便前去佛山會館，有賴先生一句話，心下這才踏實也！」

梁朝英一向聽霍振山的，他說去找賴布衣，他也就點頭同去。

兩人一道前來佛山會館，賴布衣等三人堅執不肯搬進霍府居住，霍振山無沒奈，便把他三人安排住進佛山堡專門接待外賓的佛山會館居停。動工的一連十數天，賴布衣無分日夜，在建廟現場忙碌，但到近日廟宇即將落成之際，賴布衣卻不見了踪影。

霍、梁二人來到佛山會館，館裏的下人卻稟報說，賴布衣等老少三人，已兩日兩夜沒返會館矣！

霍、梁二人一聽，均有點驚惶失色，心道：「莫非這姓賴的虎頭蛇尾，尋不着塑神像之木，不好交待，便一走了之麼？果眞如此，這餘下之事，又怎的收場？自己白白浪費了十幾二十萬兩銀不消說，招來全堡民衆的怨憤，那就更大事不妙！」

二人再也無法安寧，急急如熱鍋上的螞蟻，派了家丁，四出尋找賴布衣的下落。霍振山揚言：「誰把賴布衣先生尋回，賞銀三十兩！」三十兩並非小數目，一戶窮人可用上一年，重賞之下有勇夫，霍府的家丁便沒命的四出奔走搜索，不尋着賴布衣誓不罷休。

× × ×

就在佛山堡衆人急如熱鍋螞蟻之時，賴布衣正與司馬福、李二牛一道，在佛山堡汾水河邊悠閒的踱着方步！

但說是悠閒，賴布衣等三人卻眉頭緊皺、蓬頭垢面，恍似有鬼趕着似的，沿河邊低頭急走。

司馬福胡亂的往嘴裏塞了一塊餅，喘氣道：「賴兄！這最後一塊餅也沒了，雖說佛山盲公餅好嚼，但終不成就在此轉上半年不成！」

李二牛也累得滿頭大汗，但他素有股倔强，聽司馬福出言不遜，便忍不住氣他道：「司馬叔，你不願找，只管回去睡大覺！他日神廟建成，大擺慶功宴，餵屎給你吃也！」

賴布衣禁不住一笑，道：「司馬兄！二牛雖說得粗俗，但也有其理，我等辛苦一場，他日神廟建成，彼此出力有功，佛山堡將永遠記得你司馬福的大名！再者我等也算爲粵川百姓出了點微力！」

司馬福本來氣惱，正要反駡二牛，聽賴布衣這麼說，便把駡人的話咽回肚裏，一拍大腿道：「好！好！你等如此齊心，倒顯得老夫疲懶了！不說它，不說它，走！走！再去找也！」

司馬福幾步搶到前面，沿着汾水河邊急走，但眼珠子卻片刻不離水面。

突地，司馬福在前面不遠處驚叫道：「賴兄！那話兒果然來也！妙算！妙算……」

賴布衣、李二牛聞聲，連忙三步併作兩步跑過去，往河水一望，只見一根渾身通白的大木料，正從一股漩渦中躍起，任憑水流的衝撞，竟然一絲不動！

賴布衣一見，急急的在身邊取出一隻白色的大布袋，對司馬福道：「有勞司馬兄！速速下水，用此布袋把木頭罩住弄上岸來！快！快！遲則只恐有變……」

司馬福不敢怠慢，接過布袋，一個飛身，躍入河中，奮力向木頭游去，待游近了，便一把用布袋把木頭罩住！

「好！司馬兄快把木頭拖上岸來！」賴布衣在岸上大叫道。

司馬福拖着布袋，向岸邊游過來。他乃積年的水上老怪，一手拖住木頭，一手劃水，倒不甚費勁，但到得岸邊，他欲捧起木頭，這才發覺木頭非常沉重，他雙腳一軟，咕咚一聲便摔在地上。李二牛一見，連忙跑上前去，一手扶起司馬福，一手挽起裝着木料的布袋，連木帶人拖上岸來。

司馬福渾身濕淋淋的，搖頭歎氣道：「多謝！多謝！這怪木太重，虧了你也！」

李二牛笑道：「在水上你稱雄，在岸上該我出力，彼此扯平，誰也不欠誰的情也！」

兩人興高彩烈，捧着布袋走上岸來。賴布衣搶上前來，把一張符咒啪的貼在布袋之上。這才鬆了口氣，歎道：「這類神木，千年難求！佛山堡果然乃祥瑞之地，福緣深厚，這才教神木現身！」

司馬福道：「這根木頭渾身通白，雖說有點奇特，但也不見得便珍貴如此也！」

賴布衣微笑道：「司馬兄有所不知，這根神木，雖屬水松一類，但水松能在深處自斷，再隨漩渦而出，幾曾得見？」

司馬福點頭道：「這卻平生不見！」

賴布衣道：「正是！正是！因此才可稱爲無邪無染，六根清淨之神木也！」

當下三人喜氣洋洋，抬着布袋，返佛山堡鎭中而來。

在霍府，霍振山正急如星火，焦急不安之際，突然，卻有家丁連滾帶爬的衝進來，沒命的大叫道：「好了！老爺……老爺！好了！」

霍振山怒道：「甚麼好了老爺，老爺好了！顚三倒四，倒四顚三的，成何體統！」

家丁被霍振山訓斥得暈頭轉向，好半晌才鎭靜下來，道：「是是！老爺……但賴先生等三人已然返回！還抬着一隻大白布袋哩！」

霍振山一聽，猶如糖水入肚，他也不管家丁仍在「顚四倒三」，一疊連聲的叫道：「快請！快請！再去傳報梁朝英大爺，就說賴先生已返回也！辦事得力，便去領五兩賞銀可也！」

霍振山喜昏了頭，也忘了方才還把這家丁駡得「顚四倒三」？而着他去領賞去也。

霍振山也等不及請進了，自己搶了出去，一見果然是賴布衣臨門，不禁以手加額道：「天可憐也！這下好了……賴先生，霍某人還以爲你一去不回哩！」

司馬福怒道：「放屁！賴先生豈是這等斷腰骨之人！」

霍振山但見賴布衣回返，便心頭篤定，司馬福出言不遜，他也不介意，笑道：「是極！是極！賴先生果然是有始有終的信人！但不知這白布袋中是甚物事！」

賴布衣一面隨霍振山走進去，一面簡略的解說了幾句。

進了大廳，賴布衣即吩咐擺上香案，佈置淨室，對霍振山道：「雕塑神像之木已備，請速找木匠前來，沐浴淨身，於淨室內按吾圖則雕塑神像！但施工期間，任何閒雜人等，不得擅進淨室，且須每日用檀香薰陶！如此可保萬無一失。」

霍振山也不敢在此時細問緣由，馬上吩咐下去，一切依賴先生之計而行。

不日，神像已雕塑完畢，用一個大白布袋從頭至腳罩住，除工匠及賴布衣二人外，誰也不悉神像眞面目。賴布衣擇定在十月初三，即把神像搬入廟中。

匆匆又半月過去。這天，是十月初三早上時份。

一大早，賴布衣便吩咐工匠，預先把神像搬進廟中。

到中午時份，佛山堡民衆已齊集於新建的廟宇前，衆人但見廟宇巍峨，兩株寬大的榕樹左右相對立於廟外的廣場，氣勢雄偉端莊。

這時，賴布衣身穿長袍，在廟宇內施然而出，左有司馬福、右有李二牛兩旁護持，一派仙人氣度。

賴布衣滿臉歡容，向站於衆人前面的霍振山、梁朝英拱手賀道：「恭喜！恭喜！神廟今日終於落成！」

霍振山笑容滿面，吩咐家丁擺上文房四寶，恭請賴布衣道：「請先生替廟宇、神像正名也！」

賴布衣也不推辭，笑吟吟的接過大金漆筆，往金水上滿蘸一筆，在一塊塗了黑漆的匾額上，龍飛鳳舞的題了兩個大金字。然後匾額即馬上懸掛在廟宇山門之上，但見兩個金光閃閃的大金字，在陽光下閃耀，赫然是「祖廟」兩個大字！

佛山堡萬千民衆，這才瞧清了匾額上的廟名，登時歡聲雷動，齊聲喊道：「好氣勢！好氣派！祖廟！祖廟！十八鄉吾祖之廟也！」

賴布衣微笑，即下令道：「大開山門！」

祖廟大門蕩開，衆人紛紛踴進遊觀。

神廟正殿前，蹲踞着一對石雕大獅子。廟頂雕塑了無數人物，取萬人朝拜之意；中間正門，懸了一幅上書「靈應祠」的匾額，門兩側刻有木刻對聯一副，左書「鳳形湧出三尊地」，右書「龍勢生成一洞天」。由正門而入，門後左邊懸有大鐵鐘一座，鐘前立有「慶眞堂」廟碑一塊，門後架有大皮鼓一個，鼓前廟碑書道：「慶眞武王天大帝」。

賴布衣朗聲道：「此鐘乃鎭魔之用，此鼓乃廟神他日召神將除魔之物，一鐘一鼓，可抵千軍萬馬，任妖魔强悍，亦難逞其兇也！」

衆人發一聲喊：「多謝賴大俠！」

衆人隨賴布衣內進，到一處天階，中央擺放大鐵鼎一座。霍振山奇道：「這鐵鼎有何妙用？」

賴布衣道：「神廟既已鳴鐘擊鼓召來神兵天將，必可擒妖降怪，這副鐵鼎，乃用來煉魔，除其戾氣，永保佛山堡康樂太平。」

大鐵鼎一左一右，各企立巨型神將十二座，有手執鎚錐的雷神，有長蛇繞體的蛇神，有手執靈龜的龜神，有手執巨型金傘的九天神將，賴布衣指點道：「此乃看守鐵鼎煉魔之廿四位神將也！」

走過廿四位神將守護之地，再上三級石階，便是供奉廟神的正殿。神像這時仍被白色布袋蒙住，幾位工匠守護在旁。工匠一見賴布衣，便問道：「可以掀起布袋了麼？」

賴布衣說了聲好，工匠應聲把布袋一掀，但見一尊金身金面、五綹長鬚的神像端坐於檀木椅上，神像前擺了一個大香爐，香案上香煙繚繞，恍似瑞氣千條，神雲漫湧。神案兩側有對聯一副，左書：北極燄臨南土，東漸西被，忠義赫奕手四方，海國長資保障，右書：大明崇報立功，青帝秋賞，曾靈應馨傳於萬，佛山普拜憑依。

霍振山道：「賴先生，此神稱何聖名？」

賴布衣端容道：「北極燄臨南土，海國長資保障，此乃北天玄武大帝是也！」

衆人一聽，聳然動容，均口呼「北天玄武大帝！北帝！北帝！」

賴布衣在神像前俯身拜倒，衆人一見，自領頭的霍振山、梁朝英以下一衆人等，亦隨即跪拜，齊聲頌道：「北極燄臨南土，海國長資保障，北天玄武大帝大靈大聖，佑我佛山堡十八鄉世代平安……」

一時間，祝頌之聲響徹九霄雲外！

當晚，霍府大排宴席慶功。賴布衣被尊推首席，自有一番熱鬧。

熱鬧過後，賴布衣也再無心逗留，堅執告辭。霍振山、梁朝英等鎮中頭面人物，直把賴布衣送出鎮外十里。將別之時，霍振山依依不捨道：「此別不知何日相逢，便請賴先生指點佛山堡的氣運一二！」

賴布衣有感佛山民衆的熱誠，也不推辭，略一思索，便朗聲吟道：「南來佛山見瑞祥，神涓神木塑神像；祖廟鐘鼓鐵鼎立，斬妖除魔保平安！」

吟罷佛山氣運偈語，賴布衣、司馬福、李二牛三人，邁開大步，絕塵而去。

× × ×

日出月上，春花秋落，月虧日蝕，眨眼已是賴布衣駕臨佛山的幾百年後了。

在佛山附近的冲鶴堡，一天，有農人耕作完畢，是天色已晚，便扛起鋤頭回家。

農人走到一處荒郊，突然陰風四起，本來尚有些許餘輝的夕陽突地被遮得昏天黑地。

農人大驚，心知有異，正欲快步離開。

就在此時，陰風更猛，農人被逼俯伏在草叢中，方不致被這陣怪風吹倒。

他俯伏時，突然被一塊尖利的東西戳痛了肚子，用手摸，原來是一根已生滿銹的鐵釘，農人大怒，心道：「這怪風作弄人倒還罷了，你這枝生銹釘也來欺負我！」

農人一時火起，拔出鐵釘，狠狠的扔掉！

就在此時，農人躺着的地面竟然猛烈的震動起來，有如悶雷在地下轟鳴！農人驚得三魂掉了兩魄，連忙往外滚開。

農人剛滚開二丈距離，他原來所躺的地面突然整幅湧了上來，成了一座渾圓的巨墳！巨墳越漲越大，突然一聲轟響，巨墳的頂部裂開，缺口越來越大，一股腥味四溢的血水噴泉般射起，隨即，伸出一個水桶般粗細的巨大蛇頭，蛇頭的綠眼閃爍着，血光升起，隨後又接連伸出八個較細的蛇頭，九個蛇頭全部伸出墳穴時，又一聲轟響，整座巨墳竟突然爆裂，一條龐大的九頭蛇衝天而去，身畔繞着血雨，圍着裂墳盤旋飛舞。農人這時已嚇得呆了，隱約中，卻聽得一陣刺人心肺的尖嘯叫聲：「九百年受困！今日才得翻身！可恨啊！可恨……」隨後，農人便嚇昏了。

農人醒來時，已是第二日的正午時份。他以為自己死了，但覺得肚子餓，於是知道自己並沒死，死了的人是不會肚子餓的。

農人慢慢的爬起來，烈日當空，距他二丈遠的地方，裂開了一個大洞，深不見底。他的膽子因陽光而大起來，便緩緩爬近那深洞，只是深洞寬近一丈，下面是黑黝黝的，也不知隱藏着甚麼物事。

農人繞着洞邊轉了一圈，突然，他在南面的洞邊見到一塊倒翻在地的石碑，他把石碑上的浮泥掃淨，石碑上的字跡便現了出來，只見上面寫道：「先慈黃來羽公之墓」，農人心道：「原來這是黃姓族人之墓，但不知何時被這條怪蛇盤踞？」他想來想去，亦想不出其中的原因，肚子又餓得半死，便跌跌撞撞的回家去了。

原來這座「先慈黃來羽公」之墓，便是昔日賴布衣用鐵釘鎮鎖九頭蛇之穴。農人誤打誤撞，把賴布衣的四顆鐵釘拔掉了一支，破了賴布衣的大法，九頭蛇便因而破土而出，終於在廣東一帶掀起一陣腥風血雨，此是天意，亦是人為的巧合。

回到家中，農人吃了飯，正躺在床上發悶，他的老婆走過來告訴他，鄰家黃氏昨晚黃昏誕生一兒。農人一聽，心頭一震，暗道：「這事怎會如此湊巧？莫非這黃姓嬰兒與那九頭蛇有甚瓜葛麼？」他心中雖然疑惑，但絕不敢說出來。胡亂的說人家的男娃是鬼怪托世，那可是會殺人的天大是非！

黃家嬰兒出世後，取名黃蕭養，意思是據說他出世時，四野忽然響起一陣悽厲的響聲，恍似蕭叫，因此便取名為蕭養。

黃蕭養小時，與一般的娃娃無甚兩樣，但卻頭大如牛，甚是聰明，又好玩刀弄槍，到十五歲時，已練成一身好功夫。

這一年，廣東一帶鬧水災，農民陷於饑荒中，而官府地主，又不肯救濟，農民生活困苦，人心便開始騷動。

黃蕭養家也斷了糧，黃蕭養平日便大食，餓了幾天，實在煞不住，便在深夜爬到一個地主家偷米，不料卻被地主的家丁捉住，送去官府，被判了三年監禁。

黃蕭養在牢中挨了一年。這天，他正躺在牢中的竹床上發呆，突然覺得背後有物頂撞，他爬起來一看，原來他躺的竹床竟然長出一朵竹花來！

黃蕭養嚇得大叫，同室的囚犯聞聲走近來，衆人一看，不得了，黃蕭養所躺的竹床，竟然慢慢的發青綠，隨後在四周紛紛的長芽開出竹花來，這確是天大的怪事！

囚犯中有姓張的，沉思一會，便大叫道：「這不就是枯竹開花，一朝轉運麼？黃蕭養乃大貴人，命中註定有皇帝九五之尊啊！」

姓張的這番話，把同室的囚犯說得聳然動容，姓張的囚犯帶頭跪下，向黃蕭養叩拜起來，衆人亦跟着跪拜，衆人齊聲道：「黃公子有帝王之命，只要一聲令下，我等誓死追隨左右也！」

黃蕭養在牢中也挨到慌了，聞言大喜，馬上振臂高呼道：「既大衆齊心，我等反了！」

「反了！反了！」衆多囚犯發一聲喊，砸開牢門，放出所有囚犯，把獄卒殺了，搶了刀槍，便率先在冲鶴堡豎起造反大旗。

當時民生窮困，農民沒了活路，黃蕭養這一扯起大旗，廣州附近的農民及山賊便紛紛響應，前來投奔入夥，在短短半個月間，黃蕭養旗下便有近十萬人衆。

黃蕭養把張姓囚犯任為神機軍師，他自己稱為「東陽王」，在冲鶴堡登起帝位來。

這時，神機軍師張某便向黃蕭養獻計道：「大王欲得天下，首先要擴大地盤，此地不遠，便是佛山堡，富甲一方，何不先攻奪佛山，作為根據地，積蓄實力，再取廣州，南下廣西，統一南方，大業指日可待矣！」

黃蕭養大喜，決計先行奪取佛山堡，再取廣州。於是便先行派探子入佛山查探。

這時，佛山堡民衆，已風聞黃蕭養在南海冲鶴堡聚衆造反，料知佛山亦必為黃蕭養攻奪，人心惶惶，恍似大難臨頭。

是時當年主建祖廟，與賴布衣有一席之緣的霍振山、梁朝英早已去世近幾百年了，他們的後人分別是霍儼兒和梁俊灝，均是佛山堡的地方首腦。

梁俊灝年方三十，聞悉黃蕭養欲犯佛山，大驚，連忙前來找霍儼兒，商量對策。

霍儼兒亦早聞訊息，苦思抗賊兵之計，想來想去，終因賊人勢大，難以抗禦，正苦無良策，忽報梁俊灝求見，大喜，連忙吩咐快請。

兩人坐下，事態危急，也沒空客套，便商量起抗賊之計來。梁俊灝問霍儼兒道：「霍兄之見，佛山堡可有力量抵抗賊兵？」

霍儼兒道：「佛山堡人丁單薄，連老幼計算在內，亦僅得三萬餘人，如何抵擋賊兵十萬之衆？除非朝廷肯派兵護堡，否則，憑佛山之力，斷難自保！」

梁俊灝搖頭道：「賊兵正攻廣府，朝廷兵力悉數赴廣府守衛，怎會兼顧佛山？霍兄此議，只怕空談！」

霍儼兒想想亦是，不禁歎氣道：「如此，我等只能坐以待斃矣！」

梁俊灝卻搖頭道：「這又未必……」

霍儼兒一振，忙道：「梁兄難道有甚妙計拒賊？快快說出，從長計議！」

梁俊灝笑笑，饒有深意的道：「霍兄難道忘了祖先的遺訓麼？」

霍儼兒猛然省悟，他記得先父臨逝時，曾留有遺言道：「吾家有句歷代相傳的家訓：有難求北帝，平日多燒香。你要切記……」想及此，霍儼兒點頭道：「是了！這句家訓莫非要在今日應驗麼？但區區一座神像，怎能抗拒十萬賊衆？」他又有點懷疑。

梁俊灝道：「霍兄差矣！你可知道佛山這座祖廟乃由誰督建？便是當年名聞天下的尋龍大俠賴布衣也！幾百年前，他便預知粵川有今日之劫，聽先祖道及，賴大俠當年遺留下一句偈語：『白鵝潭畔血汪汪』，如今黃蕭養的賊兵在廣府四周肆虐，無辜平民百姓死傷慘重，這還不是血汪汪麼？賴大俠當年還說，建祖廟乃為預伏大法，用以鎮壓九頭蛇凶戾之氣，如今從冲鶴堡傳出，黃蕭養乃當年賴布衣鎮壓之九頭蛇托生，作祟人間，賴大俠的偈語竟一一應驗！小弟之見，佛山必能自保自救！當然，三分天命，七分人為，我等亦不可全部依托北帝神，須防範操練，上下齊心抗賊，須知神靈只助有心人也！」

梁俊灝一席話，令霍儼兒的精神一振，他再無二話。於是霍、梁二人商議，馬上組織佛山堡自衛團，加緊訓練，日夜巡邏守衛，又在沿堡構築碉堡，準備與來犯的賊兵決一死戰。同時，率衆叩拜北帝，祈求北帝顯靈，助佛山堡抗賊。

一個月後，黃蕭養果然揮兵進犯佛山堡，賊兵三萬之衆，向佛山堡蜂湧而來，殺聲震動全堡。

霍儼兒、梁俊灝率佛山自衛團，拚死抵抗，與賊兵展開輪番廝殺。賊兵勢衆，且多是亡命之徒，一心以為攻進佛山堡，便可以任意燒殺搶掠、姦淫婦女，於是拚死往前衝，霍儼兒、梁俊灝率領的佛山自衛團眼看抵擋不住了！

就在此時，在佛山堡祖廟上空，突然飄出一尊神像，五綹長鬚，全身金面，正是祖廟內的北帝神，北帝神降臨於正慘酷廝殺的戰場，突然便昏天黑地，伸手不見五指，隨後狂風大作，這陣風異常奇特，恰恰在中間把佛山堡與賊兵之間隔了開來，賊兵退後，怪風便止，賊兵上前，怪風便把賊兵平空扯起，摔落汾水河上，一時間，賊兵紛紛掉落江上。率領賊兵圍攻佛山堡的張軍師這時正在賊船上指揮攻堡，見屬下紛紛落水，眼看不支，連忙吩咐各大小賊船靠岸支援。當賊船移動之時，在汾水河上，突然浮起一根巨木，在汾水河上旋舞翻飛，把大小賊船全部打翻沉沒。

佛山堡一役，黃蕭養損失慘重，連他的得力助手張軍師亦被淹個半死，好不容易才逃回冲鶴堡老巢。自此之後，黃蕭養再不敢動進犯佛山堡之念，佛山堡三萬民衆，得以倖免屠城之禍。

黃蕭養打不下佛山，便轉而全力攻打廣府。十萬人衆傾巢而上，進攻廣府。在廣府珠江邊與守城官兵展開大戰，是役死傷慘重，珠江水亦被血染紅！

黃蕭養的十萬兵衆死傷殆盡，最後，只剩了他和張軍師兩人，躲在死屍堆中。眼看到此田地，張軍師已心

灰意冷，欲逃走，被黃蕭養一劍刺殺。

黃蕭養坐在江邊喘氣，後面大隊官兵正向他衝來。黃蕭養仰頭長歎一聲，拔劍便欲自盡。就在此時，江心中飛快的漂來一根木頭，到岸邊竟化作一隻大白鵝，向黃蕭養呷呷而叫，似是招呼他坐上其背逃走。

黃蕭養眼見有一線生機，那會放過？連忙跨上鵝背，這隻大白鵝伸頸拍翼，馱着黃蕭養游向白茫茫的江心，消失在白茫茫的霧氣之中。從此之後，黃蕭養便失去踪跡了。

後來有人傳說，這隻大白鵝最後在珠江支流佛山的汾水河上出現，一直向佛山祖廟的方向游去。這大白鵝是祖廟北帝所化，把黃蕭養渡引來祖廟，永鎮其戾氣。

又有人傳說，黃蕭養乃九頭蛇托生，當日在廣府珠江邊，如眞的自盡，它有九頭，失去一個，還有八頭，並不會死，相反更增其凶戾之氣，再度作亂，便不可收拾，北帝因此親化白鵝，渡引九頭蛇入祖廟，鎮於賴布衣當年預鑄的大鐵鼎內，由兩旁廿四位神將鎮守，於是，九頭蛇便永遠不能爲禍人間矣！這才叫「南來佛山見瑞祥，神涓神木塑神像，祖廟鐘鼓鐵鼎立，驅魔除妖保平安」！

×　×　×

當日賴布衣見佛山祖廟已落成，自料已無大礙，便堅執向霍振山、梁朝英等佛山鄉親父老告辭。

一行三人出了佛山堡，一直向南而去。不知不覺，三人已走了三日路程。

司馬福走得直皺眉頭，便用手拉拉身邊的李二牛道：「二牛啊二牛！我等一直往南，便要到大海邊了，那時啊，便再沒上等香噴噴的燒鷄吃啦！」

李二牛的肚子亦餓得咕咕叫，偏司馬福把燒鷄的味道引出來，二牛不禁猛吞口水，涎着臉笑道：「司馬叔！你這般說，想必是還有下文，不然，白拿這引人作甚？」

司馬福扮了個鬼臉，朝走在前面的賴布衣一指，悄聲道：「我等在佛山堡有一筆酬金哩？不吃白不吃，不如上去對賴兄說，先消遣一頓再走路，如何？」

李二牛心中亦動，於是兩人趕上幾步，李二牛挨近賴布衣身邊，道：「賴先生，你也想必走得累了，不如尋個飯館，吃一頓再走路！」

賴布衣不答，只顧低着頭急走。

司馬福急了，無奈幫腔道：「賴兄，二牛之見甚是，我等血肉之軀，又非鐵打，先塡飽肚皮再趕路，也花不了許多時光！」

賴布衣扭頭笑道：「司馬兄！你這是自家之意扯二牛出頭吧？我的肚子亦咕咕叫，但以我所知，前面二里路，便有一小鎮，有小鎮便有飯館，我急着趕路，正爲塡肚子也！況且據聞此地甚多奇景，待會邊欣賞奇景，邊飽嚼一頓，豈非更添樂趣？」

司馬福一聽，二話沒說，搶在前面急急的走。李二牛在後面，聽不清賴布衣之言，卻見司馬福突地中邪似的勤快，心中大奇，連忙跑上前去，挨着司馬福，悄聲道：「方才說好了，禍福同當，怎的你卻中途變卦，莫非把我又給賣了麼？」

司馬福氣道：「死牛，老夫賣你作甚？貪你値錢麼？方才你沒聽賴兄說？前邊有小鎮，又有佳景，他說的想必不錯，我這趕緊走路，不就趕緊去塡肚子麼！」

李二牛哈哈一笑，也就放開大步，往前急走。

到傍晚時份，三人果然瞧見前面有一座古色古香的小鎮。三人急步上前，只見面前有一道寬約二、三十米的河流橫在路中。突然，三人一齊停住脚步，驚得目瞪口呆，瞧他們神情，此刻縱有七七四十九碟上等燒鷄，亦難把他們誘動似的！

原來這條河中，有一枝葉婆娑、根莖相連的巨大古榕，覆蔭河上，寬近萬米，四面環水。榕樹上面數以萬計的鷺鳥栖息其間，但見漫天鳥羣翱翔迴旋，白的、麻的、灰的、黑的鳥影幾乎遮黑了半邊天！

李二牛張大嘴巴，半晌合不攏來，他喃喃的發呆道：「奇！奇！奇！二牛今生才得見如此奇景……賴先生，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賴布衣笑笑，扭頭問司馬福道：「司馬兄，可否知道此景來歷？」

司馬福正瞧得入神，猛的被這一問，定了定神，才道：「奇景！奇景！老夫的空肚子亦被塡飽了！但卻不知是甚來歷也。」

賴布衣道：「前面這小鎮，便是粵川地域的新會鎮，吾曾聽先祖遺訓，說粵川之地，每多奇景，其中衆鳥聚滙之處，便是小鳥天堂之新會鎮矣！今日一見，當眞令人大開眼界！由此而想通虹珠寶地千年輪迴之道理矣……」

李二牛、司馬福一聽，均聳然動容，異口齊聲道：「端的是甚道理？」

賴布衣道：「虹珠發自粵川羅浮山，落於粵川僻南，其實同爲粵川之地，世上萬物，有始必有終，有終亦必有始，既有始有終，又有輪迴，豈非指虹珠將在粵川一脈輪迴麼？月有陰晴圓缺，樹有花開花落，人有吉凶禍福，世事古難全，既同屬粵川一脈，此起彼落，彼落此起，皆成虹珠寶地，這豈非比長存一地更福蔭廣闊麼？」

賴布衣這一席偈語，甚爲隱晦，司馬福、李二牛兩人亦不甚了了，但有一點卻是知道的，兩人異口同聲道：「是極！是極！粵川一脈，當眞是虹珠寶地也！」

賴布衣微笑不語，他勘破了心中久存的疑團，心情也就豁然開朗。

當晚，三人果眞在新會飽嚼了一頓。第二天，便離了鎮，再沿途尋龍而去。

這一路向南行，三天後中午時份，二人來到一處小村莊。這小村莊雖小，但甚有氣勢，但見村西面乃一座連綿不斷的山脈，把村莊環繞，東面不遠，便是浩瀚無際的珠海，依山傍水，山中白霧，海上清風，甫一進村莊，三人便覺精神一振，數日奔波勞累，登時消去。

賴布衣凝神往四周端詳，突然歎道：「如此眞龍寶地，當眞千年難得一見也……好地！好地！」

李二牛道：「莫非這便叫眞龍潛身結穴之處麼？」

賴布衣歎道：「果然！果然！你瞧這村莊東有浩瀚之海氣，西有聳巍山脈的拱衛，村莊座落其中，盡得山水福祥靈氣，村民常年必然順景，如有人相準那眞龍潛身結穴之地，以祖脈葬承之，那不但富貴無比，且有九五皇帝之福份哩！」

賴布衣這一說，司馬福驚道：「賴兄既如此說，想必此地必是當朝皇帝的祖穴葬地，我等擅自闖進，要殺頭的哩！」

賴布衣大笑，道：「放心、放心！此地龍穴潛藏深隱，絕難輕易點出！非賴某誇口，要點出此地龍穴，賴某亦感爲難，更何況他人？」

司馬福一聽，笑道：「是極！是極！此地雖有潛龍結穴寶地，但若連賴兄也感爲難，普天之下只怕再無人識貨也！既然如此，怕怎的？我等便入村去也！」

當下三人步入村內，這處小村莊，僅得十數戶人家，世代耕種務農爲生，村民皆極純樸。在村西，賴布衣見到一位年約五十開外的老漢，便上前打探。老漢聽賴布衣等是外來的，很是熱情，連聲催請，請入他的居屋，殷勤的獻上茶水。

賴布衣心中甚喜，問老漢道：「請教老哥，此地是甚地方？」

老漢道：「是甚地方我也說不準，但祖先傳下，說這兒屬香山縣境，名叫翠亨村。村中的人都姓孫，是一家人啦！據說先祖是唐代孫姓人家避難落脚於此，因此村內這十幾戶人家，都發自同一祖宗也。」

賴布衣心中一動，暗道：「果然有一處叫翠亨村的地方！越王山的偈語有點眉目矣！」當下也不說破。他凝神望一眼眼前這姓孫的老漢，道：「請教老哥高姓大名？」

老漢道：「我姓孫，名福漢。未請教先生高姓大名。」

賴布衣坦然道：「在下姓賴，名太素，別字布衣是也。」

司馬福見賴布衣坦白道出名姓，以爲準會嚇這孫福漢老漢一跳，豈料孫福漢聽了，神色漠然，毫無驚奇之處。司馬福自己倒奇了，道：「賴布衣之名難道你從未聽說過麼？」

孫福漢笑道：「有客自外地來，自當招呼，先生名姓有甚相干？但陳、李、張、王、何，老漢亦一般的接待！」聽他口氣，倒似從沒聽過賴布衣其人其事。

司馬福好勝，正要誇口，賴布衣連忙打眼色制止，轉而向孫福漢道：「多謝孫兄茶水，請問此地是否有貴姓宗祠嗎？」

孫福漢一聽，很高興，道：「賴先生果然與其他過路人不同，其他的喝了水，便急着要走了，但你卻恭問宗祠，想必是打算前去燒香答謝？先生果然是知書識禮的讀書人！我孫家宗祠就在村東的一棵古榕樹，極好尋的。」這姓孫的老漢自管自的說了一大堆，賴布衣一笑，告辭而出。

司馬福悄聲問賴布衣道：「這姓孫的竟然不識賴兄你的名頭，他可算倒霉，坐失良機也！」

賴布衣笑道：「這却不然，因爲他就算識得，我亦無能爲力，這又怎算坐失良機？」

司馬福道：「莫非這老兒乃短命之人？不然，憑賴兄之能，好歹也會給他一點好處！」

賴布衣道：「非也！按吾觀之，這孫福漢人如其名，乃有福之人，不過却盡化爲子嗣方面，他日必定子孫滿堂，孫姓人中，當數他爲大族哩！既有此福份，又何勞賴某畫蛇添足？」

三人談說間，不覺已來到一座宗祠前。賴布衣舉首一望，但見祠堂正中的匾額，整齊的寫了三個金漆字：「孫家祠」。進了祠堂，香案上擺滿了神位，當中最高的一座，靈牌上寫着：「唐貞觀孫芷宗祖。」

賴布衣道：「孫福漢所言不差，這村中的孫姓人，果然是唐朝孫姓人繁衍而出，這孫芷其人大概便是孫姓人的宗祖矣！」說罷下拜。

司馬福笑道：「這孫家祠又非賴家祠，賴兄如此恭拜怎的？」

賴布衣道：「入鄉隨俗，吾等得人一茶一飯，便該思報，這村孫姓人好客殷勤，多虧了這位老祖宗的訓導，拜他三拜，也是應該的……」

賴布衣的話音未落，天色突然陰沉起來，片刻之後，竟伸手不見五指。三人大驚，連忙跑出祠堂，村中的人都往宗祠這面跑來，其中跑在前面的是孫福漢，皆驚呼道：「天狗食日！天狗食日……」

賴布衣抬頭一望，果然太陽被一團黑色的物體遮住了，雖然正午時份，但却立時變得黑漆一片。衆人正驚疑間，突然「乓」的一聲響，一個黑色的圓球在空中出現，隨後又急速的轉了三轉，停住不動；空中一陣厮殺聲、慘號聲，蕩人心魄。就在此時，在村莊西南山邊，突地衝起一道紫光，飛騰而上，托住那個黑色的圓球，直衝向被遮黑的太陽，「乓」的又一聲響

，太陽發出一陣火花，恍似滿天閃爍的星斗，隨後，便大放光明，一切歸於靜寂！

村中的孫姓人，以及司馬福、李二牛均驚得目瞪口呆，半晌作聲不得。

賴布衣先是有點驚惶，但隨即欣喜滿面，恍惚在兇災中發現了甚麼福祥之兆。

孫姓族人驚驚惶惶的各自返家而去。孫福漢却走到賴布衣身邊，道：「賴先生是讀書人，方才這天狗食日，不知是甚兇兆？」

賴布衣沉吟不語。孫福漢很失望，自言自語的道：「瞧這姓賴的模樣，也是驚得傻了，怎會知道？白問了！禍福由天，理它作甚？」他咕嚕着走了。

司馬福氣道：「賴兄，這老兒如此輕視於你，你怎可一言不發？」

賴布衣笑笑道：「這等怪異之事，連我亦大費思量，一時之間，如何說得清楚？況這些村民未識世面，說出來他亦不會相信，既然如此，何必白費唇舌？我等別與他一般見識。命理玄機之學，玄之又玄，他日自會一一應驗。」

李二牛接口道：「那方才天象，端的是怎麼回事？」

賴布衣沉吟道：「這事已有眉目！但尚未確證，我等先上西面山脈查勘，便知端詳矣！」

三人一直往村西走去。這是一大片山脈，沿西面拱衛着翠亭村，山上雲霧繚繞，一陣陣祥雲瑞氣罩住整座村莊。賴布衣一見，連連點頭，暗道：「果然好氣勢！此地若無眞龍寶穴，我姓賴的就算瞎了眼也！看來紫光救世之兆，就應驗於世矣！」

翠亭村西面這座山脈，乃粵川的五桂山脈，山上松蒼柏翠，四季常青。賴布衣走近山前，在一座最高峯山脚正中處停了下來，他取出羅盤，調準方位，東西南北的撥轉了一圈；又向左面走了三步，再向右面走了三步，然後突然折回正中，不由驚歎道：「奇穴！奇穴！此穴確是千年難求！他日拯世救命，挽劫世之禍，便得仗靠此穴矣！」

司馬福、李二牛二人聳然動容。只聽賴布衣續道：「方才怪異之兆，乃天像預演，天狗食日，主世間災禍戰亂頻生，那黑色圓球，主乾坤之體，轉了三圈，當預示世代交換三次，宋朝氣勢將盡，不日必有改朝之亂，過不多時，又有另朝取而代之，在幾百年間，神州赤土，改換三代，世間兵禍戰亂不絕於世，故斯殺、慘號之聲震耳；此其時也，紫光突從此地衝起，衝散天狗，托住黑球，力挽乾坤，當至此地出一奇人，拯救世人於水火之中，而最後力托乾坤，一統天下，此乃眞龍現世之兆！依吾推之，這翠亭村內，必出奇人，吾既有緣相逢此會，斷不能坐視不理，自應助一臂之力！」

李二牛一聽，省悟道：「此事莫非與九頭蛇之事有點干連麼？」

賴布衣點頭，道：「果然如此！二牛不枉跟了我多年，已漸入吾道矣！」

司馬福道：「賴兄如此說，這村內却有誰承受得起這奇貴之穴？」

賴布衣沉吟道：「此事却甚費思量。這眞龍穴奇貴無比，等閒之人無福消受，若承受不起，災禍立生，徒招殺身之禍。我等再入村中，細察一番，見機行事吧了！」

賴布衣再到孫福漢家，孫福漢待客依然熱情週到，半點沒有怠慢。賴布衣感這家人心性豁達，當晚便留在孫家歇宿。孫福漢家中共有六口人，老婆孫氏生了四女一男，四女均已亭亭玉立，而小兒子却僅得二歲。這小兒長得胖胖的，甚有福相。賴布衣初見這小娃兒，笑了一笑，這小娃兒亦向他一笑，賴布衣心動，不禁眨了眨眼，這小娃娃亦跟着眨了眨眼。賴布衣心中又驚又喜，問孫氏道：「請教大嫂，這娃娃何年何月何日何時出世？姓甚名誰？」

孫氏道：「教先生見笑，這娃娃是妾身四十五歲時生的，懷他之時，覺村西有物飛來，我吞入腹中，過了半月，便懷了此子。這年乃庚申年，到是年十月廿二日午時，這娃娃便出世矣。他爹替他起了個名字叫西兒，是說這娃娃從西面來的。看這西兒又要撒尿矣……」孫氏說着，接過孫西兒，轉入內屋去了。

賴布衣心中一動，暗道：「此子形相奇特，來路甚奇，乃可造之材，可惜福澤不夠深厚，若以眞龍穴承之，只恐時日長久方有效應！但因此却能盡得潛移默化之功，他日有成，必是寬厚帝王之格！吧了，既是機緣巧合，便成全孫家也吧！」

盤算妥當，賴布衣便對孫福漢道：「感孫兄接待之德，在下有一語相贈，乃事關西兒之運命也！」

孫福漢奇道：「方才你既未能解天狗食日之兆，如今爲甚又作此道中言？但且說出來聽聽！」

賴布衣笑笑，道：「但有災禍，往西而行，百年歸老，骸葬於西。孫兄若依吾言，他日兒孫輩中必出一位不世奇人！」

孫福漢半信半疑，以爲賴布衣乃信口開河，也不大爲意。第二天，賴布衣等便告辭走了。

賴布衣走後不久，孫福漢的心肝寶貝孫西兒突然患了急病，多方延醫却不見效，眼看生命難保，一家人哭作一團。

老婆孫氏突地憶起一事，忙對孫福漢道：「你忘了那位賴先生曾留下的話兒麼？」

孫福漢一怔，想了想，才省了起來，但却不以爲然的苦笑道：「若有災禍，但往西行？西面是座大山，難道會有神仙出來打救麼？那姓賴的大概是信口開河罷了！」

一句話，又把孫氏的希望打消了。一家人愁眉苦臉，守着個垂死的娃娃。到第二天早上，孫福漢摸摸娃娃的額頭，觸手冰凍，心知已到了最後關頭，他咬咬牙，不顧一切的抱起娃娃，跌跌撞撞的衝出門去。他這一出去，竟眞的一直往西行。病急亂投醫，這時只要有一線希望，上刀山入火海他也照幹不誤也！

孫福漢抱着已死了大半的孫西兒，急急的往西面而行，他自言自語的歎道：「往西！往西！西兒呵西兒，這倒是送你去歸西矣……咦？奇哉怪也！」

孫福漢突然驚叫一聲，原來他這一直往西，眼看已走近前面的大山脈，懷中的娃娃竟然有了點暖氣，摸摸額頭，也覺溫熱了，孫福漢登時像中了邪似的狂叫道：「有得救！有得救！往西！往西……」一邊丁點不差的記着西行方向，雙脚像被鬼趕似的向前急走。

看看前面已是山脚了。孫福漢抬頭一望，只見雲霧繚繞，不辨去向，他東一頭西一頭的亂撞，一面用手摸着娃娃的額頭。說也奇怪，他往東偏差了，娃娃的額頭立時又冰凍，折轉西行，娃娃的額頭又有了溫熱，他乾脆便依着娃娃的熱度走路，這恍惚成了一個指西針，引着他，竟然來到不久前賴布衣到過的五桂山山脚的一株大松樹下。他剛在這棵大松樹下站定，娃娃的體溫熱得更快了，最後便「哇」的一聲哭將起來，眼看已無大礙矣！

孫福漢驚得呆了！他深知娃娃是得救了！這時他才省悟當日所見那位賴先生果非凡人！他噗咚的跪在大松樹下，連聲道：「多謝賴恩公指點，小兒得存生命，全仗賴恩公所贈也！」

孫福漢回想賴布衣當日留下的偈語尚有兩句，即「百年歸老，骸葬於西」，他頓然省悟，這大松樹下，非同凡響，於是悄悄的作了記號，以便留作他自己死了，便選此爲穴。做完記號，他才笑吟吟的抱着孫西兒返家而去。

十幾年後，孫福漢夫婦先後去世，這時，孫西兒已長大成人，便把父母的遺骸遵囑葬在西面五桂山山脚大松樹下。過了幾年，孫西兒娶妻生子，一連生下七男三女，孫家頓時興旺起來。再幾十年後，孫西兒垂危，他把兒孫叫到床前，吩咐道：「吾家祖穴乃賴姓仙人所點，我死後須葬於此，以後祖宗骨骸，亦要安葬於此！切記！切記！」

自此之後，孫家的祖宗骨骸連接十數代合葬翠亭村五桂山山脚大松樹下。到第十代子子孫孫都下葬此穴後，孫家便出了一位拯世救民的不世奇人，他取名文，自己取字曰德明，又號逸仙，亦即在中華子孫飽受外族欺凌、戰亂肆虐的生死關頭，挺身而出拯救民族危難的當代民族大英雄孫中山先生！這是後話，略過不提。

賴布衣等三人走出翠亭村，李二牛奇道：「他日這孫家便出一代帝王了麼？」

賴布衣微笑不語，他一時感觸，便在村口的一塊石碑上揮筆題下鈐記道：「虹珠寶地出虹珠，人傑地靈垂青史，千年輪迴何須憾？此落彼起永長存！」

題罷，賴布衣拂袖而去，與司馬福、李二牛一道，折向北面，絕塵而去。

（本篇完）

上文提要：章立勇找到七葉半枝花解藥，半路遇到神農三殘截擊奪取，得楚如姬解救，她要求知道徐君毅的下落，章立勇巧妙地擺脫她的跟踪，並懇求江湖前輩林森協助阻止神農三殘糾纏，以便將解藥給徐君毅早日服下，來到村子，徐君毅和表姑媽都失了踪，他們躲在另一條小村內，雖然被追殺，幸得董小鳳救護……

新派俠義奇情故事／馬騰・文　可飛・圖

鳳凰神劍

尋人作証　誰是疑兇

兩人雖然猜對了，但由於互相都在找對方，因此，反而誰也找不到誰。

第三日，徐君毅心急之下，堅持要與董小鳳一起返回小村子，看看章立勇是否返來。

董小鳳拗不過他，加上又很想與他單獨在一起，便答應了他。

由於徐君毅不能施展輕功，董小鳳只好陪他走路，返到小村子外的時候，離晌午大約還有一個時辰左右。

董小鳳要徐君毅在外面等她，由她潛回屋子，看看章立勇是否返來。

徐君毅便在村外的一片樹林外等董小鳳返來。

這一次，雙方仍然錯過了。

因為，章立勇與楚如姬已在個多時辰前，又出外找尋徐君毅的下落去了，董小鳳偷偷返回那間屋子，自然看不到章立勇。

董小鳳也沒有在屋內細看，發覺屋內沒人，便馬上離開，返回去見徐君毅。

若是她細心在表姑媽住的那間屋子看一遍，不難發現，屋內曾有人停留過，但她躭心徐君毅可能會遭遇到意外，也就無心細看，不然，她從那些痕跡，可能猜到章立勇曾返來過。

董小鳳擔心徐君毅會遭到意外，果然被她猜中。

也幸虧她沒有在屋內逗留得太久，不然，她肯定來不及救回徐君毅一命。

就在她急掠回那片樹林，距離還有十丈左右的時候，她驀地聽到林內傳來一聲厲叱，緊接着，從林中跌跌撞撞地奔出一個人來，但才奔出林外，只見颼颼地，從林內掠出三條人影，一下子將徐君毅堵截住。

那是三個幪面人！

那三個傢伙二話不說，便同徐君毅出手。

徐君毅的身上已見了血，大概是在林內突圍奔出來時，挨了那三個傢伙一下，拚死衝出來的。

他雖然眞氣內勁不能運轉提聚，與常人無異，但一身武藝招式仍然精熟，可以施展出來，就在那三個幪面人刀劍向他身上疾擊過去的剎那，他身形一歪一矮一轉，險險閃避過砍刺向他身上，足以置他於死地的三柄刀劍，可是，由於他不能運轉提聚眞氣內勁，故此，動作不夠輕快，被那個使劍的幪面人在臂膀上劃出一道血口來了。

他痛得微微哼了一聲，狼狽地斜竄開去。

那三個幪面人各自發出一聲叱喝，身形閃縱，又向徐君毅發出兇猛的攻擊。

徐君毅雖然武藝精熟高明，但因為不能轉提聚眞氣內勁，故此，自然不能發揮出所練武藝的精奇巧妙，眼看着他很難逃得過那三個幪面人的全力一擊了。

驀地，晶芒掠空，飛射向那三個幪面人！

那三個幪面人馬上驚覺，身形急閃，有一個仍然不夠快，被一點晶芒射中。

一條人影隨着一聲嬌叱，飛掠而至，落在徐君毅的身前，護着他。

「小鳳！」徐君毅驚喜地叫了一聲。

那當然是董小鳳了。

是她在徐君毅生死一瞬間，發出三顆銀珠子，將那三個幪面人嚇退，救了徐君毅一命。

這是她第二次救了徐君毅。

那三個幪面人並沒有因為董小鳳的出現而撒腿便溜，身形閃躍中，將兩人圍堵起來。

三個傢伙的臉上幪了一塊布巾，教人無法看到他們的臉孔，但那雙露出的眼睛，却射出絲絲兇光，注視着董、徐兩人。

「你們到底是甚麼人？」董小鳳了無懼意，怒喝道。

那三個幪面人却一聲不响，各自又逼進一步。

「藏頭露尾，不敢以眞面目示人的混蛋！」董小鳳緊護着徐君毅：「你們都是啞巴麼？」

那三個幪面人仍然不吭聲，就像啞巴一樣。

「小鳳，他們不是啞巴，他們只是不敢開口說話，以免被我們從他們的說話聲，認出他們是誰。」徐君毅亦毫無懼色：「說不定，他們還是我們認識的人，不然，他們根本不用幪上那塊布巾。」

「你們到底是甚麼人？」董小鳳思疑地掃了三個幪面人一眼。

那三個幪面人就在那剎那，悶聲不响的，向董、徐兩人發動攻擊。

董小鳳立刻嬌叱一聲，利劍急展，護住徐君毅。

那三個幪面人似乎知道董小鳳手上的利劍是可以斷金削玉的神兵，不敢與她的鳳凰神劍相擊，招式使出一半，便倏地一變，集中攻向徐君毅！

這一來，可就令到董小鳳沒有那麼輕鬆了。

但是，十招不到，那三個幪面人又改變攻勢，其中兩人全力攻向董小鳳，將她牽制住，另一個則乘機向徐君毅攻擊，招招皆是殺着。

看樣子，三個幪面人這一次非要殺死徐君毅才罷休！

董小鳳被兩個幪面人牽制住，便不能全力照顧徐君毅，雖則她奮起全力，想將那兩個幪面人擊殺，却由於那兩個幪面人不是庸手，加上處處避重就輕，令到董小鳳無法擊殺他們，恨得牙癢癢的。

徐君毅則馬上陷入險境中，有兩次要不是董小鳳衛護及時，他早已喪生在那個幪面人的劍下。

徐君毅知道，若是再這麼下去，他遲早會死在對方的劍下，還會累及董小鳳陪上一命，因此，他急聲道：「小鳳，妳不要理我，快衝殺出去！」

董小鳳怎肯去，堅決地道：「徐大哥，要走一起走，要死，我與你死在一起！」

徐君毅聽在耳中，心裏大為感動，但却更加不忍心看着一個深愛自己的女孩子，因為自己而喪生，也因此，他心中更加不安，感到萬二分對不起她。

因為，他雖然喜歡她，却只是兄長對妹妹的喜歡，根本就沒有半點男女之愛存在。

「小鳳，別傻，妳若不去，你我都會死在這三個傢伙的刀下，那誰來替我報仇？妳若去了，我就算死了，還有妳替我報仇，是不是？」

就這說話之間，他的大腿上又被那個使劍的傢伙劃破了一道血口子。

董小鳳怒叱一聲，劍勢急劃，將那個傢伙逼得跳開一步！

其他兩個使刀的幪面人立時乘機揮刀疾斬向董小鳳。

董小鳳迴劍擋架已不及，徐君毅眼快手急，伸手一拉，與她滾倒在地上，堪堪避過那兩個傢伙的利刀。

董小鳳人急智生，手一抖，發出數點暗器。

那三個幪面人冷不防之下，慌不迭閃退開去，躲避那數點暗器。

董小鳳乘這機會，一把跳起身，同時也將徐君毅拉起來，往林中奔去。

那三個幪面人中的，一個發出一聲悶喝，追撲過去。

董小鳳抖手又發出數點暗器。

剛才她發出的暗器不過是順手從地上抓起來的幾顆石子，這一次，她發出的是隨身帶備的銀珠子——她稱之為鳳珠的暗器。

那三個幪面人急忙各自跳開去，以避過激射過來的暗器。

董小鳳與徐君毅一頭衝入林子內。

那三個幪面人一窒之下，隨即撲入林中。

但三人馬上被猝然從林子內激射出來的數點銀芒所阻，有一個的左肩頭上還被一顆鳳珠擦過，痛得他發出一聲悶叫。

那三個傢伙不敢貿然衝入林中。

三個人迅速交換了一瞥眼色，各自舞刀揮劍，護住全身，往林中衝入去。

一蓬銀芒霎時又從林中激射出來，只聽叮叮鏗鏗的一陣激响，那三個幪面人雖然將那十數顆「鳳珠」擊落，但也被逼得退了一步，不敢再繼續衝入林中。

林內的董小鳳也沒有再發射鳳珠。

那三個幪面人又交換了一瞥眼色，互相一點頭，立刻分開來，其中兩個往林子的左右兩邊抄掠過去，剩下那個使刀的仍然留在那裏。

不用說，三個幪面人是想分散開來衝入林中，令到董小鳳無法兼顧及同時阻止他們三人衝入林內。

他們這一着倒是很絕。

因為，董小鳳並沒有三頭六臂，不可能同時兼顧三面，肯定會被那三個幪面人的其中一兩個衝入林中。

那三個幪面人果然衝入林中。

看來，匿在林中的董小鳳，果然不能同時兼顧三面。

不過，那三個幪面人衝入林中後，馬上發覺，董小鳳與徐君毅已不在林中。

三個幪面人在林中碰上頭，互相交

換了一瞥色，馬上在林中搜了一遍，找不到董、徐兩人，三人立刻往林子的後面撲去。

三人掠出林子的後面，馬上便瞥到董、徐兩人手拉手的，往東南面落荒而逃，逃出約有三十多丈外。

三個幪面人馬上追掠前去。

× × ×

董小鳳扭頭往後一瞥，看到那三個幪面人如飛追掠前來，心中大急，忙對徐君毅說道：「徐大哥，你先走一步，待我阻截他們一會！」

徐君毅聞言扭頭往後瞥望一眼，看到那三個幪面人已追近了二十多丈，心裏也是焦急萬分，對董小鳳道：「小鳳，妳先走，我怎能連累妳？」

董小鳳急道：「徐大哥，你若不先走一步，我們遲早會被他們追上，那時候，便誰也逃不了，若你先走一步，說不定你我都可以逃脫，就算不能，只要有一個逃得脫，那就有機會再找他們報仇，不然，咱們一起死了，便連仇也報不了！」

說完，猛地往前一推徐君毅，她却轉身反衝向那三個幪面人，同時口裏大叫：「徐大哥，你快跑啊！不然，咱們只有死在一起！」

徐君毅冷不防被董小鳳推得往前猛衝了幾步，急得大叫道：「小鳳——」返身便想往回跑，被董小鳳那一叫，頓時就猶豫地停下來，張口欲說話。

董小鳳恰好扭轉頭來，看到他站住不跑，又氣又急地叫道：「徐大哥，你若再不跑，我從今後也不會再理會你！」

徐君毅聽她那麼叫，想一下，他若是留下來不跑，不但幫不了董小鳳，還會拖累她要分心照顧他，那不但於事無補，說不定，她本來可以逃脫的，反而逃脫不了。

「徐大哥，快跑啊！」董小鳳又扭頭大叫。

徐君毅不再猶豫，馬上扭頭便跑——拚命地跑。

因爲，他在那刹那忽然想通了！那三個幪面人志在殺他，而不是董小鳳，那三個幪面人看到他跑了，自然心急想追上他，那就不會全力對付董小鳳，那董小鳳應該不會有太大的危險，他這麼一跑，反而是幫了她一個忙。他想通這一點後，便不再猶豫，往前跑。

董小鳳扭頭看到徐君毅往前奔跑，心頭頓時一鬆，全無顧慮地迎向那三個幪面人。

由於兩下裏的速度都很快，眨眼間，雙方便迎上了，董小鳳立時施展出一招「鳳舞於野」，向那三個幪面人猛攻。

那三個幪面人頓時急不迭刹住身形，招架董小鳳的那一招「鳳舞於野」。

那一招「鳳舞於野」後，乃是鳳舞劍法中，威力最强的三招之一，那三個幪面人雖然身手不俗，也招架得手忙脚亂。

一招「鳳舞於野」後董小鳳緊接着又施展出另一招威力同樣犀利的一招「飛鳳展翅」，令到那三個幪面人被逼得脫身不得，全力招架。

就這一會之間，徐君毅已拚命跑出很遠，那三個幪面人瞥及之下，心裏大急，但却苦於脫身不得。

忽然，三個幪面人又交換了一瞥眼色，就在董小鳳施展出鳳舞劍法的第三招時，驀地一齊往後暴退，接分散開來，三面散掠開去。

董小鳳立時又驚又急，嬌叱一聲，往前撲去，但却不知往那一個撲擊才好。正因爲她拿不定主意，便不知所措地左撲右截，這一來，却是誰也阻截不住，情急之下，她反而拿定主意，縱身急掠，撲向那個跑得最遠的那個幪面人。

那傢伙正是使刀的那一個，驀地驚覺到背後有人急掠而至，急忙扭頭一瞥，馬上身形斜竄開去，同時反手向後揮出一刀。

董小鳳嬌叱一聲，嬌軀陡地疾縱起來，「颯」地一聲，那幪面人揮出的一刀，堪堪在她脚板下掃斬過。

董小鳳利劍斜揮，削斬那幪面人的肩背！

那幪面人疾忙往前一伏。

但肩背上仍然被劃出一道淺淺的血口來。

董小鳳這時殺機已起，身形凌空一旋，凌空一劍疾刺向那幪面人。

那幪面人也顧不了有失身份，疾忙往地上一撲一滾，翻滾開去。

「噗」地一聲，董小鳳那支劍疾刺在那幪面人伏撲下去的地上。

那幪面人驚出一身冷汗來。

而董小鳳在利劍刺下地上的刹那，瞥到左邊那個使劍的漢子已追出頗遠，忙又撇下那使刀的幪面人，追掠向那個使劍的幪面人。

急縱飛掠之下，她估量追不上那個幪面人，便立刻摸出兩顆「鳳珠」，抖手擲向那人。

那幪面人立刻驚覺，身形一窒一轉，只聽叮叮兩聲，那兩顆鳳珠被其擊落。

董小鳳却乘機追近了數丈。

但她馬上又瞥到，另一個使劍的幪面人又比這一個幪面人追前了數丈，她又立刻棄下那個幪面人，向另一個幪面人追掠過去。

就這樣，她一忽追撲向這一個，一忽又追撲向另一個，結果，誰也追截不住，但也阻慢了那三個幪面人追截徐君毅的速度。

而徐君毅却不知怎的，跑得沒了影踪。

追出好一段路之後，那三個幪面人中使刀的那一個，忽然發出一聲短嘯，掉轉頭，撲向董小鳳。

這一次，輪到他反過來阻截董小鳳。

那兩個使劍的則繼續向前疾追下去。

董小鳳心中大急，嬌叱聲中，猛攻那使刀的幪面人。

那個幪面人却一味左閃右避，不與她硬碰，只是纏着她，好讓兩個同伴從容追下去。

董小鳳自然看出那使刀幪面人的意圖，不顧一切地狂攻對方，恨不得一劍將那可惡的傢伙劈爲兩爿！

那個傢伙當然不會看不出來，她越想拚命，他却越是避重就輕，不與她硬碰，却也不讓她脫身。

董小鳳氣得直咬牙，但却奈何不了對方。

這時候，不但徐君毅跑得沒了影踪，就是那兩個幪面人，也追得沒了影踪。

章立勇與楚如姬在返回小村子的路上，忽然聽到一聲短嘯聲在附近响起，兩人立時停下來，往嘯聲傳來的方向張望。

但兩人却什麼也看不到。

本來，兩人是不會這麼早返回小村子的，但因爲楚如姬在吃過午飯後不久，忽然肚子痛得很厲害，章立勇只好陪她返回小村子他表姑媽的屋子休息一下。

楚如姬原本想獨自返回小村子，好讓章立勇繼續找尋徐君毅，因爲，還有三日，若這三日內找不到徐君毅，不能讓徐君毅食下七葉半枝花煎服的藥汁，那徐君毅的一身功力便廢了，永遠無法恢復。

但章立勇看到她肚子，痛得厲害，不放心她一個人返回小村子，堅要陪她回去，她拗不過只好讓他陪着回去。

兩人停下來看不到什麼，章立勇便對楚如姬道：「楚姑娘，那大概是什麼人發出的，可能沒有什麼事發生，我們走吧。」

楚如姬却說道：「章兄，你還是去看一下吧，說不定，那是姓徐發出的。」

章立勇聽她那麼說，立時心頭一動，說道：「楚姑娘，那妳在這裏坐一會，待我去看一下。」

「你快去吧。」楚如姬在一塊石上坐下來。

章立勇馬上向嘯聲傳來的方向奔去。

看着眨眼間便奔出十數丈外的章立勇，楚如姬忽然又想起了徐君毅。

她想不去想他——這個從未見過一面的殺妹仇人，但不知怎的，就連她自己也不知爲了什麼，越來越關心徐君毅的生死。

而不知怎的，對徐君毅的恨意，也越來越淡，沒有早幾天那麼恨不得一劍殺死他！

她甚至不知道，若是眞的找到徐君毅，能否狠下心，將他一劍殺了？

她正自想得出神，驀地，她被一下「噗」的聲响驚得霍然回過神來。

她立刻扭頭往發出聲响的那面望過去。

她一眼便看到，一個身上染了不少血漬的人，仆倒在數丈外的一叢矮樹下，仍自在掙動着，想站起來。

她心頭跳動了一下，隨即往那人身後的方向張望一眼，看不到有什麼人追來，她馬上站起身，快步往那人走過去。

那人立刻驚覺地微微側轉頭，朝她這邊瞥望一眼，大概看出楚如姬是個女子，並沒有含着惡意，隨即大大地鬆了口氣。

楚如姬亦已看清楚那人的樣貌，心頭沒來由地跳了一下。

——那人年紀輕輕的，相貌英俊，這可是最討女孩子喜歡，令她們動心的男子。

她走到那人的身前，看到那人的身上受了兩三處傷，忙問道：「喂，你怎麼受了傷？可是被人追殺？」

那人點點頭：「姑娘，妳可以幫幫忙，扶我離開這裏麼？」話才說完，吃力地扭轉頭，往後面瞥望一眼，看不到有什麼人往這邊跑來，長長地吐了口氣。

「是什麼人要追殺你？」楚如姬問道。

「我……也不大清楚。」那人啞澀地道：「他們都是……」忽然間，力竭昏厥過去。

楚如姬看到那人突然暈厥過去，一時間她倒是不知如何是好，站在那裏，望望章立勇跑去的方向，又望一眼那人奔來的方向。

這時候，她倒希望章立勇出現在她的眼前。

因爲，她畢竟是女孩兒家，去扶抱一個素不相識的年輕男子，到底有點不便。

但當她想到，若不馬上救走那人，萬一追殺他的人追到來，她因爲肚子痛的關係，現在是手軟脚軟的，只怕應付不來，何況，救人要緊，咬咬牙，她忙蹲下來，用力扶起那人，往不遠處的一片矮樹林子走去。

她長了這麼大，還是第一次與一個陌生的男子如此接近，肌膚相觸，禁不住心頭「怦怦」亂跳。

忽然，她心中閃過一個奇怪的念頭：「這人會不會就是那個姓徐的？」

一念及此，她不由停下脚步，偏首仔細地看了那人一眼，一顆芳心沒來由地又「噗通」跳了一下。

——她被那人英俊的相貌，吸引住了。

這是她夢想中的男人。

壓下心頭的那種異樣感覺，她用力扶着那人，走入那片疏落的矮樹林內。

她忙將那人放在一棵樹下，那知道脚一軟，倒在那人的身上。

她的臉立時「烘」地熱起來，一顆芳心也如鹿撞般「怦怦」直跳，羞得她慌忙直起身來。

剛才她倒在那人的身上，咀唇碰觸在那人的臉頰上，令到她有一種觸電般的感覺。

那是她從未有過的奇異感覺。

也是她第一次與一個男人如此「親熱」，那怎不教她芳心暗跳？

幸好那人仍然暈迷未醒，不然，她肯定羞臊得一頭鑽入地縫中。

伸手撫一下仍然「怦怦」直跳的胸脯，吸口氣，壓下那份羞赧，她開始細看那人身上的傷到底重不重。

細看之下，她發覺那人身上的幾處傷，只是輕微的皮肉之傷，並不是足以

致命的重傷，頓時放心不少，本想替他將傷口敷上藥包紮好，但又覺得有點不便，她忽然很想章立勇就在這時趕回來，代她動手替那人敷藥包紮，救醒那人。

偏偏，章立勇仍未趕回來。

——章兄會不會遇上什麼意外？

她不由思忖起來，同時，也開始有點不安。

探頭往林外望去，外面一點動靜也沒有，她又心安了一點。

她不由又扭回頭，瞧了那人一眼。

她又被那人英俊的相貌吸引住了。

驀地，那人的眼皮顫動了一下，似乎想張開來，她心頭驚跳了一下，急忙將目光移開，才退了熱的俏靨，倏地又熱起來。

那人眼皮跟着又顫動了幾下，終於張開眼來，咀唇噏動，微弱地道：

「水……水……」

楚如姬聽到那人要水，不由左張右望起來，但看到的都是樹木，哪裏有水？

她不禁着急起來。

因爲，她不知道那裏才有水，而她的身上，根本就沒有帶着水。

那人咀唇仍然噏動着，但却逐漸沒有聲音，張開的眼睛也慢慢合起來，看樣子，若沒有水喝，他又會昏迷過去。

楚如姬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只盼章立勇立刻趕回來，幫她去找水給那人喝。

林外却一個人影也沒有。

她忍不住在心裏咒罵章立勇：「姓章的到底去了那裏？這時候仍不回來，眞該死！」

但立刻，她又責罵自己：「章兄可能遭遇到什麼意外，這麼咒罵他，太不應該了！」

那人的雙眼一合，咀唇凝住，又昏迷過去。

楚如姬忽然一頭衝出林外，去找水。

此刻，她心中有一個念頭：水，一定要找到水，救醒他！

她終於在附近找到一條小河溪，但却沒有盛水的器皿，看着那條河溪中潺潺的流水，她急得不得了。

但很快，她便想到一個辦法。

河流上游不遠處，長了一片野芋，她摘了一片野芋葉，盛滿水，小心翼翼地走回那片又疏又矮的樹林子。

走入林中，一眼看到那人仍然躺在地上昏迷未醒，她提起的一顆心頓時放下，急急走到那人的身前，蹲下來，揑開那人的咀巴，將水倒入那人的口中。

那人喝了幾口水，馬上醒轉過來，才張開的雙眼瞬也不瞬地看着楚如姬。

楚如姬害羞地將目光移開，停止了向他口中倒水，忽然感到有點口渴，便喝了一口水。

「姑娘……謝謝……妳。」那人的目光逐漸明亮起來，說的話也比先前清楚。

「你覺得怎樣？」楚如姬不敢正眼看那人，斜瞥了那人一眼。

「好多了。」那人掙扎着想坐起來。

「別動。」楚如姬忙道：「你還是躺着歇一會吧。」

「姑娘，未知芳名怎樣稱呼？」那人舔舔咀唇，眼睛第一次眨了一下。

「我姓楚。」

「楚姑娘。」那人隨即叫一聲，眼中却閃過一抹異色。

楚如姬要是正眼看着那人，一定會發現那人的眼色有異，但她不好意思直視着那人，因此，並沒有發現那人眼中閃現的那一抹異色。

「你是誰？」楚如姬問道。

話出口，她忽然緊張起來……他會不會就是姓徐的惡徒？

「我叫徐君毅。」

楚如姬一聽，只覺心頭彷似被巨鎚擊了一下般，神情猛震了一下，脫口疾聲道：「你眞是徐君毅？」

徐君毅雖然看出楚如姬神色有異，但却沒有想到那麼多，認眞地道：「楚姑娘，在下確是徐君毅，千眞萬確。」

楚如姬那剎那，臉上神色連變，心中思潮激盪，本來要殺的人，却反而救了他，眞教她哭笑不得，怔怔地注視着眼前這個教她心動的仇人！

徐君毅終於看出楚如姬的神色有點不對，訝然問道：「楚姑娘，妳怎麼啦？」

楚如姬倏地霍然站起來，睜眼道：「姓徐的，本姑娘眞後悔救了你！」

徐君毅一頭霧水，不明所以地道：「楚姑娘，在下……妳怎麼這樣說？」

楚如姬忽然又道：「這樣也好，本姑娘終於可以手刃你這個惡徒！」

徐君毅被楚如姬說得更加摸不着頭腦，「楚姑娘，在下與妳素未謀面，承蒙妳相救，在下感激不盡，妳怎麼忽然……那麼說？在下根本與姑娘沒有仇怨啊！」

楚如姬怒氣冲冲地道：「姓徐的，殺妹之仇，不共戴天！」

徐君毅掙扎站起來，詫道：「楚姑娘，在下殺了妳妹妹？」

「姓徐的，你還裝蒜？」楚如姬咬着牙，「錚」地拔出劍來，迅疾抵在徐君毅的喉頭上。

徐君毅臉色微變了一下，却沒有閃避，「楚姑娘，妳這麼說，眞教在下莫名其妙，在下敢發誓，說的都是眞話，並沒有裝蒜！」

「你——」楚如姬倏地眼中殺機乍閃。「本姑娘問你，你可認識一個叫楚如花的姑娘？」

徐君毅馬上點點頭，倏地雙眼一睜，詫聲道：「楚姑娘，妳與如花姑娘是姐妹？」

楚如姬點點頭，咬牙道：「姓徐的，你殺了如花，本姑娘要殺了你，替舍妹報仇！」

徐君毅急忙道：「楚姑娘，令妹如花姑娘，不是在下殺的！」

「你還不承認？」楚如姬臉色一寒，嬌叱道：「你以爲本姑娘會相信？」

徐君毅急聲道：「楚姑娘，是誰說在下殺了令妹的？」

楚如姬厲聲道：「周中信周前輩！你不會說，是周前輩誣蔑陷害你的吧？」

徐君毅一聽，頓時呆住了。

——居然會是周中信說的，他眞是無話可說！

因爲，憑周中信在武林中的身份地位及信譽，他說出的話，彷如鐵鑄的一樣，絕對沒有人相信那是假話。

楚如姬看到徐君毅啞口無言，恨聲道：「姓徐的，你現在沒話好說了吧？」

吸口氣，徐君毅忽然異常冷靜地道：「楚姑娘，是周前輩親口告訴妳的？」

楚如姬點點頭。

「周前輩告訴妳，是他親眼目睹的？」

「是！」

徐君毅忽然長長地吐了口氣，閉起雙眼，微微昂起頭，平靜地說道：「楚姑娘，妳動手殺在下吧！」

楚如姬猛咬牙，寒聲道：「你以爲本姑娘不敢！」手中劍往前一送。

但在劍尖刺入徐君毅喉頭皮肉的剎那，她倏地又窒住了，臉上表情複雜。

——不知怎的，她忽然猶豫起來，狠不下心將他一劍刺殺，心中一陣矛盾。

劍尖刺入皮肉，徐君毅因爲痛的關係，身子微微抽搐了一下，却沒有吭一聲，一副視死如歸的從容神色，而事實上，他現在的情形，縱使他想反抗，也不可能，那何不表現得堅強一點。

當他感到劍尖刺入皮肉便倏然停住，沒有繼續刺入去，不禁訝然張開眼，看到楚如姬神色變化不定，不由道：「楚姑娘，妳怎麼了？」

楚如姬神情微震，雙眼倏睜，狠聲道：「姓徐的，你以爲本姑娘不敢殺你？」頓時緊了緊手中的劍。

徐君毅忍痛道：「楚姑娘，妳既然認爲令妹是在下殺的，那妳動手吧！」

「你！」楚如姬用力咬咬牙，握劍的手往前一送。

但馬上又窒住了。

——她無法狠下心，殺死他！

手往回一縮，她生氣（是生自己的氣）地將劍扔在地上！激動地叫道：「姓徐的，你爲什麼不反抗，不分辯？」

劍尖才抽出，徐君毅的喉頭馬上鮮血沁湧，徐君毅馬上睜開眼睛，看到楚如姬那種激動痛苦的樣子，舒口氣，說道：「楚姑娘，在下身中天蝎掌毒，有如一個廢人一樣，空有一身武功，根本無法反抗。妳說在下不分辯，若在下分辯，妳會相信麼？妳一定不會相信，那在下還分辯幹麼？那只會越描越黑！」

「姓徐的，你以爲你這麼說，本姑娘就會相信你說的話麼？」楚如姬口裏這麼說，心裏倒是眞的想相信他所說的。

「楚姑娘，在下知道，無論在下怎麼說，妳也不會相信在下沒有殺令妹，不過，在下在死之前，仍然鄭重地向妳說一句話：在下對天發誓，在下並沒有殺害令妹，如有一字虛言，天打雷劈！」徐君毅指天發誓。

「你眞的沒有殺死舍妹？」楚如姬不自禁說道。

「在下已落在妳的手上，殺剮任便，在下有必要騙妳麼？」徐君毅昂然道。

「但周前輩是不會向本姑娘說謊，誣陷你的！」楚如姬的語氣又強硬起來。

「在下也不相信，周前輩會誣陷在下！」徐君毅道：「在下相信周前輩不是那種人。」

「但周前輩親口對本姑娘說，他親眼看到你殺死舍妹的！」楚如姬的語氣又軟下來。

「在下與周前輩素未謀面，他怎會知道那個殺害令妹的人是在下？」徐君毅臉上滿是疑問之色。

「周前輩對本姑娘說，他親耳聽到舍妹在臨死前說出你的姓名！」

「周前輩眞的這麼說？」徐君毅驚詫得幾乎說不出話來，「他看到那個兇手麼？」

「周前輩說看到。」

徐君毅忽然長長地吐了口氣：「楚姑娘，這就好辦了，妳可否暫時饒我不死，待找到周前輩，要他辨認一下，他看到的那個兇徒，是否在下，若他說是，在下唯有認命，甘心讓妳取我一命，如何？」

楚如姬這時已被徐君毅說得信心動搖，何況，她也忍不下心殺他，而且，不知怎的，心裏一直不大願意相信他就是殺害妹妹的兇手，如今聽他這麼說，心裏已是一萬個同意，口裏却說道：「本姑娘怎知你是否一個言而有信的人？」

徐君毅慨然道：「楚姑娘若是信不過在下，大可以馬上一劍殺了在下！」

楚如姬呆呆地瞧了徐君毅好一會，但見他一臉湛然之色，怎麼看，也看不出他是一個奸惡之徒，再想起章立勇對她說的話，終於說道：「姓徐的，本姑娘姑且相信你，好讓你與周前輩當面對證！」

頓一下，又道：「若是周前輩認出是你，本姑娘一定會手刃……你，替舍妹報仇！」

「楚姑娘，妳一直在找尋在下，替令妹報仇？」徐君毅道。

楚如姬橫了他一眼，說道：「當本姑娘知道舍妹被你殺害後，本姑娘便馬上四出找你報仇，本來，本姑娘還以爲你死了，想不到你仍然活着……」

「楚姑娘，妳會到過那條小村子？」徐君毅打斷楚如姬的說話。

「若不是到過那條小村子，本姑娘與章兄又怎會知道你曾遭到不知什麼人的襲擊？」

「章兄？」徐君毅陡地雙眼一睜，急切地道：「楚姑娘，妳曾見過章兄？」

「當然見過。」楚如姬說着掉頭往林外望去。「要不，本姑娘怎會與他一直在找你！」

「楚姑娘，章兄如今在那裏？」徐君毅驚喜地道。

「他與本姑娘走到這附近的時候，忽然聽到一聲短嘯，章兄循聲趕去看看到底是什麼人發出的，那知道到這時候仍未回來，我眞擔心他出了事。」楚如姬一臉憂急的神色。

「章兄去了多久？」徐君毅也着急起

來。

「差不多半個時辰。」

徐君毅忽然想起董小鳳。「楚姑娘，在下馬上與妳去找章兄，順便也去找一下在下的一位朋友。」

看到楚如姬拿眼看着他，馬上明白她的意思，解釋道：「是這樣的，在下與那位朋友在路上遇上三個幪着面的人，他們出手襲擊在下，欲置在下於死地，幸得在下那位朋友捨命阻擋攔截住那三個人，在下才能逃脫……」

「那快去找吧！」楚如姬說着便往林外走出去。

徐君毅急急跟着。

走出林子，楚如姬倏地停下來，扭頭道：「姓徐的，你大可以放心了，因爲章兄已替你找到七葉半枝花！」

徐君毅聽聞後，臉上頓時現出一抹喜色，但隨即便着急地道：「楚姑娘，在下很高興，不過，我們還是快點去找章兄與在下那位朋友吧。」

楚如姬聽他那麼說，立刻快步往前走。

走了幾步，她忍不住展開身形，往前掠去，但她馬上便省起，徐君毅空有一身功力，因爲傷毒未除的關係，有如一個常人，忙煞住身形，扭頭往後望一眼，只見徐君毅已距離十多丈，拚命往前奔跑，想追上她，心中禁不住生出一份歉意來。

待徐君毅追上來，她正想開口解說，徐君毅已氣喘吁吁地道：「楚姑娘，妳別管在下，只管趕前去找尋章兄，在下隨後追上來便是。」

楚如姬猶豫了一下，但當她想到，章立勇可能遭到什麼意外，急需她趕去援手，當下忍心道：「姓徐的，你慢慢追上來好了，本姑娘先走一步！」

說完，便往前掠去。

她在心急之下，已忘記了自己曾肚子痛。

才往前掠出去，驀地，她又猝然停下來，伸手往左前方一指，高興地叫道：「快瞧，章兄回來了！」

徐君毅忙抬眼朝她手指的方向望去，果然看到章立勇在數十丈遠正向這邊飛奔而來，在他的身後，還有一個人，他馬上認出，那是董小鳳。

「楚姑娘，在下那位朋友跟着章兄趕來。」他高興得大叫。

楚如姬早已看到章立勇的身後，跟着一個身材婀娜的少女，聽徐君毅那麼說，不知怎的，她心中有點酸酸的，不大自在，只是輕輕地「嗯」了一聲。

章立勇這時亦已望到他們，揮手大叫道：「楚姑娘！徐兄弟！」

跟在後面的董小鳳也歡叫道：「徐大哥——」

「章兄，小鳳！」徐君毅揚手大叫。

楚如姬輕咬着咀唇，心裏滿不是滋味的，睜大雙眼，她要看清楚，徐君毅口中的「小鳳」，到底是個怎樣的女孩子，長得美不美。

很快，章、董兩人便奔掠到兩人的面前，章立勇撲到徐君毅的身前，伸手一把抓住他的手臂，高興地道：「徐兄弟，終於找到你了，眞好！」

徐君毅也緊緊地抓住章立勇的手臂，激動地道：「章兄，勞煩你了，我眞不知怎樣謝你才好。」

「徐兄弟，你這麼說，可是不將我當作朋友？」章立勇板起臉道。

「不是！」徐君毅慌忙道：「章兄，是我說錯了。」

「那你以後不准再說那種話！」章立勇立時笑起來。

但他馬上又急急道：「徐兄弟，我找到七葉半枝花了！」

徐君毅道：「章兄，辛勞你了。」

「你又說了？」章立勇立刻說道。

「章兄，是我一時口快，又說錯了。」

「徐兄弟，我不過與你說笑吧了，別當眞。」章立勇開心地笑起來。

「徐大哥，看到你沒事，我才放下心來。」董小鳳直到這時才有機會說話。「我眞擔心你逃不過那兩個幪面人的追截！」

「小鳳，要不是妳拚命攔截那三個幪面人，我一定逃不脫。」徐君毅感激地道：「看到妳跟章兄奔來，我才放下心頭大石。」

跟着他又道：「小鳳，妳怎會與章兄在一起的？」

章立勇馬上道：「徐兄弟，是我找到她的，我本來想趕去發出嘯聲的地方，看看是否發生什麼事情，但却什麼也看不到，就想轉回去找楚姑娘的，却忽然瞥到遠處有一條人影閃掠，好奇之下，便奔掠前去，那條人影已不見了，我不甘心就這樣回去，便繼續追下去，結果，發現董姑娘正與兩個幪面人在打鬥，我馬上趕過去加以援手，那兩個幪面人看到來了援手，不敢再戀戰，鬥了二十多招後，便抽身溜逃，董姑娘不甘心就那樣被他們溜走，追下去，我只好也跟着追下去，結果，還是被他們逃去了。」

跟着，他替董、楚兩人介紹道：「董姑娘，這位就是楚姑娘。」

兩女互相點了一下頭，彼此似乎都含有一點敵意。

其實，兩女含有敵意，那全是因爲徐君毅。

兩女之中，尤其楚如姬對董小鳳的敵意大些，因爲，她聽到徐君毅稱董小鳳爲「小鳳」，叫得那麼親熱，直覺上以爲徐君毅與董小鳳的關係很親密，禁不住心生妒意。

至於董小鳳，她是因爲楚如姬長得比她美，因而便心生警惕，認爲她可能會成爲她的情敵，因而對她生出敵視之意。

情之一字，確是教人有時會變得多疑，氣量也會變小的。

章立勇笑對徐君毅道：「徐兄弟，你又怎會與楚姑娘在一起的？」

徐君毅看了楚如姬一眼，笑說道：「說起來眞巧，我也不知怎的，逃到這裏，便力竭倒地，虧得楚姑娘救了我……」將他與楚如姬相遇的經過說出來，但却略去了楚如姬要殺他的那一節。

董小鳳聽到兩人曾經親近過，心中禁不住生出一絲妒意，但她却一點也不顯露出來，反而笑盈盈地對楚如姬施禮道：「楚姑娘，小妹在此多謝你救助徐大哥之恩。」

董小鳳這麼說，就算是白痴，也聽得出她話中的意思——我與徐大哥是很要好的，要好到足以代表他向妳致謝。

楚如姬是個冰雪聰明的女孩子，焉會聽不出董小鳳的弦外之音，心裏暗哼了一聲，表面上却一點也不顯露出來，還禮不迭道：「董姑娘，妳太客氣了，剛才，姓徐的已向我致謝了。」

徐君毅就是再蠢，這時也看出兩女似乎有點敵意，但他又不好說什麼，只好悶在心裏。

章立勇雖然生性粗豪，也一樣看出來，同樣，他也不好說什麼，只有暗暗皺眉。

他忽然省起他的表姑媽，忙對徐君毅道：「徐兄弟，我表姑媽呢？」生恐徐君毅會說出壞消息來，心中忐忑不安。

徐君毅道：「章兄，你表姑媽現在三十里外的一個村莊，在她表弟的家中，她很好。」

跟着又道：「章兄，你不知道她有一個表弟的麼？」

章立勇聽聞表姑媽無恙，頓時心安，搖搖頭道：「我從未聽聞她有一個表弟就在三十里外的一個村莊上，要是知道，我早已到那裏去找她，不用與楚姑娘每天四出去找的了。」

「章兄，你與楚姑娘一直住在小村子內的屋子麼？」徐君毅詫然問道。

「是啊。」章立勇道：「這幾天都是。」

「那怎麼小鳳找不到你們？」徐君毅奇道：「小鳳這兩三天都曾到村內的屋子去看過。」

「董姑娘是什麼時候去小村子？」

「離午前大約還有一個時辰左右。」

「那就怪不得了。」章立勇道：「我與楚姑娘每天大清早起床後，吃過早飯，便出外去找你，董姑娘當然看不到我與楚姑娘了。」

董小鳳插口道：「章兄，徐大哥，我們返回村莊去，以免表姑媽擔心我們。」

章立勇第一個說好，並對楚如姬道：「楚姑娘，妳有事要向徐兄弟問清楚，相信妳還未問吧？那回去後，再問個清楚明白吧！」

楚如姬本不想跟他們走的，她是氣不過董小鳳只對徐、章兩人那麼說，根本不提她，但她想到，還要跟徐君毅找到周中信問個清楚明白，只好忍下那口氣，點頭說道：「那件事一天未弄清楚，本姑娘也不會放過他。」

董小鳳不明白他們說的是怎麼回事，好奇地問道：「徐大哥，那是怎麼回事？你怎會與楚姑娘有……糾葛的？」

徐君毅苦笑道：「小鳳，別心急，待回去後，再慢慢告訴妳。」

董小鳳本來不答應的，却瞥到楚如姬咀角噙着一抹冷笑正瞧着她，她不想在她面前顯得自己任性，馬上改變主意。「徐大哥，回去後，你一定要告訴我啊。來，待我扶你走。」便欲伸手去扶他。

徐君毅忙道：「小鳳，我又不是七老八十歲，雖然掌毒未除，還走得了，不過走得慢點吧了。」

章立勇看出徐君毅是不想在楚如姬的面前，與董小鳳太親近，於是笑說道：「徐兄弟，若慢慢地走回去，只怕天黑也走不回去，這樣吧，由我來扶你一把，快點走回去吧！」不由分說，口裏說是扶，其實是一把將他架挾起來，展開輕功身法，往徐君毅手指的方向奔掠前去。

兩女互相看了一眼，各自展開身法，跟着掠去。

× × ×

徐君毅當晚服下用七葉半枝花煎熬的汁液後，便返回房中運氣調息，以助藥力發揮功效。

章立勇爲恐徐君毅有什麼意外，坐在房中看着他。

兩女不方便留下，各自回房歇息。

徐君毅足足運氣調息了一個時辰，才功力圓滿。

章立勇看到他頭臉上流出來的汗水，竟然是褐紅色的。

其實，徐君毅不但頭臉流汗，全身也流出汗水來，同樣是褐紅色的。

抹去一身汗水，換過一套乾淨衣服，徐君毅感到渾身輕鬆舒泰。

章立勇看到他神清氣爽，知道掌毒已除，替他高興不已。

徐君毅感激地對章立勇道：「章兄，我這一次能夠復原，全賴你替我找到七葉半枝花……」

「徐兄弟，你又忘了……」章立勇故意裝出不高興的樣子。

「章兄，我一時又忘了，請你原諒。」徐君毅忙道。

章立勇看到他惶恐的樣子，不由哈哈笑道：「徐兄弟，只要你以後不再說那種客氣話，我一定不會跟你開玩笑。」

「章兄，原來你是跟我開玩笑的！」徐君毅舒了口氣，也笑起來。「蹩了那麼多天，今天最輕鬆！」

「徐兄弟，你既然掌毒已除，那今晚好好地睡一覺吧。」章立勇說着便欲走出房外。

徐君毅却一把拉住他。「章兄，我有些話要跟你說，快坐下來。」

章立勇只好坐下來：「徐兄弟，是什麼緊要事？」

「就是關於楚姑娘找我報仇的事。」徐君毅皺起眉頭。「章兄，相信楚姑娘已對你說了吧？」

「她都對我說了。」章立勇點頭道：「徐兄弟，我根本不相信你會殺死楚姑娘的妹妹！」

「章兄，謝謝你這麼信任我。」徐君毅吁口氣，感激地看了章立勇一眼。

「徐兄弟，你是否認識楚姑娘的妹妹？」章立勇問道。

「認識。」徐君毅坦然道：「我是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認識楚姑娘的妹妹楚如花。」

「她很喜歡你麼？」章立勇道。

「不錯。」徐君毅用力點一下頭。「我認識她的時候，大約是一年前吧，楚如花大約只有十七八歲，長得很美，比她的姐姐還美，但却有點任性，自遇上她後，她便一直借故跟着我，起初，我還不知道她喜歡我，以爲她只是貪玩，才跟我到處去，但漸漸的，我看出她喜歡我，但我却並不喜歡她，只是將她當作朋友看待，後來，我看出若不對她表明，那會害得她不能自拔，或是做出傻事來，於是，我便對她坦言相告，我一直都是將她當作自己的妹妹那樣，並對她說，如她願意，我與她可以結爲異姓兄妹。那知道第二天，她便不告而別，只留下一封信，信上寫着：恨死你三個字。我以爲那只是她洩洩恨吧了。也不以爲意，之後，便沒有再看到她，直到我遇上狠山三兇之前，有一天，她忽然在我面前出現，只對我說了一句話，你不喜歡我，你會一輩子也後悔的！跟着便走了，之後，一直再沒有看到他，也不知道她死了，直到楚姑娘遇到我，才知道她死了，而兇手竟然是我！」

「徐兄弟，聽你這麼說，會不會是楚如花對你由愛生恨，她不幸被不知什麼人殺害時，臨咽氣的時候，由於對你的恨意太深，因此，便向周老前輩誣蔑兇手是你，好教你知道，她第二次見你時，對你說的那句話，是認眞的！」

徐君毅連連點頭，道：「章兄，這絕對有可能。我曾聽說過一句話：『愛之越深、恨之越切』，若是眞的，想想也教人心寒。」

一頓，又道：「章兄，老實對你說，這也是我不敢輕易招惹女孩子的原因。」

「徐兄弟，那你準備怎樣洗脫你的嫌疑？」

「這一點麼，我早已與楚姑娘說好了。」徐君毅道：「我準備與她去找周前輩，請他辯認一下，當日他所看到的那個兇手，是否是我。」

「嗯，這個主意不錯，也只有這樣，才能洗脫你的罪嫌。」章立勇點點頭道：「不過，若周前輩指認兇手就是你，那你就算掏盡三江之水，也洗脫不了！」

「章兄，你放心吧。」徐君毅道：「所謂清者自清，濁者自濁，何況，我相信周前輩不是那種顚倒黑白的人。」

「我也相信周前輩不是那種人。」章立勇道：「但你可有想到，若那個兇手假扮成你的模樣，周前輩自然一口咬定，那個兇手就是你。」

徐君毅聽得悚然一驚，疾聲道：「你說得是，怎麼我沒有想到！」其實他是當局者迷。

「徐兄弟，在那一段時間內，你可有與什麼人在一起？」章立勇可是旁觀者清，立刻想到這個最能夠證明他不是兇手的「人證」。

「沒有。」徐君毅搖搖頭。「當時，我正一個人在武夷山上尋幽探勝，若是我與什麼人在一起，我早已對楚姑娘說出來，證明那個兇手不是我。」

「徐兄弟，那你只好碰碰運氣，但願那個兇手並沒有喬裝成你的樣子，不然，你可是水洗也不清了。」

「船到橋頭自然直，眼下，只好見一步行一步。」徐君毅皺起雙眉。「明天的事，根本無人可以預測得到，章兄，你說是麼？」

章立勇點點頭：「徐兄弟，那你準備什麼時候去找周前輩？」

「明天便去找他。」徐君毅道：「我想盡快洗脫嫌疑，免得整天被人跟着。」

「你是說楚姑娘？」章立勇道。

徐君毅點點頭。

「徐兄弟，像楚姑娘那麼美麗的姑娘跟着你，若是換上別人，只怕求之不得，以爲飛來艷福，你不是討厭她吧？」

「我不是討厭他。」徐君毅道：「我是感到她似乎就像一種無形的重壓般，壓在我的身上，令我時刻感到，我是個殺人的兇手，章兄，你說，在這種情形下，你會喜歡看到她麼？」

「那當然不想看到她了。」章立勇道。

忽然，他奇怪地看了徐君毅一眼，說道：「徐兄弟，你不會看不出，楚姑娘似乎有點喜歡你啊。」

徐君毅苦笑道：「章兄，我不是一塊木頭，怎會看不出來，但在嫌疑未洗脫之前，你說，我怎有心情去理會這種兒女之情？」

「徐兄弟，我眞羨慕你。」章立勇笑說道：「時常有美麗的女孩子爲你傾心。」

徐君毅苦笑道：「章兄，你可知道，其中的煩惱，簡直教你頭痛不已！」

「徐兄弟，有女孩子喜歡，也會頭痛煩惱的麼？」章立勇雖然比徐君毅年紀稍大，但却從未與女孩子談情說愛，因此，他對於箇中滋味，毫無所知，才會說出那麼傻氣的話來。

「章兄，要是有一個你並不喜歡的女孩子喜歡你，但你又不好對她明白說出來，你說，那是不是很頭痛？」

「嗯，這確是很頭痛！」章立勇點頭道：「不過，我一定會坦白告訴她，免得煩惱。」

「章兄，說說當然容易，若你是當事人，只怕不會說得那麼爽快輕鬆。」徐君毅道：「你有沒有想到，若是坦白對那女孩子說，那會傷害她，要是她抵受不了那種打擊，幹出傻事來，你會一生一世也不安樂的！」

「這個麼，我倒沒有想到。」章立勇抓抓鼻子，道：「聽你這麼說，確是一件煩惱的事，而非樂事，那我可不敢招惹那些女孩子了。」

「也不盡是煩惱的。」徐君毅道：「若是你喜歡一個女孩子，對方也喜歡你，那不但是一件快樂的事，也會感到幸福甜蜜的。」

「眞的麼？」章立勇喜道。

徐君毅笑着點點頭。

「可惜，我還未遇上一個喜歡我，而我又喜歡她的女孩子，要不，我眞想嚐試一下箇中滋味。」章立勇一副心神嚮往的樣子。

「章兄，你一定可以遇到這麼樣的一個女孩子的。」徐君毅笑着拍拍他的肩頭。

「徐兄弟，你遇到這麼樣的一個女孩子麼？」

「目前爲止，還未遇到。」徐君毅搖搖頭道。

「你不喜歡董姑娘麼？」章立勇詫異地看着徐君毅。「我看得出，董姑娘很喜歡你的。」

徐君毅嘆口氣，道：「我也知道她很喜歡我，但我一直以來，視她如同妹妹那樣，我雖然也喜歡她，却不是男女間的那種，只是兄妹間的那種喜歡，你明白麼？」

章立勇點點頭：「徐兄弟，你就是爲了董姑娘而煩惱？」

徐君毅點頭道：「就是爲了這件事煩惱，我怕傷了她的心，不知她是否受得起那種打擊，所以，一直不敢坦白向她相告，爲此，弄得我煩惱不已。」

「看董姑娘對你的言談舉止，她似乎愛你很深，你若是坦白對她說，我看她未必承受得了那種打擊，這確是很頭痛的一個難題。」章立勇道：「不過，徐兄弟，你若不趕快想一個她可以接受的方法向她表明，董姑娘一定會越陷越深的，到她陷得不能自拔的時候，結果怎樣，我不知該怎麼說了。」

徐君毅聽得悚然心驚：「章兄，幸好被你一言提醒，不然，我也不敢想像，我要盡快找一個適當的機會，向她表白，以免害人誤己。」

「徐兄弟，你對楚姑娘眞的沒有一點意思？」章立勇忽然道。

「我與她相識不過半天，就算我是一個急色的人，也不可能這麼快便對她有意思的。」徐君毅搖搖頭，道：「何況，董姑娘的事還未解決，我又那有這種心情呢？」

一頓，瞧着章立勇笑說道：「章兄，你與楚姑娘相處幾天，是否對她有意思？」

章立勇立刻大搖其頭：「徐兄弟，你眞會說笑，我一向有自知之明，像我這種料，是配不上楚姑娘的，因此，我從未對她動過念頭。」

跟着，他瞟了徐君毅一眼，道：「徐兄弟，你與楚姑娘倒是很相襯，我看得出，楚姑娘似乎對你有意，說不定，過些日子，你也會對她有意的。」

徐君毅大搖其頭道：「不可能的，她一直視我爲殺妹仇人……」

「但當查清楚你不是兇手，那就有可能……」章立勇打斷他的說話：「徐兄弟，我忽然有一種預感，將來，你與楚姑娘會在一起的。」

徐君毅笑說道：「章兄，你眞會說笑。」

章立勇正色道：「徐兄弟，我不是說笑的，我確實有那種感覺。」

「說笑也好，眞的也好，章兄，我不想再說了。」徐君毅輕舒一口氣。

「那就說說怎樣找尋周老前輩這件事吧。」章立勇道。

「章兄，你不是想跟我與楚姑娘一起去吧？」徐君毅馬上聽出章立勇的言外之意。

「徐兄弟，你不會嫌我礙手阻脚吧？」章立勇急道：「就算我不跟你們去，董姑娘一定會跟的，你想想，兩女一男在一起，有我在，就可以化解一下，你自己想想吧！」

徐君毅想一下，覺得章立勇說的也是，於是點頭道：「你說得不無道理，好吧，你與我們一起去吧。」

跟着又說道：「明天，我們趕往徐州，打聽一下周前輩的行踪，然後去找他。」

「你怎麼說，便怎麼辦，我會聽你的。」章立勇道。

「時候也不早了，該睡了。」徐君毅說着打了個呵欠。

「嗯，也該睡了。」章立勇跟着也打了個呵欠，走到靠牆的一張床前，躺倒下去。

徐君毅也走到另一張床前，坐下來，脫掉靴子外衣，躺到床上。

章立勇已發出鼾聲，睡着了。

× × ×

徐君毅與章立勇、楚如姬、董小鳳於午前趕到徐州，章立勇直叫肚餓，第一個領先走入一家酒樓內。

楚、董二女看到章立勇那種急不及待的樣子，在後面忍不住掩咀直笑。

徐君毅素知章立勇是個性情中人，一向不拘小節，他倒是見慣不怪。

這一路之上，董小鳳對徐君毅表現得很親熱，大概是向楚如姬顯顯「顏色」吧，却令到徐君毅大感尷尬，暗嘆吃不消，但又不敢有所表示，以免令到她難堪。

楚如姬一路上却神色冷冷的，很少說話，都是與章立勇說的，徐君毅看在眼內，心裏生出一絲歉意。

而果然不出章立勇所料，董小鳳說甚麼也要跟着他們去找周中信，徐君毅只好答應她。

才坐下來，章立勇便一迭聲向那個走過來招呼他們的伙計要茶，徐君毅也不是個嗜酒之人，兩女也不擅喝酒，便陪他一起喝茶。

倒是那個伙計大感詫異，因爲他看出，四人都是武林人，憑他所見，鮮有武林人不喝酒的。

酒，與武林人，江湖客，一直以來，似乎結下不解之緣，如今他們四人却不喝酒，只喝茶，那個伙計當然「少見多怪」了。

那伙計泡了兩壺茶拿給他們，章立勇自顧自斟了一大碗，但却皺起眉頭，沒有喝。

原來，那壺茶熱騰騰的，若喝一口，肯定會燙傷舌頭。

口中嘶了口口水，章立勇大叫：「伙計，來一壺涼茶！」

那個伙計立刻端來一大壺涼茶，不等他放下，章立勇伸手一把搶過，也不用杯碗，就着壺咀，直往口裏倒。

董小鳳與楚如姬看得直皺眉頭，徐君毅却見慣不怪，還笑說道：「章兄，小心嗆了喉嚨。」

章立勇一口氣喝掉大半壺茶，才滿足地放下茶壺，透口氣，說道：「暢快，眞暢快！」跟着用袖子抹抹咀巴。

（未完・三）

上文提要： 郤桓度發現夏姬對郤宛之死惋惜，於是說出是郤宛之子，由夏姬護送出關，中途在一莊院留宿，自己躲入糧倉內，在糧倉發現夏姬和巫臣幽會，並約定在岸邊用出使的樓船接應，相偕逃走，郤桓度亦利用掩護夏姬，殺了襄老的部下高手龍客，送了夏姬上船，自己暗中潛上騰蛟樓船之內，向船艙處匿藏……

戰國英雄傳奇故事／黃木・文
可飛・圖

荆楚爭雄記

合擊扭轉敗局　躲避反得兵書

郤桓度從船側攀船，距離進入船內的艙口，只有十多步的距離。

天色逐漸發白，郤桓度覷準一個空檔，仗著迅如閃雷的身法，掠入艙門。

一條梯階向下伸展，丈許下是一個廊道的開端，憑著靈敏的聽覺，郤桓度知道廊道上應是無人。他估計目下全船還處於高度的戒備狀態，防止公子反或襄老方面的人追來，巫臣和一衆手下應集在船尾的高台上。當這戒備一解除，巫臣的人就會散往船上各處，若不能在那刻之前覓地藏身，必然凶多吉少了。

郤桓度一躍而入，刹那便站在艙內廊道的開端，一條走道在眼前伸入，每邊各有三道門戶，總共是六間艙房，過了艙房便是另一個側開的階梯，郤桓度心中一喜，知道是通往艙底的路徑。

就在這時，背後一陣人聲傳來，由遠而近，郤桓度不再細察，便向前衝去，剛到達通往艙底的階梯時，心中叫苦，原來隱隱有人聲從艙底傳出，此路不通。

另一邊通來他置身廊道的梯階頂上，人聲步聲愈來愈大，他估計最少六七個人的步伐聲。

郤桓度無可選擇，一把便扭向左邊的一扇門，郤推不動，顯然在內被反鎖了。梯階已響起第一下腳步聲。

郤桓度連忙推對面另一道門，也是紋風不動，郤桓度連忙退往隔鄰的艙室，這次木門應手而開，郤桓度也不理室內情形，身形一動，便掠了進去，這時艙內充滿了步落梯階的聲音。

室內並無一人，中間放了一張大枱被絲布覆蓋，枱的四周放置了十多個蒲團，供人坐下，兩邊是兩個大櫃。

郤桓度大叫不好，這分明是個會議室，現在進入艙內的衆人，若是要商議下一步的行動，一定會來這個室內，豈不是撞個正著，門外腳步聲由遠而近，他的估計看來不錯。

會議室貼近船身那一邊，開了個窗戶，可見外邊的漫天陽光，沿岸山野，郤桓度一咬牙，決定不從這窗戶逃生。轉身打開左邊的櫃門，裏面放滿竹簡和帛書，那能藏人？

腳步聲已來至門前，他甚至沒有時間試探另外的櫃門，揭起覆蓋著會議枱的絲布，一俯身便藏入枱下。

四周絲布垂下，這是個「最不安全」的隱蔽地方。

同一時間艙門打了開來，八九個人的步聲魚貫而入。

郤桓度心中祈求，希望這不是一個冗長的會議。

枱布外各人紛紛坐下，把郤桓度徹底包圍起來。郤桓度幾乎停止了呼吸，枱布外不乏高手，輕微的疏忽也會召來殺身之禍。

一把沉雄的聲音響起道：「今次我們乘坐的『騰蛟』，出於魯國名師公輸班先生的設計，速度勝於他船。我試過由郢都來夏浦，只耗兩日時光，所以不虞敵人跟踪追趕。」頓了一頓，可能是觀察各人的反應，續道：「唯一担心的，就是目下通往郢城這段路，這一段的長江，左彎右曲，若以快馬在陸上奔跑，可先一步抵達郢城，還有時間從容佈置，攔截『騰蛟』。」

在枱下的郤桓度，認得這正是巫臣的聲音。

巫臣繼續分析形勢道：「郢城水路的守將是素功，這人精擅水戰，又是囊瓦方面的人，若全力在江上攔截我們，血戰難免。只要過得這關，向江東直放，在松陽登陸北上，直赴魯宋之地，襄老就算有三頭六臂，也將無奈我何。」

巫臣又道：「郢城在望，若敵人攔截，各位有何對策。」

另一把聲音響起說：「襄老要在大江上阻止我們前進，一定要借助素功的水師，所以對素功實力方面的了解，成爲今次成敗的關鍵。」這人說話條理分明，爾雅溫文，似是謀臣那類人物。

這人續道：「在計劃這次行動之初，我曾對素功的水師作了一番研究，可斷言無論在實力和戰鬥的技術上，我們都不宜和他正面交戰，幸好這次我們是以逃走爲主，以我們這船的速度和設備，可說是一展所長。」

另一把雄壯的聲音轟然道：「柏先生可否分析一下敵方的實力佈置，好使本將能因事制宜，定下對付的策略。」這個人當然是巫臣的手下大將。

柏先生答道：「燕將軍好說，素功轄下共有七艘大船和百餘隻靠槳推動的快艇。大船中只有帥船『飛楚』和戰船『燕翔』的性能和速度，勉强可以跟得上我們的『騰蛟』，縱或未到相埒的界線，所差無幾。」

巫臣的聲音又在室內响起道：「就這樣來比較，我們處在非常惡劣的形勢，但敵方不及的地方，就是我們這裏有位操舟的妙手祁老謀，這一著必大出敵人意料之外。」

一個人連忙出言謙讓一番，當然是那祁老謀，只聽他道：「巫先生於我祁老謀有大恩，又長期令我和家人富貴榮華，不要說這是本份的事，就算赴湯蹈火，老謀也在所不辭。」大家又是一番客氣說話。

郤桓度暗忖這巫臣眞是老謀深算，一早便已廣攬人才，依然大胆挑戰，虎口拔牙，心底也不由佩服，想起父親生性耿直，不懂陰謀詭計，致爲人所乘，眞是要切戒。這些日子來的所見所遇，令郤桓度在很多方面都起了變化。

祁老謀續道：「老謀對整條大江的水流，在不同的地方、時間和天氣的變化下，每種情況瞭如指掌，所以今次『騰蛟』駛進郢城的水域時，恰好是傍晚水流最湍急的時分，最不利於攔截，况且我還有幾手絕活，敢說天下無人可以化解，唯一担心的，就是敵人可以快艇載人强搶上船，這一著就要燕將軍去操心了。」

燕將軍答道：「這個包在小將身上。」聲音透露出强烈的自信。

另一位從未說過話的人道：「我反而担心襄老和他座下的高手，襄老除了慘死的郤宛和他的頂頭上司囊瓦外，在楚地還無人能制服。他手下又盡是非能易與之輩，若給他們藉快艇搶上船來，眞是勝負難料。」衆人一陣沉默，顯然都不知道應如何對付這可能發生的局面。

巫臣哈哈一笑道：「襄老上船，便交由我對付，其他的人，便要勞煩各位了。」衆手下一齊默然，知道這是巫臣不想士氣低沉。他們都是身經百戰的戰士，不會輕易沮喪，惟有見步行步了。

巫臣又說了一番論功行賞的勉勵說話，這才散去，霎時整間會議室，只剩下躲在枱底的郤桓度，他還不敢貿然而出，若有人重返會議室，便要前功盡廢了。

突然聲音從隣房傳入耳內，聲音雖被厚實的木板隔開，細不可聞，但郤桓度的聽覺何等靈敏，運起守心之術，隣房微不可覺的聲音便在極度專注下，一點一滴的收在他的聽覺網上。

一陣奇怪衣衫的磨擦的聲音傳來，良久才停止，巫臣的聲音响起道：「姬！過了郢城之後，我們一定要好好親熱一下。」

郤桓度恍然，怪不得推不開那道房門，原來住了夏姬在內。心下同時升起一道嫉火，和莫明的痛苦，他知道這等形勢下，他已失去爭奪夏姬的資格。

夏姬一陣沉默，不作一言。

巫臣聲音帶點不滿道：「姬！爲甚麼在樹林救回你之後，一直鬱鬱不歡，有時又長嗟短嘆。」郤桓度心下大快，暗忖巫臣你雖然可以恣意享用她的身體，她的心却依然是我郤桓度的私有財產，另一方面又暗駭巫臣必從而推斷出是郤桓度令夏姬生出這樣的變化，男人嫉恨起來，不可理喻，夏姬想也不好受。

夏姬幽幽一嘆道：「我令你冒上如此大的風險，於心不安。」郤桓度心內大聲叫絕，至此完全爲夏姬放下心來，想起夏姬飽歷滄桑，應付男人經驗的老到，不在話下，想到這裏，很不是滋味，唯有希望自己是與衆不同的一個。這時忽聽到巫臣提起他的名字，又將他在愛恨交集的情緒裏，扯回現實來。

巫臣的聲音傳來道：「他應是自顧不暇，怎會拔刀相助，唯一的解釋是他希望襄老在盛怒下，全力對付我，方便他乘隙逃遁，但他怎能深悉我們的全盤計劃？」這些問題對這素負智名的楚國大臣，造成很大的困擾。

巫臣又說了一會甜言蜜語，道：「我還要在議事廳工作一段時間，你需好好休息，睡醒時，便應是身在安全地帶了。」

郤桓度魂飛魄散，若待他眞的回來會議室工作上幾個時辰，就算不發現他，累也可把他累死。密謀脫身之計。

鄰房傳來開門的聲音，眼看連逃走也來不及，幸好夏姬的吸引力强大，巫臣忍不住又在門邊講了幾句。

郤桓度連忙從枱底走了出來，略略舒展筋骨，一把取出掛鈎，決意冒險從向海的小窗離去。

隔壁傳來閉門的聲音，腳步聲果然轉移過來，在會議室的門前停下。

郤桓度不再猶豫，閃電掠向窗前，上身俯出窗外，身中索鈎電射往夏姬歇

息鄰房的窗邊，銅鈎才掛在窗沿，郤桓度沒有時間試驗，整個身體便飛出窗外，他的身形剛消失在窗外，巫臣剛好推門進來，他心中還陶醉在夏姬的音容裏，一點不知情敵剛正離去。

郤桓度斜斜地側飛往夏姬房子的窗戶，整個身體靠索鈎的力垂吊，緊貼船身，掛在窗下六尺處，離江面有七八尺，不上不下。

他不敢弄出任何聲音，怕船上的人發覺，幸好這個角度，除非船上有人俯首察看船身，否則一時難以發覺，當然在這大白天陽光普照下，這樣的怪象絕對不能久持。

他雙手一用力，身子登時升到窗的下沿。他探頭一看，連忙又縮下頭來，原來他看見夏姬修長婀娜的美好身形，正背著他而立，也不知爲甚麼，心中一陣狂跳。

他再探頭一看，又嚇了一跳，原來夏姬剛轉過頭來，臉上似乎有點淚痕，他急忙縮低，在這樣的情形下，夏姬乍見窗外有人頭出現，不失聲驚叫便大大稀奇。

房內一陣輕盈熟悉的步聲傳來，郤桓度大叫此番休矣，原來夏姬一直向窗戶走來。

夏姬來到窗前，把手肘枕在窗沿，玉手輕托著下頷，痴痴地望向窗外，面上果然滿佈淚痕，在太陽下閃閃生光。她兩眼雖然望著外邊的風光，但神思飛越，顯然視而不見，另有所思。

郤桓度是第一次在白天下見到夏姬，從下望上去，夏姬的俏臉有若冰雪的晶瑩，白裏面又透出粉紅，充滿青春的生命力，她的輪廓極美，而且顯出她溫柔可人中帶著堅強和野性的性格，這樣動人的美女，郤給命運安排了這樣的一條道路，眞是造化弄人。

夏姬對郤桓度的存在懵然不覺，口中忽然喃喃道：「郤桓度！郤桓度！」

郤桓度這一次的驚嚇更大，幾乎鬆手跌落江中，立時醒悟到夏姬正在思念自己，情濃處不自禁呼喚自己的名字。

郤桓度再忍不住，甚麼逃走大計完全拋諸腦後，整個人躍起至窗前，和夏姬嚇得目定口呆的俏臉只差兩寸，在夏姬張口呼叫前，他的唇封住了夏姬豐潤的櫻唇。郤桓度心下大快，心想也讓你受回一次驚嚇，這算是扯平，其實他內心暗恨夏姬和巫臣親熱，但又有氣不能出，造成他不能解釋的心態。

郤桓度恣意享受，夏姬的櫻唇更爲濕潤，身子也發熱起來，這下突如其來的變化，使她進入歇斯底里的狂喜境界。

鄰房傳來一陣筮竹相碰的聲音，郤桓度略爲清醒，這才醒起自己半身伸了入窗內，還有下半身在窗外，隨時有被人察覺的危險。

他離開了夏姬的紅唇，當然不敢發出任何聲音！以手示意夏姬讓出空位。

夏姬依依不捨把上身從郤桓度處移開，郤桓度不見如何動作，便從窗外躍了進來，全無半點聲色。

兩個肉體又再緊緊擁在一起，他們死擠死壓，但卻不敢弄出任何聲音，這反而給他們偷情的高度刺激，轉眼兩人都慾火高漲。

第二陣筮竹的聲音傳來，巫臣正在問卜，不問可知表示了他對前途的担憂，也好像在提醒鄰房正在抵死纏綿的男女在命運的渺不可測下，應該把握現在，及時行樂。

郤桓度一對手滑入了夏姬的衣服內，恣無忌憚地巡遊，他心中狂叫，無論怎樣，這一刻她是我的，我一定要佔有她。

夏姬的美麗面孔顯露出極度的興奮和歡樂，她的小口不斷張開，卻強忍著不發出任何聲響，等待著破體那一刹的來臨，在她一生裏，這是她第一次眞正享受到兩性的狂歡，艙房內春色無邊。

＊　＊　＊

巫臣數著手中的蓍草，坎下艮上，正是山水蒙掛。

蒙、昧也。以坎遇艮。艮止于外，坎水在內。內既險陷不安，外又行之不去，莫知所在。

巫臣咀角牽出一絲苦笑。

口中喃喃道山下有險。原來蒙分上下兩卦，上卦爲艮爲山，下卦爲水爲險阻，所以說山下有險。所謂退落下卦則困於其險，進於上卦則阻於其山，一籌莫展。

唯一的生機，就是上九爻動，化作地水師。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御冠。

這是九死一生之象。

＊　＊　＊

夜幕低垂。

密雲。

大江一片漆黑。

「騰蛟」全無燈火，順著江流以高速前進，風勢強勁，所有的革帆均高張半空。

祁老謀不負所托，對天時地利的把握，叫人拍案叫絕。

巫臣和一眾高手集中船頭，夜風吹得他們的衣服獵獵作響。

一百名家族中最精銳的戰士，都進入戰鬥的位置，革製的護盾，佈滿船的四周，應付敵人的強弓硬矢。他們人數不多，實力卻不可輕視。

在江流的遠處，露出了幾點燈火，郟城在望。

下游近處一片漆黑，除了偶爾有艘靠岸的漁舟，便全無動靜。

這現象有點反常，這正是漁舟歸家的時份，大江怎會不見舟火？

就在這刹那，下遊里許處燈火大明，兩艘巨舟併排在江心出現。

兩岸又馳出百多艘快艇，扇形地從下游逆流而來。

敵人的兩艘巨舟傳來陣陣戰鼓，殺氣騰騰，聲勢奪人。

「騰蛟」刹那間陷入敵人的重圍裏。

巫臣的手下有人失聲道：「『燕翔』『飛楚』！」正是素功轄下最精銳的水師，敵人是志在必得。

巫臣不得不暗讚敵人這一手漂亮，唯一欣慰的，就是即管襄老胆大包天，

也不敢以火箭毀去「騰蛟」，因爲這是代表楚國的使船，也是楚王的座駕舟。

巫臣和一眾高手面容不改，他們久經戰陣，怎會被這聲勢嚇倒，反而事到臨頭，更見從容。

「飛楚」和「燕翔」迎面緩緩而來，迅速接近高速向它們駛去的「騰蛟」。

巫臣沉聲指揮道：「小心他們的鈎索！」若給他們迫近五丈之內，便會被敵人以索鈎硬生生扯近，再強搶上船。

素功不愧水路名將，一出手便使巫臣陷於險境。

下流上來的快艇速度快於「飛楚」和「燕翔」，一忽兒迫至十五丈內。

形勢一髮千鈞。

「騰蛟」驀地響起一片鼓聲，在船身底部近水的兩邊，每邊打開了一條長方形的隙縫，各伸出一排二十枝長槳，有力地以某一節奏划動，船速加倍。

船帆移轉，以高速美妙地拐個彎，避過江心的兩艘巨舟，在貼近岸邊處逸去。事起突然，一連翻了多艘迎面而來的快艇。

燕將軍一聲令下，船上萬箭齊發，向敵人的快艇射去，敵人紛紛中箭落水。

巫臣暗忖這個公輸班的設計，配合祁老謀天下無雙的操舟之術，一定大出素功意料之外，不知他如何應付。

「騰蛟」拐彎時的巨浪，又把敵人的快艇弄翻了幾隻，「飛楚」和「燕翔」，給拋在船後。

戰鼓再響起，「飛楚」和「燕翔」掉頭追來。

素功立在「飛楚」的船頭，神情從容。站在他身旁的襄老，卻是面目猙獰，咬牙切齒。他發誓若得回夏姬，一定以所有方法來肆意淫辱她。

素功身形高挺，面目陰沉，嘿嘿笑道：「申公巫臣這艘『騰蛟』，確令本將眼界大開，風力和人力的巧妙配合，把船速擴展至極限，欽佩之至。」他口中說著欽佩，面上卻無半點表情，令人不知他心內的意向。

襄老眉頭一皺道：「現下和『騰蛟』愈拉愈開，難道便這樣束手無策，看着它在眼前逸去。」語氣間流露不滿。

素功仰天長笑道：「襄兄也太過小覷於我，這郟城水域是我地頭，敵人要走便走，我素功顏面何存？我一定能把襄兄送上敵船，那時便要看你的手段了。」

襄老大喜，兩眼兇光暴射，心想楚域之內，郤宛已死，還有誰能擋得住自己手中寶劍。

襄老狂笑起來，聲音震盪江流之上，得意萬狀。

素功續道：「一刻鐘後敵船抵達二龍頭，該處江底特淺，水流更急，又多亂石，任何舟船經過該地，必需減慢速度，否則船破人亡。」

襄老訝道：「敵人要減慢速度，我們難道便能例外？

素功眼中精芒電閃，露出得意神色道：「就是針對這點，我設計了一種以葯制鍊皮革造成的尖形艇，可在短時間內不怕水侵，船身輕巧扁平，在急流上沖奔，快逾奔馬，巫臣插翼難飛。」又是一陣長笑。

襄老道：「革船可坐多少人？」

素功道：「這是美中不足處，每艘革船只可乘坐兩人，加以製作困難，到目前爲止，總共製成二十艘，僅可供四十人乘坐。」

襄老慨然道：「我手下無一不是高手，可以一擋十，十艘革艇，足夠有餘。」

素功咀角露出陰險的笑意，若能扳倒申公巫臣，他們的利潤，將是驚人之至。

＊　＊　＊

「騰蛟」忽地燃亮了船頭的燈火，直向二龍頭的亂石急流駛去，一陣鼓聲，主帆降下，大船減慢下來。

若非祁老謀深悉這裏的水流形勢，在如此黑夜强行搶過，無疑是自殺。但舟速果如素功所料，減了最少一半。

巫臣這時和手下轉往船尾，每一個人都仍然處在高度的戒備下。

「飛楚」和「燕翔」的燈火愈來愈少，大家的距離拉得很遠。

「騰蛟」緩緩進入二龍頭，兩邊的山崖特別陡峭，有如抵達鬼域。

巫臣忽地一聲驚呼：「不好！」

眾人極目上游，一齊面色大變。

十多艘形狀尖長的小艇，每艇兩人，在上游以驚人的高速追來。

燕將軍大喝一聲：「放箭！」

「騰蛟」霎時間射出滿天勁矢，紛紛向追來的小艇洒落。

這次艇上盡是楚地的一流高手，輕易便將來箭擋開。

巫臣等齊齊取出劍刃，他們最担心的情形快將出現，唯一可慰的，就是己方人數佔壓倒性的優勢，若能制住襄老，這場仗便穩贏。

惡戰不免。

襄老大喝一聲，一馬當先，箭矢一樣閃電彈往「騰蛟」，巫臣等一齊色變。還未定過神來，襄老鐵塔般的身形，已搶入巫臣手下們裏，兩顆斗大的人頭，和著鮮血，彈上半空。人頭還未著地，襄老右劍又已貫穿了另兩人的胸背，左手的鐵拳擊碎了一人的頭骨。

巫臣和燕將軍一齊叱喝，一人提劍一人提斧，雙雙趕上。

襄老又殺了幾人，鮮血染滿他名震楚地的長劍，有如虎入羊羣。這時巫臣的劍由後面攻來，燕將軍的斧，由左側攻到。

襄老一聲長嘯，高大威猛的身形，有如狸貓一般的輕巧，一閃身，便避過了兩人凌厲的攻勢，閃到了船的另一側，巫臣手下精銳紛紛濺血倒下，竟然沒有人可以使他慢下一線，擋他片刻。

這情景非常奇怪，巫臣和燕將軍的劍斧離開襄老只有半尺的距離，但在襄老鬼魅般的身法下，這半尺卻像一道永不可以逾越的鴻溝，可望而不可即。

倒在襄老劍下的已超過三十人，船上給他殺得人仰馬翻，遍地鮮血。

襄老再殺一人，忽地整個躍起往船的主桅，雙腳在桅上一撐，整個人閃電般彈回來，手中長劍分攻巫臣和燕將

軍。

兵鐵交鳴的聲音大震，巫臣和燕將軍一齊向兩側踉跟後退，襄老這兩劍力逾千鈞，兩人都給震得血氣浮動，燕將軍功力較遜，虎口滲出鮮血。

襄老終於站定了身形，鐵塔般立在兩人面前，面容不見一絲喜怒哀樂，巫臣和燕將軍兩人的心直向下沉，襄老的武功比傳說中還驚人，果然不愧爲楚國四大劍手。由此推之，囊瓦的武功眞是令人難以想像。

襄老的人紛紛躍上「騰蛟」，正在展開混戰。巫臣方面人數佔優，穩在上風。勝負現在繫於襄老身上。

襄老望望飲飽鮮血的長劍，仰天一陣獰笑，快慰無匹，笑聲忽然而止，緩緩望向巫臣，輕視地道：「那賤貨夠不夠騷？」說完眼中射出嫉恨的光芒，長劍一閃，已刺到巫臣的胸前。

燕將軍大喝一聲，大斧死命劈去，奮不顧身。

襄老一邊展開快劍，硬攻進巫臣的劍影裏，迫得巫臣連連後退，被襄老威猛的劍擊，震得口鼻都溢出血來，另一方面襄老以左手施出一套掌法，每一下都拍在斧身上，化解了燕將軍狀若瘋虎的攻勢，兩大高手，便給他戲弄於股掌上。

襄老賣個假身，燕將軍一斧劈空，便知不妙，剛想變招，襄老左腳無聲無色地當胸踢來，燕將軍慘叫一聲，口中鮮血狂噴，側跌出丈許開外。

巫臣壓力大增，眼前盡是劍影，也不知誰虛誰實，手腕忽地劇痛，長劍墮地。

巫臣大叫一聲我命休矣。

耳中忽聞襄老一聲驚呼，一連串兵鐵交鳴的聲音，兩團劍光乍合倏分！一邊是襄老，一邊是一軒昂的壯年男子，兩人雙劍遙指對方，殺氣彌漫，眞力激起的氣旋，巫臣雖在兩丈開外，仍感呼吸困難。

襄老臉上首次露出慎重的神色，沉聲道：「郤桓度！」他從銅龍和劍法上認出對方的身份。

郤桓度一陣長笑，充滿强烈的信心，嘲弄道：「郤家劍法下的敗將，何足言勇。」

襄老面容不改道：「也好，兩件事一齊解決。」手中寒芒一閃，長劍連續向郤桓度急刺。

郤桓度施展渾身解數，不守反攻，兩支長劍在半空中閃電交擊，卻不聞半點撞擊的聲音，原來兩人都刺向對方劍芒間的空隙，一擊不中便立即變化再刺，所以雖是漫天鋒芒，卻沒有相碰的機會，這一下兩人交鋒，又比先前凶險。

兩人齊齊低喝，倏地分開，郤桓度左肩鮮血飛濺，襄老額上打橫現出一道三寸的血痕，鮮紅的血，緩緩而下，襄老形狀可怖。

乍看似乎襄老的傷勢較重，但郤桓度心裏有數，剛才郤桓度一刺上襄老前額，滿以爲可以一舉斃敵，那知襄老忽地橫移，自己長劍只能在他額上拖出一道血痕，是皮外傷。反而自己左肩一劍，深及骨骼，雖未傷筋絡，對行動卻有一定的影响，他已吃了暗虧。

襄老豈容敵人喘息，長劍又攻去。

郤桓度身形急退，忽地翻身躍起，斜斜衝上半空，直向主桅上掠去。

襄老飛身撲上，長劍直插向郤桓度後背。心中獰笑，只要郤桓度力道一盡，便是他命喪的時刻。

在半空的郤桓度手中飛出索勾，光影一閃，便深入主桅之內，借著索勾之力，速度不減反增，陀羅般繞著主桅轉了一圈，長劍化作寒芒，直向跟尾追上半空的襄老擊去，這一擊蓄有雷霆萬鈞的力量。

襄老猝不及防，面色大變，他也是極端了得，長劍全力擊出。

一下驚天動地的金鐵交鳴中，襄老左肩濺血，倒跌回船上，郤桓度也被這一震之力，撞得反方向飛回，以剛才相反的旋轉軌道，又轉了回去。

襄老腳一著地，踉跟向後倒退，虎口染滿鮮血，郤桓度借回旋之力，凌空又向他攻到。

襄老左手一拳打在郤桓度攻來的劍身上，郤桓度全身一震，長劍幾乎脫手飛出，這襄老天生異稟，居然還有這樣的反擊力量。剛想後退，襄老的右腳，趁他長劍盪開的剎那，當空撐來。這人全身上下，無不是驚人的武器。

郤桓度左掌一切，劈在他踢來的腳上，只覺如砍精鋼，大叫不妙，已給他撐在胸前。

郤桓度一口鮮血噴出，向後急退，這時他剛在進入艙底的梯階前，順勢直滾而下，還好他剛才一劈，化去了襄老大半力度，又藉噴出鮮血減輕內傷，可是剛才佔到的優勢，在這一腳下冰消瓦解。血戰至此，兩人均已負傷。

襄老如影附形，閃電撲入艙內。

他一撲下梯階，剛好見到郤桓度閃入了左首邊第二間艙房。襄老沒有絲毫延誤，緊跟而至，艙門已經關閉，襄老一腳把門踢開，大門連著門框飛出，房內空無一人，只有一張大几，和四個放在四周的蒲團。

郤桓度一撲入會議室，便立即從窗戶躍過不是夏姬那邊的另一邊房間，再從房門衝出廊道，剛好襄老也閃出房間，正背向著他。

郤桓度知道襄老可能誤以爲他已從窗戶躍入江水逃生，這時襄老正背著他，這等良機，如何肯放棄，一挺長劍，無聲無息向他背後迅速刺去。

銅龍離襄老還有半丈許時，襄老雙肩不見絲毫動靜，反身倒躍而起，長劍的劍尖剛好猛撞上郤桓度的劍尖。

這一下較量毫無含糊，郤桓度倒跌回落艙的梯階下，襄老在地上打一個滾，倏地站了起來，長劍遙指郤桓度。

郤桓度背脊借撞上梯階的力度，反彈而起，長劍反指襄老。

血戰到了決定勝的階段。

廊道內殺氣騰騰，兩人的眼口鼻都溢出了鮮血，形狀悽厲，慘烈處勝比千軍萬馬浴血沙場。

就在這充滿男性陽剛的血和力裏，

一把嬌美的聲音在襄老背後响起，呼喚道：「襄老！」

襄老全身一震。

郤桓度受氣機牽引，就在襄老這心神微分下，長嘯一聲，銅龍有如天上神兵，化作一道長虹，越過廊道，直向襄老擊去。

襄老大驚失聲，長劍拚命封駕。

血光乍現，襄老長劍噹然墮地，這凶人大叫一聲，側身撞入會議室內，蓬的一聲硬把艙壁撞毀，連著滿天大小木塊，直往黑沉沉的江流墮去。

郤桓度全身力竭，坐倒地上。

＊　＊　＊

郤桓度緩緩醒轉，全身火辣辣的疼痛，胸口滯壓，有人正在給自己換葯，模模糊糊中，又昏睡過去。

再醒來是黃昏時分。守在旁邊的人立即通知巫臣。

巫臣身上也敷了葯，面色蒼白，精神卻不俗。

巫臣眼中光芒隱現，很仔細地觀察郤桓度的面色，也不知心裏想著甚麼。

郤桓度坦然直視巫臣，他知道兩人關係微妙，障礙便是夏姬，這女人隨時可令兩人反目相向，只要能剔除巫臣對他的懷疑，兩人在共同敵人這一背景下，相交是有利無害。所以郤桓度才裝作胸懷坦蕩的模樣。

巫臣面色稍霽，他剛才直視郤桓度，的確有試探的含意，他經驗老到，深悉觀人之術，這對一個外交的專才是最基本的訓練，若郤桓度心中有鬼，猝不及防下，會下意識的躲避他的直視。

巫臣道：「郤公子，你這一睡足有三日，幸好我精通醫術，否則你還不能這樣快回醒，步入復原的階段。」

郤桓度道：「郤公子之稱，實在愧不敢當，郤某家破人亡，急急如亡命之犬，天下雖大，卻無容身之所。」頓了一頓又道：「夏姬姑娘怎樣了，我昏倒前似乎看到她向我走來。」面上現出迷醉神情。

巫臣反而解開心下死結，若果是郤桓度和夏姬兩人有私，郤桓度自應盡量避免觸及夏姬方面，而他面現迷醉的神色，正是每一個男人對她的自然反應，巫臣怎會不知。這一來兩人便大見融洽。

巫臣道：「公子人中之龍，一時失意，自有東山再起之日。三日前那一戰，連襄老也給你殺得丟戈棄甲，僅以身免，保可名震諸國！這等戰術，何慮天下無容身之地。不如隨我同往晉國，我與晉國公卿范獻子份屬至交，本人可包公子受到重用。」

郤桓度從牀上緩緩坐起，道：「申公提議，郤某銘記心頭。實不相瞞，我看晉國公卿權力過大，喧賓奪主，國力四分五裂，名義爲北方諸國的盟主，卻是外强中乾，分裂應是早晚間事。郤某矢志報滅家之恨，晉國非理想之地。」郤桓度這一番話聽得巫臣直點頭，暗忖這小子高瞻遠矚，卓有見地，楚國立此强敵，異日必有大患。

巫臣道：「如此我也不再相强，只不知公子有何打算？」

郤桓度心說，我之不想和你一齊赴晉，還有一個原因是避開夏姬，否則嫉火中燒，日子如何渡過，一邊答道：「一到松陽，我便下舟北上，異日有緣，再作相見。」

巫臣欣然答應。

＊　＊　＊

郤桓度在山野間疾走，兩日前他在松陽告別了巫臣，棄舟登陸，爲了避開囊瓦的追兵，他專揀荒山小路來行，一心直赴魯宋等地。

魯國和宋國在當時國小力弱，但文化的發展，卻是諸國之冠。

郤桓度的內傷還未痊癒，尤其中了襄老一腳，這一陣急行，胸口發悶，隱隱作痛。

上山下山，遠處升起炊煙，看來似乎有個村莊。就在這時天上烏雲疾走，不一會便嘩拉拉山雨劈面打來。

郤桓度冒雨向著附近的方向走去，全身濕透，忽地一陣寒意直襲全身，機零零打了個冷顫。

郤桓度大叫不好，知道內傷被寒氣引發，這對練武的人最是大忌，重則全身癱瘓，輕亦功力大減。但這時四周全無避雨的地方，又模模糊糊走了一陣，腦筋愈來愈昏沉，到後來連雨水也感覺不到，只知全身乍寒乍熱，終於一頭栽倒。

郤桓度回復知覺的時間，已在一個農舍的當中，眼中看到兩個人影，一高一矮。眼皮有若千斤重担，連忙閉上。

一把老人的聲音道：「墨先生！我和內子今早在離這裏兩里的白石崗發現他時，便已昏迷不醒了。」

另一把低沉但悅耳的聲音道：「這人先受內傷，後被寒氣入侵經脈，我盡力而爲吧！」

兩人似乎又說了一些話，但郤桓度又沉沉睡去。

此後郤桓度迷糊中服藥敷葯，有時在黃昏醒來，有時在深夜醒來，每次都見到一對好心的祝姓老夫婦殷勤安慰著他。早先那墨先生，再也沒有見到。

終於在一個清晨時份，郤桓度神智完全清醒過來，但身體仍是非常虛弱。

那對老夫婦大喜，好像比他們自己康復更爲開心。

郤桓度一邊吃著祝老太爲作他預備的稀粥，一邊忍不住好奇問道：「祝老丈！我記得最初有位墨先生來給我治病，不知他現下爲何不來了？」

祝老丈咧咀一笑，露出鄉間純樸的農民本質，答道：「難爲你還記得他。也是你走運，這墨先生甚麼也曉。」說到這裏豎起隻大姆指，續道：「他是新近才在望風坡處親手搭了間茅寮居住。」又數了一輪手指才說：「到現在住了兩個月，他間中來村裏，有人生病他便會治療，眞是藥到病除，又從不收費用，眞是天大的好人。」

郤桓度把粥緩緩喝下，心中一片溫暖，只覺這以往不屑一顧的粗粥，實在是天下極品。

兩日後他已可起牀行走，全身氣脈暢順，功力無損，只要操練上一段時間

，便可回復當日的水平。

他心下詫異，他這種寒熱交侵引起的內傷，最是難醫，這墨先生不知是何人，竟有這樣的回天妙手，所以山澤間每多奇人異士，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翌日清晨，郤桓度問明了路途，便望墨先生的茅寮而去。

一路行走，山巒起伏，景色秀麗，山路迂迴，美景層出不窮，各有洞天，一股寧靜清逸，充溢在郤桓度的心頭。若非身負血仇，定必在此小住一年半載。想起若能偕夏姬退隱此地，甚麼劍術威名，也棄不足惜，想到這裏，心下隱隱作痛。

茅寮築在一山坡之上，可遠眺附近廣闊的河山，郤桓度見這寮屋的地點選擇，大有學問，足見其人胸襟廣闊。

來到茅寮前，郤桓度便知道屋內無人，他循例呼喚了兩聲，見無人回應，便輕輕推門，木門應手而開，裏面有樹幹做成的一張几子，和掛在牆上的一些野葛，便再無他物。

郤桓度暗忖這人生活的清苦淡泊，非是一般人能想像。

他不敢冒昧入屋，反身走出，腦海中卻清楚浮現出屋內的一桌一椅，造型簡單實用樸而不華，但卻給人匠心獨運的感覺。

這是非常奇怪的感覺，因爲一般情形下，只有精巧華麗的東西，才可以給人巧奪天工的印象。但偏是剛才室內似乎粗糙的一張几，甚至整間外表毫不起眼的茅寮，細看下都給人一種「巧」的感覺，一種大巧若拙的境界。

郤桓度心下震駭，他精擅劍術。大凡宇宙間任何東西，到了某一層次都有共通的境界。劍術最難便是以拙勝巧，看了這墨先生做出來的屋和几子，他似乎有悟於心。

一個寬大平和的聲音在他左側響起道：「郤兄復原得非常快。」

郤桓度全身一震，轉首側望，一個粗衣赤脚的高大男子，立在兩丈之外。這人來到這樣近的距離，郤桓度仍不察覺，心下自然驚駭。

這人年約四十，面容厚樸古拙，天庭廣闊，一對眼睛深如大海，露出智慧的光芒。雙手特別厚大，有一如苦行的味道。

郤桓度躬身爲禮道：「郤某落難，得墨先生仗義施以妙手，特來致謝。」

那墨先生淡淡一笑道：「我一生奔波各地，這兩月正思想著一兩個問題，所以在此結蘆而居，湊巧碰上你之事，也算有緣。」

郤桓度道：「先生世外高人，郤某有幸遇上。」

墨先生道：「非也非也！本來我見你身負寶刀，劍身血痕隱現，本不想救你，但見你一面正氣，正值盛年，又感可惜，所以異日你若持劍爲惡，我必親手取你性命。」

這幾句說話毫不客氣，但這墨先生說出來自然有一種威嚴氣度，令人覺得這是理所當然的事。

郤桓度心內升起一股怒火，但旋又壓下。他出身富貴，心高氣傲，忍不住道：「郤某自問每一次出手殺人，都是爲了自保，這世上弱肉强食，如不能持劍衞道，怎對得住天下蒼生。」

墨先生淡淡一笑，郤桓度覺得這人渾身上下都發出一股給人有樸拙無華的感覺，甚至一言一笑，都覺大平和，沒有過激的神態。

墨先生深深地望着郤桓度的眼內，郤桓度毫不示弱地回望，他的眼光便像兩盞明燈，照見郤桓度內心一切的喜樂。

墨先生道：「郤兄你若能眞的持劍衞道，可喜可賀，可是每一個人都有他的標準和道，所以大國的道，便成爲他們侵略小國的藉口，大家族的道，便成爲欺凌小家族的理由，强者智者之壓迫愚者，人與人的衝突，便在於每一個人都是不同的個體，有不同的標準。」

頓了一頓，墨翟續道：「所謂現今諸國高舉的禮儀，充滿了矛盾，愚昧和自尋煩腦，與野人蠻族……其實只是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分別。」

郤桓度自幼生長於貴族世家，一向以來都信奉禮儀的重要，所謂君臣父子倫常之道，不禁出言反駁道：「禮義乃現今社會一切秩序的來源，若無禮義，我們不是返回禽獸的階段。」

墨翟正容道：「所謂禮義是甚麼東西，爲甚麼殘殺一個人是死罪，而在侵略的戰爭裏殘殺成千成萬的人卻被獎賞？甚至歌頌？爲甚麼掠奪別人的寶物雞犬叫做盜賊，而攫奪別人的城邑國家者，卻叫做元勳？」

郤桓度陷入沉思中，這都是確確實實自有歷史以來，每天都在發生的事情，但卻像呼吸那樣自然，從無人提出來。

墨翟繼續說：「爲甚麼大多數的民衆，要節衣縮食，甚至死於飢寒，以供統治者窮奢極欲？爲甚麼不管其子孫如何兇殘，統治的權柄要由一個家族世代延續下去？爲甚麼一個貴人死了，要把活人殺了來陪葬？爲甚麼一條死屍的打發，要使貴室匱乏，庶人傾家？爲甚麼一個人死了，他的子孫在三年內，裝成哀毁骨立的樣子，叫做守喪？這一切道德禮俗，爲的是甚麼？」

郤桓度沉吟不語，良久才道：「先生所言，發人深省。」心想這些問題使人頭昏腦漲，非是一時間能解決，話題一轉問道：「先生初見郤某時，如何知道郤某姓氏？」原來他一直沒有告訴祝姓夫婦他的眞實姓名，所以忍不住出言詢問。

墨翟仰天一笑，第一次表現了豪雄之氣，道：「要管天下事，必須先知天下事，公子現下名動荊楚，在楚國令尹的魔爪下，仍能縱橫無忌，我又怎能不知？」頓了一頓又道：「囊瓦現在邊界佈下天羅地網，公子若要潛離楚境，還需一番轉折。」

郤桓度覺得這墨翟一方面充滿哲人的智慧，兼又神通廣大，行事出人意表，莫測高深，心下不由生出敬重的心。

墨翟道：「囊瓦爲禍天下，我理應助你一臂之力，從這裏往西行，直抵黃寧

山，再折向北行，步行三日便可到東陵，那處山巒重疊，即管囊瓦三頭六臂，勢力也不能處處保持同樣强大，可保公子安全逸去。」

郤桓度一聽便知可行，連忙稱謝。兩人又談了一會，郤桓度才告辭而去。

第二天郤桓度來訪時，墨翟已人去屋空，郤桓度不禁心下惘然，這等獨立特行之士，的確令人景仰，郤桓度又在該地住了十多日，直到完全復原，這才依墨翟之言，離開楚地。

郤桓度這一病，恰好讓他避過一劫。原來囊瓦盡遣高手，誓要將郤桓度擒殺，但郤桓度延遲了出境的時間，讓囊瓦的人空等一場，白白進行了十多日的大搜索，卻徒勞無功。

可見世事塞翁失馬，禍福難料。

* * *

經過了十多日馬不停蹄，郤桓度終於遠離楚國，抵達宋國的大邑睢陽。

睢陽在睢水之北，交通便利，因地向河谷，土壤肥沃，是宋國的首府。國君的宮殿、台榭、苑囿、倉廩、府庫、諸神廟、祀土神的社、記穀神的稷、卿大夫的邸第和給外國使臣居住的客館，這些建築集中在城中央，外面環著民家和墟市。睢陽城的墟市在郭門的大道旁。郭門外有護城河，依賴一條吊橋以供出入，入口處是一道可以升降的懸門，日夜有人把守，夜間關閉。

郤桓度來至關門，納了入城的稅錢，才可以進入城內，這等過門課稅的慣例，是當時國君的一大筆收入。

進城後，車水馬龍，非常繁盛熱鬧，行人「金玉其車，文錯其服」，這處地近魯國，魯國以巧匠著名當世，所以這裏的刺繡車製，多由魯輸入，極爲文明，郤桓度眼界大開，心情較爲舒暢。滅家毀族之恨，讓愛給巫臣之苦，舟車之勞，無處容身之痛，都暫且拋於腦後。

郤桓度置身這等文明城邑，心下反而一片茫然，身邊儘管人來人往，郤桓度卻是斯人獨憔悴，天地好像只是孤獨地剩下他一個人。以往身在楚境，腦中所想到的便是逃往國外，眼前有一明確的目標和指示。如今一旦身在宋境，前路茫茫，眞不知何去何從。如果不是身負血仇，早已痛苦得一劍自了。

忽地一陣嘈吵聲音從前面傳來，街角處轉出一隊約二十人的宋兵，由一隊長帶領，在人羣中搜索，似乎在追捕著某一些人。

其中一個小兵驀地看到牽馬而行的郤桓度，神情一變，立即貼近那隊長耳邊說話。郤桓度心中不妥，那隊長霍地回過身來，大喝道：「停步！」

霎時間郤桓度陷在重圍之內，郤桓度卓立當中，雖然大惑不解，依然是夷然不懼。

要知首先這裏遠離楚境，囊瓦勢力難及，況且宋國目下依附晉國，沒有爲楚國作爪牙的理由。那隊長道：「孫武！今次你插翼也難飛。」

郤桓度神情一愕道：「閣下可是錯認郤某爲另一人。」

今次輪到那隊長一愕，急忙從懷中探手取出了一張繪有人像的圖畫，比對著看了一會，才道：「細看又不太像，而且你語帶楚音，我們要找的卻是陳國人。得罪之處，還請恕罪則個。」

郤桓度見此，謙恭有禮，心有好感，況且自己乃逃亡之身，略一見禮，牽馬便走。沒遠處有間旅店，郤桓度交下了馬兒，進房便大睡起來。

這一睡，足有六個時辰，醒來已是第二日的清晨。昨天的勞累，一掃而空。郤桓度忽然遊興大動，想起宋國供宋王祭稷神的宗廟，規模龐大，附近名勝林立，聞名已久，今天得此機緣，不應放過。

郤桓度向旅店的人問明方向位置，便步行前往。當時宋國與魯國爲鄰。魯國雖是一個弱國，受制於齊，但它是列國中文化最高的。宗周的毀滅，和成周在春秋時所經幾度內亂的破壞，更增加魯在文化上的地位。所謂「周禮盡在魯矣！」說到物質文明，魯國也是首屈一指，木工、繡工和織工，在魯國都特別發達，當時的建築巧器大師公輸班，便是魯國人。宋國近水樓台，文化自然也是有一定的水平，郤桓度細察其建築規模和氣象，眼界大開。

郤桓度信步而行，眼前出現一座王陵，內外有兩層長方形的陵寢，外層是中宮垣，內層是內宮垣，在內宮垣內有一座高台，台上一排築有五座方形的二層建築物，嚴謹對稱。郤桓度暗忖，此等在墳丘上建造樓閣宮室，並圍以內外城垣，自然是要死者在死後，也能享受到生前的富貴榮華。

忽然一陣馬蹄聲傳進耳內，郤桓度霍地回頭，遠處一大羣宋兵，乘馬而至。這批宋兵全副武裝，下馬後扼守著各處要道，搜查來往人等。

這處是遊人聚集的勝地，一時間產生起一陣恐慌。有很多人遊興立時大減，便欲離去，宋兵一個不漏，向每一個要離開的遊人搜身。

郤桓度心下奇怪，不知宋兵要找何物。一想不覺大感不安，自己懷內珠寶無數，又負有印有族名的銅龍，若是一給搜了出來，實在很難預測會有甚麼後果。

就在這時，心中警兆忽現，郤桓度身形一閃，避進一所廟宇門後。

幾個人走了過來，其中一個帶有濃重齊國口音的人道：「那孫武已中了我的毒劍，性命不保，我看他今次插翼難飛。」

另一個人答道：「呂振老師的絕藝誰人不知，齊國要的兵書，我們必可找到。」

衆人一齊得意狂笑，轉眼遠去。

郤桓度心內念頭電轉，暗忖又是那個孫武，昨天宋兵已在街上搜索他，可能自己和他有點相像，所以誤把自己錯認，只不知這孫武是何人，還牽涉到一部兵書。

他自己的身份也是見不得人，只想速速離去，剛想審度形勢，一隊宋兵正向這宗廟走來。

這些宗廟是平民的禁地，郤桓度怎

能讓人發現，一閃身便躲入祭台之後。

宋兵在門口徘徊了一會，又轉身離去。郤桓度正欲離開，剛好一陣血腥，傳進鼻內。

血腥味從一堆雜物後傳出，走近一看有個人俯伏地上，郤桓度伸手一探鼻息，這人已經死去，但胸口微溫，死去不久。

這人形貌確有幾分酷肖自己，心中想起那齊人高手說的兵書，心中一動，在屍體上搜索起來，果然從屍體懷內找到一份帛書，寫著「孫武著兵法十三篇」。

郤桓度打開第一篇，上面寫著「計篇第一」著：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經之以五，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

郤桓度心中狂跳，書中字字珠璣，發前人之所未發，還想再看下去，廟門外一陣馬蹄聲傳來。

郤桓度想到當務之急，應是先謀脫身之計，便想即時離去，剛要起步，忽又轉回身來，原來他突然想到一個大胆的計劃。心下略一盤算，一把抄起屍身，又把帛書納入懷中，出廟而去。

好在這些宗廟靠山而築，所佔範圍非常廣闊，一時間難以完全封鎖。

郤桓度展開身形，迅如鬼魅，不一會便竄進山邊的密林裏。

他帶着屍體，掠上山頭。揀了個叢林，挖了一個深洞，將孫武的屍體放了入去。

他又沉吟了一會，緩緩解下銅龍，將它和孫武的屍體放在一起。這銅龍多次隨身出入生死，又是父親郤宛親手賜與，這刻放棄，便似硬將一條手臂切下。

郤桓度心中一陣難過，但形勢所逼，若是還以郤桓度的身份四出招搖，恐怕隨時喪命，這是不得不已。

一決定了，反而安心下來，動作也加快了很多，很快便把穴口填平，又在旁邊拔了一株樹，種在其上，以作辨認。

一切弄妥，郤桓度喃喃道：「孫兄你死應瞑目，我郤桓度必定以你之名，將兵法發揚光大，留下千古不滅的威名。」

這便是祭文。

郤桓度從小丘的另一端急馳下山，這一回他身懷瑰寶，更不可給宋兵攔截。

來到山腳，一看之下，叫苦連天。

原來所有通路都給宋兵嚴密封閉，飛鳥難渡，心下急謀對策。

郤桓度暗暗心焦時，左方馳來一輛大馬車，前後都由宋兵護持，顯然是大人物的座駕。

郤桓度心中一動，想起那次躲進夏姬的車底潛入夏浦，又想重施故技。一看之下，廢然若失，原來車底的形制不同，離地只有數吋，除非他變成一片，否則全無擠入去的可能。這種形制的馬車，顯然不適合長途旅程，美觀而不實用，應是皇宮的座駕，想到這裏，決定冒一次險。

（未完．三）

護花門

新派俠義奇情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禪悟因果眞諦　扔刀回頭是岸

上文提要：白衣五子聯手，以爲得逞，結果損兵折將，白蓮教餘孽的「精英份子」已失去戰鬥力，還有一個主腦金鉢禪師尚未殲滅，如何將他找出來，更是江湖俠士關心的問題，金鉢禪師組織舊部負隅頑抗，採取主動攻向聯合會羣俠，力戰採薺叟、洞庭釣叟等主將，其他牛鬼蛇神都由羣豪接上，還有鐵衛武士仍未全殲……

王有福、姜長貴以一敵四，一個人左攔右阻，把打狗棒使得宛如怒海翻瀾，也只能擋住敵人的兇猛攻勢，無法放倒一兩個，緩得開手來。

就在此時，丁小鳳的喊聲入耳，兩人同時感到對方攻勢隨着一鬆，不由得精神一振，那還怠慢，不約而同打狗棒呼呼兩聲，抖手朝正面兩個武士當胸直搗過去，接着棒勢一翻，再朝左右兩個攔腰掃出，敵人居然像是驟失鬥志，毫不封架，一下就解決了三個，再看其餘幾個，也都呆若木鷄，原式定在那裡，一動不動。

王有福大笑一聲道：「丁姑娘，原來是妳出手，把他們全制住了！」

姜長貴道：「這些匪黨爪牙，就是制住了，也放他們不得。」

他打狗棒隨着連續點出，一一點了他們死穴。

丁小鳳玉腕翻動，迅速從九名武士身上起下銀針，一面嬌笑道：「我娘叫我來幫助二位長老的。」

姜長貴在臉上抹了把汗水，說道：「眞該謝謝丁姑娘，沒有妳出手相助，咱們兩個老叫化累也給累死了。」

王有福道：「眞想不到這些天南莊的武士，身手竟有如此慓悍。」

丁小鳳道：「我聽爺爺說，他們全都被迷失了神志，就是在他們身上刺上幾劍，只要不是要害，他們依然會奮不顧身的和你拚個死活。」

就在他們說話之時，外面白繼善等人有丁南屏、丁伯超、姚淑鳳三人之助，（主要還是姚淑鳳打出度厄神針，把正在揮刀急攻猛撲的一些鐵衛武士制住了）把衝來的鐵衛武士全解決了。

向鳳亭朝白繼善、白仰高二人招招手道：「幫主和祁士杰還在纏鬥，咱們快上去助助威。」

三人同時朝前撲去，（王有福、姜長貴負責守護負傷弟子，沒跟上去）

丁南屏父子和羅天義、畢友三、宋．德生等人却朝金鉢禪師鬥場圍了過去。

向鳳亭、白繼善、白仰高分鼎足形逼近鬥場，由向鳳亭大聲喝道：「姓祁的，咱們東首，除了你還在頑抗，楊三泰被擒，三十名鐵衛武士全已解決，你還不棄劍投降，更待何時？」

白繼善接口道：「不但是咱們這一處，南北東西四面，差不多全解決了，不信，你朝四面看看就知道了。」

白仰高道：「祁朋友，只要棄劍投降，至少可以保住性命，好死不如惡活，你仔細想想！」

高手過招，何況在生死一髮的搏鬥之中，最主要就是一志寧神，專心運劍，有不得一絲分心，更不能急攻躁進，祁士杰一身功力，和李鐵崖只在伯仲之間，是以一直相持不下。

方才他左手劈出了幾記「黑死掌」，但李鐵崖善於趨避，沒有擊中對方，因此種陰功，極爲消耗功力，就沒有再出手，此時聽到三人大聲說話，可見四處形勢已非，僅憑師父一人，恐也難支大局。

匆忙之間，舉目一瞥，四處戰事果

然全已停止，自己再要不走，只怕無法脫身了。一念及此，口中大喝一聲：「李鐵崖，我和你拚了。」

長劍疾掄，一連三劍急攻而出，身形陡地一個急旋，朝白仰高直欺過去，左手疾揚，一記「黑死掌」橫拍而出。

試想李鐵崖是何許人？緊隨着大喝急攻而出的三劍，一、二兩劍固然勢道勁急，但第三劍却後繼無力，分明是以進爲退，想把自己逼退一步，奪路逃走，心中暗暗冷笑，右手揮起打狗棒，故意賣個破綻，硬接了兩招之後，飄身向左閃出。

（他不待對方第三招，却已功運左手，預備在第三招之時間出手攻敵。）

果然祁士杰攻出三劍，就轉身朝白仰高欺去，一時那還怠慢，左手抬處，一記「飛虹屠狗」，長劍脫手朝祁士杰後心激射過去。

再說白仰高、白繼善和向鳳亭分三處圍住戰圈，正是預防祁士杰逃走，自然全神貫注的緊盯着他，此時眼看他朝自已欺來，早就凝注全力在等待着，祁士杰左掌堪堪拍到，白仰高右手抬處，一隻尺五高的黝黑酒葫蘆迎着推去。

但聽「啪」的一聲，祁士杰手掌擊上葫蘆，白仰高登時感到從手掌中的純鋼酒葫蘆傳來一陣奇寒無比的陰柔勁力，身軀一震，往後便倒。

祁士杰拍出「黑死掌」，經白仰高酒葫蘆這一擋，突覺背心一涼，李鐵崖的一支長劍業已透胸插入，往前仆下。

李鐵崖乍覩白仰高倒地，急忙掠了過來，急急問道：「白柁主，你沒事吧？」

目光一注，發現這一瞬間，白仰高已是雙目緊閉，臉色灰黑，氣若游絲，不禁心頭暗暗吃驚，說道：「白柁主中了他的黑死掌！」

向鳳亭道：「不要緊，方才幫主的女公子不是也中了黑死掌嗎，是丁少俠救的，咱們快去請丁少俠過來施救。」

口中說着，就朝丁少秋奔去，拱拱手道：「丁少俠，白柁主中了祁士杰一記『黑死掌』，只有你能救，還望少俠賜助。」

丁少秋一直看着採蕣叟、洞庭釣叟二人聯手力戰金鉢禪師，這二位武林中年高德劭的老前輩論功力決不在金鉢禪師之下，但總覺那裡有些不對似的，時間稍長，總會落敗，雖然現在還沒有落敗，自己幾次想把兩人接替下來，正在考慮之中，此時聽說白仰高中了「黑死掌」，自是救人要緊，這就說道：「向長老不用客氣，白柁主人在那裡？」

向鳳亭道：「丁少俠請隨我來。」他領着丁少秋走到白仰高身邊。

李鐵崖道：「少秋，你看看白柁主還有救嗎？」

丁少秋道：「李幫主放心，白柁主不會有事的。」

當下就在草地上盤膝坐下，要白繼善扶着白仰高席地坐下，就伸出右掌，按在白仰高背後「靈台穴」上，緩緩把「乾天眞氣」度了過去。

再說西首，由易天心迎戰白靈風。

白靈風是嶽麓觀主常清風的師弟。

嶽麓觀是衡山派的支流，常清風死後，就由白靈風繼任觀主。嶽麓劍法，取法「衡山劍法」，但删除了縱躍飛騰的身法，要知縱躍飛騰身法，乃是「衡山劍法」的精華所在，删除縱躍飛騰身法等於去精留蕪。

但原因是當年創嶽麓派的師祖，實是衡山逐徒，還沒學會飛騰身法，就已被驅逐下山，他遂以「衡山劍法」爲主，再參雜各門派的招式，創出一套「嶽麓劍法」來，經過兩代門人近百年的修增，確也另闢蹊徑，別具神通，然而總是較「衡山劍法」要遜上一籌，是以嶽麓觀縱是另立門戶，在江湖上也未爲衆所週知。

不過自從常清風當了觀主，就廣收門徒，加强武功訓練，使嶽麓觀弟子，成爲一支勁旅，因爲他就是白蓮教徒，白靈風當然也是。

只可惜他們從小奉派潛伏嶽麓觀，接受的只是嶽麓觀的傳統教育，武功自然就不如朱天壽、祁士杰等人甚高了。

白靈風從西首衝上來就遇到易天心，兩人並不打話，就各自揮劍攻敵，不過三五招工夫，白靈風就已感到對方這婆娘不論內力或劍法上，好像都高出自己，因爲這三五招下來，自己劍法就有縛手縛脚之感！

尤其在雙劍交擊之際，對方長劍上有着一股極爲陰柔之氣，長劍只要和它一接觸，自己的力道，就會在暗中消失，一點也發揮不出威力來。

他有了這一感覺，發劍出招就更小心翼翼，但你越小心，就越揮灑不開，也越來越攻少守多。

不過十幾個回合，易天心長劍一挑，「噹」的一聲，把白靈風的長劍震得脫手斜飛出去，劍尖一下抵住白靈風咽喉。

白靈風吓得面無人色，噗的跪倒地上，連連磕頭，哀求道：「女俠饒命，貧道……貧道……」

易天心只哼了一聲，劍尖顫動，連點了他五處大穴。

由護花門任香雪、謝香玉、峨嵋派艾大娘，花字門左衞魚巧仙、右衞白靈仙五人迎戰嶽麓觀三十名道士，一個人就得對付八個道士，這對五位女將來說，負荷就顯得相當沉重。

嶽麓觀道士，都是常清風的門下，常清風爲了要有一番作爲，平時對門人弟子教練極嚴，每一個道士都從小練劍，已有二十年功力，投到金鉢禪師門下，又有十天時間，由大弟子朱天壽加以指點，作重點集訓，因此每一個人在劍術上，可以說還勝過鐵衞武士。

任香雪等人，如果以一敵二，還可勝任，如今要以一敵六，就有承受不住之感。

本來由謝傳忠和劉寶香、沈雪娟三人守護護花門和花字門受傷女弟子的。現在謝傳忠看出形勢吃緊，急忙朝劉、沈二人說道：「敵勢甚盛，看來咱們也得出手才行。」

劉寶香道：「但這裡由誰來看守呢？」

謝傳忠道：「咱們只要不離開得太遠，有人衝進來，咱們還來得及阻攔……妳們看，賊道士不是衝來了？」

在他說話之間，果然有四五個人仗劍衝來。

謝傳忠道：「妳們去支援外面的人，這幾個賊道士交給老朽好了。」

劉寶香、沈雪娟二人答應一聲，縱身朝外掠去。

謝傳忠一緊厚背金刀，大步迎了上去，口中大喝一聲：「賊道士看刀！」

他不愧爲八卦門名宿，喝聲出口，一道尋丈金虹宛如匹練橫飛，朝衝來的五名灰衣道士攔腰掃出去。

那五名灰衣道士驟不及防，幾乎被他刀鋒掃中，匆忙之間，急急往後躍退。

謝傳忠果然寶刀未老，一招搶得先機，那還和他們客氣，大笑一聲，縱身欺進，一片刀光又像潑水般洒了開去。

五名灰衣道士幾乎沒有還手的機會，但他們身手也是不弱，眼看對方只有一個人，不約而同的朝四外散開，散開，並不是退避，而是要採取圍攻的第一個步驟，只聽有人喝了聲：「上！」五個人分作五個方位，揮動長劍，朝中間攻到。

「哈哈！」謝傳忠又是一聲大笑，脚踏八卦，身形倏轉，厚背金刀「噹」的一聲，磕着一柄長劍，看他舉步從容，身法沉穩，實則輕快絕倫，瞬息之間，接連響起了五聲金鐵狂鳴，他居然在對方五人攻來之際，分別還了一刀。

要知謝傳忠乃是八卦門的名宿，浸淫「八卦刀法」有五六十年功夫，自從各大門派聯合聲討白蓮教以來，一直沒有他用武的機會，這回正好顯顯自己的身手。

如果是別人，有五個人圍攻，也許會忙不過來，但「八卦刀法」游走八門，刀劈八卦，就算有八個敵人圍攻，也可以應付裕餘，這就是「八卦刀法」的長處。

謝傳忠展開刀法，一道匹練般刀光，愈展愈大，和五支長劍劃出來的劍光，交織如網，掩映生輝，形成了一幢如山光影，六條人影就淹沒在這幢光影之中。

易天心拏下白靈風之時，逢天游也仗劍趕來，兩人同時揮劍朝灰衣道士攻去，正好劉寶香、沈雪娟也從裡首殺了出來。

這一來，立時多了四位生力軍，尤其易天心、逢天游二人，劍如游龍，所向披靡，瞬息之間，就各自刺倒了四五個人。任香雪、謝香玉壓力一輕，豈能後人，何況只有她們二個是護花門的人，在花字門的人面前，更不能示弱，玉腕翻動，劍光如雪，也接連刺倒了三四個人。

灰衣道士傷亡漸多，這邊幾人的聲勢也更强，等丁仲謀、何香雲、丁季友、祝秋雲四人趕來，三十名灰衣道士已經差不多全解決了，只有謝傳忠展開「八卦刀法」，雖已把五個道士圈入一片刀光之中，但一時之間，却也無法傷得了他們。

逢天游大聲叫道：「謝老鏢頭，快請住手了。」

謝傳忠聽到喝聲，立即刀光一斂，收住刀勢。

逢天游朝五名灰衣道士喝道：「你們觀主不是白靈風嗎？他已被拏下，除了你們五個，三十名灰衣道士，死傷過半，不死的也早已放下兵器投降，你們還想頑抗嗎？」

五名灰衣道士紛紛擲下長劍，齊聲道：「小道等願意投降。」

逢天游道：「好，爾等五人，目前仍須制住穴道，等事情了結，自會釋放你們的。」

隨着話聲，抬手之間，點了五人穴道。

現在全場戰事均已平息下來，只有邵南山對公孫軒，採蕣叟和洞庭釣叟聯手對付金鉢禪師，猶在激戰之中。

這時丁少秋已運功畢，白仰高長長吁了口氣道：「多謝丁小兄弟，把白某從黑死掌下拉了回來。」

丁少秋道：「白柁主過獎，在下舉手之勞，何足掛齒？」

李鐵崖道：「丁少兄，咱們有許多人被金鉢老賊禿的唸珠打中穴道，陰氣侵入，均已不省人事，你練的乾天眞氣，可以消解黑死掌，大概也可以施救他們，如果給他們每人運氣，那要多少時間？因此老夫之意，他們只是被唸珠襲擊穴道，丁少兄不妨運起乾天眞氣，凝聚掌心，替他們從身上起下唸珠，唸珠一去，又是以乾天之氣解開穴道，人也應該可以清醒過來了。」

李玉虹道：「爹推想得不錯，大哥，你快去試試！」

丁少秋道：「好吧，但我並沒把握。」

李鐵崖含笑道：「能解最好，就算沒把握，也不要緊。」

丁少秋點點頭，和李玉虹走到一名昏迷的丐幫弟子身邊，緩緩功聚右掌，在他左胸「將台穴」上起下一顆精鐵唸珠，然後再以掌心輕輕按了一下。

說也奇怪，本來臉色發青，昏迷不省人事的人，隨着丁少秋手掌按下，就倏地睜開眼來。

李玉虹喜道：「大哥，他醒過來了，爹想的法子眞還管用呢。」

李鐵崖道：「管用就好了，丁少兄快些動手，人數還多着呢！」

丁少秋接着替丐幫三十名弟子，一一起下唸珠，然後再由李玉虹、易天心二人陪同，替護花門九名女弟子及花字門三十二名女弟子，起下唸珠。

這些唸珠大半都嵌在前身「肩井」、「天府」、「膻中」、「將台」、「幽門」、「期門」等穴居多，遇上花不溜丟的姑娘，要丁少秋在她們胸脯上又按又掏，又是當着這許多人面前，實在不好下手。

易天心看到了丁少秋面有難色，含笑道：「丁少俠，你是替她們起下暗器，這裡又只有你一個人練的是乾天眞氣，救人咯，用不着顧忌，事情越快越好，還有老賊禿，可能還要你和門主聯手去對

付呢！」

丁少秋也知道這件事只有自己能做，只好不管三七二十一，伸開手掌，朝姑娘們鼓騰騰的胸脯上老實不客氣的按了下去。

這種事，當眞是既香艷，又刺激，男人的手碰到這種地方，難免會心頭蕩漾，因爲替這四十一位姑娘起下唸珠之後，還要按上一按，眞把丁少秋鬧得心慌意亂，面紅耳赤，汗流浹背！

邵南山和公孫軒，已經打出了三百餘招，雙方依然相持不下，現在東、西、北三處戰事全已結束，所有的人都向兩處戰場圍了過來。仲子和等人久欲出手，但礙着松陽子，誰都不想上去。

謝傳忠朝丁小鳳悄聲道：「邵道兄和公孫軒兩人，就是再打上三百招，只怕也未必分得勝負來，咱們這些老頭空着急也沒有用，看來只有妳可以助他一臂之力呢！」

丁小鳳眨眨眼，喜道：「謝爺爺要我出手嗎？」

謝傳忠頷首道：「除了妳，別人出手都不妥當，妳出手，邵老哥決不會怪妳的。」

姚淑鳳道：「謝伯伯，這樣不大好吧？」

「沒關係。」謝傳忠笑道：「邵老哥要是怪下來，自有謝爺爺替小鳳担當。」

姚淑鳳點點頭道：「好吧，小鳳，妳聽謝爺爺吩咐好了。」

丁小鳳喜孜孜的問道：「謝爺爺，你要我怎麼幫老道長呢？」

謝傳忠低聲道：「來，公孫軒只有一條右臂了，妳只要站到他後面去悄悄給他一針就好。」

丁小鳳點着頭道：「我知道。」

說完，就悄悄移動，走到公孫軒背後，衆俠已在戰圈外面，團團圍住。

公孫軒也自知今日之局，就算打敗邵南山，在數十名高手虎視眈眈之下，也無法突圍而出，因此早就拚上了命，要和邵南山同歸於盡，把一身功力，全用到劍上，出招凌厲，前所未有。

邵南山眼看久戰不下，心頭也不禁暗暗焦急：「這樣打下去，要打到幾時去？」

但他劍、拳齊施，已經把壓箱子本領全使出來了，除了加緊加速以外，別無可施。

正當兩人劍挾風雷，精練繚繞之際，公孫軒的劍勢突然一滯。此刻雙劍飛掄，各展絕招，那能有得一絲空隙，但見匹練乍閃，乘隙而入，公孫軒手臂還沒垂下，(他肩後中了丁小鳳一支度厄針，右臂無力自然要垂下去)劍光劃過，一條右臂已被齊肩削斷。

這一劍倒並不是邵南山有心要削斷他右臂的，(公孫軒已經沒有左腕)只是事出突然，一時之間收手不及，才把他右臂砍了下來。

公孫軒右臂被削，豈肯身落人手，立即運起全身功力，震斷心脈，往後倒去。

謝傳忠越衆走出，朝邵南山拱拱手，喜道：「好了，好了，邵掌門人大功告成，現在只有金鉢老賊禿一個了。」

他這話當然是志在打岔，但此時大家的心情，也亦復如此，於是被他輕輕一言，就把衆俠不約而同的帶往另一戰場。

而另一戰場上，也確有引人注目的地方，諸如金鉢禪師交手的東海採薺叟，本來論修爲、武功，應該和金鉢禪師只在伯仲之間，再說洞庭釣叟，修爲、武功，縱然較採薺叟稍遜，也不至差得太多，那麼兩人加起來，任你怎麼算法，兩人聯手，都應該勝過金鉢禪師甚多，但三人只打了將近百招左右，採薺叟的劍法和洞庭釣叟的釣竿，竟漸漸呈現出滯象！

滯象，乃是敗象的先聲，兩人竟會不如金鉢禪師！

以兩人的修爲、武功，不會比金鉢禪師差到那裡去，兩人的招式呈現滯象，乃是敵不過至陰至寒的「陰極眞氣」。

金鉢禪師揮動量天尺，早已把一丈方圓，圈入在他「陰極眞氣」的範圍，陰寒之氣，愈積愈厚，沒有一個人能在奇寒澈骨的冷氣團中，停留到一盞茶，或者一頓飯的時間，筋骨血肉不被凍僵的。

萬天聲看出兩人招式已現滯象，忍不住大聲道：「會長、徐道長二位且退下來歇息一回，有那一位道兄和兄弟一起上去，接替二位道長的？」

他話聲甫出，仲子和、邵南山、李瘦石、宋德生等人一齊應聲而出。

金鉢禪師早已看到從四面包圍上來的公孫軒、祁士杰、白靈風等人，和率領的鐵衛武士，業已被敵人悉數的消滅，這些人原本只是分散敵人，助長聲勢而已，並不能眞正殲滅敵人。他們把敵人分散了，自己就可以盡快擊潰對方主力，再分四面依次把敵人消滅。

沒想到採薺叟和洞庭釣叟的功力竟有如此深厚，自己還沒有把他們擊潰，他們已把從四面衝上來的人迅速消滅了。

他仰天發出一聲長笑，忽然住手，朝採薺叟、洞庭釣叟二人說道：「萬大莊主要你們兩個下去歇息，你們兩個只管下去，叫他們上來好了。」

他並不是安着什麼好心，因爲採薺叟、洞庭釣叟二人功力深厚，他一時之間不易得手，萬天聲等人論功力比採薺叟二人自然較差，他就有把握先把這幾個人除去。

萬天聲目視仲子和等四人，說道：「四位道兄……」

他底下的話還沒出口，金鉢禪師道：「你們人數較多，一個個來，要打到幾時去？這樣吧，五位既然有志一同，爭先出來了，那就一起上吧，免得老衲多費一次手腳。」

他在近身一丈方圓已經佈下陰極眞氣，一時之間不易消散，和他動手的人，只要進入一丈之內，就會冷得發抖，交手的時間就不會太長，所以他可以要五個人一起上也不在乎了。

仲子和大笑道：「誅殺邪惡，還有什麼江湖規矩可講的，萬老哥、邵老哥、

他既然口發狂言，咱們五人就一起上！」長劍一掄舉步走了上去。

李瘦石道：「不錯，咱們就一起上去！」

宋德生應了聲：「好！」一起跟了上去。

採薺叟和洞庭釣叟成名已有八九十年，金鉢禪師停下手來，他們自然不好再出手攻擊，而且兩人確也感到四肢凍得僵硬，急需休息，尤其萬天聲等五人，此時已從五個方向仗劍走來，接替自己二人，當下也就收劍後退。

採薺叟和萬天聲擦身而過之際，暗以「傳音入密」說道：「金鉢練的是白蓮教中最厲害的『陰極眞氣』，奇冷無比，如果發覺支持不住，千萬不可勉強。」

萬天聲朝他含笑點了下頭，舉步走到金鉢禪師對面八尺光景，果然已感到好像進入了北極圈一般，撲面而來奇寒無比的冷風，有若白煙，絲絲飄動，心中暗道：「看來他的『陰極眞氣』果然厲害！」一面大聲道：「咱們不用多說，金鉢禪師看劍吧！」

這是招呼大家，利在速戰速決，喝聲甫出，長劍陡發，一道劍光瞬息之間化作十七八道，宛如張牙舞爪的銀龍，朝金鉢禪師迎面激射過去。

仲子和和邵南屏、李瘦石、宋德生也不慢，各自長劍出手，四道精虹同時矯若神龍，配合萬天聲從四個不同方向，朝同一目標襲去。

邵南山是武功門掌門人，「武功劍法」以強勁爲主，劍勢出手，宛如潑出一桶清水，劍光足有水桶般粗，精晶如同尋丈匹練。仲子和使出「達摩劍法」一招「天斧開山」，劍光也足有一丈來長，同樣是一記剛猛絕倫的殺着。

李瘦石是六合門掌門人，使的是一記「橫彌六合」。宋德生「形意劍法」，是唯一的內家劍法，一劍出手，剛中有柔。這一擊，五人各自用上全力。當眞厲若雷霆，聲勢之盛，無與倫比！

金鉢禪師明知對方五人都是一派宗主，不易對付，却也料不到五人出手竟會有這般凌厲，口中發出一聲陰森冷笑，右手量天尺，左手托着金鉢，身形陡然像陀螺般旋起，刹那間凜冽刺骨寒風，隨着他的急旋，朝四外湧出，一陣密集的噹噹金鐵交鳴之聲，連續响起！

圍攻他的五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攻出去的長劍，是和他量天尺交擊？還是被他的金鉢擋開了的？總之每一道劍光都被他擋了下來，這一接之下，每人都感到自己長劍好像從冰窖裡取出來的一般，其冷無比，連握劍五指都幾乎冷得隱隱生痛！

不，每一個人都被這一擋，各自震得脚下浮動，後退了兩步！

萬天聲暗暗驚凜，口中立時發出一聲大笑道：「你果然不愧是白蓮教餘孽的匪酋，但你武功再高，今天也難逃公道。」

他在上場之時，早已和四人約好，以笑聲爲號，發劍之前，各人先全力給他一記拳掌，再行發劍，因此他話聲甫落，左手早已凝聚功力，揚手一記「霹靂掌」，凌空拍出，身形欺進，右手搖處，十七八道耀目精練緊隨掌風之後攻出。

在他發掌之同時，仲子和的少林「金剛掌」，邵南山的武功門「百步神拳」，李瘦石的「六合指」，宋德生形意門「內家指功」，五種絕世武學；一齊出籠。

掌風、拳風、指風交滙聲中，五道人影也倏然朝中間湊成，一片耀目精虹，迸發的劍氣，再次滙集，劍光交織如網如罟，直罩而下！

萬天聲的笑聲甫落，金鉢禪師的一聲大笑也接着响起，笑聲中，他身形再次像陀螺般飛旋而起，又是一陣震懾人心的金鐵交鳴，相繼响起，一切和方才完全一樣，在金鐵交鳴聲中，萬天聲等五人依然一步不多，一步不少，被震退了兩步。

金鉢禪師功力雖高，對這五位一流高手又是掌指，又是長劍的交相攻擊之下，似乎只忙於擋格，無暇還手，這對各大門派觀戰的人看來，自是一件可喜之事，老賊禿終於只有招架，無暇出手了！

但怎知這正是金鉢禪師高明之處，他用不着還擊，你們五個人在我「陰極眞氣」之間，又能支持得住幾招？

果然，萬天聲等五人劍、掌齊施，攻勢雖然猛烈，金鉢禪師始終只守不攻，雙方纏鬥了不過五十來招，萬天聲等五人銳利攻勢逐漸遞減，甚至連劍法也漸呈滯象！

方才採薺叟和洞庭釣叟還可打到百招，萬天聲等五人，却只打到五十招，就出現滯象，這不是說五人武功不及採薺叟二人，而是五人的內功修爲不如二人之故，(採薺叟練的是「混元一炁功」，洞庭釣叟練的是「少陽神功」，同屬童子功)內功修爲較差，抵禦金鉢禪師「陰極眞氣」的抗力自然也減弱了，時間稍久，就無法忍受愈來愈冷的陰氣了。

李鐵崖朝松陽子悄聲道：「松陽道兄，這老賊禿果然非同小可，萬莊主他們只怕撐持不多久了，咱們還是及早上去把他們接替下來的好。」

羅天義、畢友三、逢天游、齊逸民、夏天放等同聲道：「兄弟也算一個。」

李鐵崖數了數人數，笑道：「萬莊主等不過五人，咱們也上去五個較好，其餘的人還是暫且等一回，如果咱們五個不濟，諸位再來接替好了。」

話聲一落，立即大聲道：「萬莊主和四位掌門人不妨退下來歇息了，該讓兄弟幾個也來試試金鉢禪師的身手。」

金鉢禪師大笑道：「李幫主有趣與只管上來，萬莊主五位，可以退下去了吧？」

他說得居然極爲大方！

萬天聲等五人確已寒冷到四肢漸感痳木，無法再支撐下去，既然有李鐵崖等人上來接替，就趁機收劍，各自往後躍退。

李鐵崖右手揮動精鋼打狗棒，接替正面的萬天聲，他左手可以隨時拔劍，施展棒劍同使，他棒劍雙打乃是武林中的一絕，但這時候還不想使劍。松陽子揮起松紋劍接替邵南山。淮揚派掌門人

羅天義接替少林俗家掌門仲子和。通臂門掌門人畢友三接替六合門掌門人李瘦石。逢天游接替形意門掌門人宋德生。

這五人論實力並不遜於方才五人，只有通臂門掌門人畢友三一生練拳，不使兵刄。一時之間，拳風、劍光、棒影，從四面八方密集攻到，聲勢同樣凌厲無前，但五人心中有數，前面五人無法能勝得過他，自己五人只是把敗象已露的人接替下去稍事休息而已，大家要保存實力，才能把金鉢禪師打倒。

此一想法，原也不錯，但現在又發現了一個難題。

這是萬天聲等五人退下之後，採薺叟才發現的，他經過一頓飯的功夫運氣調息，依然無法把侵入體內之陰寒之氣逼出體外，甚至連凍僵的四肢，還是冷得痲木不仁，沒有絲毫暖和的感覺，心頭不由大爲驚駭，心想：「自己練的是混元一炁神功，尚且如此，其他的人豈不更糟？無怪老賊禿如此大方，任由自己這邊換人接替，如果這樣下去，自己這邊人數雖多，不出多少時間，就會全數都會中他陰毒，到時那就不堪設想了！」

一念及此，急忙朝洞庭釣叟道：「徐兄，你覺得如何了？」

洞庭釣叟道：「兄弟始終無法把體內陰氣逼出，依然感到經絡血氣無法暢通，會長呢，是不是會好些？」

採薺叟微微搖頭道：「老朽也是如此。」

洞庭釣叟悚然道：「老賊禿的陰極眞氣竟有這般厲害，那麼大家……」

「不錯！」採薺叟不待他說完，點頭道：「所以他故示大方，實際乃是他的陰謀，再和他交手下去，咱們所有的人只怕都將束手待斃，成了他囊中之物。」

洞庭釣叟道：「那怎麼辦？」

採薺叟道：「目前咱們之中，只有一個人不懼他的陰極眞氣。」

洞庭釣叟道：「丁少秋？」

採薺叟道：「老賊禿雖然稍勝姬七姑一籌，丁少秋和李玉虹聯手，大概也差不多了。」

採薺叟以劍拄地，顫巍巍的站了起來，（他身上依然奇寒澈骨，這是勉强站起來的）說道：「事不宜遲，趕快要丁少秋去把他們接替下來才好！」

齊逸雲看到採薺叟勉强站起，急忙問道：「會長有什麼事嗎？」

採薺叟道：「有勞齊兄，快去請丁少秋、李玉虹來。」

齊少雲道：「爹，我去叫他們。」說完急步奔了過去。

此時也正好是丁少秋替花字門三十二名女弟子起下唸珠。這些十七八歲的姑娘家給英俊的丁少秋在胸脯上又拂又按的，一個個羞得面紅耳赤，嬌紅欲滴，連陪同丁少秋的花字門主李玉虹，也感到訕訕的有些不好意思。

就在此時，只聽齊少雲叫道：「丁兄、李姑娘，會長請你們快去。」

丁少秋迎着問道：「少雲兄，會長有什麼事嗎？」

齊少雲道：「不知道，聽會長的口氣，好像很急。」

「好！」丁少秋道：「二妹，我們快去。」

兩人隨着齊少雲來至採薺叟面前，丁少秋垂手道：「會長有什麼差遣嗎？」

採薺叟已經席地坐下，低聲道：「金鉢賊禿的陰極眞氣十分厲害，老朽和徐老哥經過一頓飯的工夫，依然無法把它逼出體外……」

丁少秋道：「晚輩給你老運一回氣就好。」

採薺叟搖頭道：「來不及了，萬莊主接替老朽二人，現在也敵不住澈骨奇寒，退下來了，接替他們的李帮主五人，也不可能支持得多少時間，如此下去，咱們的人，勢必全數都會身中陰氣，你一個人替大家運氣都來不及，豈不讓他跑了？現在只有你和李姑娘兩人上去，也許還有勝算，讓他跑掉了，那就遺害無窮。」

丁少秋道：「好，再晚不會讓他跑掉的。」一面回頭朝李玉虹道：「二妹，我們上去。」

李玉虹點點頭，跟在大哥身後朝戰場走去。姬青萍、池秋鳳、柳青青三位姑娘聽說大哥要出場了，立即跟了上去。丁少秋的大伯母姚淑鳳不待招呼弟妹（祝秋雲），急急拉着小鳳的手，朝前走去。丁南屛、丁伯超、和丁仲謀夫婦、丁季友夫婦也緊趕了出去。

他們都是最關心丁少秋的人，萬一丁少秋抵擋不住的時候，他們都準備隨時出手的。

羣俠之中，採薺叟、洞庭釣叟，和剛才退下的萬天聲等五人，已有七位被金鉢禪師的「陰極眞氣」侵入體內，無法逼出，正在和金鉢禪師交手的李鐵崖等五人，由丁少秋去把他們接替下來，很可能也中了「陰極眞氣」。

凡是被「陰極眞氣」侵入體內，全身感到奇寒澈骨、血脈凝滯、四肢不暢，自然就失去了戰力。這十二位，可以說是各大門派中的主要人物，如果丁少秋這一戰再失敗的話，各大門派這邊，已無可敵之人，就註定失敗了。

因此丁少秋上去這一戰，實在非常重要，所有的人，幾乎全都跟着上去，圍成一圈。

丁少秋朗聲道：「老禪師，李帮主和四位掌門人，大家請住手。」

他這聲大喝，以內功送出，聲音清朗而宏，可以說聲聞全場。

金鉢禪師和李鐵崖等五人都聽到了，雙方果然各自收兵，後退一步。

金鉢禪師右手持量天尺，左手托鉢，依然面含微笑，問道：「丁小施主，你叫大家停手，有什麼事嗎？」

丁少秋和李玉虹並肩站立，朝李鐵崖等人抱抱拳道：「五位前輩且請退下來休息，由晚輩向老禪師討教幾招。」

李鐵崖等五人一上場即聯手使出殺着，每個人差不多均是全力以赴，四五十招下來，不僅沒有佔到金鉢禪師一點衣角，但覺周圍至陰奇寒之氣愈來愈重，冷到業已施展不開手脚，心知再下去即將無法支撑，既有丁少秋上來接替，正好藉此下台。

李鐵崖勉强打了個哈哈，點頭道：「誅殺姬七姑，是你和玉虹兩人立的大功，這件功勞，看來也只有讓給你們了。」

話聲甫落，不覺打了一個冷噤，身子幾乎忍不住有些發抖，但他依然强忍着回頭朝松陽子等四人道：「四位道兄，咱們退下去吧！」

松陽子等四人也自感到身上冷得無法忍受，依然收劍後退。就在他們退下之際，丁少秋長劍出鞘，正面迎上，李玉虹、姬青萍、池秋鳳、柳青青等四位姑娘迅速搶出，接替了松陽子等四人的位置。

金鉢禪師仰首大笑道：「各大門派已經沒有了人嗎？要這幾個女娃兒上場？」

柳青青哼道：「你不用管，有本領打敗我們再說不遲。」

李玉虹道：「老禪師，你救過我性命，也指點過我掌功，我一直很感激你，但今日一戰，乃是正邪不並存之戰，目前你帶來的人，已悉數就殲，老禪師縱然武功通天，一個人也成不了事，白蓮教永遠也不會有成功的一天，你深通禪理，應該知道孽海無邊，回頭是岸……」

「住口！」金鉢禪師怒喝一聲：「爾等人數雖衆，哈哈，你們幾個頭兒，至少已有十二個人中了老衲陰極眞氣，血脈逐漸僵凍，等老衲除了丁少秋和妳，他們這些人豈會放在老衲眼裡？老衲要他們死，就沒有一個人能夠生還的。」

姬青萍道：「二姐，這老賊禿喪心病狂，已經無藥可救，何用和他多費唇舌？」

丁少秋道：「老禪師，看來咱們已無話可說，你發招吧！」

金鉢禪師朝他看了一眼，藹然笑道：「丁小施主，你是武林後起之秀，前途無量，老衲一生從無一人在我眼裡，只有小施主還可算是一個，但你目前還不是老衲對手，老衲眞不想傷你，但留下小施主，終是異日之患，因此，這番動手，老衲決不會輕易放過，你可得小心。」

丁少秋道：「多謝老禪師關照。」

柳青青披披咀道：「你不會輕易放過，大哥也不會輕易放過你的。」

「好！」金鉢禪師沉笑道：「老衲讓你們先發招，你們只管出手好了。」

丁少秋手中倚天劍當胸直豎，目注金鉢禪師，說道：「在下有僭了！」劍光乍發，精虹亂閃，直取金鉢禪師。

他使的是崆峒九劍的第一劍，李玉虹、姬青萍、池秋鳳、柳青青四人，這些天來，爲了要對付白蓮教，已經學會了七式劍法，她們站立四周，就是要看大哥使的是那一招，她們可以跟着發劍，此時看到大哥使出來的是第一招，她們那還怠慢，立即依樣葫蘆，使出第一招來。

金鉢禪師曾在丁少秋和姬七姑交手之際，看過他的劍法，深知這年輕人劍法奇奧莫測，是以右尺左鉢，一直凝立不動，但他沒想到丁少秋劍光才現，四位姑娘跟着發劍，五人使的竟然會是同一招劍法。

要知五人圍攻，如果各使各的，名雖聯手，實非聯手，因爲每人各自爲政，出手就會參差不齊，自是會有予人可乘之隙，但如果五人同使一招劍法，那麼這招劍法，必然使得整齊劃一，威力比一人使出，自可增强五倍，而且不容易被對手找出有隙可乘。

丁少秋在這一劍上，少說也用了七成以上力道，劍勢乍發，眞如黃河之水天上來，一道耀目銀虹，轉瞬間變成奔騰洶湧的波濤，已令人不知從何抵擋？四位姑娘同時發劍，更如推波助瀾，五道劍光，一下合而爲一，在金鉢禪師四周匯成一片狂瀾，如海之汪洋，如雲之繚繞，使得四周觀戰之人，目爲之瞪，口爲之呆！

四周，每一個人，差不多都是使劍的高手，但大家從沒見過第一招上，會出現這等蔚爲奇觀的劍勢。

金鉢禪師自然沒想到姬青萍和四位姑娘聯手使出的同一招劍法，威力竟會有如此的强，他一怔之下，不敢怠慢，左手金鉢護身，右手揮起量天尺，身形隨即陀螺般飛旋而起！

這回，雖然是飛旋，但和方才對付萬天聲等人，以及李鐵崖等五人兩次交手時的飛旋不同。對付萬天聲等五人，和李鐵崖等五人，那兩次對手雖是各大門派的掌門人，但他們的劍法，並不在金鉢禪師眼裡，因此他並不需要出手，只要陀螺般飛旋，從量天尺上使出「陰極眞氣」就可以了，只要陰極眞氣侵入體內，血脈就會由不暢而凝結，不用出手，大家也會束手就縛。

但這回不同，丁少秋本身練成乾天眞氣，縱然功力尙淺，要經過較長時間，陰極眞氣才能把他乾天眞氣逐漸耗盡，尤其丁少秋這手劍法，奇奧絕倫，威力之强，令人莫測高深，自己從未見過，如果僅憑飛旋身法，只怕未必能守，故而第一招上，即以金鉢護身，量天尺以攻還攻，接連揮出，他每一揮尺，陰寒之氣隨着大盛，一道道的尺影，如同一支支堅實的冰柱，密集朝丁少秋激射而至，左手金鉢，却繞身盤旋，一圈圈的金影，護住了全身。

此刻雖是己牌時光，陽光普照，但在二丈方圓之內，有如朔風凜烈，寒雲籠罩的冰天雪地，陰森如晦，奇寒澈骨，任何人在這種情況之下，都會全身顫慄，五指僵硬，連劍都握不住了，自然無法久持。

這一點，連金鉢禪師都是如此想法，怎知丁少秋和四位女將居然配合得天衣無縫，劍光如織，一波又一波的揮劍攻出，轉眼之間，雙方已經打了五六十招，不僅丁少秋，甚至連四位姑娘都沒有絲毫凍僵滯碍的感覺，這可把金鉢禪師看得心頭十分奇怪，心想：「難道四個女娃兒的修爲，還勝過採薺叟、洞庭釣叟不成？」

原來李玉虹等四位姑娘，在這段日子裡，一直在勤練「崆峒九劍」，她們已把九式劍法練會了七式。（崆峒九劍，除了第九式沒有正式劍招，須由練劍的人自行參悟，因此眞正招式，只有八式，她們只比丁少秋少了一式，那是時間關

係，尚未學全。）

當初和姬七姑交手，姬青萍不好出手，李玉虹因練飛星掌，沒有時間練習劍法，只有池秋鳳和柳青青兩人，僅練會五招劍法，還能和大哥配合支撐下去。

這回多了李玉虹、姬青萍二人，又多會了兩招劍法，自可更能配合無間，何況李玉虹由花字門老門主臨終之際，把一身功力，悉數轉注，已有四五十年內力，方才身中「黑死掌」，經丁少秋輸入「乾天眞氣」，不但體內陰氣驅散，還因陰陽交泰，使體內數十年功力，悉能化爲己用，不懼陰氣侵襲。

姬青萍、池秋鳳、柳青青三位姑娘內功修爲較淺，照說決難忍受陰極眞氣，但她們使出來的劍招，五人完全相同，（丁少秋爲了和她們完全配合，暫時不使第八招）丁少秋劍上佈滿了「乾天眞氣」也隨同劍光，流注到其他四人的劍上，同樣李玉虹體內的四十年功力，也隨同劍光，分佈到功力不足的劍光上。

這一來，丁少秋的「乾天眞氣」雖然無法破金鉢禪師的「陰極眞氣」，但對保護使劍的五人不受陰寒之氣侵襲，却足可支應。

觀戰的羣俠，依然提心吊胆，看得十分緊張，大家已經屈指算過，丁少秋這一伙如果敗下來，怎麼算也沒有人能制得住金鉢禪師了！

丁仲謀、丁季友、姚淑鳳、丁小鳳四人，已經站到了前面，只要丁少秋等五人稍現滯象，即可上前支援。

丁小鳳悄聲朝娘說道：「娘，女兒也上去助弟弟一臂之力好不？」

姚淑鳳目注戰場，微微搖頭道：「妳沒看到少秋和李姑娘等四人使的是同一種劍法？五人同使，威力也相對的增强，妳上去了，劍法和他們不能互相配合，就會格格不入，豈不是反而給他們添麻煩嗎？」

丁小鳳道：「那麼女兒賞那老賊禿幾針，總可以吧？」

姚淑鳳手掌一攤，掌心露出五支度厄針，一面含笑道：「娘不是也早就準備好了嗎？但這時還不是時候。」

丁小鳳道：「爲什麼呢？」

姚淑鳳悄聲道：「老賊禿一身功力，已臻化境，在他沒有落敗之前，周身必有護身氣功保護，度厄針未必打得進去，就算打中他護身氣功，以他的修爲，普通穴道也未必傷得了他，所以咱們要等待機會……」

就在她們母女低聲說話之際，戰場上忽然間有了極大的變化，原來金鉢禪師久戰不下，心頭大感驚異，心想：「自己有近百年的修爲，連五個乳臭未乾的小兒女都打發不了，還能重興白蓮教，作天下的大宗師嗎？」

一念及此，殺機陡起，同時經過一段較長時間的纏鬥，他也對丁少秋五人使的劍法，約略看出了一點端倪，（雖是一點端倪，也只有像他這樣的超級高手才能看得出來。）

那就是五人使的劍法，招式好像並不多，他們不住的在重複使用，只是劍法太奇奧了，任憑對方五人一再重覆使出，自己還是無法看得十分清楚。

但像他這樣一個超級高手，雖然只看出一點端倪，也就夠了，他耐心的等候着五人聯手的一輪攻勢過去，第二輪攻勢開端，然後等第二輪攻勢過去，對方又從頭開始，第三輪攻勢接着展開，現在他已可把五人周而復始的攻勢，清晰的分開來了。

（丁少秋爲了配合四位妹子的招式，只使出前面的七式劍法，沒使出第八式來，崆峒九劍，是一式比一式厲害的劍法，他沒使出八九兩式來，才會被金鉢禪師看出端倪的。）

金鉢禪師一直等到自己的看法獲得証實，再等到丁少秋等五人第七式用完，再從第一式開始之時，（崆峒九劍既然一招强過一招，那麼也就是使出第七式之時最强，輪回來，再使第一式之時，也是攻勢最弱的時候了。）突然大喝一聲，改以左手金鉢對拆丁少秋的劍勢，右手揮動量天尺猛向四位姑娘的劍勢上磕去。

剎那之間，籠罩着一片陰寒的戰場中，陡發爆發出四聲震天價的金鐵狂鳴，四位姑娘驚啊聲中，分別被震得飛摔出去七八步之多，跌坐在地，手中長劍也被震得化作四道長虹，凌空飛射出去兩三丈外。

這下看得圍觀的人猛吃一驚，紛亂之間，有不少人趕緊飛掠出去，分頭救人，丁仲謀、丁季友、姚淑鳳、丁小鳳躭心丁少秋的安危，不暇思索，不約而同的朝金鉢禪師撲了過去，人還未到，丁仲謀一記「鑠金掌」，丁季友一記「玄冰掌」，和姚淑鳳母女揚手打出的十支「度厄神針」幾乎是同時出手！

再說丁少秋驟覩四個妹子被金鉢禪師震飛出去，心頭一急，口中大喝一聲，長劍乍展，立即使出崆峒九劍的第八式來，一片劍光迎面洒出，這一招情急拚命，劍勢陡然大盛，金鉢禪師和他交手多時，從未見他使過這一招，一時不由被無從封解的劍勢逼得後退一步。

丁少秋不待對方封架，陡地劍勢一轉，倚天劍脫手飛出，化作一道數丈長的銀虹，挾着沛然而出的乾天眞氣，朝金鉢禪師當頭劈落，他還怕一擊不中，左手同時振腕一指，凌空朝金鉢禪師點去。

這一記正是他一直不曾展露，威力强大的「乾天指」，當日破去姬七姑「陰極眞氣」的，也是「乾天指」，但當時李玉虹發出「飛星掌」，大家都以爲是「飛星掌」破了姬七姑的罩門，丁少秋並未多說，是以連金鉢禪師也被瞞過了。

這一擊，宛如衆流匯海，集中到金鉢禪師一人身上，但也稍有先後，丁少秋是最先發現四個妹子被震飛出去的人，心頭一急，出手自然也加快了，他使出「崆峒九劍」第九式以氣馭劍，長劍脫手飛出，自是最早，等他左手點出「乾天指」，也正是丁仲謀的「鑠金掌」、丁季友的「玄冰掌」，和姚淑鳳母女的十支「度厄神針」等相繼出手的同時。

金鉢禪師原以爲先把李玉虹等四位

姑娘震飛出去，丁少秋的劍法少了四人配合，必然會減少許多威力，那知四位姑娘被震飛出去之後，丁少秋使出來的第八式，劍光漫天亂閃，威力反而大爲增强！

不，他被逼退後，堪堪退下一步，陡見丁少秋長劍脫手，化作一道數丈長的矢矯銀虹，凌空電射出來，直到此時，金鉢禪師才知道這年輕人果然技不止此，這回使出來的竟會是武林中失傳已久的「以氣馭劍」功夫，心頭不禁大駭，急切之間，急忙左手一抬，使了一記「佛陀托鉢」，希望硬擋對方這雷霆一擊。

這純粹是內功的比拚，他相信以自己的修爲，凝聚在鉢上的眞氣，足以擋開丁少秋以氣馭劍的長劍，但他忽略了丁少秋手中是一柄削鐵如泥的古代名劍——倚天劍！只聽「噹」的一聲輕响，金鉢立即被削成兩半，托鉢的食、中、無名指指頭一涼，也各自被削斷了一節，但丁少秋的長劍也被震了回去。

這眞是說時遲，那時快，金鉢剛被削破，丁少秋的一縷指風，也已襲到，金鉢禪師但覺左脅如中尖椎，火辣辣生痛，一身眞氣幾乎被對方指風震散，心頭驀然一驚，就在此時，又有十來縷尖風（度厄神針）同時襲上身前幾處大穴，緊接着發現一左一右各有一股掌風疾捲而來，他自然認得出那是北海「玄冰掌」和南離門的「鑠金掌」。

一時之間，幾處同時發動，他雖然對「玄冰掌」仍有抗拒和把他們震退的能力，可是對丁少秋的以氣馭劍，已經嘗到厲害，自己縱然已把對方長劍震出，但丁少秋還可以收回劍去，再次發劍，自思量天尺也未必能擋。

一念及此，沒待丁仲謀、丁季友兄弟的掌風襲到，猛吸一口眞氣，雙足用力一頓，一個人登時凌空直拔而起，到得空中，雙臂一划，轉頭朝西劃空飛逝，去勢如電！

當場有許多人圍在四周，竟然沒有一個能及時攔阻。丁少秋堪堪收回長劍，瞥見金鉢禪師已脫出重圍，劃空逃走，心頭一急，大喝一聲：「你往裡走？」

身在半空，突聽耳邊有人低聲說道：「要追就別嚷！」接着自己手臂被人把握住，凌空朝金鉢禪師銜尾追去。

丁少秋聽到話聲，不覺喜道：「是老哥哥！」

只聽老哥哥的聲音道：「別出聲，快些提氣，否則老哥哥帶不動你了。」

丁少秋自然知道憑自己的功力，决追不上金鉢禪師，這樣劃空追逐，全仗老哥哥握住自己手臂帶着飛行，這就不敢再說，深深吸了口氣，盡量把自己身體放輕。

場中衆俠，根本沒有看到老哥哥的人影，但見丁少秋隨着金鉢禪師劃空追逐而去，瞬息沒了踪影。

姚淑鳳急道：「大家還不快追，少秋他一個人追下去，只怕不是老賊禿的對手！」

祝秋雲已經沒了主意，惶然道：「他們去得這麼快法，我們到那裡去找呢？」

＊　＊　＊

丁少秋由老哥哥帶着他劃空飛行，幾乎像飛鳥一般，全不着陸，心中不禁大爲驚駭，暗道：「這到底還是不是武功？」

他盡量的提吸眞氣，藉以減輕自己體重，這樣足足飛行了一頓飯的工夫，也許還不止，終於飄落在一處山巓上！

老哥哥五指一鬆，長長的吁了口氣道：「小兄弟，到了。」

丁少秋略爲定了定神，問道：「老哥哥，金鉢禪師呢？」

老哥哥笑嘻嘻的朝前面崖石上一指，說道：「他不是在那裡嗎？」

丁少秋抬目看去，果然見金鉢禪師瞑目趺坐在崖石之上，狀若入定，一動不動。兩人緩步走近石崖，老哥哥揚了下手，示意丁少秋止步。

金鉢禪師適時緩緩睜開雙目，頷首道：「丁小施主終於找來了。」

目注老哥哥問道：「這位老施主不知如何稱呼？能携帶小施主追踪至此，定非常人，恕老衲眼拙。」

老哥哥聳聳肩，嘻的笑道：「你眞老糊塗了，咱們雖有四五十年不見，你怎麼連我老孫也記不起來了？」

金鉢禪師臉色微一變，點頭道：「老施主原來竟是醉半仙孫不二，無怪有如此精純的陸地飛行術，老衲眞是做夢也想不到孫老施主依然遊戲風塵，健朗如昔！」

老哥哥道：「我老人家只是把小兄弟帶到這裡，旁的事我可不管。」

丁少秋手持倚天劍，目注金鉢禪師問道：「老禪師是否還有再戰之力？」

金鉢禪師左手一攤，掌心有十支銀光閃閃的度厄神針，徐徐說道：「小施主得天獨厚，練成崆峒以氣馭劍之術，老衲自思已非敵手，不料小施主還練成乙清道友的『乾天指』，也足可破去老衲的『陰極眞氣』，還有岷山神尼十支『度厄神針』，老衲一身功力，幾乎十去其七，剛才靜坐下來，痛定思痛，才覺以前種種。譬如今日死，不有以前，焉得今日？我佛慈悲，終能在老衲極大挫折之後，賜我極大禪悟，小施主既然找來，也可以了我一場因果，小施主只管請動手好了。」

他說這番話的時候，神態安詳，眉宇之間一片寧靜，話聲一落，就緩緩闔上眼睛，不再說話。

丁少秋看他神色，顯然所言不虛，經過這場挫折，已經大徹大悟，也只有殺人不眨眼的大魔頭，一旦徹悟人天，可以立地見佛，心中暗道：「金鉢禪師已是百歲高齡的人，眞能回頭是岸，定可成爲一代高僧，未始不是好事，自己豈可手刃一個放下屠刀之人？」

想到這裡，不覺返劍入匣，合十當胸，說道：「老禪師能在頃刻之間，大徹大悟，証無上道，實爲可喜可賀，在下告辭。」

兩人回身朝山下行去。丁少秋耳中隱隱聽到金鉢禪師一縷極細的聲音傳了過來：「阿彌陀佛，小施主好走，恕老衲金鉢不送了。」

（全文完）

上文提要： 九幫十八會雖然失去鐵片的地圖，經過各人回憶再拼出一幅地圖，然後乘船出海，追踪玉龍的船。此事大元國師封神無忌早已探得消息，十二連環塢出的亂子，已部署人手監視九幫十八會，準備船隻追踪玉龍和武老大的船，並收買了宋堅通風報訊，能夠步步跟踪，將船泊在島嶼的另一邊，嚴密監視他們的動靜……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黃鷹·文

可飛·圖

火鳳凰

選擇無餘地 反抗失效果

紅紅看着接問：「你看那是否海盜的船隻？」

「不像。」玉龍其實也不知道。「爲什麼會這樣問？」

「因爲我看出不是。」紅紅笑了。「若是我沒有看錯，那是官府的。」

「什麼？」玉龍眞的意外。

「雖然是有些改變，我還是看得出來，我跟爹爹在大江上遊玩就是坐這種大船。」

「官府的大船會在這兒出現？」玉龍百思不得其解，呆望着紅紅。

「有人通風報信。」他的一個手下接上口，眼睛却是看着紅紅。

「你不用這樣看我，那個人不是我，否則我也不會說出來。」紅紅目光轉向玉龍。「看情形這條船一直在監視着我們，可是我們竟然會不知道。」

「也應該不是我的人。」玉龍在岩石上坐下來，思想難免一片紊亂，在他來說這實在太意外了。

他們被一路監視，但竟然一無所知，在大海上這應該是不可能的事。

「除非他們有部份地圖在手，預先趕到這兒來。」玉龍喃喃着。

「那唯一的可能便是他們佈下了天羅地網，無論我們往那裏走，都逃不過他們的監視。」紅紅輕掠秀髮。「我知道官府有這種能力。」

「可是我們一直都沒有發現。」玉龍沉吟着：「這也許是巧合。」

紅紅只是看着他，在她的心目中，玉龍是不會說這種話的。

「什麼地方出亂子？」玉龍方寸已有些慌亂。

紅紅忽然又笑起來，玉龍應聲望去。「你已經想透了？」

「我只想這一次一定會很熱鬧，九幫十八會的人會找到來，官府的人又插手。」紅紅笑着問：「告訴我，我準備怎樣應付？」

玉龍怔在那兒，紅紅想想搖頭。「這實在不容易應付，我也想不到一個好辦法。」

「看，那條船停下來了。」一個玉龍的手下叫起來。

船果然停下不動，玉龍喃喃自語地：「他們必然發現我們已看見，無論怎樣也躲不了，索性停下來。」

「看他們有什麼行動。」紅紅雀躍不已。

玉龍看着她只有苦笑，他們也沒有等上多久，一聲霹靂便傳來，與之同時，一股濃烟在大船上冲天而起，湧上半空，然後四方八面迸射，七彩繽紛。

「是烟花——」紅紅叫出來。「他們在發暗號通知其他人。」

玉龍不由自主站起來，一個他的心腹手下忙叫：「頭兒，我們趕快離開。」

「對方若是早有準備，我們到那兒也跑不了，看清楚再作打算。」玉龍反而冷靜下來。「你們下去一個，叫其他的人不用慌張。」

他看着一個手下急急奔下去才面對紅紅。「你看會怎樣？」

「不知道。」紅紅仍然在看着那烟

花。「眞的給我說對了，那是訊號。」

烟花久久不散，半空中遠遠可見，若非是藉以通知其他的船隻，沒有更好的解釋了。

那也沒有等上多久，幾個小黑點便在大海上其他的小島後轉出來。

玉龍目光一轉。「連這一艘一共有八艘，難怪輪流監視，不爲所覺。」

紅紅面上沒有笑容。「他們是圍攏起來，早曉得不告訴你了，若非被發現，他們不會硬來的。」

「現在發現總好過在找到九幫十八會的財富後被發現，我們地圖在手，還有談判的條件的。」

「他們也是爲了那些財富到來？」紅紅有些奇怪。

「沒有其他原因了。」玉龍徐徐轉身。「我們現在可以從容回到船上，等他們找來。」

紅紅想想。「沒有其他辦法？」

「沒有——」玉龍苦笑。「若是我沒有猜錯的，船上必定有火炮，大海上以我們的實力根本不能夠與他們對抗，也逃不了。」

「這個小島也不可能防守。」紅紅目光四顧。「看情形，我們眞的只有回到船上，見機行事。」

玉龍只有點頭，紅紅走近他。「不用担心，無論發生什麼事我都會留在你的身旁的。」

「一會你必須表明身份，無須與我們一起引致生命危險。」玉龍很認眞的接上話。

「我知道什麼叫義氣。」

「問題是我們這一羣是不講義氣的，否則也不會奪取九幫十八會的財富。」玉龍歎一口氣。「你追尋的只是刺激，不是死亡。」

「你不將我當朋友？」

「那我根本不會跟你說這些話。」玉龍目光深注紅紅。「將你帶在我身旁我承認是有些私心，但總希望你能夠快快樂樂的過日子。」

「我現在不是很好。」紅紅雀躍着往船那邊跑。

看着她，玉龍只有苦笑，他當然看出這個女孩子的本性善良，只是對幫會認識不深，對人性也一樣，但她若是認識人性的醜惡，又沒有這樣可愛的了。

他也沒有再想什麼，身形移動，不徐不疾的走向船那邊。

上了船，他隨即吩咐開離那個小島，再在海中停下來，等候那八條官船接近。

雖然天空海闊，以對方船行的速度，他知道不可能逃脫，而對方既然有備而來，無論他們的船逃向那一個方向，結果也都是一樣。

在陸地他反而有信心。

追隨他的人都知道是什麼回事，稍爲混亂便安定下來，他們在上船之前已經決定拚命的了，九幫十八會的勢力他們當然都清楚。

官船的出現却實在令他們意外。

那八艘官船航行的速度比玉龍的估計還要快得多，封神無忌坐的那一艘也

配合得很好，在適當的時間才從島那邊轉出來，成合圍之勢。

也在適當的距離八艘船才停下來。

蓋着紅布的火炮畢露在陽光下，玉龍等人部份也知道火炮的威力，雖然已豁出生命，但此情此景亦難免有些心寒。

紅紅反而是最鎮定的一個，與玉龍雙雙站在船頭，面對主船。

火炮大都是在船的左右舷，包圍他們的官船七艘都是橫擺在海上，炮口向着玉龍那艘船，只有封神無忌所在的主船是正向。

封神無忌也就坐在船頭的甲板上。

太師椅披着虎皮，下面是金紅色的地氈，封神無忌一個人擁着金紅色的披風坐在那兒，氣勢當然大得很。

船在適當的距離停下，封神無忌一直端坐着不動，但已經給人排山倒海之勢。

紅紅終於看清楚封神無忌，眼神由懷疑而肯定，叫出來：「張叔叔——」

封神無忌微微一笑。

玉龍奇怪的看看封神無忌，又看看紅紅，其他人都在看着紅紅，眼神大都已露出敵意。

若說紅紅並不是通風報信引領封神無忌找到來，他們是難以相信的了。

玉龍是例外的一個，一會才問：「這是什麼人？」

「我爹的好朋友。」紅紅接又嚷：「張叔叔，你怎會到這兒來？」

封神無忌又是微微一笑。「作主的可是武玉龍？」

「有話跟我說好了。」玉龍移步上船頭。

紅紅追上去，玉龍的一個手下不由一聲：「頭兒小心——」

玉龍把手一揮。「大家不用大驚小怪，她不是這種人。」

「怎樣了。」紅紅顯然不明白，目光一轉，回向玉龍。

玉龍只是向封神無忌問一句：「閣下是什麼人？」

「我並不是姓張，本來的姓氏你們也不容易記憶，所以我改了另一個既罕有又容易記憶的姓。」封神無忌一字一頓的接說出來。「封神——」

「封神無忌——」玉龍面色一變。「蒙古人的國師——」

其他人同時動容，封神無忌曾經全力追捕江湖人，不知道這個人的可以說絕無僅有。

「你既然有印象，我是不用多作介紹的了。」封神無忌仍然是面帶笑容。「好像你這樣敢作敢為的青年人並不多，我很欣賞。」

「你真的是封神無忌？」紅紅截口追問。

「這令尊會給你一個肯定的答覆的。」封神無忌接一個「哈哈」。「好像你這樣不知天高地厚的女孩子也一樣罕見。」

「你是追踪我到來的？」

「可以這樣說，但即使沒有你的出現，我一樣能夠找到來，只是因為你的出現事情變得更簡單，我也有充份的時間準備一切。」

「你可是連身份也瞞着我，是我爹爹的意思？」

「太多人知道大元的國師在江湖上走動並不是一件好事，是不是——」封神無忌笑了笑。

「你在江湖上走動的目的何在？」玉龍接問。

「除了對付江湖人還有什麼可做？」封神無忌反問：「江湖上傳說九幫十八會將財富聚集起來，目的就是在將來招兵買馬，跟我們作對。」

「這是傳說。」

「空穴來風，也必有因，這財富固然是事實，九幫十八會的人再聚集起來，拿那批財富也是事實。」

「他們只是將財富分回，然後各散東西，不再聚在一起。」

「這是有可能的事，當年與我們作對，九幫十八會出力最多，這些在江湖上最重要義氣、信諾，縱然有些中途變節，大部份還是矢志不渝的。」封神無忌微微一笑。「有些事我很清楚的。」

宋堅要顯示自己的重要，又怎會不强調九幫十八會的合作，封神無忌既然自以為對江湖人熟悉，對宋堅的說話當然深信不疑。

他也是深信江湖人遍佈天下，殺之不盡，否則也不會這麼多考慮，早已趁九幫十八會的人聚在一起的時候採取行動。

本身對江湖人的誤解再加上宋堅的誤導，封神無忌對對付江湖人已擬好一套計劃，第一步也就是奪取九幫十八會的財富。

這當然不是玉龍所能夠理解。

「你將我們江湖人看得太高了。」所以玉龍才有這句話。

「你根本就不是這種江湖人，當然不會明白那種江湖人的高風亮節。」封神無忌冷笑一聲。「但無論如何我都佩服你的膽量。」

「然則國師準備怎樣對付我？」

「對付——」封神無忌大笑。「這應該說合作——」

「合作？」玉龍有些愕然。

「我們的目的都是九幫十八會的財富，你手上有九幫十八會收藏財富的地圖，我手上有足夠的人力物力，能夠衷誠合作對大家都有好處。」封神無忌又一笑。「有一件事我忘記告訴你，九幫十八會的人，隨後追來，並沒有落後多少。」

玉龍點頭。「不足為奇。」

「沒有我插手，也許你有足夠的時間取得九幫十八會的財富離開，可是你現在已沒有拒絕的餘地，非要和我合作不可。」

「我若是拒絕，你便會將我的船擊沉。」

「我相信有足夠的能力這樣做，而且事後可以追踪九幫十八會的船隻，奪取他們的財富。」封神無忌搖頭。「我盡量避免這樣做，攻城其次，攻心至上，他們沒有了財富，士氣大受打擊，首先要解決生計，那裏還有心情再跟我們作對。」

玉龍歎一口氣。「他們根本就無意再與你們作對。」

「我以為說這種話對你是沒有好處的。」封神無忌沉下聲音。「我是一個急性子的人，也絕對相信你這種青年人做事一定很爽快的。」

玉龍笑笑。「我相信追隨我的人很希望看看紅衣大炮的威力。」

封神無忌當然明白玉龍已妥協，問題只是追隨他的人，點點頭，揮手示意。

一陣號角聲吹响，包圍着玉龍那條船的其中兩條官船號角聲中各發出一炮。

兩條水柱霹靂聲中從玉龍那條船左右舷不遠的海面冒起來，半空中爆開，就像是突然洒下了兩陣驟雨。

追隨玉龍的人大都是第一次目睹火炮的威力，心胆俱為之一震。

他們明白那若是擊在船上，會有什麼結果，以八條官船火炮的力量，不難在片刻間將他們那條船摧毀。

他們的目光隨即轉向玉龍，只看玉龍的意思。

玉龍看着封神無忌，「我們怎樣合作？」

「九幫十八會的財富你打算要多少才滿足？」

「這財富到手，我是絕不會再踏足中土的了，你認為應該給我多少？」

「一半你一定滿足吧？」封神無忌若無其事的，倒很懂得慷他人之慨。

玉龍雖然很意外，一會才應一聲：「一言為定——」

封神無忌打了一個「哈哈」。「我們是最講信用的民族，我既然答應了，我絕不會反悔。」

「國師一言九鼎，江湖上也有傳聞。」玉龍這倒是事實。

「是麼——」所謂千穿萬穿，馬屁不穿，封神無忌顯然很受用，笑得合不攏嘴，他們已經在漢人的土地長了根，當然開始關心漢人的感受。

尤其是封神無忌更就在去追尋去建立那種漢人一直在標榜，引以為傲，卻又已失落的情操，企圖在漢人當中樹立一個良好的偶像。

一言九鼎，守信重義，禮賢下士等等，只是其中的部份，這些年下來，多少都已有些成績，他治理的地方，官民相處得很融洽，政聲載道。

他微服南下以來，亦實在聽說過不少，自然是老懷大慰，以為是必留名青史。

他已經這個年紀，又正所謂一人之下，除了這種虛名，沒有什麼能夠打動他的心了。

玉龍鑑貌辨色，一顆心才真的放下來，順其自然的接一句：「大元開國國師居功至偉，他日是必名留青史。」

他隨口說出來，封神無忌卻是正中下懷，對玉龍當然是瞧得順眼了。帶笑點頭。「若是大家能夠好好的相處，漢元一家親，何愁天下不太平？」

玉龍接問：「若是那些江湖人不肯妥協，國師又準備如何解決？」

「萬不得已，只好用武力解決了。」封神無忌沉吟着。「我只說，萬不得已。」

紅紅隨即喃喃一聲。「那準備武力解決好了，這麼容易妥協，算什麼江湖人。」

玉龍目光轉向紅紅。「有些事情——」

紅紅搖頭截口。「我不是說你，這種情形之下換轉是我，也一樣妥協的，可是九幫十八會加起來，勢力何等龐大，管他船堅炮利。」

玉龍歎喟：「如果在陸地，事情當然容易解決，大海之上……」

紅紅又搖頭截住。「你不明白我的意思。」

「不明白什麼？」

「就是九幫十八會的人願意妥協，封神無忌也未必會讓他們妥協。」

「你不相信這個人——」

「這個人太狡猾了。」紅紅冷冷的看着封神無忌。

她說話的語聲並沒有特別提高降低，說的其實有些是氣話。

封神無忌聽得很清楚，笑了笑。「我只是在適當的時候做適當的事，令尊很清楚我的身份，可是對你這個做女兒的也沒有說，這豈非我就是不老實？」

「我是他的女兒啊——」紅紅一股怒氣又湧上心頭。

「他就是公私分明才會有今天的成就。」封神無忌輕捋着長鬚。「總有一天你會成長，會明白的。」

紅紅瞪着他。「你以為我現在不明白你在打什麼主意。」

封神無忌只是「哦」的一聲。

「現在你佔盡上風，當然說得動聽，若是勢均力敵，看你會怎樣做。」

「無論什麼時候我都不會忘記我是大元的國師，除了個人，還要兼顧國家的體面。」

「這種環境你喜歡怎樣做便怎樣做，有什麼人知道你怎樣對付你的敵人？」紅紅有一句說一句，完全不理會封神無忌的感受。

封神無忌到底是利字當頭，在有利的環境做有利的事與在不利的環境做有利的事，不利的環境做不利的事完全是另一種反應感受。

這種有利的環境下，他就是沒有考慮到將九幫十八會的人就是用什麼手段解決了也不會有人過問，而沒有人說出去，對他的顏面並沒有什麼影响。

玉龍很留意封神無忌的表情變化，這看在眼內，心頭不由一震。

封神無忌仍裝作若無其事，笑了笑。「正如你們漢人說的，最低限度有天知地知神知……」

玉龍輕歎一聲：「紅紅，別再說了。」

「我是說事實。」紅紅不以為然的。

「不錯，你是說事實，九幫十八會却因而招致殺身之禍了。」

「什麼？」紅紅顯然還沒有考慮到。

「以他的勢力絕對可以將九幫十八會

一網打盡，可是在陸地，總得兼顧其他人的反應，現在你却是提醒他在這種環境，可以無須顧慮，放手施爲。」

紅紅怔住，玉龍又輕歎一聲。「他並沒有許諾對九幫十八會不會採取什麼行動。」

紅紅冷笑。「你以爲他答應了你什麼就不會反口不認？」

「無論他答應什麼，除了我們，還有他的手下作証，以他目前的身份地位，總不能夠在他的手下面前失去信用的。」

紅紅沒有作聲，玉龍目光轉向封神無忌，不等他開口，封神無忌已笑笑。「放心，你不用提醒我這種事，正如你所說，我不會在手下的面前出爾反爾，影响他們對我的信心形象。」

紅紅接上口：「你也不會對九幫十八會採取什麼行動的。」

她是存心要封神無忌在手下面前許下什麼諾言，封神無忌又怎會不明白她的意思，又笑了笑。「這與你並沒有關係。」

「九幫十八會的人有什麼損傷，我是不會原諒你的。」紅紅態度很認眞。

封神無忌只是笑，看見他這種神態，紅紅亦明白自己的孩子氣。

玉龍只有歎息，紅紅想了想，上前一步。「封神無忌，你可敢與我一較高下？」

封神無忌笑問：「你在想什麼？將我打敗了，便可以要我答應一些條件？」

「你連這個胆量也沒有？」

「我正要請兩位到我的船上來。」封神無忌接揮手。

他坐的那條船隨即緩緩移近去，紅紅急不及待，看準了距離，一躍而過，玉龍亦動身，躍了過去。

他清楚紅紅的性格，要阻止根本阻止不來，他也清楚紅紅與封神無忌較量會有什麼結果。

與之同時，他亦示意吩咐船隻繼續啓程，當然，不能夠再在這兒浪費時間了。

封神無忌那條船也就跟在玉龍那條船後面，其餘七條船相繼左右移動。

紅紅上了封神無忌那條船便在等封神無忌出手，玉龍也沒有動，只是一旁看着。

好一會，紅紅忍不住開口：「大國師，你還等什麼？」

封神無忌笑着。「等你動手。」

「那你站起來。」

「你若是能夠將我迫離椅子站起來，便算你勝了。」

封神無忌大馬金刀在椅上攤開雙手。

「這是你說的。」紅紅輕喝一聲，雙刀出鞘，那是一雙柳葉刀，一抖之下，「颼颼」的作响，聲勢奪人。

封神無忌又笑了。「好，一些也不會吃虧，用你的雙刀！」

紅紅身形立即像蝴蝶般飛舞起來，雙刀展開，光芒閃亮，當然是一雙好刀，她在這雙刀之上也顯然下過一些苦功，刀花滾動着凌厲向封神無忌斬下。

她也明白封神無忌身爲國師，必然有本領，要將他擊敗機會固微，但將他迫離椅子應該不是一件難事，她有這種信心。

封神無忌連人帶椅移動，速度恰到好處，距離也是，紅紅雙刀就在他身旁三寸處砍空。

這判斷當然準確，胆量更就不用說了，他面上的表情甚至完全沒有一絲變動。

紅紅顯然吃一驚，身形着地，雙刀再展開，片刻間連斬十二刀。封神無忌從容不迫的閃避退讓，人與椅子同時移動，那張椅子就是虛懸在半空的。

玉龍看在眼內，知道這個大元國師內功的確已登峯造極，莫說紅紅，就是自己亦比不上。

好像封神無忌這樣身居高位的高手，沒有一定的把握是不會那麼輕易與人打賭的，以他的目光當然看得出紅紅的武功造詣。

這早已在玉龍心目中，但封神無忌內功的造詣竟然已到這般境界，可是在他的意料之外，他當然明白封神無忌是有心賣弄，好讓他也知道厲害。

他也明白封神無忌不會對紅紅怎樣，但一定要迫到紅紅自動罷手。

他只希望紅紅很快明白，別再浪費氣力，可是紅紅令他很失望。

紅紅就是那種硬性子，心高氣傲，既然一心要將封神無忌擊倒，就是能夠將封神無忌迫離椅子，也不會感到開心的，現在她已經明白將封神無忌擊倒是沒有可能的事，若是連將封神無忌迫離椅子也不能，她是很難嚥得下這口氣的了。

封神無忌完全看出紅紅的心意，他原以爲紅紅會知難而退，但看來知道不出手，紅紅一定會瞎纏下去，到筋疲力盡爲止。

紅紅雖然不在乎筋疲力盡，他却是提不起這個興趣，尤其在衆目睽睽之下。

他接連閃退攻來了三十劍，終於笑問：「到現在你還不明白？」

「明白什麼？」紅紅雙刀隨即又砍出。

「你是絕不可能將我迫離椅子的。」封神無忌笑笑。「所以你最好還是收起雙刀。」

「你叫我收起便收起，你以爲你是什麼？」紅紅雙刀更狂的。

封神無忌無可奈何的把頭一搖，終於出手，屈指連彈，都正中刀鋒上，將紅紅手中雙刀彈得往上疾揚起來，兩縷指風隨即刀下彈入，正中紅紅雙手的手腕上。

紅紅雙手手腕立時一陣痳木，雙刀脫手墮下，封神無忌同時間屈指彈在刀鋒上，將那兩把柳葉刀彈得風車般一轉，插向紅紅腰間的刀鞘內。

紅紅不由得呆在當場，她雖然任性子，但這個地步也明白雙方武功的距離太遠，再拚下去也只有出醜。

封神無忌再問：「你現在明白了？」

紅紅偏開臉，不理會封神無忌，玉龍也這才開口：「江湖上傳說大元國師本

領非凡，果然不簡單。」

封神無忌若無其事的稍理衣衫。「你絕對是一個聰明人。」

「一個人沒有幾分小聰明是絕不會公然與九幫十八會作對的。」

「你知道我在打什麼主意？」封神無忌接問。

「無論你在打九幫十八會什麼主意，對我都只是有利無害。」

「你明白我要對付的只是九幫十八會。」封神無忌笑了笑。「我若是能夠在這裏解決九幫十八會，你會用什麼方法表示你的謝意？」

「沒有了九幫十八會，江湖上一片平靜，已經達到了你的願望，還需要我怎樣做？」

「人總是貪心的。」封神無忌接問：「有什麼辦法可以令江湖人完全消失？」

「沒有辦法。」玉龍淡然一笑。「江湖人永不會消失，但可以有變化。」

「你的意思是將對我們有害的江湖人變成無礙的江湖人？」

「這並不是一件難事，你已經在幹着了。」玉龍不像在說笑。

封神無忌也顯然不明白，只是奇怪的看着玉龍。

「紅紅在那兒遇上你的？」

「賭坊——」封神無忌雙眉乍展。「你是說多開設一些賭坊之類的地方？」

不等玉龍表示意見，他經已暗暗點頭。「很多人沉迷於賭坊，那也是江湖人爭奪的一種玩意，可是我仍然有些不明白。」

玉龍接問：「方才你與紅紅在幹什麼？」

「打賭——」封神無忌豁然大悟。「人性好賭，賭坊是勝負所在。」

「乾脆說人性好賭就是了。」玉龍移步轉到船舷紅紅的身旁。

紅紅看着他。「你在提醒那個老怪物怎樣去對付江湖人？」

「一種比較溫和的手段。」玉龍歎了一口氣。「但對付追來的九幫十八會他一定不會那麼溫和的。」

「都是我不好。」紅紅搖着頭。「有什麼可以令他改變主意？」

「沒有的了。」玉龍眼神有些迷惘。「九幫十八會會經跟他們過不去，他所以南下原就是要對付他們的，你也不用難過，就是你不說，他始終也會發覺事情可以在這裏解決。」

「那你的意思是……」

「憑我們的武功，連對付他也成問題，只要他一聲令下，我們那條船便會被火藥摧毀，大海中能夠生存的機會你以爲有多少？」

紅紅垂下頭，玉龍歎喟着。「也許九幫十八會的人吉人天相——」

「你也不希望你的爹爹他們有損傷的。」

「這個當然。」玉龍這是否心裏話，當然只有他自己明白。

封神無忌也沒有再說什麼，這個人雖然有時候會忘形，但大多數時間很冷靜。

九條船也就在這種氣氛下繼續駛向九幫十八會收藏財富的所在。

玉龍一夥已沒有選擇的餘地。

＊　＊　＊

武老大他們並不知道玉龍等人的遭遇，盡所能向目的地進發，他們雖然知道不容易追上，只希望在玉龍進行發掘的時候趕到去，否則天空海闊，也不知到何處追尋。

大家都有一種沉鬱的感覺，武老大也不例外，雖然他已經決定放棄幫會，但看見各人那樣子，想到這數十年的幫會生涯，難免很感慨。

唯一與他有些話說的只是秦正器，也只有秦正器令他感覺好一些。

當然，鳳棲梧與武小倩是比較輕鬆的兩個，小倩因爲玉龍無疑難過了好些時間，但在鳳棲梧的開解下，心情亦逐漸轉好。

鳳棲梧博聞强記，亦頗懂得說話的技巧，再加上小倩對他的印象本來就已很不錯，與他相處下來當然只有更開心。

對於追踪玉龍，鳳棲梧當然沒有更好的意見，茫茫大海中，人顯得那麼渺小，沒有遇上風浪，已經感覺萬幸，更休說其他了。

他們也沒有再理會宋堅，在這種環境下宋堅根本不可能再有什麼表示。

事實宋堅也很少出現在甲板上，好像他這種人又怎會做一些完全沒有作用的事情。

他的心情事實也不好，封神無忌沒有再派人跟他連絡，令他不由得胡思亂想起來。

儘管他可以不做沒有作用的事情，却不能抑壓着不去胡思亂想。

封神無忌到底在打什麼主意，他實在不明白。

武老大沒有他想得那麼多，他甚至不知道封神無忌已插手這件事。

船行的方向並沒有錯誤，地圖上那些島嶼陸續在他們眼前出現，到了第七天頭上，他們終於看見如七星伴月的目的地。

與之同時他們看見了玉龍那條船。

發現了目的地，除了秦正器、武老大、鳳棲梧、小倩，九幫十八會的所有人全都湧上甲板。

鳳棲梧、小倩、秦正器，在大家都平靜下來才移步上去，武老大是最後出現的一個。

宋堅左顧右盼，却沒有其他船隻的踪影，看見武老大走近來有些心虛，下意識的開口：「看來，就是那個地方了。」

武老大毫無反應，秦正器正在旁邊，冷冷的接上口：「天下雖大，要找兩個那麼相似的地方並不容易。」

宋堅乾咳一聲。「玉龍的船也不會那麼巧停留在那兒，那絕無疑問是他的船。」

「這個不用說也看得出，大家都不是睜眼瞎子。」秦正器毫不客氣的。

一直以來他都是這種說話態度，宋堅當然明白，可是心虛關係，總覺得有些不同。

（未完．十一）

上文提要：殺死烈火上人邱森的老頭兒將秦豪安頓在一隱蔽山洞內，替其療傷，但哀莫大於心死的秦豪已失去鬥志雄心，神情沮喪……趙俏與錢海自天一會救走嘉琳，却遭護法鹿雲、雷猛及壇主朱天爵、梅花五和無極眞人的追截，形勢危急，幸得老頭兒相助，嘉琳與秦豪終可再次聚首了……秦豪瘋瘋癲癲，痴痴呆呆的走在街上，任人訕笑，任人凌辱……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東方白·文

可飛·圖

隱俠京華

險死還生　連番遇害

錢海說：「不過有一件事，在秦豪尚未痴呆之前，他曾提起金燕西這個人。」

錢海又說：「他說某次和一個畫了一臉油彩的青年人動手，他以爲那人的身材和武功路子有點像金貝勒金燕西。」

石筠愕然說：「金燕西不是記憶全失，前事盡忘了嗎？」

「腦子受創，往往會霍然而癒。」

趙俏又說：「假如秦豪已癒，現在的痴呆是裝的，金燕西如何不能在恢復記憶之後將計就計……」

「你是說找個和他酷肖的人在那兒冒充他，他溜出來胡作非爲？」

石筠想了一會，說：「如果我是金燕西，身爲清宮五等顯爵之一（親王、郡主、貝勒、貝子、公）絕不會作這儍事，他的身世何等顯赫，世襲罔替……」

「不。」錢海說：「清朝顯爵有恩封與功封兩種，功封是爲滿清打天下的八大家，又稱鐵帽子（即此帽永遠戴定之意，除非叛國，永不降級或削爵），他們是世襲罔替，永遠不變。如肅親王、恭親王及醇親王等等，而恩封即降襲爵位，如皇子分封親王。逐代降一等，至鎭國公爲止而不再降，成爲世襲罔替。郡主降襲爲輔國公爲止，貝勒降爲八分鎭國公爲止，貝子降爲八分輔國公爲止，鎭國公降爲鎭國將軍爲止，大致是如此的。」

石筠說：「就算如此吧！一位貝勒爺甘冒身敗名裂的大不幸玩這一套，他的目的是什麼？值得嗎？」

趙俏說：「值不值得是很難說的，第一，此人十分倨傲睥睨一切，綁架案栽了，他可能懷恨在心。其次，我以爲他對郡主有野心，另外還有個更大的企圖。」

石筠說：「是什麼企圖？」

錢海說：「我們還猜不透，也許那位老前輩能猜得透而他却不說，他們的眞正目的不容易被人猜到的。」

小鎖子這半天沒開腔，說：「這麼說，我們該怎麼辦？」

「問得好，小老弟。」錢海說：「我以爲有件事，仍要繼續查訪，那就是金燕西是不是眞的在忠王府？這天一會會主是不是他？」

石筠說：「如何證明是不是他？」

「『不封先生』說過，此人有四個乳頭，髮上有兩個髮軸，不過要看他的髮軸和四乳頭都很難。」

錢海又說：「不論如何難，都要去查。」

石筠說：「派誰回去查證？」

「希望石姑娘能偏勞回去一趟。」

石筠顯然不願回去，她遠道來此參加武會，其實也是爲了秦豪。但拒絕又不合情理。

於是她勉爲其難，答應回去。

她和小鎖子上路時，遇上了另一個人，那是鐵蓮。

她奉命回那大鎭上辦事，決定助他們一臂之力，查清這件事，石筠問她天一會中的秘密，她說她知道的也很少。

＊　＊　＊

「蝴蝶夫人」又在出浴。

侍候她的不是小婢，而是「東海魔漁」的寶貝兒子朱保泰，他在東海荒島，整天吹海風、吃魚蝦，幾乎不穿衣服，過的是半原始生活。

但現在，吃油穿綢，有美女同眠，他還能記得他的祖先的名字，已經很不錯了。

浴室內很暖和，水很熱，蒸氣騰騰。

「蝴蝶夫人」「咯咯」笑著，她對朱保泰的服務相當滿意，她可不在乎一個男人是不是具有靈性？

只要精壯稱職就行了。

這時浴室門外突然輕敲了三下。

「誰？」

「蝴蝶，妳是不是太過份了？」

「太上會主，賤妾知罪……」

「給我留點面子好不好？」

「外人並不知道。」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香主以上的人物，誰不知道？」

「蝴蝶夫人」說：「本會章法不同，並不大計較這種事。」

「蝴蝶，不可太荒腔走板，並非本會不重視男女關係，而是武會之後立刻就解散……」

「所以呀！短短數月時間，不玩白不玩。人生苦短，時光不再。」

「可是玫瑰就不像妳這麼沉緬於……」

「老爺子，她正在物色哩！連瘋子秦豪都被她考慮過呢？」

「考慮的結果呢？」

「由於秦豪和半掩門『金喇叭』有一腿，她倒了胃口。」

「這是誰說的？」

「是史立緊迫盯人，暗中偵察報告的。此人別的不成，這類任務要他辦，十之八九能圓滿達成。」

外面沒有聲音了。

太上會主是走了，但另一隻眼睛却在後窗縫中窺伺。

但這時一個人影如俯衝的鷹隼，疾射而至。

窺伺的人如一片落葉上了屋頂。

追的人如影隨形也上了屋頂。

窺伺的人鬚髮皆白，追逐的人是「四不像」喬莊。

喬莊一張臉白白淨淨，有點像宮中的太監。

陰陽人大多如此，他上了屋面，窺伺者已掠過三重屋宇，落在一民家菜園之中，喬莊幾個縱落，已追上窺伺者，攔在他身前。

「尊駕鬚髮皆白，却並不老。」

「如在下沒說錯，尊駕必是喬護法了？」

「正是。」

對方沒說出「四不像」這雅號，喬莊的殺機消了大半，說：「尊駕何人？爲何窺浴？」

錢海說：「喬護法若非保護『蝴蝶夫人』，在浴室附近幹什麼？」

「在下負責巡邏，除了會主與太上會主，還不須本護法保護。」

錢海說：「風聞二位夫人國色天香，人間尤物，甚爲好奇，正好趕上夫人沐浴，一時好奇窺之，倒無輕薄之意。」

「窺浴者若無輕薄之意，倒是世上少有的了？」

「這叫做出汚泥而不染，明機巧而不用。」

「聽尊駕談吐，絕非粗魯不文之輩，不敢以眞正身份見人嗎？」

錢海說：「就以貴會來說，以武林興亡爲己任，高手如雲，何等氣派？非但太上會主之眞面目諱莫如深，就連會主是何許人，恐怕也沒有幾人知道吧？喬護法不是工於責人，憚於責己了嗎？」

「巧辯！尊駕不肯出示眞面目，本護法只有親自動手了！」

「只要喬護法有這份本領……」

喬莊衣角未擺，人已滑到一步之內了。

快，幾乎已不能用這「快」字來形容他了。

「啾」地一聲，喬莊屈指一彈，一縷如刀似刃的勁風旁耳而過，指勁到了七八步外，井邊的轆轤「錚」地一聲被穿了個洞。

錢海知道厲害，說：「喬大俠，你的身手，堪稱宇內罕見，依在下估計，天一會太上會主也許是位高人，會主却絕非大俠敵手，大丈夫寧爲雞口不爲牛後，喬大俠何必……」

「小輩，你是束手就擒還是要喬某動手？」

「喬大俠，你即使勝了在下，也未必光榮，爲人處世爭的是心安理得，所謂：一時之强弱在力，千古之勝負在理，大俠請再三思。」

喬莊並非沒有三思，只是進入了天一會要想退出是不可能的，他那大白臉上沒有一絲表情，一滑又欺了上來。錢海已算是年輕一輩中的佼佼者了，但差點被喬莊揪住肘關節，心弦差點綳斷。

「怎樣？非要老夫下煞手你才認命嗎？」

「老夫？」

錢海知道和這魔頭客氣也是白搭，說：「這兩個字能用到你的身上嗎？」

和尚不喜歡人家在他們身邊罵禿子；一個臉上有太多青春痘的人，比較喜歡和麻子在一起，因爲他比麻子好些。

一個陰陽人最不喜歡聽的是「男女不分」這種話。

喬莊一張白臉在月光下泛出青色，眼囊肉抽搐不已。

「你死定了……」

「那也未必！如果說我非死不可，也不過比你早走了一步而已……」

喬莊欺身彈指，同時進行。欺身快，彈指更快。

錢海已有準備，可是功力所限，相差懸殊，準備和不準備都差不多，錢海全力挪移，只感「維道穴」上一痲。

此穴在左胯骨附近，屬小腸胆經。

他的左腿突然失力，身子向左衝，只有就地一滾。

由於指勁並未懸空戳實，人一滾穴道已開，他手足並用，「龍門三躍」，已射出五七丈之遠。

但當他正要直竄一兩次越牆而去時，一抬頭，信心盡失，喬莊已站在他的前面約三四步之處，負手而立。

「小輩？還要跑嗎？」

錢海站了起來，他也曾叱咤一時，儘管以前的對手沒有這麼高，但他現在必須玩命了。

和這等對頭玩命也是一件幾乎不可能的事。

錢海的反應不慢，他以爲講身份，計較名頭，那都不切實際，所謂，三寸氣在千般用，一旦無常萬事休。能保住小命，不死在這種魔頭的手下才是明智之舉。

「喬莊，我和你比起來的確差了一截，你如果不用『一指禪』，我就和你拚一下……」已撤出了短劍。

大白臉上有一絲嘲弄之色閃過，說：「好，我不但不用『一指禪』，而且決定只用一手。」

這魔頭若非托大，必有他過人之處。

「好，一言爲定，不過，我可沒有要你讓這麼多。」

錢海以「蛇腰無影」混出了萬兒，現在所依恃的當然是這種身法配合的腰功。

攻擊開始時，短劍「霍霍」閃爍，配合著曲折隨意、柔軟如棉的蛇腰，在喬莊的單掌如墻的狂颷下，他的腰可以折成直角。

或者一個人體可以像一張蓆子似的捲起來。

也唯有如此，才能自狂颷稍弱的隙縫中彈射過去。

無疑的，喬莊也不能不承認他的這套道地腰功也算是一絕。

在捲、折、蜷、扭的畸型身法穿掠中，短劍如俟機撲噬的銀蛇，一會在袖中，一會在脅下，一會甚至於會在襠下戳出。

錢海的身子看來不僅是無骨的，簡直像一塊捏糖人的彩色油麵，要捏成什麼樣子就是什麼樣子。

「嗤——」寒光暴閃，喬莊的長袍左袖已被挑裂了約三寸長的口子，但未傷及皮肉。

儘管未傷及皮肉，錢海的信心已好得邪氣了。

身子像扭蘸花、肉圓子或人餅似的怪形下，在交瀉的冷芒中滾彈起落。喬莊一手應付，又不能用「一指禪」，知道已被對方扣住了而吃虧，其實是他自己輕估了對方。

「嗤嗤——」又是兩劍掃破了喬莊的長袍，這老魔動了殺機，不再守約，雙手並用，兩道詭奇指勁交叉射至。

雙手加上事出意外，錢海是絕對擋不住的，其中一道指勁正中他的「魂戶穴」，立刻倒地不能動彈了。

此穴在靈台穴的右上部約六七寸處，雖非死穴，由於它距人身要穴背後正中的大穴如「陶道」「身柱」「神道」「靈台」及「至陽」等穴太近，重手法也會致死。

「四不像」喬莊冷笑著要去扯他的白髮及白鬚，他聽出聲音，絕非老人的嗓音，但此刻低沉的嗓音却來自身後說：

「喬莊……」

喬莊不是等閑之輩，一聽這份玄奧的內力發出的聲音，就知道遇上了絕世奇人了，身子半躬已轉了過來。

他的動作自信是夠快的了，但沒有看到人。

剛才的低沉聲音明明是來自身後約十餘步外，而這菜園又有一畝多，一目瞭然，人類會有這麼快的輕功嗎？

「是何方高人？」

「喬莊，你走吧！老夫也知道，夏蟲不可語冰。老夫要說的，也和躺下這人說的一樣。」

「尊駕不亮出身份，就認爲喬某一定會乖乖地離開此園？」

「如果你非要老夫亮出身份不可，那就表示你對此園的風水特別中意了？」

「嘿……」喬莊色厲內荏，因爲到現在爲止，他還未看到此人，而這聲音却好像在他約十步以內說的。

他知道這是道家的玄功，却不知名稱。

「喬莊，你自問比邱森高出多少？」

喬莊自以爲比邱森高出一籌，但高出一籌又如何？像邱森那等高手，頭顱會被按入胸膛之內，雙方的差距，眞是不可以道里計了。

喬莊說：「人交給尊駕了！後會有期！」

那位高人說：「喬莊，但願後會有期，若在武會上遇見，那就不妙了！」

「尊駕如果眞的如此厲害，何容天一會傲視武林？」

「天道忌盈，卦終未濟，這些大道理豈是你這種人所能懂的？」

喬莊走了。

錢海被解了穴道，由於手法頗重，這老頭兒帶他去了那秘密的洞府，爲他按摩，教他導引之術。

老頭說：「導引能療未患之疾，通不和之氣，動之則百開氣暢，閉之則三宮血凝。」

錢海可以說是因禍得福，受益不淺，立即下拜。

「老夫不想收徒，也不喜歡這一套，只是看你面對喬莊那魔頭仍能運用智慧，臨危不亂，爲了秦豪的事，奮不顧身，和那姓喬的見風轉舵之輩不同，所以老夫要成全你。」

「謝謝前輩再造之恩。」錢海又說：「前輩謬奬，晚輩愧不敢當，實在是因爲晚輩愧對師弟秦豪，希望有生之年得能報償。」

「知過能改，這也是你的長處。」

「晚輩有一事不明，請前輩指點。」

「說。」

「像郡主身邊的鐵蓮姑娘都會變成天一會的護法？這怎麼說？又如義王府的小廝小吉子，和另一個叫小柱子的童子，居然是天一會會主身邊的人，身份幾乎高於護法，這又怎麼解釋？」

「問得好！」老頭說：「其實這不難想像，凡事不論它如何深奧，總是有脈絡可尋的，你還是多用點腦子去想吧！郡主、鐵蓮、小吉子、小柱子等等，怎麼

會湊在一起？必有原因……」

錢海說：「晚輩想不通。」

「想不通也好，有些事早知道了反而麻煩。」

「不過晚輩以爲，回去查證的人這次回來，必然會帶回驚人的消息。」

老頭兒搖搖頭，說：「不會有什麼驚人的突破。」

「前輩是說，忠王府瘋瘋癲癲的金貝勒，直到現在還沒有復原？」

「回來的人一定會這麼說的。」

「前輩是說回去查證的人沒有盡到責任？」

「不是，他們看到的人確是雙髮軸，四乳頭的金貝勒。」

「這麼說，猜想天一會會主是金燕西完全錯了？」

「錢海，這麼猜想是很有見地的，但有些事不是想像中的那麼單純。」

老頭又神秘地說：「也許到了最後，破了天一會，擒住了會主及太上會主，你們仍未發現還有個令人拍案叫絕的大秘密呢！」

錢海知道現在問也是白問，不到時候他是不肯說的。

「前輩，小吉子已證明他有武功，小柱子呢？」

老頭兒笑笑說：「他的身手比小吉子高出多多。」

錢海愕然說：「前輩，這兩個十四五歲的童子，師出何門？」

「你聽說過武夷山有個『生死判』仇通嗎？」

「是……是他？」

「不錯。」

「聽說此人已在七旬以上，武功高不可測。」

老頭兒肅然說：「高不可測未必，但此人的輩份極高，非等閑之輩。」

錢海說：「這麼說，此魔也必是天一會的同路人了？」

「應該是的，但這老賊迄今還在武夷山上。」

「前輩，秦豪到底是好了沒有？」

「好了會痴痴呆呆地嗎？」

「這麼說，他……他已經完了？」

「完與未完，還要看他的造化。」

「前輩，這我就不懂……」

「不懂就算了！」

「前輩，據晚輩所知，天一會有人監視秦豪，萬一喬莊那等高手，三五人聯手的話……」

老頭兒說：「在目前，不能說沒有凶險，但他們最需要的不是他的生命，而是……」

錢海等了半天又沒有下文，老頭兒走後，他想了很久，突然大力一拍前額，說：「我懂了……我猜到了……」

* * *

石筠和小鎖子回到大鎮上去，鐵蓮雖說同行，但由於她的身份是天一會的護法，不便形影不離。

在路上投宿時，他們也不在同一客棧內。

當然，他們所想到及懷疑的事，天一會中人也會想到，「三手大聖」史立暗暗跟蹤下來，正因爲他跟下來，鐵蓮發現，更不敢靠近他們了。

錢、趙二人絕未想到，這任務爲石筠帶來了厄運。

小客棧只有五七個客房，餐食也很馬虎，只有饅頭、大餅、包子、麵條之屬，一碗酸辣湯都做不好。

石筠和小鎖子吃了些包子和一碗酸辣湯就回房，由於男女有別，小鎖子也十六了，兩人不在同一房。

晚上天氣變了，客棧伙計倒是把炕燒熱了。

閉上門窗後，石筠還去叮囑小鎖子不要出門，有事要叫她，這才回房上了炕，但和衣躺下不久，忽感不對。

她也算練武世家，江湖門檻不算太差，「不好」的念頭才上心頭，手脚已不聽指揮了，但神志却十分清楚。

她想不通誰會害她？除非是入了黑店。

她難過極了，父親去了，孤苦無依，本想去找秦豪，沒想到秦豪也自身難保。

爲了秦豪，她勉爲其難地答應回去查證金燕西的事，要是被黑店宰了，眞是死得不明不白，太不值得。

心潮如湧，絕望而悲痛，她猜想毛病出在那碗酸辣湯上。

就在這時，後窗被弄開，人影一閃飄落炕前。

「卜」地一聲，燈被吹熄了。

但在燈熄瞬間，石筠看出，來人竟是「三手大聖」史立。完了，這比黑店謀財害命還要死得窩囊些。

因爲她聽趙俏說過，史立是花浪的小公雞。

此人偷錢、偷財也偷人。

史立坐在炕緣上，說：「我知道妳要回去幹什麼。」

石筠四肢雖不能動，却能以最低聲音說話。她知道，小鎖子八成也和她一樣挺在炕上不能動彈了。

「石筠，妳在小鎮上演戲，掩人耳目，可惜秦豪是眞的痴呆了，只不過，妳表演那半掩門『金喇叭』倒是入木三分哪！」

祿山之爪，已自大襟上伸了進去。

她想哭，想喊，但是，她只能發出極低微的聲音，至於四肢，乾焦急而不能動，這結局連想也不必去想了。

衣扣已被解開。

這要是秦豪的手有多好？現在却要斷送在這個賊的手中，這公平嗎？天道何在？鐵蓮呢？她晚上會不會來看看？

那手已在作別的工作，清除她身上另一部份的衣服。

「石筠，其實妳很美，比花浪高明，又是黃花閨女，是不是？只要妳順了我，我引荐妳入會，至少也是個香主的角色……」

這悲劇是定局了，如何才能收回點什麼？

那手已毫無忌憚地滑動著，她的心瓣在淌血。

現在，這賊在解除他自己的衣服。

「好吧！我答……答應你……」

「答應我了？」

「是……是的，你知不知道……是爲什麼？」

「不知道。」

「嘉琳郡主明明不能和他結合，除非皇上恩封，那更不可能，但是，他寧願負我一片深情而貼緊了嘉琳郡主……」

「對！秦豪這小子不夠意思，再說，他已經完了！」

「你……你眞的喜歡我？」

「眞的！雖然我有過女人，但那不能和妳比！」

「你眞能引荐我入會幹……幹個香主？」

「放心！包妳坐上香主寶座。」

「史立，你能不能解了我身上的迷藥？那樣才有意思，你放心！我已經看透了！我不會再作傻事的。」

史立鑽進了被窩：「石筠，只此一次，以後就絕不須要這種藥了！抱歉！爲了不會發生煞風景的事，請委屈片刻……」

石筠的肌膚在撕裂，心也在撕裂。

最痛苦的還是自尊心的被撕裂。

世上的的確確還有比死亡更可怕的事。

這些痛苦過了之後，她很快就想開了，付出的雖多，總該換點什麼回來吧？那怕是爲秦豪犧牲吧！

* * *

這小鎮上除了東坡居，還有一家太白飯莊，名稱挺唬人，規模不大，大師傅的手藝也不怎麼樣。還不如東坡居。

今天是正月初二。

一般的餐飲營生，大師傅即使是當地人，大年初五以前也是不作生意的，除夕三十日深夜挑了灶，在新開市前不會再招待客人。

但今年特別，鑑於一批批的武林人物繼續湧到這小鎮上來，像太白樓這種二流館子根本不休業。

秦豪還是那一襲破衫，蓬首垢面，在街上走動時，往往會有小孩子跟著他。

現在，他又在吃館子，只是這次吃的不是烤鴨、炒麵和老酒，而是水餃。

他似乎也還記得北方人這種過年的習俗。

在座的不少於二三十人，有兩個女郎，正是「東海魔漁」朱天爵的寶貝女兒朱珍和朱珠，這工夫朱珍說：「各位認不認識這位不修邊幅的名人？」

在座的人都茫然不知。

「他就是赫赫有名的『紙手銬』秦大俠！」

此言一出，有人不信，有人大感驚奇，也有人幸災樂禍地大笑起來。

有位老者說：「『紙手銬』秦大俠之名，倒是早已聽說過，却未謀面，要說這就是秦大俠，在下不信！」

另一人說：「想秦大俠年輕有爲，武功了得，豈會是這個樣子？想是這位姑娘在開玩笑吧？」

「怎麼？你們不信？」

朱珠站起來，走近秦豪，提著他的衣領把他提了起來，說：「告訴在座的武林朋友，你是什麼人？」

「我……我是什麼人？」他茫然地。

「是啊！告訴他們，你叫什麼名字？」

「我……我不是叫秦豪嗎？」

「你就是出過風頭的『紙手銬』秦豪嗎？」

朱珠一鬆手，秦豪又坐在座位上。

這時仍有人說：「此人精神恍惚，雖承認他是秦豪，却未必可信。」

秦豪吃完了抹抹嘴下樓，有兩個人也跟著下了樓，另外還有兩個一交眼色，也慢條斯理地往樓下走。

這後面兩人之一，顯然是「逍遙客」鹿雲。

另一個從未在這鎮上露過臉，此人既和鹿雲一道，八成是天一會的人，而且絕非庸手。

先跟下去那兩個也是生面孔，都在五旬以上。

秦豪一摸，身上沒有帶銀子：「嘿嘿」傻笑說：「掌櫃的，掛上，過兩天一起清……」

「新正大月地，不掛帳！」

的確，生意人實在不喜歡正月裏食客掏不出銀子來。

「我付了！讓他去吧！」跟下樓的兩老者之一丟出一塊碎銀子，說：「掌櫃的，夠了嗎？」

「夠了！貴客，讓您破費，眞不好意思……」

秦豪也沒說聲「謝謝」就出了門。

在街邊牆垠上抓起兩把積雪，在臉上抹上一陣，大概就算是洗臉了吧？

又是鴉吵陣陣的時候了，炊烟四合，家家都還在過年，有幾個人體會到秦豪此時的心情和感受？

他走向小鎮的南邊，這是個快乾涸的河套，在遼闊的河套上有一座小土地廟，他進入小廟中，在廊簷下一躺，這兒有一塊破門板。

連連打了兩個呵欠，頗有睡意，兩個老者走了進來。

一穿灰袍，一穿青袍，一個有鬚一個無鬚，灰袍的說：「老夫，沒有錯了吧？」

青袍的說：「錯不了的，此人我見過一次。」

兩人站在廊簷前，望著躺在門板上的秦豪，老大說：「秦豪，你聽說過『怒山雙煞』婁氏兄弟吧？」

秦豪說：「這廊簷下的門板，我已經先佔了！兩位何不去住客棧？」

「老大問你認不認識『怒山雙煞』？」

秦豪搖搖頭，茫然說：「沒聽說過。」

老二說：「你沒聽說過『怒山雙煞』，總聽說過『太倉飛狐』萬代這個名字了吧？」

「『太倉飛狐』……萬代……萬代……好像聽說過！……又好像沒有……」

老二一字一字地說：「你認識他的，除非你不是那個不可一世的『紙手銬』秦豪。」

「我是秦豪，這不會錯。」

「那就對了！老夫是『雙煞』老二婁義，這位是老大婁仁，我們的弟子『太倉飛狐』被你以紙手銬銬住押到三百里外交給了大名府……」

秦豪想了一下，說：「也許有這麼回事……太久了……也太多了……我那會記得這麼多？」

「雙煞」互視一眼，老二說：「老大，總算找到了這小子，只可惜他變成了廢人，宰了他都不能解恨。」

「老二，這是沒有辦法的事，誰叫咱們現在才找到他呢？」

「老大，我來收拾他，你說，怎麼個收拾法？」

老大摸著下巴，說：「咱們兄弟費了十來年的辰光，調理了一個出色的徒弟，尤其輕功了得，雖說在紹興一帶糟蹋了幾個大閨女，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兒，這小子居然把他逮住送到大名府去，結果……砍了……」

老大說到傷心處，眼眶潤濕，嗓音沙啞哽咽起來。

老二說：「老大，人都去了好幾年啦！你就別再提這檔子事兒了！反正今天大年初三晚上，連本帶利通通收回來。」

「好吧！老二，你看著整，整累了換我來。」師兄弟再沒有說什麼，婁義怕秦豪裝熊，還開了門戶，結果，一抓就得手，把秦豪提了起來，說：「老大，邪門，這是怎麼回事？他的武功全完了。」

「管他！反正閑著沒事，天又冷，慢慢折騰。」

於是婁義拳脚交加，肘、膝並用，「啪」聲不絕於耳，秦豪呻吟著，他變成了練鐵沙掌的沙袋。

那裏脆弱就砸他那裏！

「老……老大……昏過去了……」

「歇一會！老二，在他的臉上弄些雪。」

婁義捧了兩捧雪在秦豪頭臉上，他又醒了過來。

「你們……怎麼可以隨……隨便打人？難道沒有王法了嗎？」秦豪掙扎著想爬起來。

老大走了過來，一個反背耳光，把秦豪砸出三步以外倒地，還沒爬起來，婁仁一脚踩在他的小腹上。

「吭」地一聲，秦豪的身子蜷成一團，「蹚」！腰上又被蹴了一脚，身子在雪地上滾出一丈多遠。

婁老大說得不錯，天冷，反正閑著沒事兒，乾脆施展他們成名的「四象拳」，成套地打了出來。

由於被打的不會閃避，他的這套拳打得中規中矩，虎虎生風，地上殘雪飛濺，被打的人也變成了雪球。

口鼻中的鮮血，在沾了一臉殘雪的臉上冒著熱氣。

現在，他的身子被婁仁用脚勾上天空。

婁仁站好了馬步，以「擂天鼓」的姿勢迎向下落的秦豪的心窩。「蓬」地一聲，人又彈起三尺多高。

接著又是兩脚零三拳之後，秦豪的身子才落地。

「老二……又昏過去了……」婁仁打人也有點氣喘了。

雪上血漬斑斑，秦豪的臉色比雪還白。

婁仁捧了些雪，幾乎把秦豪的頭臉全埋起來了，說：「老二，又輪到你了……」

「是的，老大，我看也差不多了吧？乾脆送他上路。」

婁義說：「這半天還沒醒過來，大概只比死人多口氣罷了！」

「你看著辦，反正一命抵一命也湊合了！」

「老大，宰了他以後，我想帶走他的雙手，作個紀念……」

「噢？老二，你一向是餿主意多？」

「他不是喜歡用『紙手銬』銬人嗎？這雙手我想用藥水淬起來，然後風乾，加上一副特製的紙手銬子帶在身邊，隨時可以拿出來讓同道們欣賞，咱們弟兄的鋒頭可大了！」

「好主意！就這麼辦，看看醒了沒有？」

婁義走近一看，說：「醒是醒了！氣息微弱，也不必浪費力氣了！」

婁仁取出一柄小巧的匕首，只有四寸來長，丟給了婁義，婁義拔下魚皮鞘，寒氣逼人，鋒利無比。

婁義倒握著小匕首剛剛揚起，聲音自漆黑而細小的正殿內，說：「慢著！」

婁仁沉聲說：「什麼人？」

「先不必說廢話，站到一邊去！」完全是主人對下人的口氣。

婁義獰笑說：「老兄，你要是知道哥們的來歷，就是有人借胆子給你，你也不敢說這種話！」

「就憑『怒山雙煞』你們這兩個雜碎？」

首先走出來的是「逍遙客」鹿雲。

另一個只有三十五六歲，似乎身份比鹿雲還高。

可笑的是，「雙煞」久處南荒怒山，甚少到中原來，不要說不認識這個較年輕的，連鹿雲也沒見過。

「『怒山雙煞』不算什麼！兩位報出名號聽聽！」

鹿雲說：「『逍遙客』鹿雲。」

「雙煞」微微一震，他們再孤陋寡聞，沒見其人也聽過其名，這時鹿雲一指三十來歲的漢子說：「這位是一代宗師『生死判』仇通仇老前輩的高足『刀下留人』童林。」

鹿雲的名頭自不必說，單就「刀下留人」童林，就已經很夠響亮了。此人以一柄未開刄(開鋒)的生銹鐵刀享譽武林，從未殺過人，即使大奸大惡之人，充其量也不過是斷其一腿或一臂，使其以後無能作惡。

仇通有這樣一個徒弟，沾了不少光，因爲他本人善善惡惡，邪正難分，但沾了徒弟的光他却不領情。

「原來是兩位大俠，失敬！失敬！」

婁仁又說：「在下兄弟兩人正在處理一件私事，不知兩位有何見教？」

鹿雲說：「這個秦豪乃是本會行將吸收的成員之一，任何人傷及他的性命，

即視爲本會之大敵。」

婁義說：「姓秦的是否參加貴會？咱們兄弟不願聞問，但姓秦的和咱們結下的樑子，咱們兄弟自有權了斷。」

鹿雲說：「姓秦的以前的糾葛，不論鉅細，皆由本會一肩承擔，二位可到本會去申論，不得私下復仇。」

婁氏兄弟面色驟變，正要發作，童林說：「婁氏賢昆仲不必多心，鹿兄的意思是：凡本會之人與外界有何糾紛，由本會出面解決較好，私下毆鬥，必然仇恨越積越深。」

婁仁說：「童大俠，這話聽起來才順耳……」

鹿雲冷冷一笑，說：「姓婁的，不順耳又如何？」

婁義大聲說：「咱們兄弟在解決私務，姓鹿的你喋喋不休，有如羊欄之驢，不可一世，姓婁的可也不是被唬大的！」

鹿雲厲聲說：「我管你們姓什麼？都給我滾出去！」

婁仁說：「姓鹿的，天一會待武林同道還不錯，可沒見過你這種盛氣凌人的雜碎，咱們兄弟還沒有把你當作一道菜……」

鹿雲疾射而至撲向婁義，手足連心，婁仁幾乎同時撲近馳援，而鹿雲似也知道他們會聯手，雙掌一錯，『啪啪』兩聲，三人各退了一步。

婁氏兄弟知道，以二對一，能有個平手之局已經不錯了，要是童林再出手，必是灰頭土臉。

「好了……好了……」童林說：「兩位就算和秦豪有樑子，應該也解了恨，此人內腑受傷極重，就算好了也和廢人差不多，可否看在……」

婁仁抱拳說：「童大俠知否秦豪與咱們兄弟結下了什麼樑子？」

童林說：「願聞其詳。」

婁義說：「咱們兄弟費了十五六年心血調理出來的得意弟子，竟喪在他的手中。」

鹿雲說：「不知所爲何事？」

婁氏兄弟吶吶半天，婁仁說：「小徒被他以紙手銬押赴三百里外交與官府……」

「原來如此。」童林說：「這確是一件憾事，不知令高徒是犯了何罪？」

婁義冷笑說：「說大不大，也不過是弄了幾個閨女……」

「童老弟，你聽到沒有？奸淫良家婦女，說不定還是先姦而後殺，居然輕描淡寫地說是『說大不大』，你家也有姑姑阿姨，姐姐妹妹吧？」

童林說：「婁兄，令高徒的大名是……」

婁仁輕咳了一聲，說：「同道稱其爲『太倉飛狐』……」

鹿雲冷蔑地一笑，說：「原來是淫賊萬代，可謂死有餘辜，虧你還敢提名道姓，那種衣冠禽獸，殺頭三次也不爲過！」

童林臉色也沉下來，說：「鹿兄言詞雖偏激了些，但武林中黑白兩道，最不屑的就是採花姦殺的淫賊，秦豪雖非官府中人，爲百姓除害却沒有什麼不對，二位請吧！」

婁氏兄弟畢竟是村野鄙夫，頭腦不夠靈活。

他們以爲，鹿雲已五十多，成名多年，童林才三十許，能有多大能耐，不過是沾了仇通餘蔭的光罷了。

婁義牛眼一翻，說：「這兒又不是你們童家的一畝三分地，爺們去不去干你們屁事？」

童林冷冷地說：「婁氏兄弟，我童林是爲你們好，你們年歲不小，閱歷却很差，甚至連自己有多少斤兩都弄不清，更是善惡不分，那種徒弟死了倒也乾淨，免得師門貽羞，去……去吧！在下不忍和你們爲難……」

婁義大怒，怒吼撲上。

婁仁也沒閑著，這情況和剛才撲向鹿雲差不多。

他們練的是「四象拳」，合擊時威力倍增，可是這和打一個不還手的截然不同。

童林實在懶得和他們糾纏，也不願下重手。

但他必須糾正他們對他的錯誤看法。

童林錯掌如刀，轉身，絞手，火辣辣地砍出兩掌，婁氏兄弟乍看掌勢平淡無奇，以拳格架，沒想到砍出的掌力虛實莫測，順拳溜轉，由軟變硬，「蓬蓬」兩聲，一被砍中肋骨，一中肱骨。

婁氏兄弟狠狽地退出三四步，童林說：「調教出萬代那種弟子，是兩位的恥辱，當務之急是閉門思過，爲他報仇大可不必，請記住！福禍無門，由人自招……」

婁氏兄弟含恨而去，顯然，這些話是不會使他們回頭猛省的。

這工夫秦豪已醒，却仍躺在雪地上。

他口鼻中的血漬已半乾，臉色蒼白，有如身罹大病，鹿雲說：「童兄，此人根基甚深，他不礙事的，咱們走吧！」

童林想說什麼又忍了下去，却抱起秦豪放在廊簷下門板之上，兩人出廟而去。

* * *

盞茶工夫之後，人影一閃，廊簷下站定一人。

這身影十分窈窕，先傾聽了一會，這才蹲下來：「秦豪……秦豪……」

「誰……誰呀？」聲音微弱。

「我是夢眞……」聲音沙啞，有太多的體己話兒，一時又不知從何說起！只是撫著他的手，摸摸他的面頰，擦著他口角的血漬。

「噢！夢眞……想不到咱們還能見面……」

「秦豪……你傷得這麼重！誰幹的？」

「『怒山雙煞』婁仁婁義……」

「以他們兩人的身份，就算你……」

「妳似乎還……還不太清楚我的情況……」

「秦豪……我的確不知道……」她的臉貼在他的面頰上，涼涼的液體，不斷地流在他的臉上。

「自練了令師『不封手册』上的武功之後，功力大進，但很快地產生了可怕的現象……」

郡主聽了這些話沒有出聲。

她不信嗎？若然，她必會反駁。

她在想什麼？是不是她知道些什麼？

「秦豪……你的武功完全……」

他點點頭。

「都是我害了你……秦豪……都是我……」

「是我害了妳……」

「你吃過飯了嗎？」

「吃了水餃……妳最近沒有吃烤鴨嗎？」

「沒有……」她以爲到了這地步，還記掛著水餃、烤鴨，這個人眞是沒有希望了。

「東坡居的炒麵也不錯。」

她的淚水更多了。

師父教他的曠世絕學，剛慶得人，却未料到有此結局，她該怎麼辦呢？她貼在他的耳邊，低聲說：「秦豪……告訴我……你眞的走火入魔了嗎？」

「不……不是走火……是經脈中有一股逆流……」

「秦豪，你……你不是裝出來的嗎？」

「夢眞……我會裝瘋扮傻而挨揍，甚至幾乎被打死？算了……我要是死了……妳到我墳上去不必帶太多的東西，烤鴨……炒麵和青梅煮酒就行了。」

「你還記得『青梅煮酒』那段故事嗎？」

「好像是劉備和曹操煮酒論英雄。」

「劉備是個有城府的人，不得意那一陣子，每日耕田種菜，不談國事，看來毫無英雄大志，曹操邀他以『青梅煮酒』共飲，論天下英雄而試之，所謂『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劉備大驚，匙箸落地，適雷雨大作，劉備掩耳作畏雷狀，操見他胆小才未過份注意及猜忌他。秦豪……你現在是不是像當年的劉備一樣，像潛龍、如霧豹，隱而待時，一鳴驚人？」

「夢眞……我快要死了……妳還開玩笑……我死之後，不必讓小凱爲我披蔴戴孝……」

「爲什麼？」

「因爲妳還要堅強地活下去……」

「秦豪，聽你的言談，有時中規中矩，有時又有些顚三倒四地……」

「夢眞……妳在天一會中怎麼能自由進出？」

「我說過，不給我自由，我寧願自絕。」

「夢眞……那一天我們能一起到東坡居去吃烤鴨？」

嘉琳心亂如麻。

她本以爲秦豪的痴呆、瘋癲是裝出來的，如今看來，那完全是一種自我安慰的想法，如果這個人就此完了，她在天一會忍氣吞聲還有什麼意義？

「秦豪，如果你不能復原，我將被人佔有，小凱可能會再次被綁架的。」

秦豪說：「誰會這樣做？他們爲了什麼？」

她本以爲這兩件最重要的事激他，也許能逼出實話或焦急的表情來，她眞的絕望了，她的臉貼著他的臉，身貼身默默流淚。

「秦豪……你願意和我一道走嗎？」

「走？去哪裡？」

「死！」

「嘉琳……爲什麼要死呢？我不要死……死了沒有活著好……死了要躺在陰濕的棺材裡……死了再也不能吃烤鴨……炒麵和美酒……當然也不能找那『金喇叭』了……」

漆黑的小小正殿中，有一雙犀利的眸子一直在監視著，聽了這話，嘴角上浮現了十分矛盾的苦笑。

他希望秦豪從此變成廢人。

在另一方面，他又希望秦豪能復原，因爲秦豪的幸與不幸，對他都有直接的好處與壞處。

嘉琳取出幾顆藥塞入他的口中，使他嚥下就走了。

秦豪翻了個身，痛得直哼哼，說：「死？爲什麼要死呢？我才不想死呢……」

殿中的人終於消失了。

此人走了不久，又有一人自黑暗的小正殿中走出來。

秦豪在睡但被推醒了。

「誰……誰呀？」

「你見過我的。」

「我……我見過你？沒……沒有吧？我要睡了……剛睡著……眞煩人……」

「秦豪，你不必在我面前裝傻。」

「你是說我根本不傻？可是上了街，小孩子們指指點點地叫我瘋子。」

「秦豪，你要聽我幾句話。」

「你到底是誰呀？」

「你仔細看看。」他的臉貼得很近，讓他看仔細。

「噢……噢……好像見過。」

「我不久前來過。」他在秦豪身邊說了一陣話。

秦豪連連打呵欠，說：「眞討厭！我要睡哩！」

這人說完就走了。

* * *

這是一家賭場，本來都是些本鎭的賭徒，輸贏也不大，但有天一會來了之後，晝夜不斷，場面越來越大了。

賭場這地方，古往今來都差不多，似乎誰都知道，沒有因賭而發了大財、一生享用不盡的，但好此道者却仍是前仆後繼。

有麻將、骰子和牌九。

現在，這桌牌九賭得惹人注目，有聲有色。

這是因爲這四個賭徒都是天一會中的知名人物。

雪嫗作莊，出門是「三手大聖」史立，天門是「刀下留人」童林，末門是花浪。一邊旁觀的還有梅花五及「東海魔漁」朱天爵等人，看枱面上的銀票及馬蹄金，顯然是史立贏了。

史立贏了，花浪自然高興。

（未完・十四）

上文提要：小虎和小狗子在觀音菩薩蓮座下找不到血劍，正在破口大駡，突然來了慈悲和尚，二人遷怒於和尚，說血劍是他偸去的，大打出手，和尚逸去無踪，回去找丁八，他被花香香殺掉，將她捉住追討血劍，又被幽冥教右使救走……鐵小鳳和張玉郎雖然砍斷司馬長虹雙脚，而魔劍却落在百善先生和慈悲和尚之手，說暫時保管，日後交還……



新派俠情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鐵小虎

轉眼人劍兩失　決意虎穴探秘

百善先生可不是等閒人物，七鳳心裡清楚得很，暗中拉下八弟的衣襟，丟過一個眼色來，意思是說：「小虎，別亂來，這個老頭不是省油的燈，沒有把握最好不要招惹他。」

八虎也回報一個眼色，意思是說：「安哪，安哪，沒有三兩三，不敢上梁山，今天保証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大踏步的向前走了幾步，往邱百善的面前一站，神氣八啦的道：「放心，只要你老小子不隱瞞事實，那件事一定會交代的清清楚楚。」

百善先生陰沉着一張臉，道：「那件事？」

小狗子挺身而上，道：「濟南太白居，屠夫侯三的命案。」

邱百善的臉色微微一變，道：「這件事與老夫一點關係也沒有，而且過去已經談論過，不必再炒冷飯。」

鐵小虎雙眉一挑，道：「關係可大着哩，現在又有新發現。」

「有什麼新發現？」

「我問你，還記得當時在太白居，一共有幾位武林人物，跟閣下點同樣的菜，喝同樣的酒？」

「我老人家從來不記這些鷄毛蒜皮的小事情。」

「你不記得，本少爺可以提醒你，你裝糊塗，本公子可以告訴你。」

「哼！」

「千嬌百媚花香香，神州怪傑萬事通，鎭八荒杜天雄，以及你百善先生邱百善。」

「紅小虎，你提這些陳年往事，究竟居心何在？」

小狗子神氣活現的道：「是想把殺死侯屠夫的兇手揪出來。」

慈悲和尚滿面不耐的道：「區區一個殺猪的，何足道哉。」

鐵七鳳不以爲然，反唇相譏：「殺猪的也是人，何況侯三曾代人操刀，行兇鐵虎莊，分得一把寒鐵寶劍，侯屠夫一死，魔劍亦告失落。」

慈悲和尚驚「哦」一聲，不再吭氣了，目注百善先生，臉色一陣陰，一陣睛，也不知道他心裡在想些什麼。

邱百善瞪着鐵小虎，道：「你以爲兇手是誰？」

八虎嘴角噙着一絲冷笑，不慌不忙的道：「這筆帳不難算，可以一筆一筆的算出來。」

「怎樣算？」

「首先，神州怪傑萬事通也死在太白居，可以排除在外。」

「可知萬老兒死在何人之手？」

「是千嬌百媚花香香幹的。」

「也許屠夫侯三也是她的傑作？」

「花香香矢口否認。」

「娃兒相信她的鬼話？」

「可信度很高。」

百善先生道：「可有足夠的理由？」

「花香香殺人，有一定的習慣，不是留下幽冥令爲記，便是將被殺的人閹掉，帶走『那話兒』作紀念品。」

「殺猪的沒有失去『那話兒』，留下幽冥令？」

「事實確是如此。」

「這樣看來，想必定是鎭八方杜天雄所爲，姓杜的乃是黑道梟雄，素以殺人放火，打家劫舍爲業，有魔劍爲餌，自然不落人後。」

七鳳嗤之以鼻：「哼，恐怕未見得，白道上的人不見得準白，黑道上的人也未必準黑，白道上多得是沽名釣譽，言行不一的小人，黑道上也不乏坦蕩磊落，敢作敢當的英雄好漢。」

慈悲和尚又誦了一聲佛號，道：「女施主說話，最好不要含沙射影，指桑駡槐。」

小狗子冷言冷語的道：「白天不做虧心事，夜半不怕鬼敲門，只要自己行得正，做得端，心裡面沒有鬼，何必怕別人指着禿子駡和尚。」

玉面郎君張玉郎也插了一句：「小友之言不差，所謂淸者自淸，濁者自濁。」

鐵小鳳補充道：「事實勝於雄辯。」

慈悲和尚道：「什麼事實？」

七鳳道：「杜天雄好漢做事好漢當，勇於認錯，知過能改，負荊請罪，已將血劍璧還鐵家，由我們姐弟代收。」

小虎接口道：「並且甘願在鐵家終身爲奴，正在鳩衆大興土木，重建鐵虎莊。」

百善先生疑雲滿面的道：「有這等怪事？」

七鳳冷聲道：「一點也不怪，尊駕如果不信，可以隨時去求証。」

八虎道：「不過，在你未去求証之前，最後先証明你自己是淸白的，不然，去的將是你的鬼魂，而不是人。」

邱百善大怒道：「紅小虎，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八虎振振有詞的道：「四個嫌疑犯，萬事通、花香香、杜天雄，均已撇淸，就剩下你邱百善一個人了，你還有什麼話說？」

百善先生斷然決然的否認道：「不是我，老夫當晚並未夜宿太白居。」

「這不是理由，你可以去而復返。」

「也許另有其人。」

「誰？」

「任何人！」

「哼，謊言！狡辯！老滑頭！亮出暗號來的只有四個人，不會再有第五人，你他媽的跳在黃河裡也洗不淸。」

「娃兒憑什麼敢如此肯定？」

「憑侯屠夫的死相。」

「死相？」

「不錯，殺猪的全身上下，既無刀傷，又無劍痕，亦未見拳脚掌印，只見到靑一塊，紫一塊，大如銅板的瘀傷。」

小狗子聳一下雙肩，道：「換言之，是被你邱百善用旱烟袋活活打死的。」

慈悲和尚聽得一呆，邱百善依然不肯認帳：「不對，不對，事實絕非如此，傷人的兵器多的是，並非只有旱烟袋留下這樣的傷痕。」

七鳳咬着牙叱道：「哼，死鴨子，硬嘴巴，姑奶奶就曉得你不肯認帳，反正事實已明，無可置疑，懶得再跟你嚕七八嗦，將你碎屍萬段，也絕不會殺錯了人。」

八虎趾高氣揚的道：「在未動手之前，希望兩位痛快點，將血劍交出來，這樣或許可以賞你們一個全屍。」

百善先生晃動一下手裡的劍鞘，道：「老夫只有劍鞘，沒有劍。」

七鳳柳眉一豎，道：「少裝傻，司馬長虹的劍固然要收回，屠夫侯三的劍也不允許你私吞侵佔。」

邱百善臉一沉，簡短有力的吐出來兩個字：「沒有！」

八虎歪着頭，目光斜視，瞄了慈悲和尚一眼，冷聲道：「大和尚意下如何？」

慈悲和尚不疾不除的道：「老衲早已表明，要代爲保管此劍。」

小狗子道：「另一把劍，你又怎麼說？」

慈悲和尚一怔神，道：「那一把劍？」

八虎道：「白雲寺，觀音菩薩蓮花座下，你花了三千兩銀子，從丁八手中買去的那一把。」

現在該輪到百善先生聽得一呆，慈悲和尚大怒道：「豈有此理，此事老衲早已交代清楚，勿再無理取鬧。」

「你否認是丁八的老搭檔？」

「並非事實，如何承認。」

「劍不是你拿走的？」

「蓮花座下是否有劍，貧僧深表懷疑。」

「媽的，又是一個老滑頭——」

七鳳截口道：「小虎，別再浪費唇舌，事到如今，只有武力解決一途。」

小狗子在一旁猛敲邊鼓：「沒錯，對付這種老奸巨滑的傢伙，請他們吃鍋貼，鐵板燒，水煎包，喝酸辣湯最有效。」

刷！刷！刷！三聲響，七鳳、八虎、小狗子，已拔劍在手，準備動武。

玉面郎君張玉郎古道熱腸，亦不願作壁上觀，暗中提聚了一掌眞力，見他們三人遙相對峙，將慈悲和尚、百善先生困在核心。

邱百善道：「不知天高地厚的雛兒，你們想幹什麼？」

七鳳道：「呸！少倚老賣老，咱們功夫上見眞章。」

慈悲和尚道：「娃兒們狂得可以，也不打聽一下百善先生、慈悲和尚是何等人物，竟敢在此張牙舞爪，大概是活得不耐煩了。」

八虎道：「早已打聽過，是僞君子！」

鐵狗道：「是假道學！」

七鳳道：「是小人中的小人！」

八虎道：「是壞蛋中的壞蛋！」

鐵狗道：「頭頂生瘡，脚底流膿，壞透啦。」

七鳳道：「上！幹掉他們！」

八虎道：「上！宰了他們！」

鐵狗道：「送他們回老家！」

張玉郎也受了感染，模仿着他們的口氣吆喝道：「叫這兩個老傢伙，從此除名武林，絕跡江湖。」

這說話，這神態，簡直將大名鼎鼎的百善先生、慈悲和尚當作了小丑，癟三，直氣得二人怒目暴張，臉色發青，

異口同聲的吼道：「斃了這幾個魔崽子！」

隨着這一聲吼喝，百善先生不再和善，慈悲和尚不再慈悲，兩人施出渾身解數，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主動發招猛攻。

一想惡戰已經揭開序幕。

殺機四伏，生死乃指顧間事。

＊　＊　＊

並沒有眞正面對面打起來。

因爲，正當雙方短兵相接的那一瞬間，發生了一件驚天動地的事。

當頭一聲霹靂，登時塵土蔽天，砂飛石走，方圓十丈之內一片迷濛，伸手不辨五指。

渾沌中、石玉娘、胡力、朱哥、白牡丹，却與茅山道人張半仙、千嬌百媚花香香展開一場前所未有的魔法大會戰。

先是張半仙、花香香突施奇襲，欲奪七鳳、八虎手中的魔劍，幸經石、胡、朱、白及時援救，未能得手。

張、花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並未空手而回，順手牽羊，將百善先生的血劍，慈悲和尚的劍鞘奪走了。

這一切，全發生在俄頃之間，待塵落天開，大家驚魂甫定，花、張早已不見，石、胡、朱、白也咬着魔踪追下去了。

小狗子可嚇慘了，拍着自己的胸膛道：「我的媽呀，好可怕，簡直像是世界末日。」

瞧瞧七鳳，望望八虎，又喳喳呼呼的道：「幸而魔劍仍在，否則麻煩可就大啦。」

八虎道：「現在的麻煩也不少。」

小狗子道：「有何麻煩？」

「百善先生、慈悲和尚不見了。」

「對呀，這兩個僞君子怎麼也失去了踪影？」

「可能搶在尚未塵落天開之前便溜了，要再找到他倆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七鳳道：「非要找到不可，他二人老奸巨滑，詭計多端，找來侯三、丁八當替死鬼，比司馬長虹這一班人更可惡。」

小狗子道：「小姐，能確定嗎？」

七鳳道：「大概八九不離十。」

鐵狗又問八虎：「少爺，剛才對陣時，魔劍有無反應？」

八虎道：「眞邪門，似乎毫無反應。」

鐵狗道：「既無反應，事情恐怕還無法下定論。」

七鳳沉吟一下，道：「就目前所知的資料而言，慈悲和尚、百善先生並未有直接行兇鐵虎莊，係由侯三、丁八代勞，魔劍在這兩個老滑頭的身上，自然不會有任何反應。」

小狗子一楞，道：「如此說來，這件事還是不能百分之百肯定？」

七鳳頷首道：「是這個意思，不論何事，在事實眞相尚未完全明朗前，誰也不敢百分之百肯定。」

玉面郎君張玉郎投來多情的一瞥，道：「紅姑娘之言甚是，凡事理當多方求證，切忌妄下斷語，免得以偏概全，誤入歧途。」

不知爲何，小狗子對張玉郎印象欠佳，諷言諷語的道：「喲，好甜的嘴，一定是個馬屁精，還沒有請教尊姓大名？」

玉面郎君毫無介意，一本正經的道：「區區張玉郎。」

鐵狗道：「什麼？蟑螂？」

張玉郎臉色微微一變，道：「是張玉郎，三個字，不是兩個字。」

鐵狗哦了一聲，道：「對不起，是我小狗子聽錯了，以爲是兩個字，去掉中間的那個『玉』字，不就是『蟑螂』嗎？」

七鳳怕二人言語衝突，忙將話題岔開，把八虎、鐵狗介紹給張玉郎，並將別後之事說了一個大概，最後道：「多虧這位張公子大力相助，得以將司馬長虹的身份查清楚，如其不然，留春院的那一關恐怕就過不了。」

八虎忙道：「浪費了張兄這多寶貴的時間，尤其一夜未睡，實在過意不去，倘若有事，儘管自便，或者去睡一覺吧，賜助之恩，我們姐弟日後自當圖報。」

話是幾句好話，亦頗得體，骨子裡却是存心想趕人家走路。

張玉郎是個聰明人，頗懂得察言觀色，微微一笑，道：「是啊，是啊，小弟是該去睡一覺了，你們慢慢談，再見。」

也是個演戲的天才，連打了幾個呵欠，抱拳一揖而別。

＊　＊　＊

待他遠去不見後，七鳳始道：「小狗子，對張玉郎，你似乎印象欠佳？」

小狗子不否認：「是有點感冒。」

「你認爲他其貌不揚？」

「其實比金如海更瀟灑。」

「那是言語粗俗？」

「粗俗就好啦，事實恰恰相反。」

「文雅也不好？」

「他也不是文雅，是虛假，是個馬屁精，這樣的人最危險，我小狗子爲金如海叫屈，更爲七小姐躭憂。」

七鳳噗嗤一笑，在他的頭上打了一下，啐道：「小鬼頭，你想到那裡去了，我們剛剛才認識不久，八字還沒有一撇呢。」

小狗子很認眞的說：「像蟑螂這種小白臉型的男人，最有女人緣，一次生，兩次熟，三次熱騰騰，我是怕七姑娘會日久生情，把人家金如海遺棄。」

鐵小鳳笑說：「不會的，我們已有多年的感情基礎。」

小狗子道：「但願如此。」

沉默片刻，七鳳轉對八虎道：「八弟，你好像也有意趕人家走？」

八虎道：「是有這個意思。」

「跟小狗子一樣，看他不順眼？」

「更覺得納悶。」

「納悶什麼？」

「憑他的條件，怎會藉藉無名無聞？」

「他是從南方來的。」

「南方的成名人物，同樣盡人皆知，就像我龍虎小霸王鐵小虎，誰人不知，誰人不曉，現在，無意之中連紅小虎三個字也打響了。」

小狗子洋洋得意的道：「是嘛，是嘛

，紅小虎三字已紅透了半邊天，連帶的，黑小狗也沾光不少，名揚千里，而姓張的却生疏得很，好像是空降部隊。」

七鳳道：「你們是覺得他身份有問題？」

八虎道：「的確身份可疑。」

鐵狗道：「最怕是花香香第二。」

七鳳道：「花香香怎麼了？找尋丁八的結果又如何？」

八虎道：「趕走張玉郎的另一個原因，也就是想要談論這些機密大事。」

立將與丁八、花香香、慈悲和尚有關的事全部說出來。

七鳳聽畢，大失所望，唉聲歎氣的道：「眞衰，咱們三個人，折騰了這麼久，結果却是一場空，白白的便宜了別人。」

小狗子接口道：「是很衰，便宜了花香香和張半仙。」

八虎道：「很可能也便宜了慈悲和尚。」

鐵狗乍然驚叫一聲，惶急萬狀的道：「該死，該死，有一件天大地大的事，我差點給忘記。」

七鳳花容立變，道：「我偶然發現，在百善先生、慈悲和尚的背上，衣服裡面，鼓鼓的，也怪怪的，似乎另外隱藏着有東西。」

八虎追問道：「像什麼？」

「像是劍。」

「魔劍？」

「應該是的。」

「混蛋，爲何不早說？」

「嘻嘻，當時大家正準備要動手，一時緊張便忘了說。」

通！小虎大怒，上去給了他一個「水煎包」，本待繼續責駡，七鳳及時阻止道：「八弟，算了，小狗子無罪有功，這一則消息彌足珍貴，如今幾乎已經可以確定，侯三、丁八的劍是落在百善先生、慈悲和尚之手。」

這下小狗子可抓住理由了，嘴巴噘得老高，可以掛上一個瓶子去，嘟喃道：「說的也是，有功不賞，反而受罰，做什麼少爺嘛。」

八虎瞪了小狗子一眼，沒理會他，急聲道：「姐，我們是否該即刻追下去？」

七鳳道：「當然要追，咱們分頭去追，不論天涯海角，務必要將魔劍追回，要他們付出血的代價來。」

小狗子不以爲然，神氣八啦的道：「且慢，我小狗子另有意見。」

八虎不悅道：「有屁快放。」

鐵狗扳着手指計算道：「齊魯劍客賀三劍、屠夫侯三、鎭八方杜天雄、金如山、劊子手丁八、響劍司馬長虹，算算看，八名兇手之中，咱們已經揪出來六個人，對不對？七姑娘。」

七鳳道：「對呀。」

鐵狗道：「現在僅僅還剩下兩個混蛋王八，請七小姐快想一想，是誰？」

八虎道：「嗯，小狗子的話不錯，這樣一方面可以追殺百善先生、慈悲和尚，另方面也可以尋找他人，省時又省事。」

七鳳苦思了好一陣工夫，搖頭歎息道：「我知道，這法子是不錯，事實上也無時無刻不在想，一直在不停的想，可是，腦子裡却是一片空白，那一張黑名單，模模糊糊的很難再想起一個字來。」

想不起來，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姐弟二人振腕在司馬長虹的腦袋上捅了一劍，還劍入鞘，當即互道「珍重」，分道而去。

＊　＊　＊

天，何其寬闊？

地，何其廣大？

找兩個人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苦尋七日，搜遍了方圓百十里的地方，竟一無所獲。

似乎，慈悲和尚和百善先生這兩個活生生的人，突然之間，便在地球上消失不見。

找不到人影兒。亦無消息半點。

小虎無奈，於是想到胡力、石玉娘。

「玉娘何在？」

「胡力何在？」

「在！」

「在！」

二人一直護衛在側，應聲飄然而現。

八虎正站在一道山坡上，端足了架子，道：「你倆可知本星君現在幹嘛？」

石玉娘躬身道：「找人。」

「找誰？」

「慈悲和尚與百善先生。」

「知道這兩個老滑頭的下落嗎？」

「一直行踪不明。」

「笨蛋，飯桶，這麼點芝麻小事也辦不好！」

胡力辯解道：「不是我們辦事不力，實因爲了全力追趕花香香、張半仙，以致分身乏術，顧此失彼，失去了掌握。」

小狗子道：「追到那個爛貨跟老雜毛沒有？」

胡力垂頭喪氣的道：「人是追到了，劍未討回。」

鐵小虎大發雷霆道：「這是什麼話，以四對二，你們居然空手而回？」

小狗子亦氣忿忿的道：「丟人，丟人，眞丟人啊，你們也不怕被那隻癩蝦蟆笑死。」

石玉娘緊繃着面皮道：「實際上並非以四對二，是以四對三。」

八虎道：「以四對三？還有誰？」

「玄天道長。」

「赫，這個老牛鼻子又來攪局了。」

「我們根本不是他的對手，只好撤退。」

「老是挨打就完蛋啦，爲何不把無根大師搬出來。」

「已經去崑崙山搬過了。」

「搬得動嗎？」

鐵狗幫腔道：「假如搬不動，我小狗子有一計在此，放火燒掉他的無根洞，他就非動不可。」

胡力道：「當時，老和尚正在閉關修行，聲言一旦出關，便找玄天道長理論。」

小狗子道：「僅止理論？不幹架？」

石玉娘道：「僧道鬥法，由來已久，理論不成，免不了將會有一場龍爭虎鬥。」

立即引起了小狗子的興趣，道：「一定很精采熱鬧，緊張刺激吧？」

胡力道：「保証驚心動魄，目眩神移，驚天動地，日月無光。」

小狗子興高采烈的道：「好棒啊，到時候必然可以一新耳目，大開眼界。」

石玉娘笑道：「小狗子，不是玉娘有意澆你冷水，這種石破天驚，神鬼莫測的場面，你恐怕看不到。」

鐵狗不懂，反問道：「爲什麼？」

胡力解釋說：「無根大師，玄天道長，都是得道高人，法力無邊，彼此高來高去，變化多端，凡人自然無法親眼目睹。」

鐵小虎道：「說了半天，司馬長虹的那一把劍，最後還是被張半仙、花香香奪去了。」

石玉娘頷首道：「牛鼻子技高一籌，奴婢等實在無能爲力。」

小狗子冷哼道：「哼，鬥不過老雜毛，還情有可原，連慈悲和尚、百善先生的行踪也查不出來，就未免太丟人現眼，太漏風漏氣了。」

胡力朝山坡下面遠方望了一眼，忽道：「來啦，來啦。」

八虎楞愣一下，道：「誰來啦？可是那兩個老滑頭來自投羅網？」

「不是。」

「那是何人？」

「星君喜歡見到的人。」

「究竟是誰呀？」

「到時自知。」

「在那兒？」

「就在山坡下面，遠方。」

＊　＊　＊

山坡下面，是一片田疇，視野艮好。

遠方，亦無山丘、樹木，一望無垠。

目力所及之處，空蕩蕩的一無所見。

小狗子一臉不高興的道：「開什麼玩笑，狗屁也沒有，簡直是吃豆腐嘛。」

石玉娘笑盈盈的道：「距離尚遠，肉眼自然看不見，稍待片刻，便可出現在視線內。」

石頭娘娘沒騙人，果然，片刻之後，在遠處，發現一個黑影。

細加審視，還不止一個，是兩個人。

漸行漸近，更加清楚，是一男一女。

男的痴肥臃腫，肩扛鐵耙，是朱哥朱八戒。

女的婀娜多姿，正是小虎朝思暮想的意中人金如雪。

鐵狗睹狀大喜，扯開嗓門嚷起來。

「哎唷！八少爺的女朋友來啦。」

「是鐵家未來的少奶奶。」

「我鐵狗未來的女主人。」

「萬歲！萬歲！萬歲！」

這小子好久沒瘋了，抓住機會大瘋特瘋，一陣風似的衝下去。

八虎的動作更快，心裡更急，快如奔馬，去勢如飛，早已奔下山坡去，與朱哥、金如雪正面相逢。

「虎哥！」

「雪妹！」

多少離愁，多少相思，化作一陣熱情的擁抱。

好緊好緊，如膠似漆，千言萬語，盡在不言中。

小狗子已到，睹狀甚覺納罕，道：「奇哉怪也，只有擁抱，沒有熱吻，多乏味，就好像隔靴抓癢，一點也不過癮呀。」

白搭，二人如醉如痴，反應全無。

小狗子又嘻皮笑臉的道：「哦，我明白了，這是最高機密，不便公開，老規矩，我小狗子馬上採取行動，兩位放心大胆的幹吧。」

所謂老規矩，就是轉過身去，閉上眼睛，是每當小虎與如雪幽會，而小狗子又適巧在場時的應變措施。

立即退出丈許之外，背向而立，閉上了眼。

還要求朱哥、胡力、石玉娘如法泡製，以命令的口胳道：「不准回頭，不許偷看，誰要是回頭偷看，誰就會爛眼睛。」

朱哥、胡力、石玉娘怎敢違抗，齊皆遵命行事。

預料中的熱吻，却並未眞的出現。

不是鐵小虎高抬貴口，嘴下留人。

而是金如雪面皮太嫩，難以爲情。

僅僅答應了小虎在她的芳唇上，輕輕一點，意思意思，便即推開。

八虎突然發現，金如雪哭了，抽抽噎噎的好不傷心，鮮花也似的臉蛋上，遍是淚珠，彷若帶雨梨花。

急忙一邊小心翼翼的替她拭淚，一邊道：「雪妹，妳怎麼哭了？是不是爲了妳大哥的事？眞抱歉，也很遺憾。」

金如雪幽幽怨怨的道：「不！我爹說過，大哥咎由自取，怨不得誰，南金北鐵，依舊如兄如弟，親如一家人。」

八虎不解道：「那妳在哭什麼？」

如雪嫵媚道：「我是喜極而泣，爲你死而復生高興，記得前些時赴鐵虎莊奔喪之時，你好壞，一再戲弄人家，害得我幾次三番想要陪你一道去死。」

小狗子趨前戲謔道：「死不得，死不得，小姑奶奶，可千萬不能死，妳死了八少爺就沒有老婆啦，我小狗子也沒有了女主人。」

金如雪佯怒道：「死小狗子，你永遠長不大，還是這麼頑皮，將來小心我炒你的魷魚。」

鐵狗反唇相譏道：「妳敢，小狗子若是砸了飯碗，就叫妳沒老公，帶着八少爺到處拈花惹草，尋花問柳。」

三人一向玩笑慣了，沒大沒小，亦無尊卑之分，八虎不以爲忤，言歸正傳道：「雪妹，是否有事找我？又怎會與豬八戒走在一起？」

金如雪正容道：「是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要告訴你，途中巧遇七姐，命朱哥相助，也幸虧有他大力帮忙，否則，海闊天空，不可能這麼快就找到你們。」

小狗子忽然產生一個非常奇怪的念頭，指着朱哥沉聲道：「喂，豬八戒，有幾句話想要問你，你可要實話實說，如有半句謊言，就叫你變成豬，送進屠宰場。」

朱哥嚇了一跳，挺着大肚皮，哼啊笑的道：「好嘛，好嘛，我朱哥是老實人，從來不說謊，別嚇唬人嘛。」

「你的人品如何？」

「很好啊，誠實，勤快。」

「有何嗜好？」

「沒有，不喝酒，不打牌。」

「也不喜歡看漂亮的女人？」

「嘻嘻，對漂亮的女人倒是喜歡看一看。」

「好色？」

「好色談不上啦，只是看看，吃吃豆腐而已。」

「有沒有抱如雪姑娘？」

「沒有，絕對沒有。」

「吻過嗎？」

「打死我也不敢吻星君的女人。」

「碰過吧？」

「沒有碰，也不敢碰。」

「總該看過吧？」

「與人說話，不看着對方不是禮貌，當然看過。」

「是邪眼？媚眼？還是色瞇瞇的色眼？」

金如雪紅着臉，嗔怒道：「小狗子，別胡說八道，你想到那裡去了。」

小狗子正經八百的道：「不是我鐵狗故意找他的痲煩，實在是因爲這一頭豬好色得很，怕妳上當受騙，更怕我們少爺吃暗虧，娶了一個——」

他本想說「娶了一個二手貨」，但覺欠妥，臨時嚥下肚去。

金如雪道：「是你先入爲主，有成見，寃枉了人家，其實朱哥的確是一個規規矩矩的老實人，一路上照顧的無微不至，却嚴守分寸，並未踰越。」

朱哥這下可兇了，惡狠狠的瞪了小狗子一眼，罵了一句：「哼，狗眼看人低！」

八虎忙將話題拉回來，道：「雪妹，快說有什麼重大之事找我？」

＊　＊　＊

金如雪並未立即答言，將帶來的一個包袱放在地上，小心謹慎的打開來。

赫，裡面的東西，每一樣都是足以令人心驚肉跳，血脈爲之賁張之物。

一支幽冥令。

一錠金元寶。

一張鬼怪面具。

一張紅色請柬。

一襲灰色長袍。

直看得朱哥鐵小虎雙眼發直，驚愕不已的道：「這些鬼東西是從那裡弄來的？」

如雪姑娘肅容滿面的道：「是幽冥教主派人暗中送到我們金家去的。」

「給金大叔？」

「是先兄如山。」

「幹嘛？」

「請家兄去赴宴。」

「誰請客？」

「幽冥教主。」

「在那裡？」

「幽冥地獄。」

「幽冥地獄又在何處？」

「地圖上面有說明。」

「幽冥令作何用途？」

「是啓門之鑰。」

「金元寶呢？」

「是幽冥教主送給與會者的車馬費。」

小狗子大呼小叫道：「媽的，好大的手筆，這個老魔頭一定很有錢。」

摸一摸鬼怪面具，抖一抖灰色長袍，又道：「這些陰森可怖的東西，想必是專供赴會的人穿戴之用？」

金如雪道：「請柬上說得很清楚，沒有這些東西，根本進不了幽冥地界。」

拿起請柬，鐵小虎正在仔細瞧着，道：「如雪，是金大俠叫妳送來給我的？」

「嗯。」

「希望我參加？」

「我爹的意思是，參加與否，由虎哥自己決定了。」

「金大叔可有別的指示？」

「爹說深入虎穴，固可查明不少秘辛，却也危險萬分，盼虎哥務必三思而行。」

鐵小虎不假思索，立道：「我去，決定赴會。」

小狗子道：「我贊成，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金如雪憂心忡忡的道：「可是，幽冥地獄必然險阻重重，危機四伏，宴無好宴，會無好會，幽冥教主絕對不會安好心。」

八虎仰天長嘯一聲，意氣風發的道：「小狗子之言不差，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縱然是刀山劍海，虎穴龍潭，也要闖一闖。」

鐵狗同樣神采飛揚的道：「對，不論水裡火裡，那怕是抛頭顱，灑熱血，爲了替鐵家的先人報仇雪恨，必須要鬥一鬥。」

一扭頭，又對金如雪道：「如雪姑娘，怎麼樣，我們一起去闖？生就跟我家八少爺一同高興，死就同葬一穴，長相廝守。」

孰料，金如雪答覆却令在場之人感意外：「我爹交代，倘若虎哥決定不去，就留下來陪你們遊俠江湖，反之則須即速離開。」

小狗子聽得呆住了，直言無諱的道：「怎麼？怕死！」

「不是怕死，是想死。」

「我不懂。」

「告訴你就懂啦。」

「乞道其詳。」

金如雪有條不紊的道：「我爹早就料定，虎哥一定會去的，正在四處奔走，希望能夠再弄到幾張請柬，如果一切順利，我們南金父子兄妹，準備一同去闖幽冥地獄，也好助北鐵一臂之力。」

鐵狗這才恍然大悟，忙致歉道：「失禮，失禮，是我小狗子說錯了話，怪錯了人。」

如雪姑娘笑容可掬的道：「那裡，別客氣，你對鐵家忠心耿耿，一切都是爲虎哥好，我高興還來不及，怎會怪你。」

你一言，我一語，互相客套起來，不禁惹惱了鐵小虎，沒好氣的道：「好啦，好啦，別酸啦，什麼時候了還搞禮貌運動，快說七姐意下如何？」

金如雪道：「七姐與你的看法一致，贊成虎哥去一闖虎穴龍潭，她自己也打算挺身一試。」

「闖幽冥地獄？」

「是的。」

「沒有請柬怎麼辦？」

「應該可以拿到。」

「到那裡去拿？」

「找鎮八荒杜天雄。」

「對，姓杜的那裡可能有一份。」

望了朱哥一眼，鐵小虎又道：「豬八戒，別發呆，滾吧，快去鐵虎莊去找杜天雄去拿請帖。」朱哥恭謹有禮的道：「白牡丹已經去了。」

「另外再告訴七姐一件事。」

「請星君示下。」

「左襟之上，戴上一朵玫瑰花，免得殺錯了人。」

「是，星君。」

「如此，咱們大家就此別過，幽冥地獄見。」

「再見！」

* * *

南召縣西，伏牛山中，羣峯深起。

有一處所在十分奇妙，兩道插天峭壁對峙，寬僅丈許，形成一條極爲狹窄的山谷隘路。

山谷的上方，架着一根橫木，壯如門楣，上書四字：「幽冥地界。」

旁邊還有兩行小字。

右邊是：「非請莫入」。

左邊是：「越界者死」。

外面，來了兩位不速之客。

一個身穿灰色長袍，面戴鬼怪面具，左襟之上，插着一朵淡紅色的玫瑰花，手裡捧着一張地形圖，是鐵小虎。

與他結伴同行的，自然是鐵狗無疑。

不過，此刻的小狗子經過化粧，已變了樣兒，長袍一襲，戴上假髮，臉上平添了不少皺紋，看上去，當是年在五十開外的人。

聲音也隨之改變，八虎一面看着地圖，一面老氣橫秋的道：「嗯，幽冥教的人辦事很細心，這張地圖繪得很精密，分毫不差。」

小狗子的聲音亦頗蒼老，隨聲附和道：「是啊，是啊，看來已經到了地頭，怎麼沒見幽冥教主列隊歡迎？」

八虎故意出言糟塌：「可能正忙着，也說不定得了急症生病啦。」

言語間，人已跨進幽冥地界。

「站住！」

聲如洪鐘，響若焦雷，應聲從谷內冒出來八個怪物。

說是怪物，並不爲過，因爲他們雖身穿人衣，並無人頭，戴着巨大的面具，四名牛頭，四名馬面。

怪物來得太突然，小虎冷不防嚇一跳，跨進去的脚又縮回來，道：「你們是人？是鬼？」

爲首的牛頭道：「是人也是鬼，是鬼也是人。」

鐵小虎毫無客氣，猛打官腔：「廢話一通，說等於沒說，脫了褲子放屁，多此一舉。」

小狗子也大發狗威道：「你娘，到底是人呢？還是鬼？」

爲首的馬面冷聲道：「是人是鬼，無關緊要，重要的是會說人話就可以了。」

八虎哈哈一笑道：「這話不假，會說人話就可以溝通，否則還得請一個妖怪來當翻譯。」

爲首的牛頭手一伸，道：「拿通行証來。」

鐵小虎愣然一楞，道：「甚麼通行証？」

爲首的馬面道：「請柬就是通行証。」

八虎嘟喃道：「請柬就請柬，偏要說通行証，亂七八糟的，什麼玩意兒。」

取出請柬，交給馬面。

翻來覆去，牛頭馬面看得很仔細，比看銀票上的數目字還要認眞十分。

鐵小虎疑雲滿腹的道：「怎麼？莫非是怕人僞造？」

爲首的牛頭道：「正是這個意思。」

小狗子冷笑道：「哼，烏龜鑲金牙，自抬身價，又不是皇親國戚，達官貴人，擺擂台，抛綉球，招駙馬，選女婿，誰會稀罕幽冥教主的這一頓飯。」

爲首的馬面慍怒道：「朋友休得口出狂言，須知一入此門，便身價百倍。」

鐵狗啐道：「臭蓋！」

小虎道：「是假的嗎？」

爲首的牛頭道：「不假，不假！」

八虎得理不饒人：「不假就閃到一邊去。」

爲首的馬面將請帖還給八虎，伸手作勢，道了一聲：「請！」

鐵小虎看都沒有看他們，當即抬頭挺胸的大步而入。

然而，可以通行的僅小虎一人，鐵狗被人卡住了，沒有請柬，不許入界。

小狗火冒三丈，破口就罵：「媽的，你們這是甚麼意思，小老兒是跟我家老爺一道的。」

爲首的牛頭態度堅決：「不行，一人一柬，一人一証，沒有請帖，嚴禁入界。」

「放屁，皇帝老兒請客，也可以一張帖子一家人去吃。」

「這是幽冥地獄，不是皇宮大內。」

「哼！」

「請客的人是幽冥教主，也不是皇帝老兒。」

「幽冥教主就怎樣？幽冥地獄又如何？」

爲首的馬面指一下橫木上的字，道：「非請莫入，越界者死！」

小狗子當然不肯就此屈服，但爭吵了半天，對方寸步不讓，還是不得其門而入。

此來的目的，志在深入魔教核心，探隱索秘，又不便在此時此地大動干戈，訴諸武力，小虎心念三轉後，只好委屈求全，決定將鐵狗留在外面，單刀赴會。

已深入數丈，八虎忽又回頭道：「咦，既要大宴羣雄，爲何未聞酒香？亦無肉味？」

爲首的牛頭道：「還遠得很。」

「宴設何處？」

「幽冥地獄。」

「這裡不是幽冥地獄？」

「只能算是本教的勢力範圍，地獄才是中樞要地。」

「多謝指點。」

「祝你好運。」

* * *

山谷不長，僅三四十丈。

奔離山谷，地勢便見開朗。

不過，這兒的景象與外面截然不同。

青山不青。

綠水不綠。

鳥不語。

花不香。

呈現在眼前的，只是無盡的荒凉、蕭瑟、淒清、灰濛濛的、陰森森的、死氣沉沉的，沒有一點生氣，眞像是進入另外一個幽冥世界。

縱目四顧，除遠山近樹外，並未見到半幢房舍、屋宇。

沒有人。沒有鬼。

亦未再見到半個牛頭馬面。

正自爲找不到幽冥地獄惱怒間，突聞一陣喝叱打鬥之聲劃空傳來。

不由的精神爲之一振，循聲疾掠，在一處山窪裡，發現有三個人正大打出手，難解難分。

其中二人身穿藍色長袍，頭上也戴着一副鬼怪面具。

所不同的是，二人的面具是黑色，小虎自己則是紅色的。

同樣編有號碼，位置却不一樣，對方在鼻樑上，一個三號，一個四號，自己則在額頭，是八號。

與他二人交手的是一名女子。

白衣、白襪、白鞋，一身白。

髮長三尺，披散胸前，根本看不到她的廬山眞面目。

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給人一種陰森恐怖的感覺。

武功却高得出奇，劍術尤其出神入化，小虎剛剛看清楚三人的態勢，白衣女子對手中的一人，已被她一劍穿心，血濺當場。

「劍下留人！」

八虎喝聲未落，人亦未至，另一人也一命歸陰。

人死了，空際却仍留下他死前慘絕人寰的驚呼：「鬼！鬼！鬼！」

快！快得令人看不清楚她殺人的過程。

狠！狠得更令人心驚胆顫，毛髮悚然。

最令他駭異的是，小虎發現，白頭女子所使用的招式，赫然竟是北鐵的成名絕技——七星劍法。

當下一個箭步搶上前去，堵住她欲要離去的路子，沉喝道：「妳是人嗎？會不會說人話？」

白衣女子的聲音，好似來自北極的冰天雪地，其冷如冰，生生硬硬的反問道：「你看我像人嗎？」

鐵小虎楞愣一下，道：「是不太像，那是鬼？」

「可以這樣說。」

「請問芳名？」

「鬼那來的名字。」

「生前何人？」

「陰陽兩相隔，早已淡忘。」

「妳的鬼朋友如何稱呼妳？」

「叫我討債鬼。」

「老夫忽然想起一件事來，」小虎面具下面的面貌，化裝成一個老頭子，故自稱老夫，道：「芳駕可是邯鄲鐵家寃魂？」

「不是。」

「既非鐵家寃魂，何以懂得鐵家的七星劍法？」

「是你看走了眼。」

「老夫親眼目睹，應該不會有錯。」

白衣女子討債鬼冷哼一聲，道：「哼，天下武技，萬流歸宗，各家劍法，皆殊途同歸，能殺人的都是好劍法，並非只有鐵家的七星劍法冠絕一方。」

鐵小虎道：「朋友既稱討債鬼，想必一定有很多債？」

「當然。」

「都有那些債？」

「錢債、命債、情債、仇債、血債、恨債、都有。」

「這兩位死去的老兄是何人？」

「太行雙兇。」

「欠妳什麼債？」

「仇債。」

「非要他們血流五步，命歸九幽不可？」

「不錯！」

從蓬亂的髮絲中，乍然射出來兩道冷電似的寒芒，白衣女子討債鬼接着又道：「廢話少說，現在輪到你了，準備受死吧！」

手中寶劍一抖，挽起一團劍花，挾風帶雷，瀉銀潑金般，「百蛇吐信」、「分花拂柳」、「烏龍擺尾」，一出手便是三記快攻，看那兇狠毒辣的樣子，眞像是有殺父之仇，奪妻之恨，恨不得將鐵小虎碎屍萬段，殺之而後快。

八虎睹狀大驚，急切間忙往橫裡一閃，避開三身之地，怒目暴睜的道：「討債鬼，這可是你們幽冥教的待客之道？」

討債鬼依然猛攻不休，且戰且說道：「你弄錯了，納命來吧！」

八虎只躲不攻，更驚更疑道：「妳說甚麼？不是幽冥地獄的人？」

「答對了。」

「難道一點關係也沒有？」

「毫無關係。」

「哼，憑他還請不動我。」

「是幽冥教主請來的貴賓？」

「奇怪，幽冥地獄，非請莫入，越界者死，妳是怎麼進來的？」

「小小一個地獄幽冥，還奈何不了我，照樣來去自如。」

（未完・十一）

上文提要：金空空迎戰銀髮婆婆，未幾，銀髮婆婆自知不敵，唯有發嘯通知手下撤退，金空空再替下妻子姬蘭君與布天虹對招……韓香玉更着人在蓋天幫幫徒的屍體上搜索烏油噴筒，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向對方人羣發射……梅飛雨因毒氣攻心而亡，賀同安夫婦則趁機燒毀了蓋天幫的營帳……廖柏夫答應歸順，並授予戰略，取得衆人的信任……



爭霸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當日無情無義　今天敬佩可嘉

猛聽得有人大喝一聲：「薛旗，休得猖狂！待霍某來收拾你！」只見一條高大威猛的漢子，手持厚背虎頭刀大步而至，正是四字堂堂主霍青鋒！

薛旗見到他，心頭暗吃一驚，忖道：「怎地東郭西城在幾日間便又召集到這許多高手？」他自惴不是其敵手，但仍奮力拚鬥，高聲道：「郝堂主，對方已無高手，趕快想辦法！」

「霍某不是高手麼？」霍青鋒明知對方使的是重兵器，但毫不避之，大開大闔，不惜以硬碰硬！由此可見其自負，但薛旗也只稍遜半籌，他想取勝也不容易，乾坤盟的人不用長箭，也紛紛使用暗器，但不料這次對方也有了準備！

東郭西城吸收上次失敗之經驗，亦連忙搜羅了一大批暗器，雙方在近距離之下，互相襲擊，死傷頗大。幸好，寨內各處都匿有神箭手，遏止了對方不少攻勢，雙方呈膠着狀態，一方攻不進去，另一方也不能將對方打退。

另一邊廂，孟俊飛雖然是昔年俊彥，但火候功力到底比梅飛雪稍遜半籌，只憑機智應付，仍稍落下風，至於龍家樓夫婦，因為對方高手有人應付，是故比較輕鬆，只可惜兩側的寨兵實力頗弱，因此亦沒法佔到便宜。

蓋天帮由後寨進行偷襲的，乃由銀髮婆婆和威字堂堂主冼鐵鏡率領，十六個人，分成兩組，一組走暗道，另一組則攀山附崖登高。

待得他們走近，雲開才下令射箭和放下滾石，在懸崖上，這本具威力，奈何對方都是高手，擅長輕功，要想如此殺了他們，簡直妄想，須知他們只須躍開小路，匿在岩石之後，便可避過厄運，更何況暗道太狹窄，檑木威力難以發揮。

廖柏夫連忙下令放棄使用此策，遂令神箭手準備。他自己亦取了一把硬弓拉弦準備，覷得眞切，一箭射出，長箭破空，風聲颯然，令人驚心動魄。一箭離弦，第二箭又上了弓。

他一口氣射了三枝箭，一個蒙面人中箭滾落山去，與此同時，神箭手連珠彈發，走暗道這一組人，八個只剩下五個人，這五人不敢妄動，匿下等候機會。

廖柏夫發現對方八人之中，沒有銀髮婆婆，連忙着人去各處打探，探子報稱，前面不見銀髮婆婆，雲開驚呼一聲：「莫非那老虔婆由別處攻山？」

廖柏夫道：「不會在別處，仍在後山，大家小心一點，將風燈全部點燃！」

霎時間，後寨一片光亮，如同白晝，突然廖柏夫發現十來丈前的一叢野草無風自動，他不動聲息，一箭射去，長箭未至草叢，草後已飛起一條人影！

廖柏夫喝道：「老虔婆終於來了！」第二箭「颼」的一聲，凌空望銀髮婆婆射去。

銀髮婆婆手上的盾牌一揚，「篤」一聲響，長箭被擊落，她身子落下，脚尖一點再向前射出三丈，廖柏夫再射一箭，仍被她以盾牌擋開，此刻銀髮婆婆離後寨不過七八丈！

廖柏夫大喝一聲：「射！」神箭手立即將箭對準銀髮婆婆，說時遲，那時快，草叢後，又飛出幾條人影，而銀髮婆婆左手一揚，飛出幾枚黑黝黝的小彈子，立即伏身在一塊大石後面。

雲開見那彈子飛來，急道：「小心，閉住呼吸！快請趙大夫來！」彈子落地爆開，揚起幾團不同顏色的烟霧，神箭手們立即退開，銀髮婆婆乘機再進。

廖柏夫閉住呼吸上前攔截，銀髮婆婆冷笑一聲：「原來是你這叛逆，今日落在老身手中，教你死無葬身之地！」廖柏夫心中雖怒，却不敢作聲，運功揮掌急攻。

銀髮婆婆棄下盾牌，亮出龍頭拐，在小道上大開大闔，威力倍增，迫得廖柏夫連連後退，終於退回後寨，此處空間較大，兩人各展所長，鬥得十分激烈。

尾隨銀髮婆婆竄上來的，被乾坤盟的箭雨狂攻之下，有兩個腿部中箭，但仍全部竄上來，這幾個人一至後寨，便亂拋毒箭毒粉，有些又射烏油，準備放火。

雲開又驚又怒，一邊着人去通知金空空，一邊下令所有的神箭手不能後退，正所謂生死存亡，繫於一髮，神箭手有人中毒倒地，但其位置立即有人遞補，是以銀髮婆婆帶來的七個人，終有幾個被射殺，只剩下三個冒險攻進後寨放火。

後寨終於着火，雲開一邊着人撲火，一邊揮刀向帶頭那個砍去，毒霧散後，那人認出雲開，冷笑道：「雲開，你死到臨頭，尚作無謂掙扎，豈不令人覺得愚蠢？」

「死到臨頭的是你，不是雲某，」雲開大喝一聲：「老子不殺無名小子，快報上名來！」

「新任武字堂堂主夏英儀！」

「原來是昔日的淮河大盜，那就更加非殺不可了，」雲開奮起神威，一口氣攻了十七八刀，把夏英儀迫得連連後退，夏英儀雖然厲害，但怎及得雲開這幾年在巢湖之潛心苦練，來得爐火純青，幸好他副手顧紅揮劍上前，合擊雲開，形勢才得扭轉。

乾坤盟這邊亦有江南好漢上前助攻，同時將他們三人團團圍住，雲開見狀心頭大定，心想只要金空空能抵得住東郭西城的强攻，這一役又能取勝，却料不到由冼鐵鏡率領從暗道前進的那一組人，就在這時候乘亂攻至！

冼鐵鏡的武功，在蓋天幫已屬一等一高手，連鐵冠道人對他亦存顧忌，他率領的七個人，雖然丟了三個，但剩下來的四名，都是各堂之精英，這幾個人一上山，在亂戰中突進，又被他們衝進後寨，乾坤盟沒奈何，只好派人上前攔截，被他們連殺數人，又放起火來。

冼鐵鏡老奸巨滑，着布天虹與銀髮婆婆合戰廖柏夫，廖柏夫難於以一敵二，只好退進後寨，刹那間，後寨便形成混戰，殺聲傳到前寨。

＊　＊　＊

前寨方面，金空空等逐漸佔到上風，蓋天幫敢死隊武功雖高，但人數少，又不斷被乾坤盟的神箭手射殺，背後的人又受制於滾石檑木，未能大舉進攻，而西側的進攻亦同樣受到拑制。

金空空長嘯一聲，道：「東郭西城，今夜你是有來無回的了！」

東郭西城抬頭一望，見內寨冲起一股濃烟，不由大喜，狂笑道：「金空空，你看看背後，咱們已攻陷你們後寨了，乾坤盟被消滅就在彈指之間。」

金空空又驚又急，忖道：「莫非廖柏夫詐降以迎銀髮婆婆，不好，今夜完了！」

後寨起火，使得乾坤盟上下心神大震，金空空加緊進攻，意圖殺死東郭西城，好去後寨看看，但東郭西城老奸巨滑，門戶守得極緊，不給一絲機會對方，金空空本欲請妻子去後寨，又恐她去後，抵擋不住對方以正面進攻，心中急如熱鍋上之螞蟻。

那邊廂的梅飛雪惡鬥孟俊飛，逐漸取得上風，孟俊飛雖然狡計百出，但新傷未痊癒，鬥至後來，氣喘心跳，被梅飛雪的一招「梅花三弄」刺傷了脅下，大驚急退，招呼手下保護。

梅飛雪連殺兩敵，精神大振，誰知側面忽然來了位不速之客，忙喝道：「家樓，小心旁邊的敵人。」

只聽一位書生打扮的漢子道：「梅莊主勿驚，都是些老朋友，聞得乾坤盟大名，特來投效！」梅飛雪見是「金扇書生」俞秀、蔣白濤和其他白道老友，登時大喜，道：「諸位來得正好，請俞兄協助小兒和小婿，其餘諸兄，請隨梅某到內寨却敵。」

當下蔣白濤等人隨梅飛雪向內寨奔去，迎面看到一位到前寨報訊的寨兵，忙問道：「後寨情況如何？」

寨兵道：「銀髮婆婆帶來的人，武功十分厲害，已經攻進後寨，形成混戰，他們帶來了毒針毒鏢火器……」

梅飛雪喝道：「鎮定一點，他們一共來了多少人？」

「來了十六個，死剩八九個。」

梅飛雪讓他過去，率人直趨後寨，雲開見他回來，鬆了一口氣，問道：「前面情況如何？」

蔣白濤恐梅飛雪老實，代答道：「咱們帶了數十名中原武林好漢馳援，裏面已基本被控制，另外山下也有好友們偷襲他們背後，否則咱們又怎能馳援後寨！」

廖柏夫道：「好極了，諸位請小心他們之毒物。」

冼鐵鏡道：「大家不必害怕，假如眞如他所說，金空空那老匹夫已親自趕來了。」

廖柏夫道：「老金空空不用來，也足以收拾你了。」他心神大定，加緊攻勢，罩住銀髮婆婆。梅飛雪上前鬥布天虹，俞秀和雲開合鬥冼鐵鏡，蔣白濤鬥顧紅，對方主將被拑制，其餘幾個人在乾坤盟圍攻之下，開始有人傷亡。

＊　＊　＊

金空空聽了寨兵的勸告，心神不定，幸好知道梅飛雪已到後寨馳援，才放

下心頭大石。就在此刻，下面忽然傳來一陣喊殺聲，蓋天帮秩序大亂，有人高聲呼道：「余盟主的先鋒已至！」

凰鳳寨內立即响起一陣歡呼聲！

金空空認得那是賀同安的聲音，知道實情，但亦乘機傳達這個消息，以亂對方軍心，以其人之道，還諸其人之身，猛向蓋天帮幫徒噴烏油，再拋火球，利那間，許多人着了火，猛闖猛撞，陣脚更亂。

東郭西城又驚又怒，喝道：「鬼嚎什麼？鎮定一點！余青玉又不是什麼神仙！余副堂主，請你過來一下！」只見人叢中走上一位青壯年來，赫然是昔日流星門的大公子余青山！

東郭西城倏地退後，一把抓住余青山的後背，余青山反應極快，雙肘一齊向後撞去，同時用力掙扎，但聞「嗤」的一聲响，背衣已裂，余青山向前急竄，東郭西城豈容他逃脫，飛身揮掌，挾勁望其後背擊去。口中喝道：「余青山，你欲背叛蓋天帮麼？本座先殺了你！」

余青山連變兩次身法，叫道：「是你迫我的！」

東郭西城掌未至其後背，余空空的掌風已排山倒海般襲向東郭西城脅下，東郭西城只好先求自保，擰腰轉身，移動雙掌，但聞「蓬」的一聲巨响，四股掌風接實，把地上之沙石全都刮了起來，兩人同時向後倒退！

金空空有備而來，東郭西城則是倉猝應戰，因爲力量有分野，東郭西城連退數步之後，五內氣血翻騰不已，喉頭一甜，一口鮮血已湧了出來。

余青山見狀乘機跳開，高聲道：「諸位弟兄，今日大家看見，這是東郭西城首先偷襲在下的，在下既不知其目的，亦不知自己犯了什麼錯，當然不甘受戮，如今只好站在此處暫避！」他邊說邊退。

東郭西城道：「余青山，你敢退到凰鳳寨，難道不怕影响令尊？趕快回來！」

語音未落，金空空已乘機再發兩掌，東郭西城不敢硬接，急忙閃開。那兩股掌風，把旁邊的幾個蓋天帮幫徒，擊得倒成一堆！

金空空大發神威，强攻不已，東郭西城內腑受傷不敢應戰，金空空如虎入羊羣，殺得蓋天幫幫徒只恨爹娘少生一對腿！

東郭西城見兩側不但毫無進展，而且傷亡極多，且後寨那邊又沒有了消息，心生驚慌，忙向左飛去，高聲呼道：「霍堂主何在？」

一個手下應道：「霍堂主已攻進去了！」東郭西城想由那裡上去，誰知金空空已趕至，攔住其去路，也不打話，揮掌便打，東郭西城心胆俱喪，呼道：「今日且退，異日再來！」下面的人聽了這句話，首先轉身溜了。

金空空哈哈大笑：「老匹夫慢走，請恕老夫不送！」他回身傳話：「走了的不追，上來的不許放過一個人！」

孟俊飛最是機智，見勢色不對，便首先招呼妻子溜掉了，其他人被乾坤盟包圍住，只能作困獸鬥。這時候，山腰忽然升起一團烟花，明亮絢燦。金空空將前寨交給妻子負責，自己飛身去後寨。

在前寨衝突的人以霍青鋒爲首，饒得他驍勇，但久戰之下，又在重重包圍中，亦暗嘆無能爲力，雲開喝道：「棄械投降者不殺！」話音剛落，蓋天帮的人已把武器拋了一地！

霍青鋒長嘆一聲，挺胸道：「你們要殺便殺吧，霍某絕對不會投降！」

薛旗道：「霍堂主，你我往日同袍，有段香火情，今日薛某才勸你幾句，蓋天帮和帥英傑，手段毒辣，爲求獨霸武林，不擇手段，將來必然會被消滅，余三公子雖然年輕，但他舉的是義旗，乾坤盟上下團結如一人，情同手足，薛某處身其中，對照以前爭名奪利，勾心鬥角的生活，頗有感觸，希望你加入，薛某保証，乾坤盟上下都把你當作弟兄！」

霍青鋒冷笑一聲：「你是叛將，自然這樣說！」

鄒明道：「非也，咱們都有此感受，否則廖總堂主和鐵冠道長也不會反戈一擊！且乾坤盟正逐漸成長中，東郭西城幾番撲滅不了，便很能夠說明一些問題，將來取勝的必然是余盟主！假如咱們不是眞心眞意歸順乾坤盟，今夜大可以再反過去，望霍堂主三思！」

霍青鋒再長嘆一聲，道：「待霍某再考慮一下！」言畢將刀拋落地上。

＊　＊　＊

金空空來至後寨，但見烟霧迷漫，地上倒了許多寨兵，就連雲開和梅飛雪等人也退在一邊，雲開向金空空猛打手勢，金空空會意，閉住呼吸，仗着自己內功深厚，慢慢走進烟霧中。

走了一陣，但見前面有道淡淡的人影，他立即一掌拍出。

掌風過處，烟霧飛動，人影閃開，定睛一望，却原來是廖柏夫，廖柏夫向他打手勢，兩人同時退出烟霧。

忽然趙學佬道：「這烟霧沒有毒！」

金空空問道：「銀髮老虔婆他們呢？」

廖柏夫恨恨地道：「剛才半空綻開烟花，老虔婆放烟霧之後讓他們三個溜掉了！老金，前面情況如何？」

「東郭老匹夫受了內傷，已敗陣去了！」金空空道：「今日僥倖能夠保住這爿基業，全仗廖兄反戈一擊！」

「這是大家同仇敵愾之結果，千萬莫抬舉廖某！估計東郭西城在未再請到救兵前，不敢再來犯！」

話音剛落，後寨响起一陣震耳的歡呼聲。當下衆人在趙學佬的指揮下，把傷者全部抬去大廳。這一戰雖然慘烈，但人人心情十分興奮，因爲乾坤盟更加堅强！

＊　＊　＊

余青玉越走越快，恨不得插翅飛到凰鳳寨，奈何恐怕鄒奉先他們走錯了路，否則他已提氣奔馳了。終於凰鳳寨在望，余青玉一個箭步飛前，說時遲，那時快，突然有十多枝長箭射至！

余青玉猝不及防，幸好他近來內功

、輕功均有長足之進步，凌空吸氣，雙臂一劃；硬生生再拔高幾尺！那些箭矢自他脚底下射過，他折腰翻身，打了個沒頭觔斗，飛落地上，可是雙脚一沾地，又有長箭射至！

余青玉呼道：「今夜是誰當值？請出來說話！」他邊說邊向後退開。

黑暗中亮起十來根火把，余青玉認得帶頭那個是梅傲華，登時放下了心頭大石，問道：「梅少莊主，山寨內無事吧？」

梅傲華見到他更似天上跌下一錠大元寶般，驚喜地道：「盟主，您回來啦！蓋天帮幾番强攻，尚好將士用命，幸保不失！咦，陽護法他們沒回來麼？」

余青玉道：「本座聞蓋天帮派東郭西城來犯，所以先帶了些人來援，賀島主他們也無恙吧？」

梅傲華道：「都在寨內，盟主，進去再說！」回頭又吩咐手下。「快擊鼓！」

三鼓之後，聚義廳點起火把，光如白晝，寨內羣豪聞得鼓聲，不知發生何事，便忙趕來，及至見到余青玉立於座前，都喜不自勝。余青玉走了進來，逐個看，見到廖柏夫伸手在其肩上拍了一下，道：「好好，本座總算等到了你！」

廖柏夫赧然道：「老朽冥頑不悟，愧對盟主！」

余青玉心情甚佳，哈哈笑道：「知錯能改，善莫大焉！聖人亦有錯，何況是咱們凡人！」他忽然叫了起來：「怎地不見了梅副堂主？」

梅飛雪悲聲道：「舍弟不幸中了銀髮婆婆的毒針，已經……」

余青玉恨恨地道：「終有一日，要她償命！」

金空空問道：「盟主，你們一路順利吧？副盟主他們怎地還未回來？」

余青玉將經過說了一遍，却花了半炷香工夫。「金護法，如今也輪到你們將情況告訴本座了！」

金空空道：「金某先說，若有錯漏，請諸位補充。」他由余青玉率人下山說起，山上如何準備，東郭西城兩番强攻，又如何抵擋，這一說足足花了一炷香工夫。「盟主，今番又多了一位霍青鋒來投！」

余青玉立即表示歡迎。霍青鋒道：「盟主，霍某自知罪孽太重……所以請盟主開恩，讓霍某與薛兄一樣，只領個閑職！」

廖柏夫喝道：「啐，連老夫都肯反戈一擊，你倆還有什麼顧忌？」

霍青鋒忙道：「乾坤盟有難時，霍某定以死保護！」

廖柏夫還待再說，余青玉道：「廖總堂主不可相迫，須知本盟有個規定：加入本盟，必須心甘情願，絕不能勉强，霍堂主但請放心住下去。」

廖柏夫道：「盟主，以後請勿再以總堂主相稱，以免增加廖某愧疚！」

余青玉下了一趟山，又成熟了許多，道：「余三恭敬不如從命，廖老職位，容後待大軍回山，再統一安排！」他見鄒奉先與鄒明在一旁低聲交談，忍不住問道：「你們兩個認識麼？」

鄒明忙道：「啓稟盟主，奉先是屬下從兄，咱們一齊加入蓋天帮，想不到如今又一齊棄暗投明！」

「恭喜兩位在此相見！」

金空空忽然叫了起來，道：「盟主，屬下該死，忘記告訴你一件重要事兒！」

余青玉微微一呆，道：「此時說未遲。」

「盟主，令兄上山了，如今與令堂住在側寨！」

余青玉「啊」地叫了一聲，拱手道：「諸位，請恕本座無禮，失陪了！」羣豪忙稱理當如此。余青玉匆匆走去側寨，此刻天已濛濛亮了，守在寨外的女寨兵見到他，都驚喜地叫了起來，「盟主，您回來啦！」

余青玉點點頭，信步走進自己居住的一座小院，麗萍聽見外面的聲音，披衣而出，驚喜地道：「三哥，你，你回來啦？」

余青玉伸手握住她的柔荑，問道：「一家大小都平安吧？大哥住在那裡？」說着，房內的人都聽見聲音走了出來，劫後重逢，不勝感慨，余青玉握着乃兄的手，更是說不出話來。

余青山道：「三弟，你有今日之成就，愚兄高興極了，比對起來也十分慚愧，難怪後來爹說你最有出息！」

余青玉冷哼一聲，道：「別提他，小弟早已跟他斷絕關係！」

「是因爲爹投降了帥英傑？爲何三弟不與愚兄斷絕關係？」

余青山又道：「爹是另有苦衷的！」

余青玉怒氣沖沖地道：「他有什麼苦衷？不要妻兒，不顧道義，我羞爲他兒子！」

崔翠忙道：「玉兒，你今日已是盟主，豈可仍像孩子那樣亂發脾氣？你不先聽你大哥說說，再下判定？」

余青玉氣猶未息，拉了一張椅子坐下，道：「好好，我聽你們解釋！」回頭又吩咐丫環送香茗來。

余青山道：「其實你亦應該猜得到，爹投降一是不想手下死傷太多，二是爲了找機會殺帥英傑！」

余青玉冷笑道：「爲何幾年來，尚見帥英傑活着？」

余青山道：「咱們想不到帥英傑此人防備十分嚴密，爹一直找不到下手之機會，須知帥英傑內功又進一步，其『潛龍玄功』已練至第九層，換言之其護體神功已經練成，所以爹提醒你，不可大意，須謀定而後動！」

余青玉道：「大哥你所說的，全是余修竹告訴你的，你只是轉述而已，最重要的是行動！」

余青山不由怒道：「當日若非爹爹對你說出『金甲神』苗常青的罝門在『至陰穴』，你能夠殺得了他麼？爹知道將來你必會與蓋天帮爭霸，故此特地跑去合肥分舵跟他套交情，諸方打探，才自其口中探到這個秘密！若非爲了你，爹又何須這樣做，再說遠一點的，你在大夫城跌落洗劍池，若非爹爹下令收兵，東郭西城肯放過那個機會？你又能活到今日麼？」

余青玉不由語塞，良久方道：「且看以後他表現如何，方可下判語！」

「說得好，既然如此，你如今便不可對爹存有此偏見！」

「假如他如你所說，爲何不告訴小弟？」

「他恐怕你年輕不懂事，萬一有他人在場時，你無意中露出馬脚，則他一番心血盡廢了，也所以爹對你的態度十分滿意！他還有一個提議……」

余青玉忍不住問道：「他還有什麼提議？」

「爹說你若與蓋天帮火併，你千萬不可先出手，因爲帥英傑內功比你强，若先消耗了體力，更非其敵手！」

余青玉嘿嘿冷笑道：「就請他放心好了，帥英傑固然練成護體神功，但小弟這幾年進步之速，亦非他所能想像得到！」

「這就錯了，爹早已預料到，因爲他見過你之武功，自謂已不能勝你，但無論如何，你總比帥英傑欠火候！」

崔翠忙道：「玉兒，娘知道你這幾年武功大進，但凡事總須謹愼，萬萬不能驕傲自滿！諒你師父在生，又不受傷，其武功亦不過與帥英傑相若！」

「娘放心，孩兒自有分寸，至於爹……孩兒會重事實！小紅，爲夫趕了一夜的路，弄點東西給我止餓！」余青玉把兒女抱在懷內，望着那兩張天眞無邪的面孔，疲勞全消。

麗萍打趣道：「娘，你瞧他，有了孩子，不要娘了！」她一手接過孩子，道：「三哥，你先去洗個澡吧，出來便有東西吃了。」

余青玉洗了個澡，忽然想起一件事來，問道：「大哥，你反過來，大嫂會如何？帥英傑會否怪罪於她？還有，二哥呢？他好吧？」

余青山黯然道：「如今也管不了那許多了！愚兄若不跑過來，金護法投鼠忌器，說不定保不住你這片基業了！二弟情況……與愚兄一般，他與帥英傑出征，你大嫂有爹照料，估計帥英傑不會貿然殺她！」

余青玉跳了起來，道：「帥英傑那匹夫欺人太甚，小弟恨不得立即與他決戰！」

余青山忙道：「如今已非我一家之私仇，而是關係到武林前途，絕不能魯莽從事！」

崔翠也道：「玉兒，你大哥說得對，此戰若失敗，武林精英全失，恐怕二三十年間，都沒有機會再推倒蓋天帮了，萬萬不能感情用事！」說着小紅已捧了早頓進來。

余青玉道：「大哥，咱們很久未有一起吃過飯了，來，大家都坐下來吧！」當下一家人坐下，余青玉動了兩下筷，又道：「大哥，你久在蓋天帮，對他那方的情況和實力必定瞭如指掌，依你看咱們也可有爭雄之力？」

余青山臉色凝重地道：「不是愚兄潑你冷水，照你如今之實力，尚不足與蓋天帮一爭長短！」

余青玉忙道：「莫忘記，咱們的主力不在山上！」

「但蓋天帮的主力也不在東郭西城手下，而在帥英傑那裡！何況攻與守完全不同，反過來，由乾坤盟去攻打蓋天帮，就更加捉襟見肘了！」

余青玉臉色亦沉重起來，語氣一變，再問：「大哥，咱們是輸在將，還是輸在兵？還要增强多少實力方可與之爭雄？」

「兵將都比蓋天帮遜色！將不廣，兵又多是女兵……至於後一個問題，愚兄也不能說得準！」

余青玉忙再問：「蓋天帮最近增加了什麼了不起的大將？」話音剛落，忽有一個女寨兵匆匆進來，余青玉轉頭道：「東郭西城去了復返麼？」

女寨兵忙道：「啓稟盟主，華山派掌門率門徒光臨，金護法請你速至大廳！」

余青玉立即推蓆而起，快步至聚義廳。

果見廳內多了十來個人，爲首那人年近花甲，身材雖然矮小，却蓄着一把長長的鬚子，眉宇間傲氣十足，但神情頗爲憔悴。金空空長身道：「穆掌門，此乃敝盟余盟主！」

余青玉抱拳道：「不知穆掌門大駕光臨，有失遠迎，余三深感不安！」

那矮老頭正是胡廣新兄弟之師父，華山派掌門穆山光。穆山光仔細瞧了余青玉幾眼，道：「聞說乾坤盟盟主乃昔日流星門余掌門三公子，穆某尚且不信，今日一見，盟主英華內蘊，果然是人中龍鳳！」

余青玉連忙謙虛一番，道：「掌門請坐！晚輩常聞胡兄弟提及貴派，心中好生敬佩，可惜無暇上華山拜會，今日得見，實乃快慰平生！」

「慚愧！」穆山光道：「盟主所提之人，可是劣徒胡廣志和胡廣新？穆某還以爲他倆投到蓋天帮去了，如今知道他在貴盟効力，方放下心頭大石，否則穆某可是造孽！」

余青玉有點明白，却故意道：「掌門何出此言？」

「說來話長，穆某以前曾對劣徒有所誤會，錯怪了他倆兄弟，後來知之，他倆已憤而下山……」穆山光說着狠狠瞪了站在他身旁的女兒一眼，穆明珠垂首不語。

金空空道：「既是誤會，自有冰釋之日，掌門不必掛懷，此事包在老朽身上，保証他倆重歸華山！」

穆山光乾咳一聲，道：「如今華山派已讓蓋天帮打得七零八落，穆某枉爲掌門，無法保衞師門威名，他倆肯不肯重到華山，穆某都不在意，只望他倆不會因此走上歪路，於願已足！」

「原來蓋天帮到華山肆虐！眞是豈有此理！不過他越猖狂，樹敵越多，日後的日子未必好過！」金空空再問：「穆掌門到敝盟是路過的，還是另有原因？」

穆山光乾咳一聲，垂首道：「不瞞諸位，穆某無力光復敝門，唯有寄望於貴盟，因此率徒來投靠，穆山光與華山弟子願爲武林盡一分棉力！」

余青玉忙道：「晚輩代表乾坤盟歡迎穆掌門和華山派弟子加入敝盟，今後彼

此便是一家人！」言畢大廳內立即响起一陣掌聲。

金空空知此人氣量狹窄，又護短，長年深居華山爲主，目光短淺，是以待掌聲稍疏，忙道：「不過本盟有一個規定，須先告訴穆掌門的，以免日後有誤會！」

穆山光臉色微變。「金護法請說。」

「不管任何門派加入本盟，便以本盟爲主，一切服從本盟首領之指揮，不可另以貴門規矩行事，否則難以統一指揮！」

余青玉恐他誤會急道：「這條規矩，絕非因貴派而立，掌門若不相信大可以打聽一下！」

穆山光道：「盟主放心，穆某非不識大體之人，既然加入乾坤盟，本盟的規矩，自然要遵守！」

余青玉大喜。「本盟實力日益增强，待稍後重新安排職位，才宣佈穆掌門的職位！」穆山光表示同意，余青玉又問：「穆掌門，未知九大門派近況若何？」

「本派被蓋天帮攻破之後，穆某僥倖帶了十餘名弟子，由後山秘道逃脫，念與崆峒派童掌門有舊，遂去崆峒派，誰知崆峒派已不見一人，只見童掌門的一座新墳，也未知童掌門是新喪，還是故意假造一座墳來瞞騙蓋天帮！」

余青玉道：「童九山若在生，亦已年登古稀，即使騎鶴西歸，亦不奇怪！請穆掌門繼續說下去。啊，對！貴派近年來與崆峒派很少來往麼？」

「自從黃山一役之後，九大門派幾乎沒有來往，彼此均閉關苦修武功和授徒！家師自黃山歸後不久亦辭世，所以敝門有許多武學已成陳跡……」穆山光嘆了一口氣方續道：「後來穆某繞路南下蜀境，誰知青城派亦不知搬去何處，不見一人！」

余青玉輕嘆一聲：「未知掌門有否上峨嵋？」

穆山光點點頭：「穆某與慈心師太竟夕傾談，原來慈心師太自知年紀老邁，非帥英傑之敵，也遣散了一部份弟子，交由次徒慧燈率領，覓地隱居，以保存實力，她不願師門聲譽毀於其手，願與寺共存亡，如今留在峨嵋金頂的，除了其首徒慧竹之外，都是些老弱殘兵！」

金空空嘆息道：「帥英傑眞厲害，尚未動手，已迫得九大門派聞風而遁！比之昔年之魔教，更加可怕！」

穆山光臉有愧色，吶吶地道：「九大門派歷史悠久，每一代掌門，肩上壓力之重，實非外人所能理解，況二十年沒有聯系，無人出頭，振臂高呼，否則若能團結一致，也未必輸與蓋天幫！」

梅飛雪深有同感地道：「單只承先啓後，保持威名不墜十個字便夠瞧了！」

余青玉又問：「未知少林和武當情況又如何？少林、武當是武林泰山北斗，若肯出面，其他門派自無不肯聯手之理，蓋帥英傑野心蓋天，絕不容九大門派生存，勢力穩固之後，必逐一破之！」

「少林武當兩派之情況，穆某不知，只知崑崙派亦已避入西域，而最慘的還是丐幫，丐幫弟子雖然最多，但大多數武功低微，而且樹大有枯枝，這二十三年來，良莠不齊，遭蓋天幫的毒手最嚴重，而幫主單目神丐又因練功不愼而走火入魔，管不了幫內大事，新幫主又推選不出來，已名存實亡！」

金空空急問：「丐幫有四大長老，難道他們也都不理？老朽與管長老有點交情，可惜如今不知其下落！」

忽然山字堂有位姓潘的香主道：「護法，屬下前兩個月在山下附近聽到一個消息，知道『胖窮神』管一事帶了一些弟子出海覓地而居，看來丐幫已經四分五裂了。」

金空空目光一亮，道：「賀島主，你明天回島之後，請派人出海打探一下，最好能邀他們上山！」

賀同安道：「屬下遵命！」

余青玉道：「不錯，咱們正愁實力不足與蓋天幫爭雄，若能吸收九大門派的弟子，則何懼蓋天幫不滅？何慮武林不靖平？」說着下人送上早頓，羣豪紛紛入座，余青玉請穆山光與己坐首席，他態度誠懇，執禮甚恭，使穆山光先前之顧慮全消，言談逐漸隨便。

飯後，余青玉又逐一爲穆山光介紹乾坤盟首領之身份姓名，然後着藍鳳安頓他們之住宿。

金空空低聲道：「盟主，咱們若能使九大門派歸順，則大事可成，這聯絡之事，宜早不宜遲！」

余青玉點點頭，姬蘭君道：「你吃糊塗了？九大門派人人均死要臉子，他們豈肯歸順，須想個法子，不使他們丟臉才行！」

余青玉笑道：「歸順兩字實在大有問題，即使請他們加入敝盟，也有問題……唔，不如請他們另外組織一下，咱們再與他們聯盟如何？」

金空空搖頭道：「不好不好，九大門派雖然以少林、武當爲首，但其實互不服氣，若非屠刀架在他們頸上，休想他們會眞心實意聯合，更遑論與咱們聯盟了！」

梅飛雪問道：「護法又有何高見？」

「只有兩條路，一是不管他們，一是要他們加入本盟，反正消滅了蓋天幫之後，乾坤盟也就散了！」

余青玉囁嚅地道：「只恐他們不會服我！」

梅飛雪道：「不如邀他們與咱們一道，而不須加入本盟，只要求他們與本盟行動保持一致就可！」

姬蘭君點頭道：「這倒是個可行辦法！」

金空空道：「如此待會兒，老朽去找穆山光，着他寫幾封信，咱們再取其信去說服其他門派！」

余青玉叮囑道：「但必須記住一個原則，絕不可勉强穆掌門！」

* * *

想不到穆山光竟然一口答應，一口氣寫了二十多封信，除了九大門派之外，還有些是其老友者，一併邀之加入乾坤盟，余青玉立即派人分頭聯絡。

余青玉辦好了這件事，日已正中，他返回居所，招來乃兄，道：「大哥，剛

才咱們只說了一半，請繼續！」

余青山道：「許多以前不敢出面的邪道高手，如今都紛紛出山，有的甚至是魔教之殘餘份子，聲明要出來報仇雪恨的，這些人有可能會越來越多，所以咱們的實力會增加，蓋天幫那方同樣會增加！」

余青玉道：「且說你所知道的！」

「三弟可曾聽過『迷魂嬌』之名？這女人好不厲害，連帥英傑也讓她迷住！」

余青玉笑道：「不是銀髮婆婆的弟子吧？」

余青山道：「提起她的年紀，今年應有五十歲，但望之仍如花信年華，以前是魔教教主的情婦，這女人潛心苦練二十多年，如今的武功十分可觀，以三弟如今之身手，料可勝她，不過她的迷魂烟可要小心，只須吸進一點點，便教你四肢酥軟，任其宰割！」

余青玉吃了一驚，忙道：「大哥，你跟小弟去見趙大夫，讓他研製解藥！」

＊　＊　＊

過了五天，陽知雨、章水仙已帶着大軍回山，凰鳳寨上下歡騰，余青玉忙問：「副盟主，帥英傑沒追上來吧？」

章水仙道：「託盟主之福，一路順風，帥英傑追來時，屬下等已上了船！蓋天幫沒有船隻，只能在岸上乾瞪眼！」衆人都大笑起來。

金空空急問：「但帥英傑會否乘機與東郭西城會合，回頭來攻打咱們？」

余青玉吃了一驚，忙道：「有此可能，須立即派人去打探消息，山上的糧食足夠否？」

姬蘭君道：「盟主，屬下等一直都被此問題困擾！」

余青玉知道缺的是銀子，便回頭望一望章水仙。章水仙笑道：「大姐，這個問題已不成問題了，咱們此次下山收獲甚豐，是蓋天幫替咱們籌備的！要買多少大米都有！」

藍凰喜道：「如此屬下立即派人下山辦貨！」余青玉又替他們和穆山光等人介紹。

金空空道：「山上的設置，已基本上修理好，你們先休息一天吧，一切有咱們！」

余青玉點點頭道：「今晚咱再聚頭商量幾件事！」

趙北坤道：「不錯，咱們也到時候去景德鎮攻打蓋天幫了，是該商量一下了！」

余青玉微微一笑，向胡廣志和胡廣新招招手。「兩位胡兄弟過來一下，令師已知道其錯不在你們身上，而是其女……令師十分後悔，當他知道兩位在此，十分欣慰！以本座看，你倆該去見見令師！剛才他礙於身份不敢與你倆打招呼，兩位應該體諒他！」

胡廣新想了一下道：「潑出去的水，再也收不回來，去見見他還可以，免得日後相處尷尬，要咱們重聽其命令，則萬萬不能！」

余青玉道：「這是你們之間的事，所有問題，只能由你們自己解決，本座只望你們消除芥蒂，共爲武林正義盡一分力！」

胡廣志道：「盟主放心，咱們不會令你難做！」

胡氏昆仲去後，卓成雙忽然走了進來，低聲道：「盟主，屬下有一件私事與你商量！請到一邊說去！」

余青玉十分奇怪，隨他到柱後，問道：「什麼事這般神秘兮兮的？莫非你看上寨內那位姑娘，要我做媒？」

卓成雙道：「盟主，你可清楚屬下爲何會知道，帥英傑派人暗渡陳倉，來攻打本寨？」

余青玉不耐煩地道：「你有話便說吧，爲何吞吞吐吐的？這似乎不合你之性格！」

「是你二哥告訴屬下的！」卓成雙將經過說了一遍。「他不許屬下告訴你實情，恐你他日改變對他之態度，則會露出馬脚！盟主，如此說來，令尊大人他……」

余青玉舉手止住他繼續說下去，道：「今日的余青玉，已非往日之余青玉，我不會隨便改變態度！」

他這句話其實一語雙關，但卓成雙那裏知道其複雜之心情，噓了一口氣，道：「如此屬下放心了！盟主，屬下去歇息了！」

余青玉點點頭，照此情況看來，父親投降蓋天幫實在另有目的，可恨自己一直錯怪了他！心中正暗罵：「我眞糊塗，做出這般大逆不道的事來，爹一定十分傷心！眞乃猪狗不如！」回心一想，又覺誤打誤撞，反使帥英傑深信父親，又稍覺得安慰，但心中始終難以釋懷。

他信步走至後寨，默坐在一塊岩石上，雙眼望着遠處，但心中却一直想着這件事，「我以後應該怎樣做？」想了許久方下決心一切照舊，爲了武林前途，即使被人罵不孝子也顧不得了！

晚上在內廳，只有余青玉、金空空夫婦，陽知雨兄弟及章水仙、郝不滅和雲開八個人。余青玉首先發言。「諸位，本盟發展甚快，新加入之高手越來越多，職位實在有重新安排之必要，方能更好地發揮各人之所長；另者，華山派之加入，也須妥善安排，方不會丟了九大門派之面子，安排得好，也許還有其他門派加入，弄得不好，影响很大，希望大家本着爲公之心，提供意見！」

想不到人人均勇於發表意見，金空空道：「八堂照舊，另加一個內務堂，轄四個司，分爲禮、刑、工、庶。庶司管一般寨內之大小事務，包括飲食糧草等等！金某建議由雲開出任內務堂主，司之長稱司正、司副！」

章水仙道：「雲兄出任此職至爲適合，林楓紅此人行事公正又仔細，出掌刑司頗爲合適，至於禮司司正爲藍凰、司副爲郝龍威！」

姬蘭君接道：「庶司當然非藍鳳莫屬，情況她最熟悉，工司請薛旗負責，料他肯屈就！」當下衆人又就職位調動而商量，終於得出結論。

雲開副總堂主之缺，由廖柏夫代，霍青鋒代郝龍威之山堂堂主。董振宇代林楓紅掌澤字堂。鄒奉先代藍鳳爲地字

堂堂主。「金扇書生」俞秀爲副，蔣白濤爲天字堂副堂主，其他的不變，將來有必要時，隨時可再作安排調配。

姬蘭君道：「只是薛旗和霍青鋒兩人還須盟主親自去勸服他們。至於令兄，爲令尊之處境着想，暫時還是不安排爲上！」

余青玉點點頭，道：「此正合本座之意，就讓他負責側寨之安危吧！有關家父之事，請諸位嚴守秘密！」衆人咸稱：請盟主放心。

余青玉又道：「但尚有一件事未解決，如何安排華山派？」

半晌陽知雨方道：「盟主，就讓華山派自己成爲一個組織吧，穆山光仍管他的弟子，平日以掌門稱呼，讓他們以客卿身份存在！」此言一出，再無異議。

章水仙接道：「盟主，屬下恐護盟島實力不足，且賀同安夫婦沉穩有餘，機智不足，屬下屬意請卓成雙去協助他們！」余青玉點頭答應，事情便如此決定下來。

次日余青玉宣佈了各人之新職位，無人有異議，亦說明薛旗和霍青鋒改變了主意。只有卓成雙有點悶悶不樂，余青玉隨即宣佈調韓香玉到護盟島，反把卓成雙一張臉弄紅了，不敢吭一聲。

當下各就各位，兩位堂主和雲開再重新安排各堂之人數。而卓成雙和韓香玉則告辭下山去護盟島。

乾坤盟又開始練兵，凰鳳寨一片熱鬧，有了上次之經驗，雲開更注重儲糧、儲水和製造箭矢。

如此又過了七八天，探子回報，周圍百里沒有蓋天幫的人，但余青玉仍然不敢大意，下令小心防備。下午，卓成雙帶了一干衣衫襤褸的乞丐上山，爲首那個身材又大又胖，若非那件舊衣，相信他是大財主的，比相信他是乞丐的多得多！

金空空驚喜地迎上前，道：「老管，咱們終於見面了，想來你我大概已有二三十年不見了吧？」

「胖窮神」管一事苦笑道：「可惜是在這種情況下相會！」忽然打了個哈哈。「當然比在黃泉路上相逢，好得多！」

金空空携其手道：「老管，待老朽替你們引見一下，這位便是敝盟盟主余青玉，這位是副盟主章……」

「且慢，廳內諸位，管某大都有一面之緣，但這位余盟主……嗯，聽說是余修竹之三子……」

金空空道：「如假包換！」

管一事臉色一沉，道：「余修竹降了帥英傑，你們却推選他兒子當盟主，嘿嘿，老金，你是越吃越糊塗了！」

卓成雙怒道：「老叫化，你別想挑撥離間，誰不知道余修竹是……已經與盟主斷絕父子關係？而且盟主領導咱們攻打蓋天幫，在座之人都親眼目擊！」他一時口快，幾乎說出余修竹假降之事來，幸好機警才沒有洩底。

管一事道：「這是不是他倆父子演的好戲！」

廖柏夫道：「老夫敢以人頭担保！」

管一事冷笑一聲：「你的話誰能相信？」

陽知雨沉聲道：「如此管長老要怎樣才能相信？」

章水仙笑嘻嘻地道：「管長老就算沒看見，也聽人說過，他不是懷疑三公子的爲人，而是看不起三公子！」

管一事臉色一變，尷尬地道：「你們都服他，老叫化又怎敢看不起他！」

廖柏夫道：「管長老，你自認武功比老夫與老金如何？」

「老叫化頗有自知之明，二十五年前輸給老金，料今日仍無法勝他！」

「那就是了，老夫與老金都敗在盟主手下！」

管一事臉色一變，雙眼神光連閃，脫口道：「此話當眞？」說到最後那一個字，却是對着金空空，金空空點頭表示不虛，管一事嘆了一口氣，道：「如此老叫化，還有什麼不服的？」

余青玉忙道：「彼此均爲武林正義，誰也用不着服誰，各盡其力就是！」

「此話不然！要指揮千軍萬馬，若有人不服，可大大不妙！」管一事抱拳道：「老叫化適才無狀，請盟主海量汪涵！今日老叫化帶來三十名弟子，另外尚有百餘人在海島上等候消息！準備加入貴盟，盟主若不嫌敝帮不才的，尚盼答允！」

余青玉道：「長老，別客氣，本盟大門幾時都歡迎同道加盟，至於貴帮加盟之事，待會兒請金護法將詳情告訴管長老！」

陽知雨問道：「管長老，貴帮的招振家帮主和其他長老，如今在何處？」

管一事又嘆了一口氣，道：「說來話長，敝帮如今已四分五裂了，招帮主也不知去向，只知那姓馮的，投降了帥英傑，老叫化就是怕他爲了立功，帶人來攻打歺帮，因此，隱居在海島裏！」

陽知雨訝然道：「什麼，連貴帮的馮以正長老也投降了？」

「正所謂疾風知勁草，當眞不虛！不過，老叫化最近聽到一個消息，招帮主的得意門徒北宮昌如今在伏牛山落草爲寇，料是爲了掩人耳目而已！老叫化因自身難保，故未去聯絡之，如今有了安身之所，倒可寫封信着人送去，料他也會加入貴盟！」

金空空更正道：「是本盟不是貴盟！」言畢引來一陣大笑。

余青玉道：「此事慢慢再商量，未知長老是否有其他門派的消息？」

管一事苦笑道：「老叫化自顧不暇，焉敢再管他人閑事？不過有人說衡山派已被蓋天帮滅了，僅有幾個弟子逃到嶺南去。」

穆山光嘆息道：「眞想不到，武林九大門派，淪落至此地步，比二十多年前更悲慘！」

余青玉道：「假如九大門派能夠與敝盟聯手，相信必可消滅蓋天帮！」

管一事道：「老叫化願與穆掌門聯名具函，分發少林、武當和峨嵋，再得此三派派人協助，料已有足夠實力與蓋天帮一鬥！」

（未完·卅一）

上文提要：嚴霜跟快活仙婆學藝去了……話分兩頭，現在又從海盜橫行巫山三峽說起，海盜黑東川派二當家想洗劫海鎮江的船，據說是擄劫船上的雲紗蒙面的少女，作一項江湖的交易，結果遭到一個杏紗罩面的藍衫公子捉住，上岸押去找黑東川，跟着又來了個藍紗罩面的藍衫公子，船到巫山縣又打走海盜，惹上黑東川趕來截殺……

新派武俠長篇

金玉明・文　可飛・圖

煞氣嚴霜

一招擊斃盜首　兩少原是弟兄

黑東川怒叱道：「年輕人，老夫並不懼爾……」

藍衫公子接口道：「我早已說過，當家的是誰都不怕的！」

黑東川道：「老夫因與糊塗和尚、上神尼或木尊者，皆無任何寃怨和仇恨，所以非得到萬不得已，不願結這仇家！暫停相搏，祇爲說個明白，假如年輕人你眞是上述三人弟子時，老夫破例，網開一面任你下船……」

藍衫公子插嘴道：「若小可不願下船呢？」

黑東川道：「你若認爲憑禪定神功，能保立不敗之地的話，那就錯了，老夫的『乙木神掌』，決非你所能敵！」

藍衫公子一笑道：「怎不試一試再說？」

黑東川道：「老夫對敵，向無這般客氣，你莫惹老夫火起……」

藍衫公子接口道：「小可身畔，携有專滅怒火之物，不怕不怕！」

黑東川受不了啦，厲聲道：「老夫業已仁至義盡！」

藍衫公子也提聲道：「小可也已聽夠了濫調！」

黑東川獰笑一聲，道：「好！這是你自尋死路，動手吧！」

藍衫公子道：「正有此意。」

話聲一頓，接着又道：「適才你先出手，現在輪到了小可，發掌之前，你若不用全力來接，別說死的委屈！」

語聲倏止，藍衫公子那襲藍衫，突然無故漲起，適時，雙掌也緩緩揚起平到了雙肩！

黑東川不敢大意和怠慢，也提足了眞力相待！

就在這個時候，悄立於艙門外，冷眼靜觀其變化的蒙面少女，却一步邁到了兩個人的中間，面對着藍衫公子！

她適才立處，相距現在她站的地方，至少有一丈五六，但她祇輕描淡寫的跨了一步，却就到了藍衫公子身前！

黑東川的方位，面對着艙門，自然看了個清楚，心頭頓時一凜，臉上也立刻改變了顏色！

黑東川所以下令洗劫海家的這艘「平安船」，就爲了據報船上有位罕見的絕色美女，自然，是指這位姑娘。

他一心要將這位美女擄到手中，因爲不久就有個要緊的日子到了，他要獻此女予某一人，交換某一所需之物！

這件事，在他說來，是和性命同等重要，因此他才毫不猶疑的，調動出全寨所有的好手！

在他認爲，一個罕見的美女，白是道道地地的嬌嬌娘，那還不是手到擒來，故而從沒想到「玫瑰多刺」！

誰料「陰溝裏翻了船」，老眼昏花，竟拿着位女羅刹，硬當成了「觀音佛」，這一錯，錯到姥姥家！

祇憑少女適才顯露的這手奇妙輕功，就高出自己多多，況且一旁還有一個藍衫公子的寃家，今夜怕是大勢去矣！

黑東川在思忖間，少女已開了口，那聲音眞是像銀鈴兒搖動，若幽谷之黃鶯，祇是語調極冷！

不過這冷冰冰的語調，却不是對着黑東川，而是向那旨在拯救滿船十幾條性命的藍衫公子發的，怪哉！

少女冷冷地說：「慢着！你想和這個姓黑的動手？」

藍衫公子聽到這冰冷的語調，似乎一楞，道：「正是。」

少女哼了一聲，道：「爲甚麼？」

藍衫公子被問傻了，對呀，爲甚麼？你說這是爲甚麼？

少女不待藍衫公子想出答辯，已接口又道：「是自覺功力高超，抑或是習慣了好管閒事？」

藍衫公子更答不上話來，一旁的海鎮江急了，道：「姑娘，人家公子是好心，生怕匪徒們……」

話沒說完，少女已接了口：「船家，我在問他，請你別開口！」

奇怪，她對船老大的語氣，就不那樣寒冰如冬雪了！

這種意外的變化，震住了所有的人，當然也包括了黑東川，和那羣無惡不作的手下，大家都不解姑娘爲何如此！

藍衫公子此時似被少女的無情的諷言，惹起了火性，在少女話鋒停住之後，藍衫公子冷冷地說道：「妳是嫌我多管閒事了？」

少女聲調更冷了，道：「半點不假！」

藍衫公子淡然一笑，道：「請問姑娘，我管誰的閒事來着？」

少女並未深思，立刻說道：「你管……」

她說不下去了，但在話語微遲下，藍衫公子却又叮了一句：「管過那位呀？」

少女沉聲道：「我的！」

藍衫公子又是一笑，道：「假如小可是管過姑娘的閒事，則小可理當記得的，但現在想來，却記不起何時何地管過姑娘的閒事來了！」

少女道：「就在現在，你要和黑東川動手，就是管我的閒事！」

藍衫公子哦了一聲，道：「請問姑娘，可知道黑東川是怎樣的人？」

少女冷哂一聲道：「好像就是你知道似的！」

藍衫公子搖頭道：「小可沒敢有此想法，祇是也不相信姑娘會知道！」

少女道：「姓黑的是個江湖敗類……」

藍衫公子故作愕然道：「啊，原來姑娘也知道。」

話聲微頓，接着又道：「姑娘既知黑東川是江湖敗類，無惡不作，自也應該曉得凡武林中人，當管武林中事，小可……」

少女冷叱道：「我的事偏偏就不許你管！」

藍衫公子全身一抖，道：「很好，姑娘的事，小可不聞不問就是！」

少女冷冷地揮手說道：「那就要站開些！」

藍衫公子也冷冷地還口道：「可以，不過小可必須聲明，有人要殺或侮辱姑娘，小可看都不看，問都不問外，却不容他人受損！到那個時候，小可已不是管姑娘的閒事，姑娘自是也過問不着，敢請姑娘記住小可這句話。」

說完之後，他看也不看姑娘，轉身舉步，到了海鎮江的身旁，若無其事的對海鎮江說道：「咱們坐下來瞧瞧熱鬧！」

少女隱在雪紗中的一對星眸，閃出寒光，向藍衫公子橫掃了一眼，冷冷的哼了一聲！

接着，她轉身面對了黑東川，沒開口，冷傲的直立着！

半晌，她才低沉的問道：「你是叫黑東川，沒錯？」

黑東川成名江湖已三十年，經過無法計數的兇險，見過難以算清的大場面，一向有我無人，目空四海！

不管對誰，除掉他必須「巴結」的有限幾個人外，從未凜懼過答對，或被對方氣勢言談所屈！

這次却怪了，少女祇是輕淡的說了八個字，聲調也並沒有現出如何威嚴，但黑東川却有些心驚肉跳畏懼起來。

所以他不知不覺間，改了狂傲的習性，竟小心的答道：「沒有錯，是我。」

少女微微哼出了聲，黑東川却如聞迅雷般全身一跳！

接着，這少女自衣袖中取出一物，舒腕扔在地上，道：「這是你的東西吧？」

黑東川低頭一看，心頭大震！

藍衫公子也看清了，竟是黑東川威嚴的代表，能號令川、滇二地綠林人物俯首從命的「黑木令」！

於是藍衫公子心頭也不由的一凜，暗中注意起這少女的神態和談吐了，這爲甚麼？却祇有他自己知道。

黑東川適時已答了話：「是我的『黑木令』。」

話說完了，才想起事情稀罕而不對，立刻又道：「請問姑娘怎有此物？」

少女突然厲聲叱道：「少開口，我沒問你的時候，少說話！」

黑東川一楞，奇怪，但却眞的沒再開口！

他那些隨來的黑道高手們，傻了，這不像自己當家的平日作爲，變了，當家的變了，變得奇怪而令人不解！

少女這時却又開口冷冷地說道：「吩咐你的手下，起錨，把船開回岸去！」

黑東川又是一楞，半天之後才說道：「姑娘……」

他祇叫出「姑娘」兩個字來，少女已叱道：「我叫你把船傍岸，你聾了！」

黑東川殘眉皺了皺，但他終於吩咐手下人道：「起錨，聽姑娘的吩咐！」

他那羣手下，你看我，我看你，霎眼，晃晃頭，表示出了無法相信，和這不可能的懷疑，因之沒有動手！

少女冷哼一聲，對黑東川道：「起錨一個人就辦得到，你要叫誰就吩咐誰！」

怪，黑東川竟然奉命而行，道：「張志，把錨起上來！」

張志恰在船錨纜旁，所以這差使找上了他！

張志接令，照平常的話，他早就一

聲應是，迅捷的動手了，可是現在，他卻皺皺眉頭，道：「當家的，您忘了咱們是幹甚麼來的啦？」

黑東川哦了一聲沒有答出話來！

少女卻轉對張志道：「張志，你跟着黑東川幾年了？」

張志在問黑東川時，是理直氣壯，但一聽少女發問自己，不知何故，理也忘了，氣也散了，道：「五年了。」

少女道：「久走這長江水面？」

張志道：「是的！」

少女哼了一聲，道：「你作惡大概不少了吧？」

張志霎霎眼，不知道怎樣回答才好！

少女話聲微頓，已接着又道：「去起錨，把船傍岸，回頭你能落個全屍！」

這句話，驚醒了羣盜，張志自不例外，才要抗言，少女卻已冷笑着又轉對黑東川說了話：「黑東川，原來是你的命令，也有失效的時候！」

黑東川這時似乎已由夢境醒來，想想剛才，自己都覺得奇怪，是甚麼原因呢，竟會聽這個小丫頭擺佈？

於是他兇目圓睜，沉聲道：「張志慢些，老夫要問問這丫頭！」

少女冷哂一聲道：「你的胆子不小，我本想叫你們一個個橫屍岸上，有個葬處，既然你們喜歡浮屍江中，我祇有成全你們了！」

話鋒一頓，接着又道：「給你個便宜，先動手吧！」

黑東川面對了少女，卻又怕起來，連他自己也說不出來這是甚麼緣故，少女叫他動手，他卻搖頭道：「我祇是和姑娘談談！」

少女道：「話談完了！」

黑東川道：「姑娘妳到底存着甚麼用意……」

少女叱道：「殺你！」

黑東川聽說要殺自己，不禁勾起了兇性，道：「姑娘，就憑妳？」

少女道：「就憑我！」

黑東川一笑，道：「那妳就殺殺看！」

少女道：「我一出手，你是準死，我不願意叫你覺得死得冤枉，所以才吩咐你先動手進攻，聽清楚了嗎？」

黑東川聳肩而笑，道：「妳出手吧，眞能出手殺了我，我決不呼冤就是！」

少女冷哼一聲，道：「是你自己說的，好，就接我一個手指頭吧！」

話聲中，少女並未提刀，右手食指輕輕點下！

點的部位，是黑東川的「七坎」大穴，相距約有六尺，自然是凌虛而點，無法打實！

別看黑東川說得輕易，但由少女剛才駭人的輕功上，黑東川已存了戒心，所以早已提聚眞力戒備！

豈料少女指出，黑東川滿佈全身的眞力，竟難相抗，那一縷奇特的勁風，如同一根無形利針，直穿進了七坎穴中！

黑東川要穴中指，暴吼出聲，聲調悽厲無倫！

此時，黑東川已經想起來少女這指法的來頭，可惜晚了，已使他五臟俱碎屍橫船上！

羣盜個個驟驚而畏極下，木了，動不能動！

少女卻問都不問，挨個兒出指點下，迅疾無倫，眨眼間，祇聽到一連串屍橫船板的聲響，已掃數了賬！

海鎭江呆了，他那四個孩子，更成了木雞！

藍衫公子雖有紗罩掩面，但由於那紗罩的抖動上看來，就能斷定他深受了驚嚇，極感不安！

少女在一擧手之下，殺了這多人，卻連黛眉都沒皺過！

更看也不看那些屍體，卻冷冷地對藍衫公子道：「你不是好管閒事嗎？現在有事了！」

說着，玉腕輕舒，柔荑順向滿甲板的屍體一揮，又道：「把屍體扔在江中，前艙還有三具！」

藍衫公子暗皺眉頭沒開口，但也沒有動！

不過他暗中提起「禪定」神功，眞力遍佈全身，全神戒備，他有些恐懼少女會突然向他出手！

那知少女卻淡然一笑，聲調竟轉爲和氣的說道：「你用不着防賊一樣的防我，我若眞想殺你，你那位和尚師父傳授的『禪定』神功，也抵擋不住的！」

話鋒一落，又說道：「我是因爲你好管閒事，又有身功夫，大概不怕死屍，才叫你拋這些屍體到江中，別害怕！」

藍衫公子定了定心神道：「姑娘好高的功力，適才是小可失眼，姑娘莫罪。」

少女哼了一聲，道：「你這個人很怪，你自己瞎了眼倒霉的是你自己，和我有甚麼關係，我幹甚麼要怪罪你？」

藍衫公子語爲之塞，少女卻又接着道：「聽說你有急事要去『青城山』，我怕誤了你的行程，才代你打發了這羣東西，現在你可以去辦自己的事了！」

話聲中，少女轉過身去，步近艙門，拉門進入了艙中！

藍衫公子傻了，站在那兒呆呆的發楞。

海鎭江爺兒五個，此時已將剛剛失落的胆子撿了回來，開始搬動滿甲板和前艙的屍體，要拋入江中！

藍衫公子瞥了艙門一眼，又看看海氏父子，猛一頓足，飛縱而起，這突然的擧動，嚇得海鎭江高聲呼道：「公子使不得，別跳水，別……」

話還沒有說完，藍衫公子已縱落水面之上，但是並沒有沉入江中，卻踏着驚濤駭浪，眨眼上岸而去！

盜屍扔到了江中，船又泊了岸，少女卻和海鎭江算了船資，踏着跳板也上岸而去，漸漸走沒了影子！

船家自古迷信就多，尤其是四川這條航道，經此奇變，人人把這少女當成了江神，傳遍了江湖！

＊　＊　＊

落葉知秋，天涼了！

長沙城中的「忠義巷」外的廣場上，滿是落葉。

黑夜吞蝕了長沙城，夜半霧起，在長沙並不常見！

一盞燈，由遠而近，到了廣場的中間！

停在了那裡，除偶經風吹可見燈擺光搖外，看不出這盞燈變過方向，也沒向前，也沒有挪後！

刹那，遠處又出現了一盞燈！

這盞燈也是漸漸飄近，竟也進了廣場！

停了，兩盞燈停在了一塊兒！

併擺着，燈靠燈，光亮自然大了許多！

陣陣霧氣，吹進了廣場，似乎這廣場成了霧場。

其實因爲它空，看來就顯得霧忒多也忒濃！

有兩個人，分立在兩盞燈旁，恰是一東一西，和燈成直線，不用說，他們是中間這兩盞燈的主人！

無法看清這兩個人穿着和模樣，實在是霧太濃了。

先來的這人，也先開了口，道：「你好像晚了些！」

後到的人，站在東面，答道：「霧太濃，多繞了個巷子。」

西面先到的人，道：「沒想到今夜會有霧，怎麼辦？」

東面這人道：「天有不測風雨，此乃平常事耳！」

西面的人一笑，道：「巫山山道上面，匆匆一見，相約此處今夜把晤，故此始終未能互通姓名，今夜兄台是不是……」

東面這人，接口道：「請恕小可失禮，今夜仍非應道名姓之時！」

西面的人道：「有原故嗎？」

東面的人道：「小可另有苦衷。」

西面的人哦了一聲，道：「也好。」

話聲停了一下，又道：「在下於巫山前水程上，巧管不平，偵知那黑東川爲惡一方，方始迫使拜天臣帶路去黑賊總寨，豈料……」

東面的人接口道：「兄台撲空了？」

西面的人道：「當然，卻叫兄台正好趕上！」

東面的這人一笑道：「說來是巧合，海老大父子，錯把小可當成了兄台，爲誅元兇，小可也就樂得將錯就錯，冒充了兄台一次！」

西面的人也報之一笑，道：「但事後據在下所知，卻有了變化！」

東面這人道：「不錯，黑老兒及其一干匪徒，咸皆死在船上那位姑娘的手中！」

西面的人哦了一聲，道：「如此說來，傳聞是眞的了？」

東面的人道：「是乃小可親眼目睹之事，決無差錯。」

西面的人道：「看不出她竟有一身出奇的功力！」

東面這人道：「何止出奇，高得怕人呢！」

西面的人似乎是聳肩一哼，道：「黑東川雖說功力不低，但也算不得甚麼頂尖兒的人物！」

東面這人一笑，道：「兄台言下之意，似乎不甚心服小可對此女的誇讚！」

西面的人道：「兄台的是誇大了她些！」

東面這人道：「別的不說，反正小可自知不是她的對手！」

西面的人道：「這個也許，但兄台怎能以己身比諸天下英雄！」

東面這人哦了一聲，道：「聽兄台之言，似是功力要高出小可不少嘛！」

西面的人道：「在下可沒這樣說，不過自信不輸與彼女！」

東面這人笑了，道：「說來說去，兄台還是在說功力高過小可！」

西面的人道：「我再作聲明，沒這樣說過！」

東面這人聲調轉爲嚴肅，道：「小可曾作聲明，自知不敵此女，而兄台一再的說，不會輸給那姑娘，以此而論，豈非等於兄台功力高過小可？」

西面的人似是想了想，才道：「按兄台這樣解釋，在下就自覺對兄台抱歉了！」

抱歉二字，不能相等於對東面這人的輕蔑賠罪，相反的，卻有些自承「我抱歉比你功力高些」的意味！

因之，使東面這人無法忍耐的說道：「巫山山徑不期而遇，兄台約小可在長沙城中相會，難道就是要小可來自誇功力？」

西面的人冷冷地說道：「是另有一事？」

東面的這人也冷冷地說道：「何事？」

西面的人道：「兄台與在下的衣着巧似……」

東面這人接口道：「豈非兄台與小可衣着巧似？」

西面的人道：「要這樣說，在下必須問兄台一個問題了？」

東面的這人道：「甚麼問題？」

西面的人道：「兄台何故以紗成套而罩着面目？」

東面這人也道：「兄台你呢？」

西面的人道：「爲了躱避一個人！」

東面的這人，竟然也道：「巧似的事，小可與兄台身上，的是太多了些，小可也是爲了避人，並且也爲了躱着一個人！」

西面的人道：「兄躱避的人，是男抑女？」

東面這人道：「然則兄台呢？」

西面的人沉默了，片刻之間，方才說道：「問題同樣，那個先說那個就吃了虧，這不公平！」

東面這人道：「怎樣才能公平呢？」

西面的人道：「同時說出，不得謊言！」

東面的這人道：「好！」

接着，他哈腰自地上拾起一塊石頭，又道：「扔石落地，聞聲立刻開口！」

西面的人道：「很好，兄台扔吧！」

東面這人，先提了個醒兒，道：「扔了！」

然後他將石頭扔起丈高，靜待落地

之聲！

石頭扔落在地上，兩句話聲同時出口——

「女子！」

「姑娘！」

這倒好，姑娘當然是女子，女子也是姑娘(固然有時女子不能代表姑娘，但此處却是相同)，二人一樣！

西面的人這次先開口道：「這太巧了不行！」

東面這人哦了一聲，道：「甚麼不行？」

西面的人道：「兄台與在下，總有一人換個打扮才對！」

東面這人道：「小可倒不覺得有甚麼必改的理由！」

西面的人道：「在下不許有人與我相同！」

東面這人冷哼一聲，道：「怕兄台難以如願吧！」

西面的人道：「在下並無請兄台改換之意。」

東面這人道：「那是兄台要自己換……」

話聲未完，西面的人接口道：「不！在下決不更易！」

東面這人也道：「想小可換個衣着，除非日自西出而東落！」

西面的人道：「在下早就料到兄台有此聲明了，所以也早想好了個辦法，並且是個絕對公平無欺的辦法！」

東面這人道：「說出來聽聽！」

西面的人道：「你我作次公平的搏戰，勝者有權保留現在這個裝束，敗者不得違抗，兄台認爲當否？」

東面這人道：「正合小可心意。」

話聲止住，突然又說道：「對了，小可也臨時想起了個主意來！」

西面的人道：「兄台也說來聽聽。」

東面這人道：「小可與兄台所避者，皆女子也，此次相搏，除勝負如兄台所述者辦理外，應加上個眞正公平的附件！」

西面的人道：「怎不直接說將出來？」

東面這人道：「不論此搏勝負，分曉時雙方應將同時摘去紗罩，一見彼此眞正面目，而訂道義之交！」

西面的人拍手道：「這眞是好主意，就這麼辦了！」

東面這人道：「現在該談談如何一戰了吧？」

西面的人道：「兄台有劍，在下也有，就在劍法上一分高低如何？」

東面這人道：「好，衣衫被對方削刺而中者負！」

西面的人道：「一言爲定！請。」

東面這人也說聲請，同時退步，但仍面面相對！

霧也知人的心意，風更歡欣助興，一陣風又一陣風，將滿天濃霧掃向他處，長沙城現出了點點輪廓！

兩聲輕輕龍吟同時傳出，兩柄龍泉脫鞘而現！

一陣旋捲着的疾風，强勁的掃過廣場！

落葉隨風而起，如蝴蝶飄舞，發出颯颯聲響。

濃霧散失，現露出來了這片廣場的眞正面目！

當然，也現露出來這兩個仗劍相對的人物！

巧！眞巧！

是他們！果然是他們！

他們就是，曾分先後在海家船上出現過的藍衫公子，今夜，他們依然是兩襲藍衫，和一杏一藍的不同紗罩！

戴杏色紗頭罩的藍衫公子，在西面，另外那位藍衫藍頭罩的公子，當然就站在東面了。

兩個人，在霧散後，互隔紗罩看着，久未開口。

大概是彼此都想仔細看看對方，到底像不像自己。

又過了剎那，立於西方的藍衫公子開口道：「天助此興，兄台請先進招！」

東方的藍衫公子道：「風掃霧散，小可敢請賜教！」

西方的藍衫公子，劍化飛虹，道：「兄台禮讓，在下若再虛套，何時才能見名家劍法，好，請恕在下潛越佔先，兄台當心，接這一劍！」

話聲中，飛虹突降，挾雷霆之威，當胸刺到！

東方的藍衫公子，動也不動，直到對手劍鋒及前胸時，方始身形倏移，避至一旁，使對手一劍成空！

西方的藍衫公子，在一劍走空時，右腕一沉，手中劍突變一招「流星斜渡」，橫裏削下！

東方的藍衫公子，避過一劍，身形尚未站穩，對手橫削的疾厲快招已到腰際，端的快捷無倫！

這一劍，着實再難走避，豈料東方的藍衫公子，果然另懷絕學，在人所難以再避之情形下，他祇一閃竟隱去了身形！

西方的藍衫公子，似出意外，驚咦出聲！

驚咦聲中，人却並未猶疑，身形霍轉，劍華暴漲，輪掃一圈，那知在疾轉一圈下，却仍未見對方的形影！

於是他心頭猛地掠過一絲寒意，由此已不難推斷出來，人家始終附隨他的身後！

這種罕奇的輕身功夫，他似是在那裏聽說過，不！好像是也見到過，祇是日子太久了，一時無法想得清楚！

他想明白了對方的輕身功夫高過自己，立刻有了對策，並且深信足能尅制於瞬間，但他遲遲未發！

他暗自忖思：「我和藍紗蒙面的藍衫人，並無一點仇恨，眞說起來，相惜之心勝過好强之意，更決無怨隙！假如我施展出『那門』功夫，此人輕則受傷！重或將喪命，這不是我的本意，我不能……但是若不施展那門奇功，此人始終附於我的身後，豈不是丟醜蒙恥，我……對！先警告此人一下！」

想到此處，他劍勢一頓，笑道：「兄台好高的輕功。」

果然，身後六尺外，那本來立於東

方的藍衫公子開了口，道：「小可被迫如此，兄台劍氣淩人，小可不敢相抗！」

杏色紗頭罩的公子，一笑道：「兄台可肯正面一戰？」

藍色紗頭罩的公子道：「得藏拙時且藏拙，恕小可方命！」

杏色的道：「兄台認爲在下無法可想了？」

藍色的道：「小可不到黃河心不死！」

杏色的肅容道：「兄台請仔細聽着，在下另有辦法專門對付背後的敵人，祇是每次出手，勢必傷人，因之……」

話未說完，藍色紗頭罩的公子已接口道：「小可久想見識兄台這種奇學，兄台只管施展！」

杏色紗頭罩的公子道：「在下已警告過兄台了！」

藍色紗頭罩道：「小可深表謝忱！」

杏色紗頭罩冷聲道：「兄台要試？」

藍色的接口道：「怎肯交臂失之！」

杏色的一聲沉喝道：「好，兄台小心！」

話聲方落，身形倏起，手中劍突化銀虹，繼之滙成一片光幕，將身形完全遮沒！

接着，這圈銀霞在半空加速飛旋起來，越旋越快，光幕也越展越大，暴然，由空而下！

藍色頭罩的公子，這時已無所遁形，仰面觀看對手的奇異身法和罕奇的劍術，暗中頷首，並覺凜然！

對手的身法，江湖罕見！

對手的劍術，是近三十年來，從未出現過的一種絕學！

對手到底是何人門下？多大的年齡？必須……

沉思未已，劍華已降，其疾無倫！

如今，躲已不能，不論自己輕功多高，在對手這種罕絕的身法和劍術下，休想再能一避而過！

萬般無奈，一挺手中劍，揚聲道：「百萬劍術，無法可避，兄台當心，恕小可要强攻了！」

「了」字出口，身形已陡射而起！

雙方勢子俱皆迅疾至極，於是空中相遇一處！

祇見劍幕突破，人影重合，清嘯聲震，金鐵交鳴，接着，一東一西，飛射下來兩條人影，相隔三丈對立，誰也不動！

看！

杏色紗頭罩，頸間裂開了一道長口，那襲藍衫，由胸至膝，劃開了三處，紮腰藍帶，亦斷落身前！

再看！

淡藍的紗頭罩，依舊無傷，但藍衫下襬，却斷落了一角，正飄墜足前，有似受傷的一隻藍燕！

在看清楚雙方這一招搏後的情形，自然是勝負已分。

移時，那杏色紗頭罩的公子，突然將劍抛在地上！

接着，以微笑悲澀的聲調道：「在下認敗！」

藍色蒙面的藍衫公子，却將劍插於地面，道：「兄台祇管認敗，小可却不認勝！」

杏色紗罩蒙面的人，沉聲道：「兄台何意？當知士可殺而不可辱！」

藍色紗罩蒙面者平靜的道：「小可藍衫亦有破損，若說勝，雙方皆勝，論敗……」

杏色紗罩的人接口道：「兄台仁厚，但已足使在下汗顏無地了！」

藍色紗罩的人道：「仁厚的應是兄台，若事先兄台不下警告，剛才那一招，小可就難預防，勢將魂斷在這長沙古城！」

杏色紗罩蒙面的公子，笑了，笑聲是開朗而豪爽的！

藍色紗罩蒙面的公子，也笑了，是眞摯而熱誠的暢笑！

笑聲由微轉强，哈哈之聲久久不絕！

笑聲中，杏色紗罩蒙面的公子，右手伸向自己的面罩，藍紗蒙頭的公子也抓住了自己的紗罩下沿！

他倆笑聲仍然未止，却倏地同時將蒙面頭紗揭去！

這是約定，如今同時露出了眞正的面目！

笑聲在蒙頭紗罩揭落後截然中止，如琴弦驟斷，的是怪哉！廣場上，除秋風蕭蕭外，再也不聞其他聲息！

驀地！

「大哥？」

「二弟？」

驚喜的呼喚聲，同時由這兩位藍衫公子口中吐出！

以藍紗蒙過頭的公子，在呼聲中撲奔向前！

曾以杏色紗罩蒙面的公子，也狂奔了過來！

四臂相合，四隻眼睛中閃爍着驚奇欣喜難以描述的光采，孕含着晶瑩的淚珠，身軀都在顫抖着，再也說不出話來！

久久……久久……

認敗了杏色紗罩蒙面的公子，終於先開了口，道：「二弟，老奶奶和父母大人可好？」

另一位驚訝的說道：「大哥，小弟正想問您呢？」

身爲大哥的咦了一聲，道：「問我？二弟，難道你忘了，那天我就離開了家？」

作弟弟的眨着眼，道：「那天？那一天呀？」

當哥哥的道：「就是人家姑娘，並非選我而是誤認……」

話沒說完，作弟弟的已接了話：「怎麼？大哥後來也走了？」

當哥哥的吁嘆一聲，道：「不是後來，而是當時我就走了，試想人家姑娘找的是你，我只是被認錯了，事情拆穿，我還有甚麼……」

說到這裏，忽有所悟，一轉話鋒道：「對了，你剛剛說我也走了，難道你還比我走得早？記得奶奶當時叫霜妹去喚你……」

作弟弟的也長嘆出聲，接口道：「天

下就有這樣巧的事，偏偏那天我正在掛燈籠，露出了手腕，被藍姑娘看見那點翠痕，而生出事來！當時我就料到不好，馬上準備一切物件，想先避開一些時日再說，剛要走，嚴霜就來了，我……」

當大哥的擺擺手，低頭歎息一聲！

作二弟的搖搖頭，停下話來也長歎一聲相應！

到現在，深信您當已想到他們是誰了，您想的半點都不錯，他們正是王家的克圖和克業！

* * *

次晨。

長沙古城南長街的「四海棧」客店中，後進左廂院內，王家兩兄弟在共進早點，暢述別情。

王克業首先向兄長道賀，道：「大哥，今日您算得是武林中的頂尖兒的高手了！」

王克圖哈哈一笑，道：「不錯，愚兄也有這種自信，不過……」

克業道：「不過甚麼？」

克圖一拍克業的肩頭，道：「不過却敗在了個『書呆子』的手中！」

說着，又哈哈的笑了起來。

克業也笑了，笑着道：「大哥不該蒙上頭臉，否則是不會敗的！」

這樣的答對，使克圖笑得更厲害。

笑聲停下，王克圖神色一正，道：「二弟可曾回過家？」

克業頷首道：「回去過，可是誰也沒見到！」

克圖驚啊出聲，道：「這是怎麼回事？」

克業道：「奶奶早已把物業變賣，全家遠遷了。」

克圖道：「可知遷到了何處？」

克業搖頭道：「不知道！」

克圖一聲吁歎，道：「可曾問過昔日的武林朋友們？」

克業道：「我去過三個地方，事情眞怪，竟都在這兩三年間，搬遷了地方，結果誰也沒有找到，全撲了空！」

克圖道：「可曾去『杭州』王伯父家，他是世居……」

克業接口道：「我第一個就是去那裏，世居的王家，一樣也變賣了祖屋，遠遷他鄉，並且據說走得十分匆忙！」

克圖劍眉皺起，道：「二弟，你一向料事如神，對此事……」

克業接口道：「小弟已獲得端倪！」

克圖大喜，道：「是甚麼原因？」

克業道：「爲了當年血洗『梅莊』的事情！」

克圖大驚，道：「甚麼？昔日天下武林同道，聯合會集雲南，滇邊血洗『梅莊』的事，難道也有我們王家參與？」

克業俯首點頭道：「有，阿爺、奶奶和父親、叔叔四位，都去了！」

話鋒一頓，接着又道：「大哥難道不記得雲氏兄弟，夜襲我們王家的事了，雲老三不是口口聲，說爲了當年孤女……」

克圖接口道：「當然記得，祇是却不知道涉及這樁大公案！」

克業道：「我也是偶而聽奶奶說起，才知道詳情的！」

談到當年血洗「梅莊」事，這兄弟二人都不由義憤塡膺，咸認上一代的人，所作所爲是犯了不可饒恕的大錯！

但錯已鑄成，怎樣去化解這個寃結，却是後一代人的事了，自此江湖風雲陡緊，奇變迭生。

* * *

談及往昔血洗「梅莊」的事情，王家克圖、克業小哥兒倆，除唏噓外，着實是無法能下合適的斷語。

這是上一代的人所留下的錯誤，不論事情對否，下一代的人，都必須義不容辭的來承擔，來解決！

兄弟二人，終於暫時放棄了談論當年這段公案，改換了話題，首先是由克業開口，他說：「大哥，我想問你一件事情。」

克圖微笑着說道：「可以，祇是不許問我的武功！」

克業笑道：「大哥沒有從前老實了。」

克圖道：「怎見得？」

克業道：「從前大哥絕對猜測不出，小弟是想問些什麼！」

克圖一笑道：「所以才被你裝成書呆樣，騙了個苦！」

克業道：「小弟曾奉恩師嚴諭，故此不敢洩露，現在……」

克圖接口道：「我是逗你的，就是你不問，遲早我還是告訴你。」

話鋒一頓，長嘆一聲，又道：「不過說來話太長了！」

克業道：「大哥祇檢緊要的說嘛。」

克圖頷首道：「好吧，也祇有這樣。」說着，他停了下來喝口茶，方始接着道：「提起這身功力，不能不說到當年，但想起當年那天所受的侮辱，却仍然十分激動而無法心安！」

克業微吁一聲，道：「其實這要怪小弟。」

克圖道：「你那時已經走了，怎能知道……」

克業接口道：「大哥記性太壞，我明明說過，嚴霜去叫我的時候，我正準備好了應用之物想走，但還沒走……」

克圖恍然道：「哦，這就難怪你知道了，二弟試想，藍姑當着阿爺和奶奶，竟然那樣作了明確的表白，在我……」

克業忍不住接話道：「大哥，你不能怪藍姑的，她那種坦誠直爽的聲明，也正表示她本身的眞摯，毫無虛假……」

克圖嘆了一口道：「話是不錯，在我來說，却是深深受了侮辱，當然，直到今天，我也沒怪過她，而是恨我自己！」

話鋒一頓，他看了克業一眼，道：「二弟，有些話說出來之後，你可別多心。」

克業誠摯的答道：「大哥你想我會嗎？」

克圖頷首道：「我知道你不會，但是我却仍然應該先作聲明。」

克業道：「小弟已使大哥受了不少苦，若能……」

克圖接口道：「不許這樣說，何況『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我若不是深受刺激，才發奮圖强，又何來今天的成

就？」

克業道：「這話也是，不過……不過……」

克圖道：「你想說什麼，儘管說出來就是！」

克業道：「大哥的劍法，是昔日『百禽先生』不傳之秘，但『百禽先生』早已亡故，大哥這劍法得來也太奇怪！」

克圖一笑道：「你還和當年那樣的聰慧，事情是瞞不過你的！」

克業道：「小弟祇是機緣湊巧，遇上了位好師父罷了！」

克圖道：「那『糊塗和尙』前輩奇僧，平生沒有看中過任何一個後進，却偏偏傳你神功，可見你……」

克業接口調侃一句道：「人言『打不離親兄弟』，現在你又不是打虎，大哥却替小弟吹捧起來，這要被人聽到，不笑掉大牙才怪！」

克圖也風趣的說道：「笑？哼！那個敢笑，你我兄弟聯手，看不打落他兩行狗牙才怪，祇想掉上一個門牙就算了事，談何容易！」

克業哎喲一聲，搖頭道：「咱們兄弟聯手，就爲打落人家的牙齒？」

克圖道：「他若不服，就再加點別的零碎！」

克業道：「說得輕易！」

克圖道：「怎麼？放眼當代武林，怕還沒人能抵抗你我兄弟的聯手攻勢，這並非當大哥的吹捧，確實是……」

克業突然想起一個人來，笑着接話道：「大哥越來越說沒了譜，不用放眼當代武林，祇說一位我們兄弟都會見過的人，就足能打我們個落花流水！」

克圖劍眉一皺，道：「是指海家船上的那位姑娘？」

克業道：「一點不錯！」

克圖道：「眞有這樣高超的功力？」

克業道：「小弟還會說謊？」

克圖道：「她是什麼來路？」

克業微吁一聲，搖頭道：「看不出，祇是……祇是……唉！」

克圖瞥了克業一眼，改了話題，道：「咱們不談這個問題，聽我說自己的奇特遭遇吧，當年離家之後，毫無目的，東奔西走……」

克業似乎並沒有在聽克圖的述說，楞楞的雙目出着神！

因之克圖話鋒自停，劍眉皺起，揚聲道：「二弟，你在想什麼？」

克業道：「哦……沒什麼，大哥你說你的，我在聽。」

克圖道：「算了，我所遭遇的事，沒有什麼好談，祇不過機緣湊巧，誤打誤撞，闖進了一個無人的谷洞……」

克圖這樣說，反而引起了克業的好奇之心，接口道：「是什麼山？」

克圖道：「有關係？」

克業頷首道：「百禽先生當年縱橫武林，轉戰江湖之時，共曾在三座名山有過長期居留，因此大哥必須……」

克圖接口道：「二弟，你一再提起『百禽先生』是何原故？」

克業道：「大哥難道不是得到『百禽先生』的遺寶……」

克圖一笑道：「二弟好眼力，就祇一招，即洩盡秘密！」

克業道：「大哥說的輕易，適才較搏時你那一招，換個人的話，怕不早已碎屍斷首在廣場之上了！」

克圖臉一紅，道：「不瞞二弟說，我事先根本沒有想到，這一招會有那樣大的威力，要不我怎會如此冒失！」

克業看看克圖，道：「是大哥第一次用這一招？」

克圖臉又一紅，道：「誰說不是？」

克業眼睛一霎，突然換個問題，道：「大哥可是離開山區，才轉上水程的？」

克圖道：「是呀？」

克業哦了一聲，道：「那大哥是從『雲陽』上船的嘍？」

克圖道：「眞想不到，你對川省地理這樣熟悉。」

克業沒有回答克圖這一句話，却道：「自大哥離家，到巧遇奇緣，再到現在兄弟重逢，大概你是始終沒有離開過那座山的谷洞！」

克圖道：「對，不過二弟，你老是釘着問這個幹嘛？」

克業笑了，道：「如今，小弟已能一口說出，大哥來自那座山了！」

克圖想了想，搖頭道：「我不信！」

克業又笑了笑，道：「大哥，作兄弟的今天可要逼你一次了！」

克圖詫然道：「逼我？逼我什麼？」

克業道：「逼你賭一次！」

克圖道：「賭一次？這……這爲什麼？爲什麼賭？」

克業道：「賭我能否一口說出，大哥從那座山來！」

克圖也笑了，道：「當年慣受你的捉弄之時，祇認定你這『書呆子』運氣好些罷了，如今知道你了，怕不會再上你的當啦！」

克業道：「大哥不敢賭？」

克圖道：「敢，若是賭來猜這座山的話，我當然敢！」

克業道：「題目就是『它』！」

克圖道：「那我賭了，不知道要賭什麼？」

克業道：「賭一件事，是一件由頭至尾都要聽命不誤的事！」

克圖道：「彼此皆同？」

克業道：「當然！」

克圖想了想，道：「算數了，你猜吧！」

克業微笑着說道：「是『大巴山』！」

克圖一楞，道：「你……你由什麼地方猜出是『大巴山』的？」

克業笑道：「是大哥告訴我的，怎麼忘了？」

克圖道：「我什麼時候告訴過你來？」

克業道：「你自己說是由『雲陽』登舟，自『雲陽』爲中心，畫個圈兒的話，祇有一座『大巴山』……」

克圖恍然而悟，接口道：「想不到如今仍受你的作弄！」

克業道：「這次却對大哥百利而無一害！」

克圖道：「何利之有？」

克業話題一變，道：「大哥，我再問你一件事情……」

話沒說完，克圖已擺手道：「恕不作答，免得又落入圈套之中！」

克業哈哈笑着，道：「這次並不賭什麼，大哥怕……」

克圖再次接話道：「你要承諾，沒有作弄之意才行！」

克業一笑道：「可以，保證是有必要才問！」

克圖也一笑道：「此處就我們兄弟二人，不和你交談吧，實在沒有一個人說空話的道理，但若交談起來，又必上你的當……」

克業接口含笑道：「當有利的時候，大哥却早把我給忘了！」

克圖道：「算你利口，我說你不過，問吧！」

克業道：「大哥何故以紗罩蒙着頭臉？」

克圖道：「你不是曾經問過了嗎？」

克業道：「不錯，大哥說是爲了躲避一個女子。」

克圖道：「不錯！」

克業道：「小弟想知道是誰？」

克圖道：「你這樣聰明，何不猜猜！」

克業悄悄瞄了克圖一眼，道：「大哥在誘人作賭！」

克圖搖頭道：「你總是心裏想，我可不上這個當了！」

克業竟也肅色搖頭道：「小弟一向不作必輸的賭，這次我心裏沒想什麼，任憑大哥是『欲退故進』，抑或『欲進故退』全騙不成！」

克圖心中一動，笑了笑道：「二弟，你實在太聰明了！」

克業愕然道：「大哥何故突作是語？」

克圖道：「知難而退，豈非聰明？」

克業一笑道：「小弟與大哥分手三載有餘，其間誰知大哥有多少奇特遭遇，有多少知己紅顏，要我猜，我怎肯上當！」

克圖眼轉一轉，道：「二弟，說你知難而退是聰明，但知難則退，却也又算不得是超人一等的聰明了，因爲……」

克業接口道：「因爲眞正聰明人的心目中，從來沒有難字，對嗎？」

克圖以手拍膝道：「正是正是！」

克業搖頭，但却也說道：「正是正是！」

克圖嗯了一聲，道：「你這『正是』二字，怎樣講？」

克業道：「大哥以『正是』二字，迫我誘我入彀，但小弟却用『正是』二字，堅定自己不作超人一等聰明人的心志！」

克圖驀地長嘆一聲，道：「是呀！人總是人，聰慧自有限度，二弟自難例外！」

克業神色一正，繼之以不甚悅服的口氣道：「這却未必！」

克圖道：「當然當然，人所以不能再超越自然者，就爲了一個『嗔』字，因之也有了知其不可爲而爲之的蠢行！」

克業反駁道：「大哥誤會，知其不可爲而爲之，是仁亦勇，怎能說是蠢行？況最後之結局，未必不能達到……」

克圖擺手接話道：「强辯，譬如我們所談的這件事吧，你就知難而退，沒有『知其不可爲而爲之』，何也？」

克業語塞，似是有些急了，道：「這……這祇是小弟不想空費心思罷了！」

克圖微笑着說道：「向人承認自己的能力有限，或所知有度，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二弟你這個態度和說法，我並不驚奇！」

克業更急了，道：「要是大哥這樣說，我就再賭一次！」

克圖搖頭道：「算了吧，好容易贏了一場，再輸掉豈非寃枉？」

克業堅決的說道：「不！我決定一賭！」

克圖道：「萬一輸了呢？」

克業道：「怎樣賭，東道是什麼，概由大哥作主！」

克圖道：「這樣吧，你勝的話，我算欠你兩件事了，我勝的話，所欠你的那件事情，一筆勾銷，如何？」

克業道：「好，就這樣！」

克圖道：「那你猜吧！」

克業正色道：「大哥，請抵掌爲信！」

克圖一笑道：「怕我賴賬？」

克業道：「以示鄭重耳！」

克圖笑着伸出右手，克業以掌相輕拍，發出一聲脆響！

脆響聲後，克業一掃適才他那焦急故作的愁容，道：「大哥，你可又上當了！」

克圖哦了一聲，笑嘻嘻的說道：「這次上當的，怕是你這聰明人呢！」

克業道：「大哥不信？」

克圖道：「別說閑話，猜吧！」

克業道：「首先我猜大哥以杏紗蒙罩頭臉，不是爲了避人！」

克圖哈哈大笑道：「這雖不是在東道之賭中的附猜，但你已經猜錯了！」

克業不慌不忙的接說道：「大哥蒙遮面目，是在找一個人，一個女子！」

克圖一楞，尚未說出話來，克業又道：「這女子，曾使大哥蒙過恥辱，受過……」

克圖突然起立，揚聲接口道：「她是誰？」

克業道：「藍姑！」

一聲「藍姑」叫走了克圖的一身氣力，他頹然跌坐位上，緩緩垂下頭來，不用說，克業又猜對了！

克業這時却將坐位移近些許，成了促膝之勢！接着，以誠懇的聲調，低低的說道：「好叫大哥喜歡，小弟見到藍姑了！」

克圖猛的抬頭，繼之又垂下來，無力的說道：「又能如何？」

這四個字，非身受者，實難瞭解其苦衷！

是的，藍姑一心繫於克業身上，任他王克圖感情怎樣，又有何用？到頭來祇是落個惆悵無已罷了！（未完·廿二）


常服
氣